

# 《他给予海洋》

作者：娜玖·考特沃

翻译：美赫锋

校对：石灰

## 目录

《他给予海洋》 .....	1
前言 .....	2
序言 .....	3
作者前言 .....	4
第一章 父亲梦想成真 .....	6
第二章 美拉巴德山上的生活 .....	17
第三章 巴巴，我们的大爹 .....	27
第四章 他的陪伴甘露 .....	37
第五章 服从的教训 .....	50
第六章 接受他的意愿 .....	61
第七章 守夜—父亲的不可能任务 .....	71
第八章 我的西方巴巴家庭 .....	80
第九章 惟有您是我的神 .....	92
第十章 神永不死 .....	103
第十一章 美媯与至爱团聚 .....	115
第十二章 内在力量之礼物 .....	127

# 前言

## 《他给予海洋》

娜玖·萨瓦克·考特沃著

萨瓦克·考特沃一家跟美赫巴巴一起生活的故事

献给我们的至爱神人与大爹

阿瓦塔美赫巴巴

我们敬爱的美婊

和迷人的玛妮

为纪念我们最亲爱的父亲萨瓦克和妈咪娜格丝

美赫巴巴给娜玖的父亲萨瓦克的亲笔信

贾巴尔普尔，1939年4月5日

亲爱的萨瓦克——

收到你的来信。

我知道你是怎样地渴望证得我。

我知道你是怎样地感受。

我知道你所想的，我知道你所需的。

你属于我的圈子。你一定将证得我。

别担心，把一切留给我。

爱——自己和一切。

M·S·伊朗尼

## 序言

我很了解最亲爱的朋友萨瓦克·考特沃，因为他作为一名满德里，跟至爱阿瓦塔美赫巴巴一起生活时，忠诚地服务他。爱者萨瓦克将生命献给至爱，而巴巴为了他的利益，则慈悲地承担起他全家的责任，照管三个孩子的抚养与教育。萨瓦克对主的信心坚定不移；他全心爱巴巴，无保留地服从他。你通过本书，将发现萨瓦克服从的诸多事例。

萨瓦克总乐于帮助新的巴巴跟随者。一次我们都在萨塔拉，有场会议要在美拉巴德举行，于是我们将行李装车，准备启程前往。一名新跟随者，考伊亚·萨塔拉瓦拉，上前帮忙装行李。一位满德里说，“你为啥自揽麻烦？这是我们的份内事。”萨瓦克答话，“他想服务巴巴。你为何阻止他？让他服务吧。”考伊亚很高兴，被允许继续帮忙。完工后，萨瓦克给考伊亚拿来一只香蕉说，“这是巴巴的祝福。收下吧。”考伊亚开心接过。

萨瓦克富于幽默感，使他成为愉快伙伴。一次在1956年巴巴去西方时，我们这批男子对萨瓦克搞恶作剧。虽然巴巴不在，萨瓦克依然守卫美拉扎德的巴巴主屋，因为女满德里住那里。我乔装成一个哈默坡来的女子，用纱丽末端当面纱，遮住整个脸，因为这是印度该地区的习俗。然后走进邓肯医生的房间。一个少年雇工被派去通知萨瓦克，说有位女士在邓肯房间，拒绝离开。彭度和邓肯立即进入房间，喝道，“这是私人住所。马上离开！你怎敢来这里？”

萨瓦克一过来，就觉得同情她。“她一定有难处，”他说，“所以我们别太严厉。”彭度随后提了几个问题，我佯装抽泣，最后坦白自己是未婚先孕的女子。听此，邓肯医生坚决叫我离开，彭度又说，“出去。你怎敢来这里？”

萨瓦克仍非常同情，领我去守夜人小屋，问我有没有吃过饭。我告诉他，我饥肠辘辘，四日未食。萨瓦克对我说，别担心，他会取食物来。这时，彭度又来驱赶我，萨瓦克追着拦他，但彭度抓住面纱拽了下来，原来是我！

萨瓦克惊呆了。“你们这帮人愚弄我，”他说完走了，但后来原谅我们。萨瓦克心地真善良。他始终想帮助别人，几乎从不严厉待人。

这家人的故事，以感人至深的方式，刻画了完美神人的真实人性面。萨瓦克和妻子娜格丝完全臣服于巴巴，他们将世俗生活转化成，为神活着的美好人生。至爱巴巴对这些人说的一些话值得深省。比如，娜格丝曾绝望之下去找巴巴，因为甚至刚结婚几个月，丈夫就因求道忽视她。巴巴对她说，“我不是来分裂，而是来团结的。”还有当萨瓦克因健康衰弱，请求解除他的守夜职责时，巴巴说，“我准你离职。你没有力量离我而去，除非我这样说。”尽管娜格丝和萨瓦克晚年离开美拉巴德居住孟买，考特沃全家的生活除了巴巴别无其他。他们只为他活着。姐妹俩，娜玖和喜拉，是至爱巴巴心爱的珍珠，小美赫文是钻石。

我顶礼这个家庭的每个成员对阿瓦塔美赫巴巴的爱。他们别无企图，只想服务巴巴，无论过去或现在置身何处。多么不凡的家庭！

捷美赫巴巴！

宝·喀丘瑞

美拉巴德

2001年5月24日

## 作者前言

大约 25 年前，妹妹喜拉和我想到，写写考特沃一家跟阿瓦塔美赫巴巴一起生活的故事。那时我们先录制了妈咪讲述她的生活，后来录了父亲的叙述，他们都是用古吉拉特语讲的。后来我们搁置了计划。不过，至爱巴巴的意愿是，我们应继续写回忆录，就像拼凑一幅拼图，他将碎片拼一起，呈现为他的跟随者帮助我们，使得梦想成真。许多爱者以种种形式提供支持，我们遂于 1999 年 11 月重启进程。妹妹和我首先追忆了父母在录音中漏提的故事。然后喜拉协助写了弟弟阿迪，弟媳芙瑞妮，和他们的儿子美赫文。之后我们各自写作，我写我在印度的故事部分，喜拉则写她在英国的部分。

至爱巴巴作为阿瓦塔的伟大，不仅表现在他在旅行中和对玛司特及穷人做的工作，而且体现在我们每个爱者获得的点滴亲身接触中。他对考特沃家庭展现的，那种爱的方式，概括起来，可用一首传统老歌来表达，那是我外甥美赫文小时候常在学校唱的。它描绘了美赫巴巴的强烈之爱，不止为我们，而且为全世界：

神的爱——

它是那么奇妙！

噢 奇妙的爱！

它是那么高

你无法越过它——

它是那么深

你无法溜它底下——

它是那么宽广

你无法绕过它——

噢 奇妙的爱！

妈咪和父亲极幸运，能亲密且持续伴随至爱巴巴，不管在他本人跟前还是离他遥远，都接受这样生活并不容易。他们完全沉浸于他的爱洋，藉此度过他们的尘世生活，一如他们如今进入永生。至于阿迪、喜拉和我，我们荣幸之极，因父母把神放金盘上送给我们。我们被允许在他的爱洋中漂浮，享受神人的一些亲密陪伴，沐浴于温暖的完美神爱。

我的希望是，本书将有助于未见过人身上帝的新爱者去理解，巴巴所说“我不是这个身体”的意思。这些爱者通过往内寻找他，仍能享受浸于爱洋，从而意识到：他就在他们的每一次心跳中，亲近如自己呼吸，因为他和他们同在，就像他和我们同在一样。我希望，本书将有

助于让世界醒悟该事实：神出于对造物界的爱，作为美赫巴巴降临这个地球，已被他与我们的神性与神圣关系中的数不尽恩典所证明。最后，我希望人们，不要用头脑而要用心灵阅读本书，因为心灵乃是理解神爱的钥匙。

曾与我同行上美拉巴德山，或在朝圣中心餐厅听过这些故事的许多求道者，发现他们心中洋溢着对巴巴的爱。很多人好奇，在他近旁生活是怎样的，想知道神的人性面。愿本书有助于他们理解这些。书中包括了巴巴对亲爱的美妮——他的至爱，神人本次降临期间的被选对应面——的神圣之爱的一些资料。我还写了迷人活泼的玛妮的故事，她是巴巴妹妹，一位杰出且多才多艺的女子。

对考特沃一家，阿瓦塔美赫巴巴扮演多重角色。对父亲，他兼为古鲁和神人，父亲的唯一愿望是无保留地服务并服从他。对妈咪，巴巴是她童年失去的慈母，她对他的信爱令人敬叹。对喜拉、阿迪和我，他是我们的大爹，如父母般周到地关爱照顾我们，留意我们的每个需要，我们跌倒时原谅我们，温和地引导我们做得更好。

喜拉和我推敲取书名时，我们想起，阿瓦塔美赫巴巴信托主席、巴巴传记 20 卷《美赫主》的作者宝·喀丘瑞，是父亲在男满德里当中的挚友。巴巴说，宝吉为他扮演的角色，相当于使徒约翰为基督扮演的，因为宝吉会环游世界，传播巴巴讯息，就像约翰为基督做的。当我们问宝书名时，他自发提出，书名应提及海洋。

考虑到他的话，以及巴巴曾告诉父亲“对你，我将给予海洋”，我开始注意，神以海洋代表的诸多品质。我参阅了几卷《美赫主》，以及埃瑞奇·杰萨瓦拉和保·纳图的著作。之后我回顾了我们跟随巴巴所展开的全部生活。当我栩栩如生地回忆我们伴随他和离开他的时光，开始描写他的伟大特质时，他来帮助了我。我重温体现这些特质的事件，发现它们于我犹如神圣甘露，最终我们决定用《他给予海洋》作为书名。

巴巴是大知海洋，容量广大，难以被我们的受限心领悟。他是极乐海洋，也偶尔向过着日常生活的我们，示现无限喜乐之微光。他是爱之海洋，作为神人到人间生活，在灵性上提升人类，承担我们的苦难，以便最终使我们解脱往世的束缚与印象。他也是沉默海洋，在我们中间生活的后期 44 年未发一言，可那双优美的眼眸富于表现力，传递着神爱目光。此海洋曾经在，永远在。正如海纳百川，无论后者携带净物或污物，至爱巴巴作为仁慈海洋，同样接受我们的好坏行为，使我们积累的印象溶解于他的无限深处，逐渐净化我们。

对我们人类来说，神圣海洋太高、太深且太宽广，非我们的受限心所能测量，但本书讲述的故事，我希望将至少能提供一些瞬间瞥见。

娜玖·萨瓦克·考特沃

2005 年 11 月 9 日

## 第一章 父亲梦想成真

把考特沃一家带到阿瓦塔美赫巴巴足前的旅程始于我父亲，萨瓦克·考特沃，一位热忱的求道者。1904年11月16日，萨瓦克出生在孟买，一个坚定的琐罗亚斯德教家庭。他的早年记忆之一，是他父亲丁夏吉在清晨祈祷；另一个，是他父亲对他说，“真爱只来自神”。萨瓦克四岁那年，他母亲芭查麦（后缀“麦”指母亲）在分娩时去世。新生男婴索里，被姨母带去古吉拉特邦的瑙萨里，父亲暂由贝拉姆舅舅一家和寡居姐姐照顾。丁夏吉很快再婚，以便有人照顾小萨瓦克，但第二任妻子不善待我父亲，她有自己孩子后尤其如此。见继母疼爱自己孩子却不善待他，萨瓦克感到迷茫，便从他父亲的话中寻求慰藉。他很小就开始寻找神爱，想知道神在哪里。

萨瓦克上学后，表现极为聪慧。在他的年代，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很少有读到高中的，可我父亲不顾重重困难，成功通过高中考试。考试期间，他极为担忧丁夏吉，因为有人来邻居家行窃时，丁夏吉与窃贼扭打，被枪击中。勇敢的丁夏吉，想阻拦逮住盗贼。由于负伤，他的胳膊必须截肢。尽管萨瓦克担心父亲的状况，仍通过考试取得高分。由于他的成功，尤其出色掌握数学，不久在印度银行的扎韦里集市分行就职出纳。他求职面试的上司是英国人。琐罗亚斯德教徒因本性诚实，颇受英国人尊敬，当年大多数银行出纳皆为琐罗亚斯德教徒后裔。

我父亲，就像他父亲，非常勇敢。而且是个运动健将。年轻时曾参加孟买-浦那的自行车赛，并获奖。为显示力量，他会往一只细颈大铜罐注水近50公升，用牙齿从地上提起铜罐，并站直身子。因为有规律地练体操，他体格健壮，肌肉发达。青年时代的他肯定富有魅力，因为后来有一位常来银行的可爱姑娘，娜格丝·美赫吉拜·拉克达瓦拉，垂青于他。萨瓦克也喜欢她，但那年代的习俗是父母代女儿选新郎。萨瓦克确信，这位姑娘的家人会为她找个远比他富裕的对象。

娜格丝的家境与萨瓦克的迥然不同，因为她母亲娜佳麦，出身有教养的富裕家庭。不过就像萨瓦克，娜格丝也曾遭丧亲之痛——妹妹与母亲的去世。13岁的娜格丝，因丧母心碎，把爱与关心倾注在奶奶身上，奶奶自己的孩子不够孝顺。娜格丝照顾她，直到她年老去世。娜格丝虽然年轻，始终和蔼、体贴和慷慨待人，但除了奶奶，她不太喜欢她父亲的亲戚那种极正统的琐罗亚斯德教生活方式，体现在保守的着装与举止方面。娜格丝认为他们的交谈很无聊，因为大多谈论食物、珠宝、赚钱花钱，以及琐罗亚斯德教的仪式教规，尤其涉及去世者的那些。这些亲戚在这类仪式上花钱阔绰，对穷困者却相当吝啬。他们抨击不同种姓和信条者的行为举止，认为他们低劣，从不与之交往。可以理解，娜格丝尽可能回避她父亲的亲戚，因为在她看来，他们的生活没有多大意义。而她呢，颇具灵性倾向，是个虔诚姑娘，每天去火庙祈祷，一举一动皆念记神。总之，她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琐罗亚斯德规定的教义——“善念、善言与善行”。

娜格丝很喜爱她母亲的家人，享受与这些通达世事的富裕亲戚度过时光。她母亲去世后，他们待娜格丝很亲，带她去看戏剧、音乐会、歌剧和演奏会，教她欣赏生命中的美好事物。那个年代英国人在印度，这些是常见娱乐形式，她特别爱听钢琴独奏。娜格丝热爱圆舞曲，甚至后来年迈时，还享受听她喜爱的磁带。

这些亲戚还给她买最时兴的衣服，娜格丝喜欢衣着优雅。话题围绕文化活动与大自然——树木、园艺、鸟儿、动物、耕作——还有更多家务话题，如缝纫和刺绣。她听到，就逐渐爱上所有这些题材，而且和其他聪慧的少女一样，她会模仿成人们的谈话。不像她父亲的家人，

她母亲的亲戚关注社会问题，并作出努力纠正。他们是甘地的追随者，积极参与甘地试图使印度摆脱外国统治的“退出印度”运动。娜格丝受他们影响，成为一名“自由战士”。清晨，妇女和少女们身着白土布纱丽和裙子，走过孟买的大街小巷，高呼口号，要求英国人“退出印度”回自己祖国。这种做法，被称为普拉巴特-费瑞，意为“清晨绕行”，旨在唤醒人们作为印度公民的权利意识，帮助驱逐外国人。

娜格丝频繁旅行去浦那，探访表姐谷尔·梅塔，位于浦那火车站附近，托第瓦拉路的巴普-巴万，从前称巴普乡舍。这栋住宅如今被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接管，作为文物故居，因为甘地曾常住此屋。谷尔和丈夫把这栋房屋用于他们的自然疗法诊所，它也是甘地多次举行革命运动会议的场地。最初作为旁听者的娜格丝，开始获得革命思想。聆听甘地等人的讲话，有助于她懂得：无论贫富，人人生来平等。

一定是部分由于该信仰，使我妈咪娜格丝选择萨瓦克·考特沃作为人生伴侣。她年仅18岁。萨瓦克长她5岁，聪慧英俊，经济地位却远低于她。对许多人来说，他们肯定看上去是奇怪的一对；尽管如此，她不顾父亲反对，嫁给了他，于1927年5月21日举行简朴婚礼。如今这样的恋爱婚姻很普遍，但我父母属于先行者。

尽管妈咪恋爱结婚，且很快怀孕，不久却发现婚姻幸福在消褪。婚后仅三个月，父亲突然兴趣转向寻找神，而不是与新婚妻子共度时光。他偶得一本萨古鲁·斯瓦米·拉姆·蒂拉施的著作《在成道的森林里》，此书令他深受启发，开始想，“为什么我不能见神？”他找到另一本书，是辨喜的著作，著者创建了印度的吠檀多学会，后来传遍欧美。父亲发现的第三本书，是同时代著名作家索玛·德赛的古吉拉特语著作，他是居住瑙萨里的琐罗亚斯德教徒（其侄女玛妮，后称曼萨丽，就像我父亲，后来成为美赫巴巴的亲近弟子）。德赛的书《萨考利的赛古鲁》，被证明是三本书中最重要的一部，因为该书是关于赛古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内容提到了美赫巴巴。这是父亲首次看到巴巴的名。

大约此时，父亲想寻找古鲁，以便证神，遂开始到孟买的焦伯蒂海滨追随萨度。他是道上的初学者，故不懂如何分辨真假萨度。他挨个去找这些所谓的行道者，问能否供养他们，希望能遇到一位他可以跟随的真古鲁。一天，父亲到孟买的瓦尔凯施瓦尔，拜访赛古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大约有200人聚集达善马哈拉吉。那天马哈拉吉下令，谁都不得触碰他的脚，但我父亲进去前，没人向他提起这项命令。轮到父亲达善时，他向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献花环，然后把头放在马哈拉吉脚上。马哈拉吉对此很生气，当众打了父亲一巴掌，说，“你在毁坏我的工作，还有你自己的。”

父亲是灵修上的新手，极为窘迫。他觉得自己的做法无可指责，便悄悄退出，发誓永不再达善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然而他走了不远，就有人带口信追来。“马哈拉吉让告诉你，因为他的特殊灵性工作，他打了你一巴掌。他要你别因此不安。”父亲心中的窘迫平息后，想再去达善马哈拉吉。第二次拜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是在萨考利，赛古鲁又打他一巴掌，但这次父亲知道这是为了他的灵性利益。他实际上很高兴，因为从阅读中他知道，乌帕斯尼的巴掌是为了消除贪婪、淫欲与嗔怒等业相。

无须赘言，随着父亲专心阅读灵性书籍并且寻找古鲁，他对妈咪的态度变了。沿着教堂门的海滨散步，这种时刻对于新婚夫妇本该是愉快浪漫的，父亲却会让妈咪流泪，对她说：整个生活是大零蛋，不管什么——妻儿或世界——都不重要。或者会让她坐到半夜，聆听赛古鲁卡比尔的古吉拉特语诗集《卡比尔瓦尼》。她开始害怕父亲会离开她，弃世到喜马拉雅山的

森林里。父亲从不问候她的健康，或问起临产的孩子。她开始觉得，好像她家人反对这桩婚事可能是对的。妈咪的苦闷无人倾诉，变得愈发紧张害怕。

妈咪父亲目睹女儿的处境，对女婿很生气，常劝娜格丝离婚，说，“离开这个一无是处的家伙，我会把你嫁给一个门当户对的体面人，你会过上幸福生活。”

“我怎么能跟萨瓦克离婚呢，父亲？”妈咪会回答。“他不是追逐其他女人。他不酗酒，再殴打我。他爱上了神，在寻求神。”她虽因丈夫忽视而苦闷，却拒绝跟萨瓦克离婚，因为她是本分的好妻子。她忠于他，因为尽管他这样待她，她内心对他的灵性探索却不无回应。

父亲继续寻找古鲁，大部分时间撇下妈咪独自一人，常去浦那拜见另一位赛古鲁巴巴简。周六下班后，他会从孟买乘夜间火车，周日早晨到浦那，然后在巴巴简那里站整整一天，再回孟买。有时巴巴简希望去滨江花园，父亲就会给她的侍者5卢比马车费。父亲则坐另一辆马车随赴滨江花园，巴巴简会在那里坐半小时，然后返回。他跟巴巴简有许多不寻常的接触。一次，他们一起坐车去滨江花园，巴巴简看着父亲说，“今天我将把你浸入大河。”直到后来遇到巴巴，他才明白她的话。

求道期间，我父亲还拜访了温和的赛古鲁塔俱丁巴巴，后者跟火爆的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很不同。还旅行去凯德岗，赛古鲁纳拉延·马哈拉吉的埃舍，并在那里住两夜后回孟买。父亲发现纳拉延·马哈拉吉具有帝王的威仪，正是在凯德岗，父亲获得了他一直寻求的指示。当着卡卡·巴瑞亚的面（他后来也成为美赫巴巴的弟子），纳拉延·马哈拉吉对我父亲说，“此地不适合你。去阿美纳伽见那位帕西人赛古鲁。”听到这个，父亲安排在下一个周末赴阿美纳伽见美赫巴巴，那是1927年10月底——这次旅行改变了他的一生。

父亲经常对我们说，“就在美赫巴巴看着我眼睛的那一刻，我知道他是我的古鲁，我达到了目标。”巴巴从他的花环摘下几片玫瑰瓣，给父亲吃。父亲说，“只有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事后证明，巴巴常常给他玫瑰花瓣吃。首次拜见，巴巴就问父亲是否单身。父亲回答已婚时，巴巴脸上掠过不以为然的表情，因为不管父亲打算多么热忱服务古鲁，也会心有余而力不足，被世俗责任阻碍。尽管如此，巴巴开始给父亲一些能在周末执行的任务。

当时，巴巴兼有玛司特埃舍和疯人埃舍，有时命父亲从孟买带玛司特或疯人，到美拉巴德交给他。尽管父亲不认为自己能区分疯人和玛司特，却莫名地凭本能做出正确选择。他会在孟买召集8至10个疯人或玛司特，让他们换衣服，穿上卡夫尼——齐脚踝的白长衫，然后独自带他们从孟买乘火车到阿美纳伽。在纳伽，带他们全体坐上牛车，前往美拉巴德。

在埃舍，巴巴每天亲自清理厕所，把秽物倒坑内。弟子们提前挖坑，为此准备好。有时巴巴会叫父亲协助他。然后巴巴给那些人洗澡，擦干身体，穿上干净卡夫尼。父亲也会在其他方面帮忙。巴巴的满德里之一拜度，有时会请他带些便宜的毯子、披巾或烹饪器具来埃舍，父亲乐意送去，因为这些物品都是用于巴巴的工作。

后来妈咪也乐于捐助这些开销，她为人慷慨疏财，而且爱萨瓦克。她不久会同样爱上巴巴，可最初父亲的寻师访道使她的生活很艰难，尤其求道的最密集阶段，发生在他们结婚的头几个月，8月至10月底期间。年轻的妈咪心中惧怕，且有孕在身，感到悲苦不堪，以致漠视自己的健康，患上贫血症。她未开口抱怨，但最终决定采取行动。她得知萨瓦克追随一个叫美赫巴巴的人，决定面见此人。她听说美赫巴巴要来孟买，并打听到他的住处。到那天，她没告诉父亲，就一个人勇敢地来到孟买市中心，迪娜·塔拉提的家。她到时，有位叫韦希奴的



人对她说，“巴巴刚离开，晚上才回来。”妈咪非常失望，没好气地说，“我将在这儿呆到半夜，直到看见这个美赫巴巴。”她在客厅等待着，孤独而悲伤，突然她意识到一个穿着白色长袍的人飘过，散发着馨香，随即消失于里间的屋子。她相信这一定是美赫巴巴，尽管从未见过他。随后韦希奴（巴巴的满德里）过来说，“美赫巴巴来了，叫你进去。”

妈咪走过去站在门口。“这么说你就是那个美赫巴巴，”她愤怒地说道。

“是的，”巴巴打手势说，“我是美赫巴巴。”巴巴打手势，由一位门徒翻译。

“我是来告诉你，你是我一切悲哀的根源，”妈咪告诉他。

巴巴显得很惊讶。他打手势叫她坐在他身边。

“我不会坐在你身边，”妈咪说，随即坐在他对面，开始哭泣，把所有苦处都倾诉给巴巴。“你把我的丈夫，萨瓦克·考特沃，从我身边夺走了。我们5个月前结婚，那时他爱我。我现在怀孕快5个月了，他完全冷落我。周末都去阿美纳伽看你。因为你，他不再关心我。”

巴巴眼含慈悲，对她说，“我是来团结，不是来分裂的。别担心，一切都会好的。”

在晚年，妈咪会向全家人讲述说，巴巴的话听上去是那么真切，他的面容是那么慈悲，她肯定他不是假的，而是真理的化身，因此她走过去，坐在巴巴身边。她对我们说，“巴巴是那么友爱，那么理解人，我感到在他身上，好像找到了我13岁时失去的母亲。”她向巴巴彻底敞开心扉，倾听了自从我父亲开始寻求神后，积聚在她内心的全部悲伤。她告诉巴巴，她是怎样违逆父亲的意愿嫁给萨瓦克，说她感到非常迷惑和恐惧，以致会浑身颤抖。她谈到三个月来她忍着后背和腹部的疼痛，乞求巴巴指引她。

至爱巴巴耐心地听她诉说，然后从旁边的花瓶里取出一朵玫瑰。他摘下几片花瓣，慈爱地放入她口中，就像母亲喂小孩子。妈咪嚼咽下玫瑰瓣的同时，就不再疼痛，颤抖也消失了。巴巴然后给她一个装有他照片的小盒子，让她每天在水里浸一下，喝下水，直到完全康复。他慈爱拥抱她，又重复说，“别担心。”那些玫瑰花瓣，是妈咪——也是我——从至爱巴巴那里得到的第一份帕萨德；因为我在她子宫里，我也得到他的祝福！妈咪从巴巴那里得到这么多爱，她向巴巴承认说她爱他，感到又找回了失去的母亲。她离开时恢复了活力，数月来第一次体验到和平和快乐。从第一次会面，直到她生命的最后，她都把巴巴视为她的母亲。

有很长时间，妈咪没有把她去见巴巴的事告诉父亲，巴巴也没有对他提起娜格丝来抱怨她的事情。那次父亲听说巴巴在孟买，也来达善。巴巴佯装天真地询问妈咪的情况，特别是她的健康。父亲表现出无知和漠不关心，因为他从来没问过母亲的健康。巴巴显得很惊讶，批评我父亲说，“你不知道？怎么能这样？你一旦承担起家庭生活的责任，就不应该逃避之，而是要勇敢对待，因为一个人不能逃避对妻子和即将出生的孩子的责任。”并进一步指示父亲，“从现在起，除非我叫你，你不要来阿美纳伽。”从而终止了父亲对妈咪的不负责行为，以及周末到阿美纳伽的逗留。不久，1928年2月16日，我，娜格丝和萨瓦克的第一个女儿，出生了。他们给我取名娜玖，以纪念妈咪的母亲娜佳麦。

后来父亲带妈咪去见巴巴，她此前的来访未被提及。妈咪告诉父亲，她认为美赫巴巴是位高道。听此，父亲非常高兴，因为娜格丝掌握全家财政，有妻子帮助，现在他能服务巴巴了。父亲领着高薪，但他只留1/4做零用钱，余薪上交妈咪持家，随她储蓄。是妈咪的慷慨允许

父亲服务巴巴，为埃舍购买毯子、披巾和烹饪器具。她会跟别人分享最后一块面包，这位了不起的女子，巴巴后来说她有一颗纯金般的心。

巴巴批评他漠视家庭责任之前，父亲曾持续拜访不仅巴巴，还有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和纳拉延·马哈拉吉，对他们说，“愿美赫巴巴的恩典降临我。”现在，他只好待在家附近，便开始去焦伯蒂海滩，见一个自称为特亚基巴巴的萨度。有人报告美赫巴巴，父亲的最新联系。巴巴再次访问孟买时，召见父亲说，“特亚基巴巴内在毫无灵性。”并补充说，“认识皇帝者，无须向卫兵鞠躬。”巴巴接着告诉父亲，“如果你仍想保持与灵性高级灵魂的联系，可拜访提普巴巴，他是我的灵性掌管者，管理孟买。拜访提普巴巴时，你这样自我介绍，‘皇帝派我来。’”父亲高兴地听到，巴巴给他这句强有力的话，作为他给提普巴巴的自我介绍，据说提普巴巴处于第六意识层面。因巴巴限制他访问阿美纳伽，父亲感到有所安慰，因为至少他被允许见提普巴巴。按巴巴指示，父亲首次拜访提普巴巴时，道出“皇帝派我来”，对方立刻恭敬地站起，说，“安拉-呼-阿克巴，度阿-克尔。”（意为“神伟大，我致敬”）他又重复“我致敬”六遍。然后又躺到椰绳床上。

首次拜见后，父亲开始每天去见提普巴巴，因为其住处在本迪集市，父亲下班回家的途中。民众去向提普巴巴致敬时，他通常会说，“走开！走开！”可从不对我父亲这么说，父亲回家前，会在他身边坐半小时。一次，父亲把头放在提普巴巴的脚上，提普巴巴猛踢他一脚，使他疼了三天。不过父亲懂得，遭受这样的灵性高道一踢，会消除一些业相，因此他不介意。有时提普巴巴想去哈吉-阿里海滨，父亲就给侍者 5 卢比作为送他们去的马车费。

父亲在孟买拜访的另一位高级灵魂，是瓦尔凯施瓦尔的斯瓦米·拉姆达斯，但有一次，父亲请求其祝福时，拉姆达斯显得生气，不耐烦地回答，“给你我全部的祝福。”语气非常刺耳，而父亲一向温文儒雅，此事使他再也回去见他。不过，父亲倒是偶然联系到马哈拉施特拉邦的著名圣人，伽德戈·马哈拉吉。美赫巴巴说他是灵性高道。伽德戈在马哈拉施特拉邦有大批追随者，富裕信徒帮他为穷人建立多个免费客栈。还向家境宽裕的信众筹钱，在各方面帮助穷人，分发衣物和便宜毛毯，由于其社会工作而闻名全邦。他本人衣着简朴，外套腰布甚至头巾，都缝满补丁。他身材高大，给人印象深刻，富有人格魅力。父亲第一次在路上遇见伽德戈·马哈拉吉时，问他可否有幸为圣人提供饮食。伽德戈当时谢绝饮食，但记下了父亲的姓名地址，随后乘普客慢车离去。后来，他开始到我们家，即拉明顿路的杜恩楼，吃午餐。

妈咪获悉他的灵性地位，会比平时早起，上午 9 点备好午餐，他此时到达。我记得，看着她匆忙煮豆糊米饭，他唯一吃的食物，通常盛报纸上。妈咪叫父亲买些，那种用大片树叶叠成，并用细枝缝合的盘子。伽德戈用这些盘子吃午餐时，夸妈咪体贴周到。为给她机会进一步服务他，他来的时候往往穿着破损的外套和披巾，让妈咪缝补，她则恭敬照做。圣人和玛司特总是让人服务他们，有时伽德戈·马哈拉吉会问父亲要钱，付三等车厢车费，因为他广泛旅行去服务穷人，或购买毛毯分给急需者。父亲会给他 50 卢比，在那年代是一大笔钱。这样持续了相当长时间。一天，伽德戈·马哈拉吉对妈咪说，“管好你的壁橱钥匙，让它离萨瓦克远点……萨瓦克会用光你所有的钱。”

后来有一天，父亲对美赫巴巴提起，伽德戈·马哈拉吉常到我们家吃午饭，每当他要求，父亲会把钱给马哈拉吉用于穷人事业。听到此言，巴巴对父亲说，“从今天起，你不要拿钱给任何圣人或萨度。如果有人向你借钱，你得说，‘美赫巴巴命令我，不要拿钱给任何圣人或萨度’。”美赫巴巴如此命令父亲，是因为他在灵性生活方面是新手；如果圣人给的命令有

违巴巴的命令，新手跟随者会很纠结，不知该听谁的。因此，为避免他纠结，巴巴下达这番命令，尽管他认可伽德戈·马哈拉吉是高道圣人。

第二天伽德戈到我们家，问父亲要钱用于旅费。父亲感觉仿佛被匕首顶喉，不过说出，“美赫巴巴命令我，不要拿钱给任何圣人或萨度。”

听此，伽德戈·马哈拉吉简单地说，“好吧，别担心，我明白。”从那天起，马哈拉吉割断了与我们家的所有联系。

妈咪见过美赫巴巴后，就配合父亲，慷慨给他钱，买东西给阿美纳伽的玛司特埃舍或疯人埃舍。父亲甚至给妈咪拿了一名玛司特穿破的一件卡夫尼，用作样品，以便她能购买布料缝制一些卡夫尼，每当父亲去纳伽，就让他带去。就这样，几乎一开始，妈咪也参与了巴巴对玛司特和疯人的工作。我常常喜欢看她缝制卡夫尼，始终尽量保持安静，表现乖巧，以免打扰她工作。

每当巴巴来孟买，父亲会带妈咪去达善他，不过长期以来，她一直保密首次拜访巴巴的事，那时她对巴巴倾诉了父亲冷落她的情况。而尽管父亲昼夜不断地渴望巴巴，一直想念至爱，也继续在家庭逐渐壮大时悉心关怀妈咪的需求。1932年8月29日，妈咪产下次女。与我天生虚弱相反，喜露是个健康漂亮的女婴。现在，除了为巴巴埃舍做缝纫工作，妈咪相当忙碌，要照顾我们两个。

这些年来，巴巴多次惠临我们家，一次是喜露才4、5个月大时。巴巴把她放膝上抱着她，后来喜露很喜欢听妈咪讲，她怎样第一次见到主，他温柔地逗她玩的故事。另一次，我们居住拉明顿路的瓦希阿玛楼时，至爱巴巴带着四名男满德里，登上陡峭的台阶，莅临我们家吃午饭。喜露对那次访问记忆最深的是彭度-卡卡，因为他很喜爱小孩。（人名后添加“卡卡”，指亲的或名义的叔伯等亲戚。）还有一回，巴巴带来几名西方女满德里，包括诺芮娜·马切贝利王妃，也在我们家吃午饭，这次位于孟买市中心，达拉庄园的底层。我被诺芮娜王妃深深吸引，她是一位极具魅力的女士。有些时候，巴巴会临时造访，给我们机会达善他。一次这样的访问期间，妈咪对巴巴抱怨，我变得很叛逆，淘气难管教。巴巴召我过去，抱着我，对妈咪说，“别担心。她长大，将是一枚钻石。她的行为是由于，必须与新妹妹分享你。她也想得到你的爱和关注。”我们全家极为荣幸，有主的圣足踏入我们家。

我7岁时，妈咪开始筹备我的皈依礼，或者说圣线仪式。有时称“新光仪式”，该仪式让孩子正式皈依琐罗亚斯德教。妈咪一向欣赏那些仪表尊贵优雅人士，决定革新破旧。皈依礼上，要由一位有孩子、丈夫在世的已婚妇女，作为主宾端着“赛司”，即一只装有珠宝、椰子、玫瑰水、朱砂粉等等吉祥物的银盘。在我的皈依礼那次，美赫巴巴的母亲希芮茵麦虽然是寡妇，但妈咪爱戴希芮茵麦，便邀请她担任主宾。她很美，举止尊贵，犹如在位皇后——作为被选中把神人、阿瓦塔美赫巴巴带入人间者，名副其实。

我极为有幸，希芮茵麦接受了邀请，妈咪送她一套漂亮的白色中国丝绸纱丽和长袖宽松衫，是在皈依礼上穿的，因为按习俗，要用这些礼物款待主宾。希芮茵麦看上去非常可爱，当她端着那只装有旨在为我添好运的吉祥物的银盘时，所有目光都注视着她。最妙的部分是，妈咪的豪门亲戚，通常在这种聚会上相当势利，却对希芮茵麦极为敬畏。他们并不知道她是美赫巴巴的母亲。当时，大多数琐罗亚斯德教徒对巴巴没有好评，因新闻报纸登载有琐罗亚斯德教作者撰的，反对巴巴的宣传文章。故被问及这位尊贵女士是谁时，妈咪简单回答，“我

最好的朋友。”令她倍感有趣的是，妈咪的亲戚都被希芮茵麦吸引，仿佛她是磁铁。那天，她的微笑优雅迷人而美丽，无疑赢得许多人的心。

我的皈依礼上，妈咪还打破了另一个陈规。传统是，仪式后的餐饮须包括酒肉。我们全家自从父母婚后不久，一直是严格素食者，于是妈咪准备了无酒肉的素食午宴，款待 300 多位客人——应邀出席的孟买社会精英。藉着巴巴恩典，食物由熟练的服务生端上，造型精致，外观诱人而美味，以至妈咪的亲戚们无不欣赏，忘了势利。他们对食物、其样饰和招待方式皆赞不绝口，显然竟不思饮酒。

我永远忘不了可爱的皈依礼——或者说我的粉色新套裙。我很感激妈咪，很自豪她选了巴巴的生母端持银盘，给现场增辉添彩。我始终把此事看作幸运先兆，即我妹妹、弟弟和我将踏上美拉巴德的珍贵土地，跟随希芮茵麦的爱子至爱巴巴。

我们在皈依礼上收到许多礼物，其中最棒的则是妈咪姨母送给她的，一台德国产的阿德勒缝纫机，她知道妈咪喜爱缝纫和刺绣。它可以用手、踏板或电动机操作，有许多年妈咪会用它缝制，巴巴发给阿美纳伽驻军的卡夫尼和衬衫；给家人和巴巴最亲近女满德里的衣服；最棒的是，给至爱巴巴的长袍。如果这样的无生命物品可视为蒙福的，这台缝纫机受之无愧。1940 年我们搬家离开孟买时带上它；在美拉巴德，它常在巴巴跟前；至今，它伴随我在马希姆的家中。它见证了我们全家的悲欢，现作为心爱的宝贵家产保管着。

我另一个重要的童年记忆，是提普巴巴。父亲把妈咪介绍给他后，她开始自己去拜访他，有时带上我。提普巴巴身材矮小，古铜色皮肤，穿白长衫和围裙。他总是用一种姿势躺着，像一头蓄势欲扑的狮子，而且常用利爪般的，近 1 英寸长指甲抓人。最初我害怕，因为他看着很凶猛，淡棕色眼瞳如燃烧一般，浓密棕发缠结成绳，长垂及膝。不过当我逐渐习惯他，就不再害怕。我会坐得离他很近，他不会像对待许多访者那样赶我走。他的房间约 12 英尺长，6 英尺宽，仅有一张睡觉用的椰绳床，别无它物。房间只有一门一窗，床的位置远离窗户，因为他不喜被阳光照射。他很少下床，除了排便。他是老烟枪，照顾他身体需要的侍者，会把一堆比迪烟放在他床边。

提普巴巴很喜欢妈咪。他会说，“她是我的灵性妻子”，待她很亲。每当妈咪拜访提普巴巴，总给他带水果。他会吩咐侍者服侍他，然后怀着爱吃她带来的食物。通常有一大群穆斯林为主的信众围着他，当他叫妈咪坐到他床边的地上，胳膊搂着她的肩，称她为他的灵性妻子时，她常常感到很难为情。他对其他人喝道“加！加！”，叫他们离开，却从不遣妈咪走，令其余在场者惊讶不已。一次，妈咪怀孕第三个孩子大概 5 个月时，去拜访提普巴巴。他高兴地对她说，“将生儿子，儿子，安拉所爱的人。”妈咪很开心听到这个消息，因为她已有两个女儿。

然而，就在妈咪临产前不久，遭遇麻烦。1937 年 1 月初，巴巴来孟买时，父亲去达善，巴巴对他说，“你将大难临头。你妻子产下爱子后，将会死去。”

听此，父亲恳求道，“巴巴，惟独您能救我免此大难。”

巴巴坐的长榻上放着几枚硬币。巴巴叫父亲取 1 卢比币，指示他把这枚硬币与其它钱分开放，接下来 7 天内用它给麻风病人施食，小心莫把这枚硬币与其它硬币混放。并进一步指示父亲，万一此币混入其余的钱，他要立即发电报禀告。假如妈咪分娩时出现麻烦，父亲应去找提普巴巴，对他说，“皇帝派我来。”

父亲小心翼翼地把这枚卢比放入一个单独钱包，去寻找麻风病人。通常，麻风病人在孟买很容易找到，可现在他费尽周折也找不到。那几天，他坐出租车跑遍市区寻找。有个麻风病人他试图施食，却说，“你是来把负担卸我身上的”，拒绝了食物。那年代花 25 派萨或 4 安那就能提供一顿饭（16 安那为 1 卢比）。最后，完成任务的时间所剩无几，父亲去了拜库拉。他从一家印度教饭店买食物，艰苦搜寻，并花费很多钱打出租车，终于做到用巴巴给的那 1 卢比施食给麻风病人，在第 7 天完成工作。他的勤勉完成任务，给妈咪的健康带来改善，使她能够足月怀胎。

然而妈咪即将分娩时，孟买的妇科专家马西纳告诉父亲，他只指望母子中有一个能存活。妈咪严重贫血，医生担心她会在分娩期间大失血而死。另外，由于她的糟糕健康，预期新生儿会很虚弱。妈咪开始产前阵痛时，羊水早破，使分娩愈发困难。妈咪的情况恶化，马西纳医生告诉父亲，他估计孩子的存活希望渺茫。父亲记得至爱巴巴的话，就告诉妈咪，据美赫巴巴的指示，他现在要去找提普巴巴，而她应一直想着巴巴。

父亲匆匆赶往提普巴巴的住处，却发现他去了孟买郊区的塔纳，跟一个琐罗亚斯德教信徒同住。于是父亲乘出租车一路赶往塔纳。他冲入提普巴巴的房间，再次道出，“皇帝派我来。”

提普巴巴正准备用午餐，就撂下食物，跳下床，径直走向窗户，1 月正午的火辣阳光照射进来。尽管他厌恶晒太阳，却在那里站了半小时，直到整张脸和全身变得通红，大汗淋漓。他随后转身，走向椰绳床，说，“去吧，事成了。”

父亲欣喜不已，顶礼提普巴巴后离去，心知藉着美赫主的大慈大悲，娜格丝母子必已脱险。到医院，父亲发现娜格丝虽面色苍白虚弱，竟已恢复，床上身边躺着娇弱男婴。马西纳医生对父亲说，“两人都活着，真是奇迹。”

“是，先生。”父亲答道，“这归功于美赫巴巴的祝福。”就这样，阿迪，萨瓦克和娜格丝的独子，提普巴巴所称“安拉所爱的人”出生了。

阿迪幼年一直体弱多病，需要悉心照料。一次巴巴来访达拉庄园我们家时，阿迪病得厉害，以致父母担心他活不了。妈咪告诉巴巴，孩子基本一直患病，巴巴嘱咐她让家庭医生萨希尔，给阿迪“注射三针 S. U. P.”。至今我都不知那是什么针剂——妈咪提出要求一定很困难。毕竟谁胆敢指示医生如何治疗呢？但那是巴巴的命令，且因为巴巴说过“服从比爱更伟大”。希望服从巴巴，而且拼命想让小阿迪康复的妈咪，于是鼓起勇气，持着巴巴的名，去找萨希尔医生。

“医生，”她说，“阿迪病情今天恶化。昨天你对我说，如果他现在服的药不管用，你会给他改为注射三针 S. U. P.，有助他康复。”

令妈咪极为惊讶，医生居然同意了。“我说过吗？行，让我们试试换这个疗法。”

听到他的回答，妈咪的心跳停了一下，她确信由于服从巴巴，阿迪会康复。刚注射一针，阿迪的体温，曾飙升至华氏 104 度且伴发惊厥，就降了三度。注射另两针后，阿迪逐渐彻底康复。这是我们生活中，巴巴工作方式的简单事例。不管他的命令显得多难，若我们下定决心勇敢服从他，所有障碍都会被清除，把似乎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

阿迪出生后，父亲继续在银行工作，但过了几年，他伴随巴巴的渴望变得越来越强。从早年起，我对父亲的记忆不多，因为他上班早出晚归，简直像住旅馆。他和妈咪很少机会说笑，他极少同我们玩耍，给我们买玩具，或带我们去公园。我看到别家孩子的父亲带他们去玩具店，让他们选购玩具，可在我们家，父亲只是把薪水带回家，交给妈咪。仅此而已。我们难得见到他。他在家时，总在看书，我们太小，不懂他求道的重要性和他心事重重不太关注我们的原因。

另一方面，妈咪因父亲的疏远，对我们温暖又关心。她深深地爱我们三个孩子，故能感受我们的需求，总是尽己所能予以满足。我们小时候，她觉得我们吃的素食不能给孩子足够的蛋白质，就给我们的食谱补充那种进口的昂贵奶酪。我们呢，当然很爱吃！是她领我们去玩具店，或者有时，买个她知道我们会喜欢的玩具，带给我们惊喜，而且每个月，我们都会收到她的一份新玩具。我们会带着惊奇，听她讲述她童年的精彩故事。妈咪对她的“家谱”十分自豪。她的曾祖父多萨拜·苏提，是著名大善人，被誉为“棉布市场之王”。在琐罗亚斯德教节日，他会坐在屋子门廊的躺椅上，椅子扶手各边吊着两袋卢比币，每个穷人来要礼物，都满满抓一把给他。妈咪对那场景记忆犹新，当时她还是9岁左右的小女孩。倾听这些故事，使我们同感自豪。她补偿了父亲的疏忽，我们三人都极其爱戴妈咪，不仅在我们童年，而且直到她生命结束。

父亲一直愈发疏远我们，因为他对巴巴的渴望与日俱增，甚至再也遏制不住。自从开始求道，熬过漫长的12年期间，父亲一直努力服从巴巴的命令。在灵性渴望与服从的拉锯战中，前者最终占据上风。在银行做出纳工作，对父亲一直很有压力，他越来越难以专注于工作。他感到快要因巴巴的爱而发疯了，不能再忍受与至爱的分离。最后他于1939年3月给巴巴写信，表明想跟随巴巴生活的强烈渴望。他收到巴巴的回复：

贾巴尔普尔，1939年4月5日

亲爱的萨瓦克——

收到你的来信。

我知道你是怎样地渴望证得我。

我知道你是怎样地感受。

我知道你所想的，我知道你所需的。

你属于我的圈子。你一定将证得我。

别担心，把一切留给我。

爱——自己和一切。

M·S·伊朗尼

这封由大师签名的信，使我父亲的心得到些许和平。但逐渐地他又开始失去耐心，最后受卡比尔的下面诗句的影响而变得绝望：

你已获得最高形体，啊人类。

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吧！

把你的一切臣服于赛古鲁

并摆脱生死轮回。

父亲决定既然巴巴没要他加入埃舍，他将去喜马拉雅山寻找神。这个时期他的行为变得不稳定并且暴躁。有时他因烦躁，用头撞击墙或门；其它时候则极为颓丧压抑，以致不跟家人或同事说话。他不把自己爱巴巴的焦躁情感同妈咪分享，也不告诉她，他打算辞职并弃世。他变得越来越内向，内心在反抗。阿迪还小，但对于妈咪、喜露和我，家庭气氛极为紧张，我们女孩根本不懂发生了什么。

之后 1939 年 12 月 31 日，父亲被负责银行的英国上司叫去。他递给父亲一封提职信，说从 1940 年 1 月 1 日起，父亲将接替他的职位，因为他要回英国了。父亲接过信放进口袋；随后从口袋里掏出另一封信，交给上司。那是他的辞职信。看完信，英国上司极为震惊。他让父亲不要草率行事，拒绝接受父亲的辞职，并给他一个月时间考虑，但父亲决心已定。

我们有一位亲戚在同一家银行工作，他把我父亲辞职和拒绝接受升职的事告诉了妈咪。妈咪给巴巴发了电报，巴巴立刻回电：“如你尚未辞职，就别辞职，但要立刻来见我。你若找到一个比我更伟大的古鲁，就去喜马拉雅山好了。”

父亲已经辞职，但他还是去了阿美纳伽，乞求巴巴接受他加入埃舍。巴巴问在这种情况下娜格丝打算怎么做，父亲回答不出，巴巴立刻派他回孟买，征求妈咪的意见。

他们生活中的这个突变，既让妈咪大为震惊，又让她深受打击。这意味着她将不得不放弃她怀着爱和辛苦操持的美丽的家。她有教养、聪慧、才艺——习惯了舒适的生活。同时她又很实际。那时候在印度，丈夫去哪儿妻子跟到哪儿，是很正常的。再者，妈咪也爱美赫巴巴，她知道他决不会让她和孩子们受伤害。她感到可以比信任自己的丈夫更信任巴巴。因此，她的答复不成问题。“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妈咪对父亲说。她愿意奉献一切，以使我们将来得到巴巴的保障。从那以后，她无论怎样受苦，都从不抱怨，而是当成巴巴的意愿默默承受。

父亲把讯息带给巴巴，巴巴同意不仅让父亲加入埃舍，而且还有妈咪、喜露、阿迪和我，以及我母亲的有智障的芭奴菲姑妈（后缀“菲”指姑妈）——照料她的姐姐去世后她就来跟我们生活。巴巴是多么慈悲啊。为了他的一个爱者萨瓦克的爱，主亲自承担起他全家的负担。多年后，成年的我才逐渐意识到，为何巴巴埃舍里大多数是未婚者，因为一个人若无配偶和子女的话，灵性生活要容易得多。孩子的心不能理解父母的忽视，这在孩子心灵和头脑里都会留下伤痕。巴巴很重视一个人对家庭的责任，这就是他在我出生前，不让父亲来阿美纳伽的原因。但父亲的忽略让我难过，我总是将自己的生活与其他孩子们的对比。我一点都不知道父亲也在受很大的苦。现在回顾起来，我完全理解了他给予我们三个孩子的无价礼物。

我生动地记得八岁时发生的一件事，它说明了父亲的人格。他的姑妈一直跟我讲，我父亲小时候，我祖父的第二任妻子是怎样虐待他的事情。后来我对他说，“你的继母就像灰姑娘的后母。”父亲听了对我很生气。他对我说道，“再不要这么说。我爱她。多亏了她，我才开始寻神。她是我的第一个古鲁。”很多人会因那样的虐待而怀恨，但我父亲却不。他继母的不善待和冷落，还有他父亲对他讲的话“真爱只来自神”，让我父亲去寻求神爱。他是怎样

的命运啊，在寻求中他找到了神人美赫巴巴。巴巴给他倾注了爱——人性和神性的，直至他世间生命的结束。

巴巴准许他加入埃舍后，父亲遵旨回到孟买，变卖所有家产，携带现金和我们每人用的最低限度生活必需品，来到美拉巴德。当巴巴问妈咪，她对放弃整个生活方式和所有家产有何感触时，她义无反顾。不过她确实请他允许，把那台缝纫机添到我们带身边的基本必需品中。巴巴一向讲实际，同意了，于是她能够在埃舍善加利用这台缝纫机。

当然，关于我们要放弃一切家产加入巴巴埃舍的传言，迅速传遍妈咪的家族，长辈们极为不安，他们认为这是可怕的错误。他们通过新闻报道及口传谣言听说，美赫巴巴召集了一群女子，带着她们到处旅行，他们对他的行为相当怀疑。他们提醒妈咪，她有两个女儿需要照顾和保护。事实上，因为父亲的弃世决定，许多亲戚朋友成了我们的敌人。他们震惊不已茫然不解，甚至有几儿，目睹我们变卖所有的贵重家具、陶器与古董，竟然哭了。但父亲决心已定，妈咪则把至爱巴巴视为母亲，所以她心甘情愿。我父母的决心坚定不移，清理之前所有的家当，缩减为四个箱子，三个铺盖卷和那台缝纫机。

盼望这么多年后，父亲终于看到梦想成真。赛古鲁卡比尔如是说：

通过朝圣，获益有一。

参访圣人，获益有四。

见赛古鲁，获益无量。

从阿瓦塔获得的爱果，更是何等丰盛甜蜜啊！它无法言喻；必须体验。我们全家承蒙本时代阿瓦塔的大爱祝福，无疑是无数世的祝福，我们才被允许与肉身中的皇帝美赫巴巴同行，接受他的呼召考验，绝对服从舍弃世间的一切。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



## 第二章 美拉巴德山上的生活

对考特沃一家来说，1940年3月15日是我们的重大日子。至爱巴巴让我们那天到班加罗尔的连环屋与他会合。父亲如愿以偿，可妈咪身心皆有困难。她曾勇敢面对其亲戚，如今却处于震惊状态，因为面临现实是曾经美丽的家已是昨日黄花。尽管她内心知道，至爱巴巴是她的慈母，却突然牵挂孩子们的未来，极为焦虑。她生病发高烧。我们在贡塔库换火车时，得走一段长路并上下阶梯多次，对于妈咪尤其费力。但她不顾发烧，依然抱着阿迪——他即使3岁仍太孱弱走不了这么远——沿站台匆匆奔走，终于乘上驶往班加罗尔的火车。

我当时12岁，对于我们在连环屋会见至爱巴巴的记忆，则永远铭刻我心中，胜过我所有其他的童年记忆。回忆那场景，仍栩栩如生，仿佛大屏幕上播映的一部电影：《萨瓦克的梦想成真》。我们全家在客厅等候巴巴。妈咪依然发高烧，躺卧一张长榻上。她身边的小阿迪，提普巴巴称呼的“安拉所爱的人”，酣然熟睡，未意识到他栖身的不仅是安拉之帝国，而且是他的家。一张椅上，漂亮淘气的妹妹喜露，坐在我身边；对当时的情景懵懂不知，因为她才7岁。芭奴菲坐另一张椅上，对发生的事也甚为茫然。父亲站在角落里，沉着冷静。历尽探寻与渴望，他终于来到大师的足前。

之后至爱巴巴进入客厅，优美无比。他看上去年轻而敏捷，可爱的金棕色卷发垂在宽阔的肩膀上。他身穿飘逸的白袍和粉色上衣，脸上散发着玫瑰色光辉。巴巴极其慈悲地看着妈咪，温柔地扶她坐起。

父亲说，“巴巴，孟买的一切已处理。”然后从上衣口袋掏出一个信封，补充说，“巴巴，这是钱袋。”

至爱巴巴拨开粉色上衣口袋，父亲把信封放进去，因为巴巴从不碰钱，除了递钱给穷人或玛司特。妈咪随后叫父亲打开她的行李箱，他照办。并取出装着她祖传首饰的盒子，递给她。妈咪把它交给巴巴，说，“巴巴，这曾经是我的，现在都是您的了。我恳请您照顾孩子们和我。”

至爱巴巴亲手接过首饰盒，坐下。他目光搜索，落在喜露和我身上，打手势，“还有别的吗？”

妈咪说，“没了，巴巴。”可正说话时，看见喜露和我耳上戴的卍字饰小金耳环。（在印度卍字饰是古老的吉祥符。）喜露戴的是素金耳环，我戴的中间有小红宝石。妈咪随即对我们说，“你俩摘下耳环，当礼物献给巴巴。”我满心欢喜地照吩咐做了，很自豪开心，能把自己的东西献给巴巴。喜露还太小，有点不情愿，可她知道得听从妈咪。我们把耳环献给巴巴的那一刻，巴巴笑容焕发，我的心漏跳一拍。巴巴温柔地拥抱我和喜露，带着巨大的爱，仿佛在说，“从这一刻起，我就是你们的爹爹。”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把他视为我的爹爹。神人能对不同的人扮演这么不同的角色，这是多么美妙！对于我父亲，他是神人；对于我妈咪，他是母亲；但对于喜露、阿迪和我，他永远是大爹。

那时巴巴在用字母板，父亲去见过他多次，能读懂——尤其因为巴巴很慢地指点字母，以便父亲能明白他说的意思。但巴巴也打简单的手势，连妈咪和我都能懂。他用手势慈爱地告诉父亲，“**从今天起，直到最后，我将照管他们最微小的需求。**”他指着妈咪、我们三个孩子和芭奴姑妈。然后巴巴指着父亲，说，“**对你，我将给予海洋。**”巴巴表示海洋的手势是指着胸部，似乎在打开他的胸膛，显示出他的神圣之心，那确实是爱与慈悲的海洋。他的手势

让我想起在电影上看到的，主奎师那撕开胸膛，让弟子阿朱那看他所掌控的宇宙。我们还有机会听到巴巴的声音，因为早年他在交流时，有时喉中仍会发出轻柔悦耳的声响。

巴巴拥抱了妈咪，然后喜露、阿迪和我，姑妈，最后是父亲——因为他，我们今生才有幸跟神一起生活。由于妈咪身体不适，巴巴说要送我们去盘齐伽尼的普拉佐旅馆，一个山间避暑地，换个环境，改善她和阿迪的健康。巴巴给我们在盘齐伽尼的这段时间，作为我们在世间的旧生活与在埃舍的新生活之间的过渡期，他慈爱地叫我妈咪放心，她会康复的。对那些刚刚把一切世俗物献在他足前的人，就给予这样的慈爱和体恤，只有阿瓦塔才能做到。

在连环屋首次会见巴巴后，我们接着去了盘齐伽尼，同时巴巴离开班加罗尔去旅行。我们在那个可爱的山间避暑地居住时，有一天父亲向喜露和我解释说，当上主拿取时，他拿去一切。巴巴不仅拿去了我们的耳环，而且拿去了我们无数世的好坏业相，因为他是无限海洋，永远纯洁清静。父亲还告诉我们，妈咪的舅舅有一次来美拉巴德，把数万卢比献给巴巴。巴巴很温和地说，他现在不需要钱，如果他需要时再向他要。这就是他的神圣游戏。他慈蔼接受我们的微小耳环，却婉言谢绝了另一个人的巨款奉献，因为我们的礼物是纯洁和无条件的，充满了爱。父亲解释说，只有巴巴才明白他对那些全心全意爱他的人的神圣游戏。

妈咪在盘齐伽尼得到了很好的休息，巴巴在回美拉巴德的途中接我们时，她感觉好多了。我们一起到了阿美纳伽。巴巴让我们在美赫纳扎大院，他的秘书阿迪·K·伊朗尼（也被称作大阿迪，以区分巴巴的弟弟小阿迪）的家先住一天。同时巴巴去美赫静修所安排我们的住宿，加入他最亲近的女门徒美婊、他的妹妹玛妮和其他女满德里。巴巴分配给我们的房间，是现今的美拉巴德山图书馆。母亲，我们三个孩子，芭奴菲和希拉（高荷和恺娣的表姐）都住在那里。每次阿娜瓦丝·达达禅吉或她妹妹娜格丝从孟买来，也跟我们一起住。

我们在山上开始跟女门徒们一起生活的同时，巴巴派我父亲去曼马德的安凯山，跟其他三个男门徒一起在屋里闭关，开始了他最初六个月的埃舍生活。安凯是印度教圣人阿伽萨提亚·穆尼的朝圣地。父亲被指示不能读写，必须保持完全的静默，每天默念两小时耶兹单的名。我们近一年未见到父亲。

在埃舍的生活相当不同于我们的旧生活。到山上的第一天，妈咪在水龙头下洗脸时，巴巴从他的锡屋去美婊的房间，正好经过。他注意到妈咪让水龙头开着，浪费水。他立刻停下，像母亲指教孩子一样，向她示范怎样节约极为匮乏的水，同时又能彻底地洗脸。就是在这种时刻，宇宙之主照料着我们生活的最微小细节。巴巴总是根据我们的需求对待我们。例如，我们刚到美拉巴德不久，他指示每个人严格禁食，只可喝水。从未禁食过的妈咪感到很难受且虚弱，头晕得无法照看阿迪。巴巴路过时，看见她躺在床上，阿迪坐在她身边。他走进美婊的房间，拿来四片饼干，放在妈咪手里，合上。没有交换一言，没有别人注意到所发生的一切。

一天早上，妈咪站在锡棚下——厨房外面有棚顶的，我们用餐的地方和巴巴的长椅所在之处。巴巴用古吉拉特语对她拼写，“**对你，我将给予莫克提（mukti）。**”对灵性所知甚微的妈咪，没有意识到巴巴的话的重要性。她一言未发，却记住了他的话。多日后，她才了解到莫克提这个词的意思——从生死中解脱。不用说，听到这个她感到非常幸运！

站在妈咪身边的芭奴菲说，“巴巴，请也给我莫提（murti，塑像）。”姑妈弱智，听成巴巴要给妈咪一个塑像，也想要一个。巴巴很甜美地点点头，芭奴菲很高兴。这就是巴巴的慈爱。对于神人，重要的不是心智的优异，而是心灵的纯洁，芭奴菲是个很纯洁的灵魂。巴巴临时

走出闭关时，通常不让女门徒拥抱他，但如果不知道情况的芭奴菲天真地走过来，巴巴则会慈爱地接受她的拥抱。因为她有智能缺陷，从未能明白巴巴的真正地位，但她知道他是她的赡养者，非常地爱他。

最初巴巴没有给妈咪布置具体的工作，因为他觉得她需要时间适应新环境及照看阿迪。但随着一天天过去，精力充沛的妈咪因仍未有具体任务，变得难过不安。一天巴巴对妈咪说，“拉诺对我说，你总是在哭鼻子。怎么回事？你想回孟买吗？若是这样，我会把你们的钱和首饰都还给你，重新安置你们住那里。”

妈咪回答，“巴巴，我不想要钱，不想要首饰，我哪里都不想去。我只想跟您在一起。巴巴，请给我快乐和平静，给我些事情做，像其他人一样，我就会像大家一样幸福了。”

至爱巴巴出于慈悲，让她做最喜爱的工作：缝纫。分配给妈咪和希拉的任务是，为二战期间驻扎阿美纳伽的军人做大批的衬衣，包括三种不同的尺寸。巴巴通过弟子堪萨赫伯·萨若希·K·伊朗尼运送这些衬衣，堪萨赫伯是军队上校，后来被誉为阿美纳伽的无冕之王。妈咪十分享受缝纫，非常高兴。她也管理我们五人与希拉住的房间。

我们逐渐适应埃舍的生活后，妈咪开始担心喜露、阿迪和我得不到教育，因为她注意到同样住山上的凯克巴德的女儿们没有上学。不过她很快得知，拜度的女儿莎瓦入读了一所很好的寄宿学校。后来巴巴召妈咪去美茹的房间，问她愿不愿意送喜露和我去海得拉巴附近，塞康德拉巴德的一所寄宿学校——正是莎瓦就读的那所。妈咪如释重负，高兴地说，“当然愿意，巴巴，我希望她们接受良好的教育，以便将来能自立生活。”

这次谈话后，巴巴通过萨若希做好妥善安排，让我们从那年6月开始，就读塞康德拉巴德的圣安妮欧洲高中。该校既是女修道院，又是印度最好的寄宿学校之一，由意大利修女管理，巴巴给我们注册的是甲级寄宿生。该校隶属英国剑桥大学，海得拉巴的君主也让其孩子入读此校。巴巴慷慨对待向他献出一切的爱者的子女。

尽管预期入读寄宿学校令我激动，但我很高兴在上学前，喜露和我仍有少许时间享受山上新生活的美妙体验，因为我们极为快活。除了巴巴倾注给我们兼具神性和人性的爱与关怀，还有很多新阿姨爱我们。我们还有玩伴，因为居住埃舍的孩子除了阿迪、喜露和我，还有好多个：美茹、娜谷和建谷（美茹的外甥女和外甥），莎瓦；美赫文·杰萨瓦拉，以及凯克巴德的三个女儿美露、佳露和谷露。放假期间，大阿迪的侄女特蜜，她和我们一样上圣安妮学校，有时也来住。我们有许多空旷场地可以玩——甚至有养着各种珍奇鸟兽的动物园。喜露尤其喜爱这个动物园。我们没有玩具，却可以玩游戏，有时跟对方一起玩，有时甚至跟巴巴和美茹一起玩。

陪伴我们小孩时，至爱巴巴就像个孩子——打扑克、乒乓球和吉利-旦达（一种用木棍玩的印度户外游戏）。他的美丽双眸总是闪烁着光。无论我们玩什么游戏，当然他总是赢。一天，喜露和我路过巴巴的小屋，他叫住我们，拿出一副牌。游戏中间，坐巴巴右边的喜露，看到巴巴身后有一张牌。她童言无忌，立刻叫道，“巴巴，您作弊！”

巴巴带着惊讶的眼神看着她，打手势说，“我是全宇宙的大师，你说我作弊？”喜露说，“可是巴巴，您的背后有一张牌。”随后霎那间，令她惊讶的是，他从她的耳后取出那张牌。他的魔法招术使我们哈哈大笑。他随后捏捏喜露的脸，嘴上做个亲吻的动作。至爱巴巴和我们在一起极富人性，即使他是全能者。

电影是我们的另一项娱乐。巴巴喜爱查理·卓别林的电影，有时要我们全体早晨5点起床，乘巴士6点到萨若希影院，只为我们播映专场。我们看过葛丽泰·嘉宝和贝蒂·戴维斯演的电影，她们是妈咪喜爱的女演员，埃罗尔·弗林是妈咪喜爱的男演员。我们孩子喜欢劳雷尔、哈迪和查理·卓别林，但播映较严肃的电影时，我们常在座位上熟睡。

有时候，早晨巴巴去下美拉巴德见男满德里时，便带我们孩子们沿着下山的小路散步。巴巴走得很快，步子很大，我们不得不跑步才能跟上。回来时总是有一位女门徒陪伴我们，有一次是妈咪，她抱着阿迪。巴巴从妈咪怀中接过阿迪，一直把他抱到山下。我们到十字路口时，巴巴把阿迪递给妈咪。她对我们说，这让她想起阿迪两岁时，她和我父亲有一次从孟买来美拉巴德达善巴巴。他们离开时，巴巴也像这天早晨一样抱着阿迪，走到十字路口，再把他递给父母。另一次我们同巴巴下山时，喜露瞧见两只小羊羔，就抱在怀里。陪伴我们的美媞转向巴巴说，“喜露抱着羊羔，不是很可爱的画面吗？”巴巴慈爱地对喜露微笑，因为她就是他的小羊羔。

我们首次动身去学校前，有一次，巴巴领所有女门徒和孩子们到未来的三摩地屋，看海伦·达姆在里面绘制壁画。巴巴先在锡棚下对我们介绍，壁画不仅是美丽的艺术作品，而且是一种静心，是对巴巴的爱所能造就的范例。巴巴接着站到门的右侧，要我们两三人一组进去看壁画。首先让美媞和玛妮进去，她们微笑着出来。之后我们每次几人缓慢进入。至爱巴巴很高兴我们都欣赏这些画。如今我想起那个场合，意识到，当时巴巴领我们参观他的三摩地，我们没有人——即使美媞和玛妮——曾想到过，将来有一天至爱的优美躯体会安葬于此。他对待我们就是这么仁慈，在我们做好准备接受之前，从不透露更多。

我们在山上的日子，充满了埃舍里女子们的关爱。美媞有着波斯人的美，是心之王后。妈咪、喜露和我们都崇拜她。我依然生动地记得，我们孩子们坐在角落里听她讲奎师那和拉姐，或弥娑拜的故事——弥娑曾是王后，因对奎师那的爱而弃世。她给我们讲圣人和至师的故事——图克拉姆、图西达斯和奈安涅希瓦等等。我们全神贯注地听着，因为她讲得非常美，仿佛一切发生在我们眼前。我们最喜爱的是主奎师那，他对至爱拉姐和挤奶女们是怎样地恶作剧，她们怎样狂喜地跳着神圣舞蹈。有时美媞一边说，一边咯咯地笑，流露出她孩子般的心灵品质。

对于我们，美媞是思言行上纯洁的化身。记得有一次我站在她身边，她抚摸着怀里的小狗。“多么可爱的小母狗啊，”她说。年幼无知的我问她怎么知道是母狗。美媞甜甜地答道，“听我说，娜玖，等你长得像我这么大时，就会知道了。”她太纯洁，解释会让她难堪。

美媞对孩子们总是很善良友爱。一次喜露站在她门边，看着美媞和大些的孩子们玩萨嘎-勾塔（弹贝壳游戏）。我们这些大孩子不想让喜露参加，因为她还不能熟练地玩这个游戏。但美媞注意到喜露闷闷不乐地站在那儿，就留下我们继续玩儿，坐下和喜露一起玩。

巴巴的妹妹玛妮，是我们的另一位最爱，她愉快漂亮，笑容富有感染力，极具幽默感。她多才多艺，擅长模仿和表演，舞蹈编导与戏剧导演。她会做木偶，为巴巴上演别具一格的木偶剧。她还会表演皮影戏，歌声优美，且会演奏西塔琴和长笛。有很多次，我们坐在树桩上，听她吹奏长笛。玛妮很喜欢使每个人开心，常扮演小丑的角色。大家都喜爱她，尤其孩子们，她也同样爱他们。她迷人又可爱，总是挤时间陪我们，即便在忙碌为巴巴工作。我们想找玛妮时，总是先去锡棚，大部分时间她都在那里打字，处理巴巴的西方人通讯。她英文流利，打字速度极快。如果玛妮不在那里，她通常和美媞在一起，编排某个小品，美媞会设计戏装。

她们上演小品是为了让至爱巴巴高兴，他时常因为做灵性工作导致疲惫，想放松消遣，不过我们这些孩子也极为喜爱。

喜露特别喜爱埃舍的其他女子，是美茹和恺娣。她像小狗一样跟着她们转，以至恺娣开始把喜露叫做她的尾巴，而恺娣总会找时间同她说话，喜露则喜爱听她唱歌。恺娣的两个妹妹，希赫拉和罗珊，早年也和我们一起上学。她们比我们大，巴巴知道她们会关照我们。我们很少看到她们的大姐高荷，因为她那时正忙于学医。

每周多次，上午巴巴在会见下美拉巴德男子的前后，会看望女子和孩子们。他要求我们集合时，吉蒂·戴维会摇着小铜铃，在院子里绕行，叫着，“全体！全体！”我们一听到，女子们会放下手头做的工作，通常去美茹房间，巴巴会在那里等候。有时，巴巴召我们去锡棚，他会坐在长椅上。伊丽莎白·帕特森体贴周到，给我们每人一条小柚木凳，我们带到巴巴要我们集合的地方。这些小凳我们现今还有一条，可能是阿迪的，因为它很小，在我们孟买的家中。我总是期盼坐巴巴身边，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话，因为我年龄够大，能听懂一点。但是喜露最初太年幼，听不懂巴巴说什么，很快变得无聊不安。她心不在焉，试图引起别的孩子注意。巴巴见她坐在凳子上坐立不安，会突然要她唱歌。我们都很快学会准备一首歌，也许巴巴会要我们唱歌。我十分自豪地说，我们全家在不同时期，都参与了为万王之王提供的消遣。

一天上午，当吉蒂摇铃到处走，叫着“全体”时，喜露认定如果她“逃课”，没人会想起她。毕竟她才8岁，觉得在小动物园逗鸟兽玩，比听谈话更有趣。她从小动物园走到另一间，自得其乐，最后来到那间关着诺芮娜的猴子——“幸运”的笼子。喜露捡了一根小木棒，开始用它逗弄“幸运”，猴子被惹怒了，凶狠地冲她呲牙。当时不知怎的，它竟然从笼子逃了出来。喜露开始跑，猴子追着她。巴巴身边很安静——女子们和其余的孩子都在专心听他讲话——突然间传来喜露的尖叫声，打破宁静。巴巴吩咐女子去查看情况。诺芮娜奔过去，逮住猴子，喜露则倒在地上，手掌刮擦沙子。她被吓呆了，勉强站起，拍掉衣服上的尘土。她被领到巴巴跟前，巴巴焦急地看着她，叫拉诺取来急救箱。他让喜露面朝他坐到长椅上，检查她流血的手掌，然后取些药棉和杀菌剂，轻柔地清理伤口，往上面敷了药。他是那么慈爱和体谅，喜露停止了哭泣。他用优美的手捧起她的脸，做个表示亲吻的动作，温和地吩咐她坐到妈咪身边，而且莫再逃课了。如我妹妹现在所言，“至爱巴巴对我的慈悲，还有他的慈爱动作，让我深深感动。他不但没有生气，而且目光显得那么怜爱体谅，完全赢得了我的心。当然我没有逃过妈咪的惩罚，我们回到房间时，她立刻痛搥我一顿。”

尽管初涉动物园出师不利，喜露依然对它们着迷，很快学会怎样对待它们。她喜欢拍拍巴巴的孔雀“莫提”的头，那是一只美丽的鸟儿，喜爱表演舞步，炫耀它的羽毛。然后它会停在栖木上，垂头左右摇摆，等候我们抚摸它。喜露也喜欢让巴巴的鸚鵡栖息她肩头。如果她嚼着花生，就伸出舌头，鸚鵡会轻轻啄食她舌上的花生碎。

我也体验过巴巴给予的，那种母亲对孩子般的关爱。那是1940年5月的一天早晨，我醒来时以为自己得了痢疾。8点左右，我去找妈咪，她正忙着缝制军用衬衫。我告诉她我后背和腹部疼痛，肯定得了痢疾，因为我发现内裤脏了，换了两次。妈咪一听，立即意识到我肯定是生理成熟，不再是孩子了。她的疑虑被证实后，变得烦躁不安，告诉我由于环境原因，我应该穿些保护的衣物。她帮我穿上，一直在哆嗦，自言自语，“年龄这么小，真是巨大打击。”一听妈咪这样说，我变得非常紧张害怕，以为自己肯定做了错事。她随后攥着我的手，匆匆领我去美茹的房间，焦急地敲敲敞开的门，然后闯进去，说，“噢巴巴，只有您能帮她！娜玖才12岁，我直到15岁才成年的。真是大灾难，巴巴，请帮帮忙。”

巴巴当时坐在床上，让妈咪坐下。美媞正给巴巴倒水，玛妮则拿着一叠文件和笔站在床尾。巴巴吩咐妈咪，“去厨房给我拿一匙黄油和少许糖。”玛妮翻译他的手势，因为我们在美赫静修所依然生疏。妈咪去厨房时，巴巴表现出他的人性面，像慈母一般，用右胳膊搂着我。“别为此担心，娜玖。”他说。“要知道，你身体的这种变化，所有女孩长大成人时都会发生。你身上发生的，是长大的正常部分。这代表你现在不再是小孩了，所以别跟男人走太近。你是大姑娘了。等阿迪长成小伙子，他会长胡须。喜露长大了，也会有这种正常变化。所以别担心，好吗？”

妈咪回来时，发现我看上去振作多了，不像之前那么害怕。巴巴接过那匙黄油，往上面撒糖，把调匙喂我嘴里。尽管妈咪请求，让她洗调匙和罐子，巴巴还是亲自洗净，然后嘱咐妈咪：接下来四天，每天送娜玖到美媞的房间，另带上黄油和糖。接着四天，他给我吃撒了糖的黄油，并亲自清洗用具，每天慈爱地拥抱我。接下来的十个月，整个学年期间，我不再来月经，直到学校放假，我回到美赫静修所。对于我们这些在他神圣护翼下长大的人，他就是表现出这样的仁慈。

我感到巴巴在这个时期对待我的方式，有个重要原因。我们印度人的传统，除了一种宗教，所有宗教社区中，妇女在月经期都被认为是不洁的。琐罗亚斯德教中，不许其进入火庙，或参加葬礼，及相关事务。印度教妇女不能去庙里祈祷，穆斯林妇女也不许在清真寺做乃玛孜，向主祈祷。唯一例外是基督教社区，没有此类习俗。纯之最纯的至爱巴巴，通过在我首次月经期间特意每日拥抱我，清楚地表明：那种妇女“不洁”的观念是他不予接受的。现在与将来的妇女尽可放心，她们在经期去达善巴巴的陵墓是受欢迎的，谁都不得就此提出异议。任何时候，念诵祷文和获得达善，都是妇女与生俱来的权利！

这个事件后不久，我们的新校服准备好了，喜露和我首次离开妈咪和阿迪。我们受令，每月给巴巴写一封信，从一开始我们就在信中一直称呼他大爹。我们由彭度叔叔陪同，带我们乘火车去塞康德拉巴德的新学校。我们知道，假期我们会回到妈咪身边，可离开她依然很难受，尤其对于喜露。整个旅途中，她时不时哭鼻子，于是彭度叔叔给我们讲笑话，转移她的不快。彭度健壮如牛，却对孩子极其和善风趣，会很快让喜露破涕而笑。他把她叫做宝贝，余生一直这样叫她。

我们发现，圣安妮学校的生活与美拉巴德山上的生活，反差鲜明。差异最大的莫过于用餐。在埃舍里我们像通常印度人那样用手抓饭吃，用搪瓷杯盘。可现在餐桌上铺着一尘不染的桌布，服务生戴着白手套，摆上热腾腾的瓷盘和漂亮的玻璃杯，还有餐巾和银质餐具，我们学会了欧洲人的用餐方式。我们的教师是圣安妮修道院的意大利和印度修女，她们纪律严明，在生活的所有方面教导我们要有良好礼仪，因此我们要遵守许多规矩。喜露总是调皮捣蛋，爱违反规定，而我就像殉道者，经常代她道歉。她极其聪明，相比之下我是个中等生，不过整个学校生涯中，我都扮演她的第二母亲的角色。

妈咪在我们离开后一度很难过，但随着埃舍生活的继续，她忙着照顾阿迪，履行被分配的任务，被巴巴及女子们的爱所支持。从1940年7月12日开始的一个阶段，女子们都要在锡棚下集合，从凌晨5点半到6点，唱诵30分钟的这些神名：“哈瑞，帕若玛特玛，安拉，阿乎若玛兹达，上帝，耶兹单，呼！”巴巴明确指示她们，“你们必须全心投入唱诵。”恺娣有着甜美洪亮的嗓音，领她们唱，同时演奏风琴。第一天连小阿迪都参加了，不过之后被豁免让他睡觉。

因为许多女子合住一个房间，大家合作维持秩序就很重要。妈咪非常讲究洁净。不管宿舍多么拥挤，她始终注意使之保持整洁。她信奉让他人愉快舒适，即使以自己为代价，另外和他人相处融洽，因为她处事既灵活又坚强。妈咪最亲近的人有美妮、玛妮、娜佳、阿娜瓦丝、希拉和阿娜瓦丝的妹妹娜格丝。

妈咪在埃舍忙碌工作时，我父亲继续驻留安凯山——我们到美拉巴德后不久巴巴派他去的地方。父亲对那里的生活十分满意，但一起被派去的其他人则不然。帕帕·杰萨瓦拉监管他们，巴巴命令他们绝对服从帕帕。帕帕规定大家凌晨4点用早茶，7点吃午饭，10点喝下午茶，下午2点用晚饭。制度很荒谬，但因我父亲是新弟子而且强烈渴望神，他后来告诉我们，他能继续满足现状生活数年。然而这个制度，对于资深的弟子古斯塔吉却是折磨，古斯塔吉就让我父亲代表他给巴巴写诉状，“让我们摆脱帕帕的魔掌吧。”我父亲想帮助古斯塔吉，可能无意中违反了巴巴不准他写字的命令——或者命令可能不包括给巴巴写信。我不知道具体情况。不过我父亲的信让古斯塔吉如愿以偿。1940年9月15日，巴巴把这几名男子召回美拉巴德。接下来四十天，他指示我父亲协助帕帕做饭。之后，巴巴开始派我父亲去旅行寻找玛司特。他在寻找玛司特时可以谈话，但一回到埃舍就必须保持沉默。

父亲被分配住美拉巴德山上，巴巴的锡皮屋附近的最后房间。（这些房间后来被拆除。）院子围着带刺铁丝网，里面关着四个玛司特：高级玛司特恰提巴巴；夏里亚特·堪，普瓦拉·斯瓦米和拜亚。父亲必须照管他们的一切需求。他的生活就像闭关，因为他要昼夜服侍玛司特。叫醒他们，伺候他们用早茶、午饭、下午茶和晚饭。有时他得喂他们，就像喂小孩一样。这段时期，父亲与外界没有联系。

巴巴每天凌晨4点从他的小屋过来，所以我父亲必须3点起床，烧热两桶40加仑的水，供玛司特洗澡。水必须温热。两个男孩克里希纳和那拉延，受雇协助父亲，但他们年纪轻，不容易叫醒。他们终于起床后，先点燃两台大汽化煤油炉，然后把水倒入两只大锡罐，之间有一根木杆以便抬起锡罐，放到炉子上加热。水煮沸后，男孩们就把水倒入两只桶，桶内已先注入四分之三的冷水，使水温适宜玛司特洗澡。

普瓦拉·斯瓦米是贾拉里（暴烈型）玛司特，很难对付，但巴巴给我父亲注入一些能力，这样玛司特就会听从。巴巴会先给普瓦拉·斯瓦米洗澡，接着夏里亚特·堪，然后拜亚。最后给恰提巴巴洗，由拜度协助。他提起一小桶水，倒在恰提巴巴身上；接着至爱巴巴会坐下，身边放着水桶和杯子，他往恰提巴巴的脚上浇水，洗脚，反复这样做，直到恰提巴巴注视他的眼睛。洗了大约100桶水后，恰提巴巴才会注视巴巴的眼睛，此时洗澡完毕。我父亲会为恰提巴巴擦干身子，给他穿上卡夫尼——妈咪缝纫的衣服。尽管缺水，巴巴依然坚持以这种方式为恰提巴巴洗澡。有一次，巴巴在玛司特埃舍的一个房间闭关21天，不过惟有他知道他对这些玛司特做了什么灵性工作。

一天夜里，恰提巴巴冲进巴巴的房间开始哭泣，高声说，“着火了，着火了！”巴巴慈爱地拥抱他，使他安静下来。之后巴巴对我父亲说，“法国沦陷了。”这是在二战期间，次日父亲从晨报上读到这则新闻。从这个事件，他认识到美赫巴巴本人在灵性上控制着战争，恰提巴巴则在负责法国。

1940年底，父亲仍在照料玛司特，我们在外上学，此时妈咪与阿迪开始一场非同一般的冒险，伴随女子们走过一部分的蓝车旅行。她们12月启程去斋浦尔。1941年1月，她们仍在斋浦

尔时，巴巴授述了现称为《美赫巴巴教导的七个真实》的讯息。派发了数千的小册子，巴巴明确指示派发给所有寺庙、清真寺、教堂和埃舍的主持。

接下来2月底赴奎达的蓝车旅行中，车内挤有28位女子，原本核载14人。使情况更困难的是，车一侧有两只后轮，另一侧只有一只，因此行车摇晃不稳，另外由于超重和路况差，轮胎多处刺穿。途中，巴巴率她们去阿格拉，参观泰姬陵、红堡等名胜古迹。在德里，他领她们去库特布高塔、胡马雍陵以及著名的拉克希米-纳拉延庙。从德里，他们前往卢迪亚纳和伽兰德，再继续赴拉合尔，在那里参观了夏利玛花园、阿纳卡利集市等名胜景点。从此踏上前往奎达的艰辛旅程，先去蒙哥马利（译注：现今的萨希瓦尔），再去木尔坦。在此令妈咪惊讶的是：在巴巴身边，通常会带来愉悦之事，结果常成为某种苦行。在木尔坦，女子们只得将就喝骆驼奶。当地气候严寒，骆驼奶使茶散发腥味，不管怎样女子们还是捏着鼻子喝掉，只为御寒。

凌晨2点，蓝车离开木尔坦前往哈尔。夜间大雨倾盆，路况糟糕。车驶过一座木板搭的铁路桥，桥嘎嘎作响，接着驶过了五座更危险的桥。最后，穆扎法尔讷格尔的那座桥最大最险，因为它跨越一条印度河支流，河水现因降雨暴涨。此桥由浮船临时搭建，用木板相连。车上所有人都认为，随后发生的一幕必定是奇迹。

最初看守说，载巴巴的轿车可以过，但告诉帕帕·杰萨瓦拉的儿子埃瑞奇，他驾驶的蓝车不能过桥，因为此桥核载承重仅两吨半。而蓝车，连全部乘客、行李箱和铺盖，重约五吨。然而，巴巴坚持他们必须立即全体过桥，继续旅行。经埃瑞奇努力说服，看守同意蓝车过桥——但要求他们事先写下声明：他们所作所为自担风险，自负后果。

过桥时，巴巴的轿车驶在蓝车前方200米处。大雨滂沱，河水汹涌起伏，但大师的命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遵从。埃瑞奇开车，勇敢地向前驶去，把他们的安危完全交到巴巴手中。蓝车出发时，妈咪说她看到，巴巴在座位上转过身，以便在他们过桥全程盯着蓝车。由于蓝车沉重，车后的浮船和木板猛烈弹起，发出爆裂声，有时裂成碎片。女子们齐心反复呼念“赛古鲁美赫巴巴凯捷！”，其中有人以为他们肯定会坠河，全体翘首以待巴巴救助。尽管天冷，大家都在流汗，知道只有巴巴的纳扎才能使蓝车安全过桥。最终安全抵达对岸时，巴巴对他们说，他们安全过桥并非奇迹，而在于他们对他的信心之结果。不过，全体在场者——蓝车里的人，轿车里的人，甚至几个旁观者——都信服河水已目睹造物主的注视，从而绝对服从。只有他能率领他们安全过桥。大家后来备感惊讶，埃瑞奇从未犹豫。他百分之百地信任巴巴，吩咐他过河，便勇猛地驱车前进。不用说，这段蓝车旅行的记忆，让妈咪永志难忘。

沿途的其他事件也犹如奇迹。一次，左侧车轮陷入坑里，所处位置只能用起重机才能吊起满载重荷的蓝车。尽管下着暴雨，所有女子会浑身淋湿，巴巴还是命大家下车。然后让埃瑞奇开车，他本人和尼鲁医生推车。巴巴的手一推，车轮就脱离了坑。

另一个类似事件，发生在德拉加济汗村。启程赴奎达前，巴巴曾命令负责供给的吉蒂，在木尔坦购足他们需要的谷粮，因为他们要在一个叫德拉加济汗的地方歇息过夜，吉蒂自忖停留地名听着印象深刻，必定是个大地方，便决定等到了再买谷粮。可抵达此地，她才意识到那只是个村子，有几间小屋和一座供旅者住宿的客栈。她只有一磅谷粮、四个土豆和四个洋葱。她为自己未听巴巴命令而难过，便跑去找巴巴，说明食物现况，并请求宽恕她的违令。

巴巴随后叫来负责做饭的恺娣。要她拿谷物，跟切好的土豆和洋葱，还有吉蒂给她的各种调料一起煮。巴巴指明，食物要放入那只常用的大锅。然后告诉吉蒂，“你要合上锅盖，让它



煮好，然后叫我来盛。今天我会为你们大家盛饭。”总共大约有 30 人要吃饭，而且这是当天仅有的一餐。

吉蒂遵旨照做。食物煮好后，她去叫巴巴，仁慈的主亲手盛饭菜。令大家，尤其吉蒂，惊讶的是，食物足够让大家吃饱，有人甚至要了第二份，因为饭菜太美味了。对所有参与蓝车旅行的人来说，这起事件确凿证明：至爱巴巴就是这样宽恕我们，并满足我们常人需要的。

他们旅行赴奎达的途中，许多民众警告满德里，拉克尼和洛拉莱之间的路段非常危险，因为土匪藏匿山里，等候袭击旅者，将他们洗劫一空。为此满德里在拉克尼雇佣了卫兵。全知者至爱巴巴，此前令大家惊讶地挑选了一个男孩同行。后来大家才得知，男孩是此地区土匪头子的儿子，因为他在，未遭袭击。抵达奎达前的最后一晚，巴巴一行人住在伽兰德。因为他们午夜抵达，巴巴指示女子们莫从蓝车顶上取铺盖，而是睡用报纸铺的地板上。当晚彻骨寒冷，因为阿迪依然健康不佳，妈咪用她的羊毛外套裹着他。她持着巴巴甜美的名，躺在铺着报纸的地板上，只盖一件羊毛衫，很快熟睡。妈咪说，因为巴巴——行遍印度、锡兰和如今巴基斯坦的这些长途旅行中的长养者——有纳扎临在于她，那天夜间她竟然没有感冒。

由于奎达极度寒冷，一半女子在那里生了重病，于是巴巴决定继续迁移。1941 年 4 月全体随巴巴乘火车离开，前往拉合尔。南下进入沙漠，旅行闷热的两晚一天，到达拉合尔。蓝车已由两名男满德里从奎达开到这里。从拉合尔，巴巴乘轿车前往德拉敦，女子乘蓝车跟随。

全体在德拉敦过胡里节，这是印度很受欢迎的节日，可追溯到主奎师那时代。胡里节期间，朋友们互相投掷固体或液体颜料，以纪念奎师那的嬉戏时光，挤奶女们会连续数小时不歇地舞蹈，陶醉于对他的爱中。熟知这个习俗的妈咪，决定保护自己免遭捉弄，刚洗过浴且衣着得体。她坐在自己房间，每当有女子叫她开门，一概拒绝，因为她猜疑她们在谋划往她身上泼颜料。她们所有人中，她相信只有阿娜瓦丝不会做这种事。因此最后当阿娜瓦丝叫她开门时，她开了，所有女子冲入她房间，把五颜六色的颜料抹在她的脸、身子和衣服上。甚至把颜料抹在她的丝滑长发上，再把头发盘束头顶，扮成萨度的模样。扮完后，让她坐在前厅正中央的一把椅子上。

巴巴和男满德里结束工作回来时，看见坐着的妈咪全身五彩斑斓且模样怪异，他大笑不止。并叫人拿来一些查纳（多种鹰嘴豆），抓一把，放入妈咪嘴里，她只好满嘴地嚼。在印度，查纳代表未来的艰辛，因此一般我们不把它给别人，因为从别人那里接受它被认为是坏兆。妈咪嚼完后，对巴巴说，“您给我这个，是表示我未来的生活将面临艰难吗，巴巴亲爱的？”在这样的亲近时刻，她可以开开玩笑，同时用这种方式对巴巴说话。而事实上，妈咪是要面临诸多未来的艰难，包括身体和情感上的。如她多年后所述，“惟有巴巴的爱帮助我活下来。”

在德拉敦一个月后，全体前往瑞希克什，巴巴所称的“灵性氛围殊胜之地”。此时瑞希克什极其炎热，妈咪因酷热和过敏症，患了哮喘。巴巴得知她的情况，立刻吩咐同屋女子把她的行李拿到地下室，那里相对凉爽，并派人同她和阿迪住地下室，照顾他们两个。居住期间，儿时常梦游的阿迪，曾差点丢失。一天夜里，由于暑热，让地下室的门开着。妈咪正熟睡，一时莫名地感到一只无形的手拽她醒来。她立刻去摸一向睡她身边的阿迪，却不在。妈咪吓得跳起来，跑出屋子，上到空旷的庭院，这里她知道守夜人每天会杀死两三条蛇。庭院周边没有围墙，可俯瞰到底下有一条湍急的河流，妈咪发现阿迪离岸边很近。念着至爱巴巴的名，她冲向他，轻柔地带他转身，以免吓到或弄醒他，因为他在深睡中。阿迪跟妈咪一路走回去，直接爬上床。又一次，巴巴救了他的命。

到6月，大家跟巴巴在阿杰梅尔。他派我父亲从美拉巴德接我和喜露去阿杰梅尔，因为我们现已从学校放假。我们首次会面时，巴巴看着我打手势，“你为啥看上去这么瘦，而你妹妹胖乎乎的？”

喜露很喜欢圣安妮学校供应的西餐。至于我呢，甚至受不了看见某些菜——比如牛舌，被人们视为的佳肴。因此当督导的修女来回走动时，我会把不喜欢的菜迅速拨到喜露的盘里，以免被捉住。

“巴巴，我不喜欢他们供应的伙食，尤其是某些菜，我就拨给喜露，她大饱口福，所以长胖了。”

巴巴看着喜露，捏捏她的胖脸蛋。“你气色不错，”他说，我们都咯咯地笑，连美媞和玛妮都笑了。因为我体弱，巴巴让我不要太挑食，而出于慈悲，他叫妈咪拿来一个瓦迪（碗），在里面放了一匙加糖黄油。巴巴慈爱地把调匙喂我嘴里，并指示妈咪，随后7天他每天会给我黄油吃，她要准备好。“娜玖必须恢复改善健康，”他嘱咐妈咪。巴巴随后洗了碗和调匙，就像我初次来月经时他所做的。我惊奇不已，宇宙之主竟为我这样的傻女孩做这些事，而后想起他不仅是我的大爹，而且是真正的爱之海洋。

关心我们的健康后，巴巴详细检查了我们的成绩报告。我们曾被要求达到全班前五名。喜露很聪明，全班第一。巴巴捏捏她的脸蛋，拍拍她的背，给她温暖的拥抱表示赞赏，正如世间父亲会做的——甚至做得更好，因为有些父亲并不关心孩子的学习进步。

接着轮到我。恐怕我的乌尔都语很差，那是我校的第二语种，因为圣安妮学校位于海得拉巴的穆斯林邦。巴巴看着我的报告，拧拧我的耳朵，他通常优美安详的脸上浮现出失望的神情。我恳求他，“巴巴，这种语言真难。书写很奇怪，我们得从右写到左。”

他点点头，打手势，“那我们怎么办？”

“巴巴，”我说，“我感到羞愧，您为我们上寄宿学校花费那么多，我不想增添您的负担，不过只要您支付一学期的乌尔都语补习费，我肯定能提高。”

巴巴同意，让妈咪叫萨若希写信通知学校，下学期让我上乌尔都语的私人辅导课，他会付费。我很高兴，决定专心致志地学乌尔都语，因为巴巴毫不犹豫地答应支付补习费。巴巴随后拥抱我，说，“别担心，但争取下次考好。”我对他的仁厚感激至极。

我们在阿杰梅尔住到七月中旬，届时巴巴和全体女子乘火车离开，返回美拉巴德的美赫静修所。妈咪很高兴乘火车旅行，因为喜露乘巴士会晕车，乘蓝车旅行时常呕吐。

回到美拉巴德让我们非常开心。自从我们最初来居住，山上的美赫静修所已成为我的人间天堂。我们三个孩子时常回顾那段时光，那是我们最快乐的生活之一。至爱巴巴是光辉的太阳，我们都沐浴在他温暖神圣的爱中。美媞是美丽的月亮，和我们大家分享她对至爱的爱时，她的清凉宁静渗入每个人的心中。玛妮是最闪亮的星星，闪耀众人心间，四处播洒欢乐。在这天堂中，至爱巴巴关爱照顾着我们孩子的各方面生活。有时他就像我们的母亲，温柔慈爱地照顾这些有幸伴随他在美拉巴德生活的孩子，让他们体验到神人的人性面。在扮演我们的大爹的角色上，至爱巴巴让世间的任何父亲都自愧不如。

### 第三章 巴巴，我们的大爹

我们一从阿杰梅尔返回，喜露和我就感到，很容易回归山上熟悉的生活方式：做游戏，听故事，与大家一起聚在锡棚下陪伴巴巴。我尤其享受清晨跟随他步行下山。有时我望着巴巴的脚，他仿佛在路上飘，就像耶稣在水上行走。这些步行常使喜露和我想到那个故事，因为我们在圣安妮学校被要求学习教理问答和《圣经》，为我们所喜爱。当我们读到耶稣，就想起我们的巴巴，在这些科目上我们总会考取最高分。巴巴会让我们这些孩子跟随他，直到走近山脚下的铁道。那时他会击掌，我们就赶快转身，跑回山上。

一天，旭日东升，我想试着走到巴巴前面，以便能在晨光中看到他优美的脸庞。我快跑下山，然后转身望向他。巴巴的脸比平时更红润，第一缕阳光洒在他浓密的棕色长发上，使它散发着金色光环。他的容颜就像我们在修道学校的教堂每天看到的基督画像。可这并不是画像；巴巴绝对真实，比我往昔见到的他更美。我伫立着，敬畏地凝视，直到他问，“你在看什么？”我说，“巴巴，您美得像初升的旭日。我一直希望在这样的晨光中看到您的脸。”巴巴朝我慈爱地微笑。我激动不已，多日默坐着回忆我在我们大爹的脸上目睹的那种美。至今我依然能轻松地忆起我的光辉太阳——美赫巴巴——充满慈悲地朝我微笑，因为我一向多愁善感，富于想象。我喜爱美与自然，二者使我想当一名诗人。即便我尚是小女孩时，对我来说，巴巴就是美的化身。

另一天早晨，跟随巴巴走下山时，我决定要观察他的足迹，以捡起他的圣足踏过的小石子，将其放入随身携带的小塑料盒。这些石子，于我如获至宝。我细心观察亲爱的大爹留下的足迹，然后从上面拾起小石子。我依然保存着那个盒，安全地锁在我橱柜内的首饰盒里，因为这些石子真是我此生的珍宝。

有一次，我们走下山途中，巴巴吃了一种叫加姆（jamoan）的紫色浆果。我在近旁观看，见他吐出种子。让其他孩子惊讶的是，我捡起种子，擦擦表面的土，迅速放入嘴嚼起来。我极为得意。后来我得知，加姆果及种子晒干碾碎后，可作为阿育吠陀草药用于防治糖尿病，而我的家人多患此病。我坚信自己至今未患糖尿病，就是因为我吃过上主口里吐出的种子。

每当我忆起我们跟随巴巴散步，总会感激瓦露拜（“拜”是后缀，表示尊敬，添加人名后）的努力，她在我们住山上期间，忠实地为路边的树木浇水。我听说，美婊始终留意着她至爱的需要，想到巴巴每天数趟上下山，应设法为他遮荫。因为当年，就像如今，美拉巴德干旱缺水，主要种的是楝树和榕树。榕树从枝干长出气根而伸展，向四周扩展范围，从而提供极好的遮荫。楝树和榕树都很强健，只需少量水，就能抵御各种天气。美婊叫瓦露把我们的沐浴洗涤水循环利用，用于浇树。

楝树除了提供遮荫，尚有药用价值。楝叶是良好的抗菌药，也可嚼服缓解皮肤问题。妈咪曾患一种奇怪的皮肤病，在颈部和胸前到处留下黑斑。她极为苦恼，去找巴巴，把发生她身上的事告诉了他。至爱巴巴出于慈悲，把她带到一棵楝树下，摘几片楝叶，放入妈咪口中，要她咀嚼。之后他又摘些楝叶，嘱咐她每日吃七片，再服三日。令她惊讶的是，到了第四天，黑斑便彻底消失。我们孩子常常摇晃楝树的枝干，令果实掉落，因为楝果味甜可食。喜露尤其喜爱吃。

当今，道路两侧的那些楝树和榕树已长大，足以形成穹顶，给前来达善巴巴的爱者提供遮荫华盖。如今我登上山时，那些美好日子依然历历在目，那时少女的我曾伴随国王美赫巴巴同

行，他曾无数次地走过这条路。我们去巴巴陵墓的途中，能走他曾走过的路，是多好的机会啊。路边生长的每棵老树，都曾伫立见证那位优美敏捷的神人，从树旁走过，步行上下山。从早年我就认识每一棵树，最近发现有一棵巴布尔橡胶树被砍掉时，我的心不禁咯噔一下。那棵特别的树，总使我想起我们童年的甜美回忆，那时巴巴常常指着它，对我们说，“当心，离远点，因为树上有刺。”他像父母一样看护着我们这些孩子，我们则在他的关注下茁壮成长。

我们在锡棚下对着巴巴唱阿提时，结束后他会拥抱每人。先轮到美婣，然后是玛妮。巴巴叫美婣时，她会伸手扑入他的臂弯，就像孩子奔上前接受母亲的拥抱。每当我思索纯洁的思、言和行之含义时，那个美丽的场景总会浮现眼前。美婣是那么深爱巴巴，以至每当巴巴告诉我们他要外出旅行时，她的眼里立刻会涌出泪水。忍受与至爱的分离，对她是痛苦的，可她从无怨言。她接受巴巴的外出，知道他不得不做大量的灵性工作。小时候，我注意到她流泪时，总感到难过，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美婣，她对巴巴的爱是如此强烈。她的爱是无条件的，毫无自私污点。她一无所求，只求巴巴的愉悦、幸福和舒适，没什么能阻止她努力满足他的每个需要。

有一次巴巴旅行期间，美婣做了一个小秋千，并剪了一幅巴巴斜倚像的相片，放入其中。她用一小块镶银边的红褐色丝质“床单”盖着巴巴像。有时她感到孤独，会叫我们这些孩子去她房间，让我们摇巴巴。她望着我们，从中获得简单的快乐，在他外出期间，和我们分享她对至爱巴巴的爱。有时我们会帮美婣，把鲜花编成小花环，她会把它挂到秋千上的巴巴“身上”，然后轻轻地来回摇秋千。还有些时候，我们会把花环绕在美婣的腕间，她会高兴地咯咯笑，引得我们也咯咯地笑。

美赫静修所院内的厨房附近，有个秋千。有一次我们在旁边玩耍时，巴巴坐到秋千上，荡了起来。他后来看到美婣，便招呼她。美婣像孩子一般奔向他。她朝我们挥手，坐在巴巴身旁，把头搁在他左肩上，右臂搂着他。他们继续荡秋千，我们这些孩子则观赏着这天堂般的场景。我略懂世俗之爱，两个互诉衷情的爱侣会躲避他人，始终想一起独处。体验这种爱的人不愿同他人分享之。然而美婣喜爱和我们分享巴巴。除了对孟买的非常自律和正统的环境，对世事见识不多的我，有所体会到美婣对巴巴的神圣之爱有着非同寻常的纯洁，正如1943年我在圣安妮学校上学时写的，并寄给她的一首诗中所示：

#### 《致美婣》

噢美婣，您乃天国皇后，

我们想歌唱赞美您。

您可要留神倾听，

因为我们将放声高唱。

您如百合花一样纯洁

一尘不染，明亮绽放，

在微风中欣喜地摇动，

真是多么愉快的景象！  
您如美丽的玫瑰般迷人，  
貌若天仙，  
令众生倾倒，  
来亲近您的神圣威仪。  
您像紫罗兰一般，  
娇小羞怯，谦卑纯朴，  
我们崇敬您，最亲爱的美媞，  
噢，巴巴心中的至爱。  
噢，一切美德之女神，  
您可要传授您的善德  
以便我们藉着您的恩典  
可被吸引亲近他的心！

有一天，至爱巴巴和我们几个孩子，站在笼屋旁。附近有棵树，拴着美媞的那匹可爱白马，美媞从东屋走来，身穿骑装，脸上笑容灿烂。一名女子解开马，牵给她。巴巴温柔细致地帮她骑上马。美媞的棕色双眸美丽而富于表情，饱含喜悦。巴巴显得很自豪，望着自己的至爱享受她钟爱的运动。我们这些孩子则兴高采烈在一旁观看，美媞在不远处绕圈骑行，马加速奔驰时，她那漂亮的金棕色长辮在身后随风飘舞。作为骑手，她显得那么迷人自信，就像真正的皇后。美媞回到巴巴跟前，孩子般的脸上洋溢着欢乐，巴巴握着她的手，帮她下马。后来美媞对我们讲了她年少时在浦那的故事，那时她曾向巴巴索要一匹白马。巴巴预言，她将来会有一匹高贵的白马，而且骑者俊美无比，令全世界敬畏地瞻仰他。娜佳告诉我们，有一天巴巴曾骑上那匹马，不过美媞并未在场见证此殊胜景象：卡利时代的阿瓦塔骑在他的白色战马上。

在美拉巴德巴巴有令，美媞不可独处哪怕一秒钟，除了上厕所或洗澡时。即使那些时候，一名女子，通常是玛妮，会坐在屋外。玛妮与她同住一间卧室，几乎时刻陪伴她，与美媞毕生共处，形影相随。玛妮会坐在外头，秋千旁的树下练西塔琴，等着美媞从厕所或浴室回来。我记得，每当我们拜访美媞时，总有一位女满德里在场。巴巴与女子们搬到美拉扎德后，这项命令宽松些，因为那里比美拉巴德更隐蔽。

每位阿瓦塔，都有两名女子与他关系密切。一个代表爱，另一个代表责任。对于巴巴，美媞代表爱，玛妮代表责任。当我问起父亲，巴巴为何把美媞称作他的至爱，他为何无限地爱她并且总是努力取悦她时，父亲告诉我这番话，“通过这样做，巴巴一步步地教我们：我们应当怎样取悦并且爱作为至爱的神人。”因此，巴巴对他的神圣至爱，完美地扮演了神圣爱者的角色，而据玛妮所言，后者也是他灵性意义上的孩子。玛妮进一步解释，“巴巴与美媞的

关系，就像一条从世界心脏汨汨涌出的纯净山溪。它不止是为了美婊，而且是为了从中饮水的众生。”我们这些孩子从这山溪中畅饮，体验着完美之爱，却不真正懂得我们所领受的一切。直到现在，我们作为成人，才能充分意识到它无与伦比的价值与美。

喜露对山上生活的体验，与我有所不同。不只因为她比我小，而且她搞恶作剧很有天分。一天下午，天降大雨，大家都极为高兴，因美拉巴德雨水稀少。喜露突然决定，她要去雨中玩耍，于是和另几个更小的孩子——莎瓦、特蜜、美赫文和阿迪——一起出门。从门口往前，路边有一排小树，大概五六棵。雨减弱后，这些孩子跑到每棵树下，摇晃树，直到树叶上的雨水淋湿了他们。有人发现他们并通知母亲们时，他们已浑身湿透，母亲们都跑来，把孩子带到各自房间擦干。当妈咪得知，是喜露的主意使他们淋湿时，对她很生气。消息最后传到巴巴耳中，尽管孩子们受到父母责备，巴巴对他们却无丝毫不满。每当我妹妹拜访美拉巴德山，看到那些现已成熟壮大的树，就记起那一天，孩子们玩耍取乐，唱着歌，把雨水摇下树的情景。

在所有孩子中，美茹是喜露最钦佩的。喜露希望像美茹那样，尤其羡慕她的运动能力。美茹比所有孩子都跑得快，能赢得他们玩的所有游戏，爬树比别人更快更高，秋千荡得最高，会别人都不会做的手倒立、筋斗和侧身翻。喜露喜爱荡秋千，美茹就为她演示怎样使秋千荡得更高，可喜露荡不到美茹那么高。她教喜露如何倒立，如何往后弯腰，以手触地。美茹能轻松表演所有这些特技，可喜露需要协助。每当我们大家跟巴巴去萨若希影院看电影，这两人总是坐在一起。放映《木乃伊的诅咒》时，喜露攥着美茹的手，怕木乃伊会跳下银幕来抓她。中场休息时，美茹站起来，模仿木乃伊走路吓唬喜露，喜露吓得尖叫起来。旁观的巴巴被逗乐了。

当我们全体被要求静心时，喜露发现很难静坐不动并专注冥想。不过她总能安静坐着，聆听美婊、玛妮、娜佳和盖麦讲述往昔圣人和阿瓦塔的优秀故事。盖麦经常腿疼，有时会叫喜露在她腿上来回踩，以减轻疼痛。我们在山上有那么多阿姨，总有一个或另一个关注喜露。有时候，吉蒂下午有闲暇，会叫她过去，教她一点法语。或者喜露会观看玛格丽特·克拉思科练习芭蕾舞，惊叹她的优雅。若见到玛格丽特教玛妮跳了几步芭蕾，喜露会去我们房间，趁周围没人时试跳一番。美婊和娜佳会教我们这些孩子，用女子们积攒的巴巴头发和指甲，制作可爱的胸针。妹妹和我都依然保管着一枚这样的胸针，属于我们最珍爱之物。娜佳尤其慈爱，每次妈咪因为喜露淘气训斥她，喜露会跑到娜佳身边，抱住她。娜佳不赞成妈咪，有时为了喜露会数落妈咪。

我妹妹有许多喜爱的阿姨，但有几位让她害怕。琵拉麦（希拉的母亲）晚上摘假牙时，总是做鬼脸，令喜露尖叫。不过，最让她害怕的两位女子是曼萨丽和拉诺。她觉得她们不喜欢她，因为她们看她时表情严肃。喜露的印象中，每当巴巴要见曼萨丽，会让喜露去叫她。喜露怕得要命，会走近厨房，曼萨丽通常在那里做面饼，却远远地站着叫唤她，说巴巴找她。曼萨丽一出现门口，喜露就看到那双锐利的，似乎是责备的眼睛，会尽量跑得远远的。多年后，每当喜露从英国回来访问，曼萨丽会大笑着提醒她，她曾经是怎样惊恐地跑开的。当然，如今我妹妹在她眼中看到的神情是温和与慈爱。

对拉诺也同样。不知怎么，每当我们乘巴士去看电影，喜露的座位要么在拉诺旁边，要么在她对面。拉诺看上去很严厉，令喜露自感渺小不安。她常常祈祷，不要坐拉诺旁边。可喜露长大后，拉诺对她非常慈爱，以至于她都纳闷自己过去怎么那般害怕拉诺。

不过尽管有害怕，喜露在山上的童年时光极其快乐，被爱围绕。如今我妹妹回到美拉巴德时，总会特意到锡棚下，在巴巴的长椅旁坐坐，回忆那些伴随巴巴和美媞的美好时光。周围无人时，她就给巴巴唱歌，吸收那充满灵性氛围的和平与美。她这样描述体验：

每年我一回到美拉巴德山，所有这些记忆就涌现脑海，我强忍眼泪，因为那些伴随至爱巴巴的美妙时光的所有回忆，深深感动着我。我绕着山上的房子漫步，在图书室旁驻足，那里曾用作我们的房间。然后停在亲爱的美媞的房间旁，想起昔日我常常伫立门边，凝视着她那纯真的美。当我望着她梳理可爱的头发时，她总是笑得那么甜美。有时她会说些趣事，我们会像女学生那样，一起咯咯地笑。我只要静静坐着，合上眼，就会回到那些光辉的日子，重现伴随巴巴，所有慈爱的阿姨，亲爱的母亲、姐姐和弟弟，以及在那里生活的其他孩子的宝贵时刻。我的心充满了围绕着我的美与爱。

喜露和我在山上享受着当孩子的简单乐趣，与之同时妈咪继续辛勤地工作。她的缝纫任务一完成，巴巴就让她承担新责任。他说，“你做主管，必须负责每天做 250 个面饼。苏彤（拜度的妻子）、希拉和曼萨丽由你领导做这项工作。”妈咪欣然同意，因为这是为巴巴工作。她会在晚上先把面和好。规定早晨 5 点起床，但巴巴允许妈咪 6 点 45 分起床。她尽快洗漱喝茶，就直奔厨房做面饼。希拉不大喜欢做饭，妈咪同她商量后，向巴巴提出能否让希拉照看阿迪，妈咪接管希拉在厨房的工作。巴巴同意了，这样妈咪就不必操心阿迪的看护问题。希拉对阿迪关怀爱护，不仅照料他的身体需要，后来还负责他的学习。

因为妈咪必须尽快做完面饼，才能准备好及时开饭，因此她无法再参加巴巴和女子们在美媞房间或锡棚下的晨间聚会。她的帮手们都会离开，她也不能阻止她们，因为大家都想跟巴巴在一起。妈咪是负责人，必须留在岗位上。至爱巴巴没有忽视她的忠于职守。他时常会体贴地环顾一下四周，看见妈咪独自在厨房里工作，他就让女子们坐着。他会走进厨房，慈爱地用柔软的手掌捧起她的脸，给予她爱的温暖和欣赏，之后再回到其他人那里。她的手擀着面饼，并在火炉上烙饼，心却不断地思念着至爱巴巴。

在这些晨间造访中，有一次妈咪正坐在厨房工作，巴巴走进来，看着她说，“你很美。”妈咪只是一个人在做布置给她的任务，绝没有想到会从她的主那里听到这样的话。泪水开始滑下她的面颊，因为巴巴触动了她内心极脆弱之处。

“你为何哭了？”巴巴问。“我是认真的。”

妈咪说，“巴巴，人们曾说我长得好看，但我不觉得，因为结婚这么多年，萨瓦克一次都没对我说过这种话。但今天，您，我的神，这么对我说。我母亲也曾这么对我说，您是我的母亲。巴巴，从现在开始我会感到幸福。我不需要世界上其他人对我说这些话了。”她一边说一边抽泣，巴巴温和地擦去她脸上的泪水。妈咪朝着她的慈悲上主和母亲微笑了一下，她的心被注满喜悦。神人知道我们最敏感的心弦，并且以神圣的温柔拨动它们。

但巴巴也很严格。一次他一大早要面饼给玛司特吃。由于当天的面饼还没烙好，妈咪让人送去头天的陈面饼。巴巴很生气，让人送回面饼和口信说：“我不想让我的玛司特吃你的陈面饼生病。”因让巴巴不悦，妈咪难过地哭了起来。巴巴来到厨房，见她哭，便说，“你还记不记得弥媞的歌——《让我成为您的奴仆，我的主》？”

“记得，巴巴，但我想做弥媞公主，”妈咪说。

巴巴用手指绕太阳穴划一圈，打手势道，“你脑袋里有根螺丝松了，”便威严地大步走开。然而，神人理解她的感情。她说出真实想法，暴露这个弱点，把它置于他的足前。妈咪立刻感到很窘迫，追上巴巴请求宽恕。

“你说出那句话的那一刻，我就已经宽恕你了，”巴巴说，并拥抱她，让她忘掉所发生的一切并且微笑。

妈咪对做面饼的工作非常认真，甚至有一次她生病发烧（华氏）103度时，仍尽职继续工作。次日体温降至101度，继续工作，没让他人知道，因为她的忍耐力很强，不喜欢抱怨并把工作推卸给别人。第三天，体温恢复正常，但她感到虚弱，气色不佳。那天巴巴走进厨房，对妈咪说，“娜格丝，你脸色苍白，脱水了。你病了吗？”妈咪解释，她生病发高烧两天。巴巴赶紧说，“回你的房间休息。你为啥不通知我？”

妈咪回答，“巴巴，我病了两天，可现在我感觉良好，所以何必把我的工作给别人，加重她们的负担呢？别为我担心，巴巴，我不需要休息。工作结束后，我就休息。”

巴巴朝妈咪笑笑，说，“你很倔！”

妈咪确实倔，不过也很勇敢，对她的主有强烈的责任感，即使面对最不合意的差事。一次在锡棚下吃晚饭时，宣布次日会有几个女客人来访美拉巴德达善巴巴。我们得知，这些新访客来自孟买，属于上流社会。每当发布这样的通知，我们会尽量穿体面些，因为我们代表着美赫巴巴的埃舍。妈咪指示我，不要穿褪色或带补丁的衣服。

第二天清晨5点左右，我还在睡觉。吉蒂踮着脚尖走入我们房间，把妈咪叫醒，要她出去，她们低声交谈并打手势。我睁开眼看到妈咪离开，稍后回屋睡觉。后来我才听说，负责倒厕所粪筐的清洁工缺勤了两天。筐满了，于是吉蒂叫上妈咪，提着两侧的锡皮提手，把它们抬到院子后面的远处田野，倒坑里。妈咪和吉蒂洗了锡皮筐，然后擦洗了厕所。她们干完后，妈咪回到房间继续睡觉。她没对任何人提及此事。

访客们来到，并达善巴巴。她们似乎欣赏宁静的环境和我们的简朴生活。当天晚些，她们离开后，巴巴召开会议。吉蒂摇铃，召集“全体”，我们坐到锡棚下的木凳上。有人对巴巴提及，清洁工缺勤两天了，她不知原因。巴巴说，“粪筐必定满了，尤其因为有访客来达善我。”随后另一人报告巴巴，厕所已被秘密清理过，甚至比往常更干净。“谁清理了厕所？”巴巴问。

吉蒂起初犹豫回答，可巴巴又问时，她低声说，“巴巴，今早5点娜格丝和我清理的。”巴巴召唤妈咪，她在忙着做面饼。她问为何召她，传话说，“有关厕所的事。”

妈咪最初慌了，因为埃舍有项规定，除了巴巴分派的任务，未先征得他允许，不能做其他事，不过她很快走到巴巴那里，站在他面前。没等他开口说话，她就声明，“巴巴，很抱歉我们违反了您的命令，但有三点我必须说明。第一，清晨5点时，您依然在您的小屋，我们怎能征得您的允许？第二，既然筐完全满了，吉蒂怎能独自清理厕所？她不可能靠自己提走。第三，巴巴，访客是从孟买来的。我们怎么可以不清理厕所？假如她们闻到满厕所的臭味，会对我们的埃舍留下什么印象？”妈咪没有给巴巴机会说话，而是滔滔不绝地为她和吉蒂的行为辩护，直到巴巴大笑起来。



他打手势，“娜格丝，你何时停下？给我一个说话的机会！我对你们俩的做法感到自豪和满意。”他慈爱地拍拍她们的背，表示，“任何工作都不应被视为有损人的尊严。这是社区生活，因此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过去在玛司特埃舍，也常为玛司特和疯人倒粪便。吉蒂和娜格丝做了她们认为正确的事，我为她们对社区生活的态度着实感到自豪。”伴随巴巴，所有劳动皆有尊严。

莎瓦、喜露和我返校之日来到时，巴巴总会慈爱地一一拥抱我们，朝我们优美地微笑。他目光闪烁，捏捏我们的脸蛋，拧拧我们的耳朵和鼻子，让离别变得轻松愉快。一次，令我们惊喜的是，他甚至派拜度到火车站接我们，我们途中在该车站停靠两小时。当时巴巴在旅行，有人提起我们在返校途中会经过当地。我们获得巴巴几分钟的亲切关注，再被送回去赶火车。

尽管巴巴努力使我们愉快道别，不过喜露对妈咪和阿迪非常依恋，在我们离开他们后，仍在哭鼻子。不管谁陪同我们，通常是彭度叔叔或卡卡·巴瑞亚，都会想尽办法安抚她，他们知道只要我们抵达女修道学校，喜露见到她的朋友们，就会高兴起来。有一次在火车上，我们所有女孩都睡上铺，说说笑笑，直到入睡。大家最终安静下来后，睡下铺的彭度叔叔，发觉喜露酣睡在上铺边沿，遂决定掉转身子，头睡对面那端。幸亏他这样做，因为喜露跌落下来，若他不换位置，她原本会砸在他的脸上。他抱起依然熟睡的她，放回上铺，让他和我们都感到好笑。次日早晨，我们都为此事大笑，告诉喜露事情经过。她却不记得跌落，令事件更添滑稽。

我们在圣安妮学校一安顿下来，素来淘气的喜露，便使修女们焦头烂额。她精力极为旺盛，总搞恶作剧，一直由于淘气行径受体罚。之后，因她从不道歉，遂遭受更多惩罚。她记得有一次我眼中噙泪，对一名修女说，“修女，请别打她。我代她道歉。”我是安静本分的孩子，从不调皮捣蛋。喜露说我“天生善良”，常常讨厌修女们问她，我们母亲怎会生了一个像我这样的天使和一个像她那样的魔鬼。有时候，她沮丧地问我，因何我是个乖乖女。我一点不喜欢修女们这样比较我们俩，总觉得她们本可以把喜露过剩的精力引导到更积极的事物上，而不是始终一味地责罚。修女们对待她的方式，使她愈发淘气执拗，令我更要保护她。如果我恳求得足够久，修女们很喜欢我，最终会停止体罚喜露。

有个解决喜露精力过剩的好办法，就是采用比给同龄学生的常规课程更难的材料挑战她。我开始上乌尔都语的私人辅导课时，她坚持也要参加。她长得俊俏又能言善道，老师在辅导我时，竟欣然让她进来旁听。她很快轻松学会乌尔都语，有时我会叫她帮帮我。后来，到喜露上这门必修课时，她毫无困难，因为已经学过。

1941年9月，女子们再次乘蓝车离开美拉巴德，这次去盘奇伽尼。她们逗留盘奇伽尼期间，巴巴允许她们去山中散步，但命令她们不能吃沿途见到的任何果子或野生根茎。有女子挖了一块根茎，以为是竹芋，卡曼玛西吃了一些。她突发腹部剧痛，高烧，浮肿，脸色通红且剧烈呕吐。大家都以为她要死去。那根茎原来是有毒植物，村民用它来迅速杀死那种受重伤或太老干不动活、难以存活的牲畜的。尼鲁医生彻夜护理卡曼玛西。次日，至爱巴巴回来，把手放在她额上为她治疗，随后她逐渐康复，不过她学到了关于绝对服从的深刻教训。

这件事总会使妈咪想起，教她服从的另一件事。一次，几个阿冉岗的爱者来拜谒达善巴巴，其中有个淳朴的村民，芭古拜。娜丁看见她，对妈咪说，“一个属灵的好女子，漂亮的大个子。”在妈咪听来，这番话很有趣。阿冉岗一行人离开后，妈咪逗巴巴说，“巴巴，我想让您解个谜：‘一个属灵的好女子，漂亮的大个子’。好，猜猜此人是谁，因为这是娜丁对她

的描述。”那时娜丁已走开，去忙她的事。巴巴显得困惑，问美妮和玛妮，她是谁。最后巴巴告诉妈咪他猜不出，女子们也猜不出，于是妈咪说，“芭古拜。”

“娜丁描述得对，”巴巴说，让妈咪甚为惊讶。

妈咪走开去做本职工作，一直想知道芭古拜有何灵性，竟使巴巴赞同娜丁的话。但对全知者巴巴来说，我们都是打开的书。近3年后，妈咪听说了有关芭古拜和她绝对服从美赫巴巴的感人故事。

芭古拜的丈夫贾玛达，在下美拉巴德当看守多年。当时巴巴下令，全体跟随者在某段时期要保持禁欲。贾玛达刚迎娶芭古拜，便来达善巴巴，有人告诉他要遵守此令。多年后的一日，贾玛达到下美拉巴德拜见巴巴。巴巴问他，“你有何烦心事？”贾玛达说芭古拜患偏头痛，不知如何帮她。巴巴建议他应在她额上涂些药膏。

贾玛达说，“巴巴，我怎么可以？自从您给我禁欲命令那天起，我就从未碰过她！”

听到贾玛达的话，巴巴对身边的人说，“这就叫服从。尽管贾玛达和芭古拜不知我的命令只针对某段时期，由于对我的爱，他们刚结婚，就过着禁欲生活。”之后巴巴对贾玛达说明，该命令只针对短期的。妈咪听到这个故事，终于认识到：正如娜丁所述，芭古拜确实是一个属灵的好女子”。

每当巴巴给人命令，就希望后者绝对服从。这是日常瑜伽，因为对巴巴而言，瑜伽是指控制思、言和行。他要求那些在埃舍生活者做到无私，甚至自我牺牲，因为他们和他人的关系亲如一家，巴巴则是父亲。希望大家相处好，适应彼此的需要。正如巴巴指示的，大家都要尊重并帮助患病者或老人，在有需要处提供帮助，并且愉快地履行职责。言语也很重要。假如发生争吵，巴巴会倾听双方意见，然后要他们拥抱对方，忘掉分歧。谁都不许背后中伤或批评他人。为避免这种行为，一个人必须始终专注于巴巴。

有件趣事，说明巴巴坚决要求我们适应他人的需要，事关妈咪的姑妈芭奴菲。她有吸鼻烟的习惯。当女子们聚会听巴巴谈话，或为他提供消遣时，芭奴菲有时会大吸一口鼻烟，声音颇吵，然后大声打喷嚏。我们这些孩子会大笑，诺芮娜却讨厌这种习惯，表示气恼。巴巴对诺芮娜的厌恶总是显得惊讶。他从未对芭奴菲或诺芮娜说什么，然而有一天晚上，他对芭奴菲慈爱地微笑，当着全体女子的面，递给她一大盒她喜爱的鼻烟——不是表示他赞成吸鼻烟，而是教诲大家：人在社区生活中，必须容忍他人的长期习惯，诸如打鼾、泛嗝、抽鼻涕等，即使有人会觉得这类举动令人不快。从那天起，诺芮娜不再表示厌恶。

巴巴尽可能温和地对待妈咪，不过他调教妈咪时，也会表现得像个严母。盘奇伽尼天气酷热，妈咪得在煤炉上烤面饼，高温愈发难忍。她自以为想出妙计，回房间穿上一件背部有个长约3英寸裂缝的衬衫。她认为这样会让风吹到后背。可当巴巴走进厨房，看见她穿的衬衫，就生气地说，“你穿这样的衣服不害臊吗？”

“可是巴巴，这只是让风给我吹凉，”妈咪说。

巴巴坚定地回答，“你决不能穿破衣服。缝补好再穿。下不为例。”他随后快步走开。但他也体谅妈咪怕热。当时大多数女子被要求穿带袖衬衫，后来巴巴允许妈咪穿过肩的无袖衬衫，因为他很讲究人们着装得体。

10月，蓝车离开盘奇伽尼，途经萨塔拉、贝尔高姆和戈尔哈布尔，前往塔尔瓦尔。一次，他们停留盘奇伽尼和马哈巴里什沃之间的某处，妈咪坐在窗边，膝上抱着阿迪。当时两人都相当虚弱。自从我们离开孟买来巴巴埃舍生活，尚不足两年，妈咪偶尔仍有怀疑时刻。当她坐着等蓝车重新启动时，内心浮现一个恐慌的念头。她疑虑，假如她死了，阿迪、喜露和我的处境会如何。

至爱巴巴站在车外，离她的窗户不远，读懂她的心思，默默地对她打手势，“你不会死。我永远和你的孩子们在一起，因此别担心。你会长成老太太。”

妈咪感到无地自容，自己居然怀疑巴巴的慈悲，尤其是他在第一天就答应我父亲：他会照管我们最微小的需求，直到最终。她那时并不知道，但主的预言总会成真，因为她活到了89岁。另外，她通过这件事，充分意识到巴巴的全知，从那以后，不敢在他面前想令他不悦的念头。

中途在卡沃停留期间，女子们享受海滨之行，由玛格丽特教她们游泳。因为有些刚开始学，她们只在近岸处练习划水。从卡沃，他们继续前行，去贝尔高姆和塔尔瓦尔。在塔尔瓦尔，妈咪曾摔倒。受伤不重，但有多处伤口和擦破。当时巴巴经过，发现她摔伤，便在她身边坐下，召拉诺取来急救箱。之后巴巴亲自动手，慈爱地为妈咪清理包扎伤口，指示拉诺随后三日每天换绷带，直到伤口愈合。

接着乘蓝车旅行穿越古吉拉特邦，在那里巴巴对女子们谈到他父亲，希瑞亚吉。“你们乘巴士旅行都觉得累。我父亲却全程徒步，寻找我。”他们抵达一处叫库奇兰恩的沙漠时，巴巴说，“我父亲穿越了这个沙漠。他断粮无水，历尽艰辛寻找我。”至爱巴巴总是深情地谈到他的父亲希瑞亚吉，在寻找神时所经历的苦难。玛妮曾经告诉我妈咪，巴巴出生那天，希瑞亚吉就知道他的神人地位。巴巴长大时，希瑞亚吉极为恭敬地尊他为神，以至于默文每次走入家中，希瑞亚吉即便在椅子或床上休息，也会起身向儿子致敬。直到希瑞亚吉病重时，才停止这样做。

女子们乘蓝车到加尔各答时，巴巴率她们参观了植物园，在那里看到一棵巨大的榕树，据说曾有15000名英国士兵在树下庇荫。还去了一座供奉卡利女神的印度教寺庙，一座耆那教庙和一处大集市，他们买了一只宠物鸟和另一只猴子，是无尾猴。他们给猴子取名“佳普”。指派诺芮娜照管“佳普”，因为她曾照管“幸运”，即我们初到巴巴埃舍时追过喜露的那只小猴。

妈咪和阿迪，也伴随巴巴南下旅行至锡兰，在那里参观了优美的石窟。他们逗留首都康提时，巴巴率女子们周游了与主乔达摩佛有关的地点，包括一棵菩提树，由佛陀在下面成道的原菩提树的树苗长成。在锡兰，巴巴指示女子们，每天早晨8点唱诵“哈瑞-帕若玛特玛”。

我们的妈咪和阿迪能伴随巴巴，在他实施灵性计划之际，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周游印度是多么幸运。对于那些足够幸运伴随他旅行的所有人，他的神圣陪伴乃是盛宴，令人人陶醉的甘露，甚至使他们忘了旅途带来的所有艰辛。

至爱巴巴依旧极为关注我们在学校的进步。每当我们从学校放假归来，抵达美拉巴德，就飞快洗脸洗手，之后立即到美媞的东屋向巴巴汇报，拿学习成绩报告给他看。妈咪总与我们同去，确保我们举止得体。我记得，盼着第一眼瞥见巴巴坐在美媞的床上，背靠枕头。我们会

敲门进去，渴望他带着价值连城的笑容欢迎我们。当巴巴张开手臂，我们会先跑去拥抱他，然后拥抱美婊、玛妮，以及在房间里的其他女子。

只要喜露学习成绩好，巴巴从不担心她的表现。我常给妈咪写长信，谈到喜露所有的恶作剧和她对修女们的态度，妈咪会拿信去找巴巴，念给他听。不过巴巴非但不生气，还总是微笑着，问妈咪喜露在班级排第几名。妈咪会说，“嗯，她跟往常一样，排名第一。”然后巴巴会打手势说，“你究竟为啥抱怨喜露？她只是活泼好动，像有些孩子那样。”妈咪会回到她房间，依然思忖着我妹妹是多么难管的孩子。

每当喜露返回美拉巴德，不管我曾写信谈到她的行为，至爱巴巴总是慈爱地欢迎她。当他问她在学校过得如何，喜露总告诉他，她对某个可恶的修女小题大做地体罚她，感到多么不满。巴巴就像一位慈父，会捏捏她的脸，嘴唇做个亲吻动作，叫她别担心，一切都会好的。喜露随即又喜笑颜开，无忧无虑了。当她返校后，令她大喜的是，总有同学告诉她，打过她的那修女已被调走。不过没多久，在她淘气时，另一名修女会责骂或揍她，于是喜露又会向巴巴诉苦。果然，当她返校时，那个修女也已经被调离。这一连串事件发生了三次，当然喜露知道，她的大爹在帮助她。妈咪同意，所有这些修女被调离，肯定不是巧合，但她依然认为喜露被宠坏了。

我们的大爹使所有孩子都感到特别，但他绝对向喜露倾注了爱，她都好奇巴巴为何对她示现的爱，比对我示现的更多。在校生活多年后，她对父亲说，“娜玖那么善良，对巴巴那么忠诚，而我这么顽皮，只顾自己搞笑、玩耍和享受，至爱巴巴却给了我这么多爱，甚至超过他给娜玖的。”父亲对她解释，“听我说，喜露，巴巴知道娜玖完全忠于他，爱戴他，却不得不吸引你去爱他。所以说他对你示现更多爱。”如今她说，“这点最终呈现了意义，因为那是他的方式，使得我越来越爱他。”

我也许一向表现良好，不过我对巴巴的忠诚需要一些纠正。有一次我在校时，写信给巴巴说，“亲爱的大爹，我想向您坦白很重要的一点。我想让您知道，我首先把您当大爹来爱，然后把您当神来爱。”我假期返回埃舍时，巴巴慈爱地提醒我的话。“你在那封信中写了什么？”他问。“你写得不对。你必须首先把我当神人来爱，然后当大爹来爱。”因年幼愚钝，我对灵性所知甚少，说道，“可是巴巴，我跟神有啥关系呢？”至爱巴巴出于无限宽容，未进一步评论。经过多年后，我才充分领会我们的巨大幸运，在神人慈爱目光的关注下度过我们的童年时代。

## 第四章 他的陪伴甘露

虽然父亲把世间的一切都献给了巴巴，99.99%地相信巴巴是神，心中还缺少0.01%的确信。这一小点怀疑让父亲不安，但很快发生了三个事件，使他100%确信至爱巴巴确实是神人。

第一件事发生在本迪集市，父亲去那里见提普巴巴。他带着镶在相框里的一小张巴巴照片，问提普巴巴能否挂在他的房间里。“挂上，挂上！美赫巴巴的名支撑着整个宇宙。”提普巴巴说道。

另一次，巴巴带我父亲去古吉拉特邦的贾姆讷格尔联系玛司特。父亲在集市详细打听后，从他的马车夫那里得知，有一位高级玛司特住在城外的森林里。他叫外衣人巴巴，因为他同时穿着多件外套。他每天夜晚9点来到森林边。父亲听说后，让车夫在那个时候带他去森林；父亲想确认他是个玛司特，再带巴巴去见他。

他们在当晚9点整到达森林边，这时有个人走出来，父亲立刻确认他是个玛司特。（大多数满德里都被巴巴赋予直觉，能区分玛司特与疯子。）父亲告诉了巴巴，并带他坐马车于第二天晚上9点到达同一个地点。四周除了树叶的簌簌声，一片寂静。

巴巴给门徒的一项长期有效的命令是，当他联系玛司特时，他们必须站在几码之外。因此父亲站在不远处等着。玛司特出现，一看见巴巴，就开始狂喜地旋转舞蹈，大声宣布，“我在森林里找到了神！”看见玛司特跳舞，听见他的话语在森林的寂静中回响着，父亲感到对巴巴的信心强固了。

第三个事件，父亲再次被派去寻找玛司特，这次在斋浦尔附近的阿尔瓦尔。他走到一个马车夫那里，询问附近的地方有没有灵性高道。马车夫说，有这么一个人住在山顶的一间很小的村舍，他带我父亲去那里确认此人的身份。父亲爬了近30个台阶来到村舍，看过那人，感到他是个圣雄，灵性阶层中的高道。父亲告诉了巴巴，巴巴希望联系他。

第二天，父亲陪同巴巴来到山脚下，他站在一边，巴巴走上通向村舍的台阶。令我父亲高兴的是，圣雄走出大声宣布，“神来到了。跳舞吧，跳舞吧！”父亲清晰地听到这个宣告，从那天起，他100%地确信他的古鲁与大师——美赫巴巴就是人身上帝。

除了联系玛司特，巴巴在美拉巴德时，父亲的另一项工作是帮助安排他的旅行。巴巴计划一项旅行活动时，会派我父亲提前去那个地方，分别为男女满德里找住宿。他们的住处离巴巴访问的城市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此外，他们在马哈巴里什沃逗留期间，巴巴正在对埃瑞奇·杰萨瓦拉授述《神曰》，他让我父亲协助埃瑞奇记录。

有一次，巴巴让我父亲去兰契，为满德里找住宿。父亲当时腹疼得很厉害，大便带血及黏液，他确信自己患了痢疾。由于感觉难受，他到巴巴那里，问能否推迟一两天去兰契。巴巴听了要求，叫他端来便壶，说他想解大便。父亲取来便壶，巴巴解完，父亲发现他的大便里有血和黏液。父亲的腹疼立刻止住，大便也正常了。但父亲很难过，因为他即刻明白了巴巴把爱者的病痛承担在自己身上，以便他能按原计划旅行，因为巴巴的灵性工作必须继续下去。父亲意识到他应该服药后就去兰契，而不是建议推迟对巴巴来说很重要的工作。从这次事件中，我父亲学到了一生的教训——而这只是我们的慈父巴巴承担起爱者痛苦的一个很小的事例。

1941年10月17日，至爱巴巴去会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随行者有萨若希·伊朗尼，他开车；大阿迪的母亲顾麦，她要把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从萨考利接至达伊岗；卡卡·巴瑞亚和我父亲。他们于下午2点半到了达伊岗，巴巴和我父亲留下，萨若希、顾麦和卡卡·巴瑞亚接着驱车赴萨考利，他们见到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并把他接到巴巴在的达伊岗。他们下午5点半左右到达。

巴巴和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在一间村舍内相处了半小时。他们的灵性工作结束后，二者走出，巴巴命令我父亲和卡卡·巴瑞亚顶礼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以额头触他的足。跟其他人来到达伊岗的帕椎叔叔，拍摄了这一历史性会晤。我父亲顶礼时，帕椎拍了几张照片，包括一张父亲的头放在马哈拉吉的足上。该照片不仅呈现了两位赛古鲁在一起，还有我父亲的主与大师美赫巴巴望着他顶礼巴巴自己的大师。父亲不胜欣喜地收到帕椎叔叔拍的这张照片，作为那个珍贵时刻的留念。

会见结束后，萨若希和其余人送乌帕斯尼·马哈拉吉返回萨考利。惟独我父亲留下伴随巴巴，既然闲来无事，为娱乐巴巴，就用饱含深情的嗓音唱起，加利卜和吉伽尔著的乌尔都语格扎尔。他还唱了旧英语电影中的几首爱歌——作了几处改动，使歌词表达出他对巴巴的爱，还有古吉拉特古剧中的歌。之后，我父亲用英语和古吉拉特语讲笑话，趁此机会娱乐他的万王之王，直到一行人返回。

由于性格幽默和歌喉优美，我父亲常被召去娱乐巴巴，巴巴总是享受其幽默和音乐。有一次，巴巴让他在美拉巴德的满德里大厅演唱，父亲选了两首英文歌。第一首歌词如下：

噢美赫巴巴，我爱您，

我对您魂牵梦萦。

不管我做什么，都无法忘记您。

有时我希望从未遇见您。

可如果有一天我失去您，

将意味着夺走我的生命。

在我遇到的所有王者中，我选择您

来统治我，我的美赫巴巴……

听到第四行歌词，巴巴无声地笑了，并调皮地打手势，“是这样吗？为啥？”他俊美的脸上露出惊讶的无辜神情。后来，巴巴屡次要求唱此歌，它对父亲有着特别的意义。当年他寻找古鲁时，拜见过五位赛古鲁中的四位——而自从那天他一见到至爱巴巴，巴巴注视着他的眼睛，他就知道自己永远选定了巴巴做他的大师。

我父亲也喜爱格扎尔。除了加利卜和吉伽尔的歌，他常朗诵卡比尔和哈菲兹的诗。他同样喜爱卡瓦里演唱，尤其具有深刻灵性涵义的歌。巴巴热爱格扎尔和卡瓦里歌曲，信徒们知道他热爱这类音乐，会请当时最杰出的歌手来娱乐巴巴。观看他欣赏演唱很有意思，他的身体会摇摆，面部表情非常生动且意味深长。

妈咪也有机会，用她对奉爱音乐的知识取悦巴巴。一天，他召集女满德里到美赫静修所的锡棚。他向女子们传达了要讲的话后，问道，“你们有多少人知道，琐罗亚斯德教祈祷书中记载的神的 101 个名？有多少人每天念诵？”

妈咪举起手，说，“巴巴，我想我知道神的 101 个名。我在认识您之前，居住孟买时，每天会去火庙念诵这些圣名。但如今我在这里，不再这样做了。”

巴巴要她说出神名，她照做了，像琐罗亚斯德教牧师那样吟唱，她一向这样唱的。当她唱诵了近 20 个名，巴巴让她停下，说，“我希望你们全体学习并且念诵它们及其含义。这些圣名极具力量。”

从那天后，妈咪每天用古吉拉特语念 101 个神名及译文，像牧师一样唱诵，直至生命结束。妈咪因严重鼻窦炎，鼻音很重，但她不在意听上去怎样。每当巴巴指示她站起来唱诵，她会毫不忌讳地照做。

虽然巴巴对他的满德里非常严格，有着诸多要求，但埃舍的生活不全是工作。在所有的阿瓦塔中，巴巴显然是最为幽默的一位——除非其他阿瓦塔的记录者，选择只揭示他们的灵性方面。神人的人性面喜爱娱乐消遣，尤其是笑话和滑稽小品。妈咪是天生的喜剧演员。她能使人人大笑，尤其至爱巴巴。当他做了一天的沉重宇宙工作，或者从闭关中出现，感到筋疲力尽时，会召见玛妮——我们都认为玛妮是她那代人中最棒的喜剧女演员——要她安排一些娱乐节目。玛妮是写幽默小品的行家，只需一两个小时，就能创作一个小品并准备好演出，这使得巴巴愉悦，获得放松。美娒则富于想象力和天赋为角色装扮，总是协助玛妮张罗这些短剧的服饰。她参与每个细节，努力取悦巴巴，因为看到他高兴、放松与愉快是她生命中的唯一目标。巴巴的愉悦始终就是她的愉悦。

几名女子，包括我妈咪，都是很好的演员。玛妮让妈咪出演了多部戏，包括有一部戏，希拉扮演弥娒拜，妈咪演拉纳王子。美娒让希拉穿上朴素的衣服，妈咪则被扮成高雅富贵的王子。这部戏就像歌剧，她俩要演唱各自的角色。拉纳王子一直恳求他美丽的妻子离开萨度们的陪伴，放弃她崇拜的主奎师那，返回他们的皇宫。弥娒拜当然拒绝了，因为她的生命中只要至爱的主奎师那。虽然此剧刻画一位伟大的灵性人物，结果亮点却是妈咪演的拉纳王子角色，她的唱腔带着浓重鼻音，让巴巴感觉滑稽。他大笑时，看上去非常可爱。由于他保持沉默，必须抑制住声音，脸颊会泛起红晕，肚子一起一伏，最后整张脸涨得通红。他会一边笑，一边指着某个幽默场景，见他心情这般欢快，使我们都放声大笑。

妈咪为巴巴唱的一首歌，源于她在孟买看过的一部帕西喜剧，她轻松学会了歌词。她知道巴巴极具幽默感而且大度，就演唱了此歌，而埃舍的其余人都不敢唱。歌词译成英文如下：

默文吉，我的魔术师

我把全部的爱献给您！

今日您剪开谁的口袋？

今日您掏空谁的钱包？

让我们共赴享受宴席

用您所赚的大笔钱财。

因巴巴的名就在第一行且被称作魔术师，全体观众，尤其巴巴、美茹和玛妮，都忍俊不禁。

我也记得玛妮用完美的南印度口音，演唱她写的一首歌。下面是我记得的副歌和两段主歌：

俺叫温卡劳

爹是苏巴劳

再过一两年

就要毕业了

混个法学士

反正饿不着。

不愿乘汽车

气味太重了

宁坐手拉车

出行也挺好。

俺不要跳舞

看着太糟糕

牵手他人妻

动作太疯狂。

当喜露和我，后来还有阿迪，从学校放假时，我们也会参与娱乐巴巴，每当他要我们唱，我们就用印地语和英语为他唱歌。之后他会拥抱我们，捏捏我们的脸，慈爱地望着我们。我们为巴巴表演戏剧和舞蹈时，美茹和玛妮为我们缝制演出服，不辞辛苦地确保细节完美。她们会给我们穿上演出服，并和美茹一起编排舞蹈。有一次教喜露跳舞演拉姐，美茹的妹妹娜谷演奎师那。她们的舞蹈表演确实非常好，让巴巴满意。巴巴的母亲希芮茵麦，坐在妈咪身边观看表演，看到喜露跳舞演的拉姐，就问这个漂亮女孩是谁。妈咪告诉她那是喜露，希芮茵麦很惊讶。她说喜露跳得很美，都没认出她。

另一次，喜露长大些，玛妮和美茹教她跳草裙舞，向她示范如何伴随音乐摇摆。喜露喜爱跳舞、唱歌和表演，她学得很快。不过有人注意到她腋下长着几根腋毛，这样不行。当时没有剃刀，于是恺娣把喜露领到她的厨房，让她坐下。她在喜露腋下抹些灰，开始拔腋毛。我妹妹疼得尖叫，可恺娣继续拔，对她说她会是个很差劲的间谍。（这是二战期间，几名西方女子住在山上。）喜露对恺娣说，这简直是折磨，但不管怎样恺娣完工了，大家都喜欢这个舞蹈。



那年，我弟弟阿迪和美茹的弟弟建谷 5 岁左右，美茹和玛妮把两个小男孩打扮成主商喀和妻子帕瓦提。建谷身材壮实，让他演商喀，阿迪个子小，演帕瓦提。建谷腰裹一小块兽皮，阿迪身穿女装演帕瓦提，显得十分可爱。建谷一副帝王派头优雅地坐着，阿迪在他面前跳舞。至爱巴巴和女子们被他们的表演逗得大乐。另一次，阿迪扮演我们了不起的姑母芭奴菲，剧中他要假装大吸一口鼻烟，然后大声打喷嚏。巴巴非常欣赏这场表演。

阿迪从小就很幽默。他上学后，学习有趣的歌，阅读笑话书，随时准备娱乐巴巴。有一次他唱的一首歌开头令人困惑，唱遍字母表的 a、b、c、d 等等。所有女子起初觉得相当尴尬，一个八岁的男孩居然唱起了字母歌，可结果发现是一首很有趣的古吉拉特语歌。

同时期有一天，阿迪和女满德里一起坐在锡棚下，巴巴在长椅上休息。巴巴那天很高兴，他的心情总会感染周围的人。每当巴巴愉快时，我们心中就欢欣鼓舞。巴巴对阿迪开玩笑说，“现在我们要让阿迪结婚。可找不到一个 6、7 岁的女孩怎么办？”阿迪笑着应道，“巴巴，那就两个 4 岁女孩也行。”大家哄堂大笑。巴巴对我弟弟的自发幽默很满意，就把阿迪叫到身边，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

我们在山上生活期间，有一段时间，巴巴每天傍晚召集我们来到锡棚，他坐在长椅上，恰如王中之王。有时候他谈些灵性话题；其它时候跟我们开玩笑，或讲有趣的故事来说明灵性道路的某个方面。我们很喜欢巴巴的灵性语录，因为他用的是我们能听懂的语言。难怪对我们孩子们来说，锡棚和巴巴的长椅成为最受喜爱的地方，今天它们带回我们跟巴巴在一起的幸福日子的记忆，巴巴坐在那里，那么威严，那么美，他闪亮飘忽的眼睛就像狮子的眼睛。有时候他的眼睛火烈，我们不敢看他，但下一刻它们又慈爱无比，我们会忘情地凝视着它们。巴巴的拥抱让我们感到浸于爱、和平和欢乐的清凉无底的海洋里。

一天傍晚，巴巴把女子们召到美茹的房间开会，对她们说，“你们跟我一起在这儿的所有人都是很幸运的。你们不是偶然来这儿的。是你们对神的长期寻求和很多世的福报，今天才把你们带到这儿。喜马拉雅山的瑜伽士连续多年苦行，就是为了找到我。”然后，他转向妈咪说，“你认为你在这里是因为萨瓦克。但你知不知道你在最近的一次转世中是个瑜伽士？有 12 年的时间，为了寻求神，你一只脚站在河里苦行。这就是为什么你今天离我这么近。”

当时，喜露和我在外上学，但数年后当阿娜瓦丝讲给我听时，我想起我们小孩子经常笑话妈咪的情形，因为她仰卧在床上午睡时，甚至有时夜间酣睡时，一只腿总是伸得直直的，另一只腿却抬起悬在空中。我们亲爱的妈咪，她前世的老习惯一定是无意识地保留下来。她曾经采用苦行去寻找神，今生终于找到了他。

我们在埃舍期间，妈咪跟美茹和玛妮变得非常亲近，一起度过很多时光。一次，她们三人在东屋外头交谈。妈咪对她们说，“我们的巴巴是完美的母亲。如果我们忘了他要求我们的行为规范，他就会制造一种情形，使我们马上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然后回到正确轨道。”说话时，妈咪没注意到巴巴站在她背后，美茹和玛妮没有提示他在那儿，只是听她说话。妈咪说完，美茹和玛妮都朝她背后看，笑了。妈咪转身发现巴巴站在那儿，他的微笑显然说明他听到了她的话。妈咪感到难为情，不过她描述的恰好是她的体验，透露的全是真相。这对她来说只是事实，不管大师本人是否在场，她总是爽快直言。

另一次，巴巴在美茹的房间，跟她们三人在一起。巴巴问妈咪，“娜格丝，跟我说实话。你最爱谁？”

妈咪没有片刻犹豫。“巴巴，”她说，“我首先爱您，然后爱我的孩子们，最后爱萨瓦克。”听到此言，至爱巴巴给了她一个迷人的微笑。全知者，从妈咪的内心深处，知道她对他表达的是事实。

一次，全体女子聚集在锡棚下听巴巴授述语录，妈咪在做面饼，巴巴召见她。她赶紧放下工作过来，担心巴巴召见她是因为自己做错事了。巴巴指着一个位置，要她站在那里。然后说，“娜格丝，就美赫巴巴发表演讲。”

那一刻，妈咪不知该说什么，但随后灵机一动，大声而坚定地讲了。“女士们和孩子们，美赫巴巴不是来说教，而是来唤醒。你们毕生要永远记住这个。谢谢。”

至爱巴巴对她的服从以及强调的语气满意，微笑着给她一个温暖的拥抱，然后命她回去工作。

讲这些，并不是说妈咪没有弱点。她最大的弱点是极度敏感。她容易受伤，因为她绝对诚实，如果埃舍中有人误判她的行为，她会感到极为伤心痛苦，经常哭。美嬉很爱我妈咪，如果她得知妈咪心里难过，她也会难过并且尽量安抚她。巴巴希望美嬉始终保持愉快，当妈咪的敏感导致美嬉心疼时，巴巴会对我妈咪说，“你是纯金，却因为哭鼻子破坏了一切。保持愉快。你跟我在一起非常幸运。对那些在我的埃舍生活并且默默受苦者，我将给予丰厚酬赏。”在被人误判时学会默默地忍受痛苦，是对全体在埃舍生活者的真正挑战。

妈咪的另一个弱点是吸鼻烟，当埃舍中有人建议她，吸鼻烟利于她的慢性鼻窦炎时，她开始使用。某种意义上确实对她有益，因为鼻窦不那么堵塞了。但吸入的鼻烟充满肺部，导致她患上慢性支气管炎。不过，不管病情如何，她仍继续全心全意地履行分配给她的职责，因为这些职责是为了她的主。

1943年2月25日，至爱巴巴的生日那天，他母亲希芮茵麦离开肉身。就在前一日，全体女满德里和巴巴在盘奇伽尼，享受山间避暑地的优美宁静环境。她们随巴巴在户外散步，走在落叶遍地的小径和树林下，遇到掉落的一根粗大树枝。巴巴命妈咪和曼萨丽抬起树枝，各自肩扛一端，一路运回她们的住处。妈咪知道希芮茵麦病重，有一种直觉，她可能处在弥留人世的最后时刻。树枝在妈咪看来，象征了装遗体的棺材，抬的方式像琐罗亚斯德教徒抬死者去静塔。妈咪告诉曼萨丽，她认为这件事可能代表什么，第二天她的直觉被证明是正确的。巴巴的亲生母亲现已永远融入他的爱洋。

希芮茵麦去世后，美拉巴德山上的生活开始快速变化。仅几个月后，巴巴让妈咪从原宿舍搬至一座漂亮的村舍，在阿冉岗村附近，如今美赫卫生院的位置。村舍三面有8英尺高的围墙，第四面敞开，朝着另一个家属宿舍，有巴巴跟随者和工作者，包括一些早期弟子在此居住：姜古·马斯特和家人，查干和家人，希度和妻子。这次搬迁是为了准备翌年巴巴迁居美拉扎德，山上埃舍的几名女子将同行。

从1943年6月起的随后几年，我们就住在这座宽敞的村舍，包括三间卧室，一间客厅，两间浴室，有台阶通往外面的厨房，那里用牛粪火烧枯枝，或在煤油炉上做饭。没有通电，我们用煤油灯照明。妈咪、喜露、阿迪和我同住最大的卧室，芭奴姑妈住最小的那间，直到1949年70岁时患癌症去世。最初父亲住下美拉巴德，但后来巴巴命他与我们一起住村舍，他用第三间卧室。

妈咪为村舍添置了一套优雅的二手藤制沙发，为它缝了新垫子，还买了一个橱柜。她甚至用一只盛有水和沙的大瓦罐，做成简易的小冰箱。里面放入一只带盖的小瓦罐，她把吃剩的食物盛在不锈钢盒里，放入带盖的小罐里保存。让剩留的饭菜保持凉爽新鲜，我们可以作为早餐。妈咪持家有方，不管谁到我们家，都称赞其朴素优美。大阿迪有一次来喝茶，发现我们的村舍座落在村庄附近，特别漂亮舒适，就对妈咪说，“你好像在这里造了一个漂亮的小泰姬陵。”

每当我们跟阿迪在一起，他就给我们讲述至爱巴巴的可爱故事。我们可以听他连续讲数小时，毫不疲倦。他很英俊，衣着得体，举止文雅，歌声优美。其母亲顾麦（巴巴称为他的“灵性母亲”）与我妈咪是很好的朋友，我们居住村舍时，常拜访现在的信托办公室，顾麦的女儿琵罗佳和她丈夫住那里。他们有一只活泼的小狗，一次咬了喜露的脚踝。喜露没去看医生，因为它是家犬，可我们后来听说它死于狂犬病。至爱巴巴一定救了喜露，不过我们的弟弟阿迪过去总笑着说，那只可怜的狗死掉是因为它咬了喜露。

喜露在村舍生活的最美好回忆之一，是巴巴命令大家保持沉默三个月的时候。虽然对像她这样健谈的女孩来说，要沉默这么久不算容易，她对巴巴的命令却做得非常好。期间有一次，一群西方人坐厢式汽车过来，给阿冉岗村民放映几部纪录片。他们见喜露站旁边，就邀她和他们一起坐车内。她默默地照做，后来听到其中一人悄声说，“可惜她是个聋子，长得这么俊俏。”喜露在纸上书写，对我们“讲述”此事，我们都哑然笑了。

我妹妹依然生动地记得，我们住那里时，美拉巴德地区周边的许多蛇蝎。我们的厕所离村舍大概有 20 英尺，这是那个年代的习惯，喜露害怕单独去厕所，因此妈咪总会陪她去。要是她看见有蛇从屋顶悬挂下来，会吓得尖叫，父亲就赶快去杀掉蛇。一次她发现父亲的床下有一条眼镜蛇。父亲杀死蛇后，有人告诫他要当心，因为只要人杀了眼镜蛇，它的配偶必定会找过来，咬死那人。不过父亲从不害怕。“美赫巴巴和我在一起，我无需害怕，”他说，当然他没有出事。

就是住在村舍期间，我们逐渐和一些男满德里更熟悉了。当然，我们已经喜欢上彭度叔叔，早年上学期间，他经常陪我们往返圣安妮学校，每当他来探望我们，我们总爱跟他开玩笑。有一次，当时阿迪在浦那上学，我在读大学，喜露独自跟父母住在村舍，彭度叔叔来告诉大家他得跟随巴巴去旅行了。他知道喜露在家无聊，每到一个地方，都给她寄漫画书。至今她都想象不出，在他跟巴巴过着那么忙碌的生活时，如何抽时间去买漫画书并且邮寄的。喜露那时喜欢漫画书，很感激彭度给予她的善意与爱。她曾经对他说，“彭度叔叔，当你有一天成为赛古鲁，而我投生世间时，请让我做一位非常美丽的公主，美得使人一见到我就晕倒。”他大笑着回答，“当然，我会那么做的，不过那就得有一长队的救护车尾随你，运载那些一见你就晕倒的人们。”喜露把彭度叔叔叫做她的抱抱熊，因为他毛发浓密。

帕椎叔叔是个安静的人，高大健壮，非常聪明。许多人怕他的脾气，然而他对小孩很温和，会给我们讲精彩故事。他像一头狮子，带着渺远的眼神。他也为我们所喜爱且钦佩。帕椎叔叔，除了其他种种职责，既是顺势疗法医生又是村里的法官。阿冉岗村民都非常尊重他，找他看病，他能够成功治疗；纠纷难题，他予以公平解决。帕椎脾气火爆，有时会惩罚犯大错者。一天，喜露看到帕椎在揍一个男子，她心肠软，哭了起来。帕椎叔叔见她哭，就轻轻地搂住她，在她擦干眼泪时，告诉她此人理该受罚，并对她解释为何有时这是必要的。随后帕椎叔叔把她举起驮到他的肩上，声称因为她像婴儿那样哭鼻子，他同样要揍她。他轻轻拍了

她几下，便把她放下，他们一起大笑。他很少笑，不过当他笑的时候，整个脸都会发光。他喜欢猫，对他当宠物收养的几只猫情深义重。

男子们不跟巴巴旅行时，除了彭度叔叔和帕椎叔叔，韦希奴和尼鲁医生也会探访我们。尼鲁医生在我们家中有人生病时才来，不过我们所有的孩子，尤其喜露，逐渐和韦希奴很亲近。巴巴曾说过，他的一次前世是拿破仑·波拿巴，请相信我，他的外形就像拿破仑。韦希奴很喜欢喜露，她永远感激他，因为他送了她一双至爱巴巴的凉鞋，成为她最珍贵的家产。至今她把这双鞋保存在伦敦家中的床头柜里。

我们搬入村舍时，萨若希·伊朗尼刚在阿冉岗村开了一家影院，供驻扎附近军营的澳大利亚军人观影。萨若希的影院需要一名可靠的出纳和经理，巴巴命令我父亲做这份工作。他从1943年1月到1947年12月在那里工作。他任职后不久，接到巴巴授予的如下信件：

**亲爱的萨瓦克，**

**参考你签名无保留地服从我灵性化世界的工作，以下是我的明确指示，你不管任何危险，即使以生命为代价，都要予以执行：**

**从1943年2月28日起，无限期地亲身加入我，参与我灵性化世界的工作。因此要准备好割断一切世俗联系。**

虽然父亲跟我们住在一起，但凡是与巴巴有关的地方，他很固执死心眼。除了巴巴，什么人什么事都不重要。妈咪会说他自私，不关心孩子和她，但父亲继续只忠于巴巴。妈咪会说，巴巴若让他把儿女们扔入井里，他也会毫不迟疑的。父亲会认真地点头说，“当然我会，”然后对着我们微笑。不过，我们假期时，父亲仍会带我们看电影，现代人称作的经典老片。我们十分喜欢，学会了所有的旧情歌，并改动一些歌词，来特指巴巴。

父亲平常说话温和，但被刺激时他也会发火。我们住在农舍时，他总是等电影院半夜关门后，很晚才回家，到家后则开始数钱。一文钱都不能错。若核对不上，他就缠着妈咪，让她一遍遍地数。妈咪有时对他说，从我们的家庭支出费用里补上差额就是了，他很不情愿地同意。这些夜里他们会在凌晨1点吃晚饭，2点才入睡。父亲的思维方式是，巴巴的每一分钱都必须有个交待。他对此非常讲究，妈咪默默地忍受着，因为她理解他是个讲原则的人。

在我们农舍附近有一间磨面作坊，店主为了多挣钱，总是磨到凌晨2、3点。噪音干扰了我父母休息，他们已经睡得很少。父亲曾三次去找店主，请求他在晚上11点关上机器，因为他打扰了所有邻居，但此人不为所动。一天夜里，3点了他还在磨面，父亲极其心烦地去他那里，吼道，“因为你的自私，你的磨面机将裂成七块。我说了！”父亲说完就走了。

不到15分钟，店主跑来向父亲道歉说，“您甩下那些话就走了，现在我的机器确实裂成了七块。我侵扰了一位圣人，为这些年的自私受到惩罚。”他向父亲许诺，晚上10点后决不再磨面。

其它类似的事件还发生过三次，为此妈咪和我们孩子们都很害怕父亲的话。我们请求他不要在激动时讲话，因为他说的话将会兑现，恰似预言一般，而结果会伤害其他人。巴巴也不赞成这样的行为，因此父亲为这些事件深感窘迫。

1944年我们居住村舍早期，父亲一度双腿患了严重关节炎，以致卧床不起，疼得厉害，有时甚至令他流泪。他由妈咪和喜露照料，除了喜露，不让任何人碰他的腿。就连换个姿势，他都会叫她，因为喜露对他的感觉很敏感，动作轻柔。他常说，“她会成为一个好护士。”巴巴当时在旅行，有命令不得与他通讯，但父亲会说，“只有巴巴来帮助我，我才能走路。”父亲不顾一切地想取悦巴巴，有时会忍受巨大的痛苦，以便遵守他的命令。但不知怎的，巴巴获悉了父亲的严重病情，不久父亲就听说，他要来美拉巴德。父亲完全相信，一旦见到他的主，他就会走路，疼痛会减轻。

当巴巴，其爱者之爱的真正奴隶，来到美拉巴德时，令大家惊讶的是，他冒着正午的炎热，没有撑他平常用的遮阳伞，由彭度叔叔陪同，一路从满德里大厅走到村舍。巴巴步行，他的轿车跟在后面。他走进村舍拥抱我父亲，父亲见大师如此仁慈，不禁落泪。“现在您来了，我将能够重新走路了，”他说。

巴巴用慈爱的目光望着父亲，说，“是的，娜格丝，现在他将能重新走路了。”巴巴对妈咪说，他要带萨瓦克坐车去下美拉巴德住几天，因为那是美媞的生日，那里会举办庆祝。彭度叔叔搬起父亲，把他放入轿车，在美拉巴德则由埃瑞奇照顾他。几天后，他被送回我们家，彭度叔叔又把他从车里搬到门廊上。令我们惊奇的是，父亲能够站立着，在彭度叔叔的帮助下，缓慢地走进家里。巴巴到达后才10天，他就完全恢复正常了。他的信心“使他痊愈”，正如耶稣降临期间的描述；至爱巴巴的慈悲激励他重新走路。巴巴，仁慈之洋，通过冒着烈日步行，一定是把萨瓦克的痛苦承担在自己身上。

一年后，1945年12月4日，我父亲恢复得足够强壮，参加了美拉巴德举行的排球赛。胜者由巴巴颁发28卢比的奖金，大家度过了美妙时光。同月，12月25日，美媞的生日再次在美拉巴德庆祝。举办了卡瓦里节目，大多数歌手选的歌具有深刻灵性意义。见到巴巴欣赏这些节目真是愉快，我们也都很喜欢。

一次巴巴旅行时，返回美拉巴德四天，期间他常到我们家。他甚至给了妈咪为他梳头发的特权。妈咪很感动，因她从未梦想过这样做。那四日是天堂般的日子，她为他梳理柔顺的头发时，享受着他的陪伴甘露。妈咪感到，那是她一生中的难得机会，常带着极大的喜悦对我们讲述那些日子，眼中闪耀着她对巴巴的爱。

还有一次，妈咪听说巴巴在旅行期间要来美拉巴德，就去找对面的家属宿舍的女子们，请她们帮忙打扫整个区域，以备至爱巴巴来访。两人乐意协助，第三人却说不需要，因为巴巴没有传讯说要来。于是妈咪、我们的女佣和另两名女子，开始打扫。她们扫除了所有的小碎石、细枝和树叶，肩扛全部重物，将其倒入离宿舍很远的坑中。妈咪还清洁了厕所。

整个院子打扫干净后，还洒了水沉淀尘土，巴巴也送来了蒙蒙细雨，因此整个区域显得很完美，迎候主的到来。妈咪对女子们说，“即使他不停留这里，我们一看到他的车驶来，就要跑到路边朝他挥手，这样我们至少可以从远处达善他，因为哪怕只瞥一眼他，我们也是幸运的。”女子们跑去匆匆洗个澡，换上干净衣服，然后出去等巴巴的轿车。

上午10点，轿车进入视线，非但没有先上山，还径直驶入院子。见到他的车朝村舍驶来，妈咪喜出望外。至爱巴巴走下车，迈开威仪大步，在院子绕行，评论其外观。“是谁的主意打扫了院子？”他问。

一位女子说，“娜格丝的主意。”

巴巴接着问，“你们中谁没有帮她？”

那名未帮忙的女子举起手，说，“巴巴，您没有传讯说会来访，所以我没参加。”

“你虽然知道我会经过，却不想用整洁的环境向我致敬？我，神本人来你这里，你却没意识到怀着爱欢迎我是多么重要？”巴巴随后亲切拥抱了妈咪和帮忙的女子们，包括我们的女佣。最后他转向那名未帮忙的女子，也拥抱她，说，“这次我原谅你。不过这样的绝佳机会你不会经常遇到。记住！”然后巴巴走进我们的村舍。他再次让妈咪荣幸地为他梳理优美的头发，喝了杯茶，随即离去。妈咪满心欢喜，伫立望着他的轿车驶远上山。

我们的村舍周边有空地，妈咪很喜欢园艺，就发挥这方面的才能，种植了有鲜花、水果和蔬菜的可爱花园。那里原本长着一棵果树，其浆果可食用，她又种了几株树，在菜园种了西红柿、秋葵和南瓜之类的蔬菜。她把我们的洗浴废水收集在地下的一只大缸里，用来浇花园，因为淡水非常珍贵，我们必须尽量多地保存。我们的淡水是装在大桶里，用牛车运来的。妈咪还做了一只宽敞的铁丝网笼，像农家院子里那种，养了公鸡和母鸡。三个孩子都喜欢帮助她打理花园或小农场，我们都喜爱这种乡村环境的简单宁静生活，充足的新鲜空气和巴巴的全能临在一直环绕着我们。

妈咪非常聪明实干，几乎样样东西能利用。她的衣服穿破时，会用我们的旧校服给她自己或阿迪改成新衣。她的拖鞋不能再穿时，会以旧鞋当式样，用我们的旧鞋裁成新拖鞋。她也喜欢在罩衫、纱丽及纱丽边上做刺绣。妹妹和我至今依然保管有几件，这些心爱的珍品让我们想起亲爱的妈咪。她喜欢帮助家属宿舍的其他居民，她们总来找她改短或加长小孩的衣服。一名女子，其丈夫是巴巴埃舍的雇工，她本人心灵手巧。妈咪教她如何缝纫，她开始为村民缝制衣服，带来一些额外收入。最后她的生意相当兴隆。

施比受一向让妈咪更高兴。尽管她领取的持家费并不宽裕，还会拿钱给村里的穷孩子买书。她还教居住家属宿舍的孩子学英语，一项在他们今后的学习中很有用的技能。她善于倾听，人们向她敞开心扉，对她倾诉她们的难题，她能跟大家愉快相处。

一天，父亲来找妈咪，说，“娜格丝，巴巴今天要马萨吉做‘丹-达-帕提亚’，因为今天是特殊日子，马萨吉却没有西红柿做帕提亚。”听此，妈咪赶紧去菜园，摘光全部的西红柿，交给我父亲。马萨吉很感激妈咪，帮助他服从命令取悦巴巴。马萨吉是出色的厨师，不管要为4人还是400人做饭，哪怕临时通知，都从不抱怨。作为孩子，我们很喜欢他，因为他会逗我们，让我们发笑。即使我们现在住村舍，也常拜访上美拉巴德，伴随至爱巴巴和所有亲爱的阿姨们，马萨吉常在铁道旁，坐在凳上做看守。我们几个孩子接近上山的小径时，他会跟我们开玩笑，索要上山的票。

1944年4月10日，至爱巴巴把他的住所从美拉巴德迁往美拉扎德。美拉扎德的房子是1940年买下的招待所，后予以修缮。最初美婍、玛妮、美茹、玛格丽特和瓦露拜被接去住那里，不过逐渐地，其他人包括娜佳、拉诺和吉蒂，也被召去。巴巴命令曼萨丽继续留在上美拉巴德，负责山上的活动。也要求凯克巴德·达斯托的家人留驻一开始住的地方，靠近巴巴的笼屋，妈咪继续住在村舍。

上美拉巴德的其余处被搬空，厨房分配给曼萨丽作为宿舍，这位勇敢的女子一直单独居住那里，直到1996年她融入巴巴。巴巴告诉她，他会永远和她在一起，切莫害怕。上美拉巴德的

守夜者，有时会在夜间看到一个身影在曼萨丽的房间四周移动，可守夜者一走近，身影就消失了。巴巴始终照顾着那些放弃一切跟随他的爱者。

巴巴把住所搬到美拉扎德后，会召我们去参加一些庆祝活动，其中最重要的庆祝是美媞的生日。那些日子充满喜乐，伴随我们的波斯美人美媞，她身披华美的纱丽，看上去光彩照人。我们享用上佳的零食，有时巴巴亲自发零食给我们，作为帕萨德。我们回家后，这些幸福时刻会一直萦绕伴随我们多日。巴巴仍会到访上美拉巴德，父亲查明每次来访的时间，就会告诉我们，巴巴的车何时会驶过铁道路口。一认出他的车从远处驶来，孩子们和妈咪就会奔向它。巴巴会朝我们挥手，有时通过车窗跟我们握手，他俊美的脸庞散发着光。那些时刻让我们的心充满喜悦，因为那时我们不常见到他，随后几天我们会兴奋地谈论见到巴巴的情景。

1945年，巴巴需要在海得拉巴待一段时间做工作，遣邓肯医生为他和满德里找住宿。邓肯设法在欢庆山找到了一座带游泳池的可爱新屋，距离喜露和我在念书的塞康德拉巴德不远。妈咪和其他女子住在那里，传来消息喜露患了天花。喜露一直是特别俊俏的女孩，对自己的容貌颇为自负，很自豪巴巴和女子们会谈起她长得多漂亮。现在她的骄傲一落千丈。巴巴派韦希奴去塞康德拉巴德，一旦隔离期结束，就把她从医院的隔离病房带到欢庆山，以便妈咪和拉诺能够照顾她。

虽然喜露很高兴出院，跟巴巴和妈咪在一起，她却拒绝照镜子而且频繁哭泣，因为知道她现在被深凹的疤痕毁容了。有人告诉巴巴喜露很难过，他把她叫过去。她捂着脸站在他面前，轻声啜泣，巴巴问她怎么了。她告诉巴巴，自己苦恼是因为脸上和身上的丑陋疤痕。至爱巴巴慈爱地用双手捧起喜露的脸，说，“就这个让你这么不开心？”他随后吩咐拉诺，她掌管药品，给喜露拿一瓶炉甘石洗剂。他指示喜露每天用它涂搽疤痕，然后做了一个甜美的亲吻手势，让她回去。喜露每天虔诚地搽洗剂，令大家惊奇的是，疤痕逐渐消退了。众所周知，炉甘石洗剂对天花疤痕是不管用的；整形手术会有些效果，但疤痕通常是永久的。巴巴给了她一次虚荣方面的重大教训后，出于他的无限仁慈，迁就了她。她最终只留下两个斑点，以提醒她的这次磨难。虽然巴巴常说他从不施奇迹，却以多种方式，施行多次。喜露的疤痕消失后，巴巴再次评论她美，她非常高兴。不过她不再自负。

在长周末或假期，我也能伴随巴巴住在欢庆山，我与美媞、玛妮、妈咪和所有其他人一起度过美妙的时光。在那里，我给巴巴献上这首诗，是我在学校写的：

美赫巴巴颂歌

他是谁

不言说

却统治全宇宙？

他是谁

不教导

却被每个心灵聆听？

他是谁

帮助无助者，

在人人心中点燃希望？

他是谁

无所畏惧，

给你灌注勇气承担角色？

他是谁

将爱赋予

世间每一个生灵？

他是美赫巴巴，

我们应当爱的人

他是道路，生命，真理！

喜露从病中康复后，巴巴和玛妮决定捉弄她一下。他们从喜露看恐怖电影的表现就知道，她害怕鬼、木乃伊和黑暗。所以有一天晚间，我们都聚集在门廊围着巴巴，他让喜露去漆黑的餐厅取凳子。屋里的灯都关着，她很害怕，不过每当巴巴要我们做事，我们总是立刻照办。喜露慢吞吞地挪向餐厅，她刚伸手去拿凳子，就看到一个没脸的白色高大身影站在她上方，诡异地挥舞胳膊，并发出怪异声音。她扔下凳子，尖叫着跑出，奔向巴巴。他一脸无辜地问她怎么了，她则吓得发抖，告诉他餐厅有鬼。巴巴握住她的手，拽她进入餐厅，我们大家尾随其后。他开了灯，原来是玛妮，身披白床单，站在餐桌上摆的凳子上。她哈哈大笑，巴巴和其他人也笑了。巴巴对喜露说，“没什么可怕的——那只是玛妮试图吓唬你。”他被逗乐，脸都涨红了，喜露自感傻气，也笑了。

几天后，晚间大家又聚集在门廊，巴巴让喜露去美茹的房间，取她的围巾。喜露又感到害怕，因为屋里一片漆黑，到处是阴影。她蹑手蹑脚走入美茹的房间，立刻惊叫起来，不过这一次，她尽管尖叫，却抓住了那个令她惊恐的身影。巴巴和我们其余人跟在后面看热闹，突然有人开了灯。大家都笑了，喜露抬头一看她抓住的身影，原来是美茹，身披白床单，用手电筒的光照着她伸出的舌头。巴巴再次笑得脸涨红了，说，“我搞不懂你为啥去抓鬼，而不是逃跑。假如它真是鬼呢？”通过这些恶作剧，巴巴想对喜露说明没什么可怕的东西，不过至今她还是怕鬼怕黑。

喜露逗留欢庆山期间，巴巴除了试着处理她的恐惧，还叫美茹教她游泳，让她很高兴。另外他治愈了她患的严重腹疼。开过多种药，都不管用。巴巴往杯子里倒些药，用他的手指搅拌，叫她全喝了。她喝完后，他从她手上拿了杯，亲手洗净，就像我发育成人时，巴巴喂我黄油和糖，又清洗了盛放的碗和匙。喜露想拿回杯子，可他慈蔼地叫她莫这样做，望着全能者体贴温柔地为她洗杯子，她不胜感动。

之后不久，当喜露听说巴巴要主持娜谷的皈依礼，就请求他也为她主持。巴巴欣然答应，并亲手主持了仪式。后来，到了喜露首次穿纱丽的时候，巴巴让美茹把自己的一件纱丽给喜露



穿上。美姝选了一件带可爱花边的，漂亮的绿色贝拿勒斯丝质纱丽，她和玛妮两人帮喜露裹上，让喜露特高兴。巴巴看到她，对她说她看上去很可爱，并拥抱她。

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有时巴巴给我们的教训是痛苦的，表明我们的人性弱点。一次，巴巴到我们的村舍探望妈咪，同行的一个印度教男子，在那里赠送他一尊主琐罗亚斯德的银像，镶着漂亮的银框。本周期最伟大的阿瓦塔，优雅地接过该周期首位阿瓦塔的自身肖像，他恭敬地顶礼它。达善巴巴后，这名印度教绅士离开村舍。巴巴随后把琐罗亚斯德像当礼物送给妈咪。我满心欢喜，想象着这份珍宝将作为美赫主赐予的一件无价礼物，在我们家世代相传。

当时阿迪在寄宿学校，浦那的达斯托学校念书，巴巴本人曾就读此校。宿舍总管恰普伽女士对所有的孩子都很关爱，尤其对阿迪，他的体质依然很纤弱。阿迪是妈咪的宠儿，有一天，当时喜露和我在外地上学，妈咪问巴巴，她能否把琐罗亚斯德银像送给恰普伽女士。巴巴同意了，妈咪就让阿迪带去送给她，未停下细想它对我们家有多大的价值。喜露和我后来从塞康德拉巴德放假回家时，立即发现妈咪的所为。因为年纪轻，我们不会为任何理由去批评父母，我什么都没对妈咪说，却深感受伤。

阿迪从浦那放假回家时，他自豪地告诉妈咪，恰普伽女士很喜爱琐罗亚斯德银像，把它摆在校舍的办公室。她下令，当她点名时，每个学生都必须触摸并顶礼银像，然后再去上课。有许多年，这个做法成了学校惯例。恰普伽女士毫不知情，活着的琐罗亚斯德，曾同意她拥有此银像。来自不同宗教社区的孩子们，也毫不知情他们每天触摸顶礼的这尊带框神像，曾被活着的琐罗亚斯德碰触，他本人也曾向它恭敬地顶礼。

我一想到妈咪把原本可能是我们家最珍贵的传家宝送人，仍感到心痛。不过，当我考虑到，年复一年，千千万万个信奉各大宗教的孩子们，有机会每天体验到神的这份珍贵接触，我的痛苦就减轻了。神是遍在的，以这种方式，他的爱被许多人分享。没有他的意愿，一片叶子都不会摇动，既然这是他的意愿，我知道我必须顺从取悦他，数算我的蒙恩，而不是渴望占有，无论怎样珍贵。

## 第五章 服从的教训

1947年春，我即将完成在圣安妮欧洲高中的学业，开始考虑在参加高级剑桥考试后，该做什么。在回复一封妈咪的来信中，我对父母写到我的学医计划。我依然珍藏着这封信，因为妈咪拿信给至爱巴巴读过，他在第二段的“医”字下方划了两道线，还用铅笔在首页顶部画了一个抽象的图案，尽管当时他不书写。

圣安妮修道学校

塞康德拉巴德

1947年3月8日

亲爱的妈咪，爹地：

我收到你们这周的三封信，特别高兴地听到，18个月后，我就能见到亲爱的巴巴、美媞和玛妮了。对此我们三个（莎瓦、喜露和我）都极为高兴。

妈咪，你想知道，我在高级剑桥考试后想做什么。我打算学习医科，因为我认为医生的工作很高尚，而且通过学医，我希望在各方面服务巴巴。我征求了亲爱的阿德里亚娜修女的意见，她经过考虑，也同意我的打算。现在只剩下由你和父亲决定了。

如果师利巴巴愿意如此，我就肯定会成功。所以请询问师利巴巴，如果他愿意如此，就不会有问题，因为如果他同意，并且赐我良好的健康，我就准备进一步深造。因此我交给他和你们来决定，因为我知道，你们所做的一切总是为我好。我希望自己做了尽可能最佳的解释。

我基本读完了美媞好意借我的全部图书室的书，故不胜感激地把书归还她，并且向她和玛妮致以三个衷心仰慕者的三个紧紧拥抱……

上周四，七年级以上的全体女生去观看《凯撒与克利欧佩特拉》。那是一部可爱的电影，绚丽多彩。校长和阿德里亚娜修女，与我们同去，她们也欣赏这部可爱的影片。

小喜露读遍了所有的故事书，仍在班上名列第一。我由此推断，我的喜露是最聪明的。除了名列第一，我对她不可能有更多期望。我的全部希望就是，她必须在这个学年保持她的位置……

特蜜对喜露很好。莎瓦当然对我很亲。另一件事是，你不要再为我们缝制新罩衫了，因为我们已绰绰有余，足以满足需要。

喜露和我健康良好，不过由于此地天气炎热，我每天下午会头痛，无法缓解。

我再次告诉你们，我想当一名医生，但只有巴巴愿意才可以。我很想那样，但我必须保持健康。请向巴巴转达我们的合十礼。

谨向亲爱的美媞、玛妮致以我们深情的爱和至诚祝福，请你们两位接受亲爱的女儿的同样祝福。

娜玖

在第三页的左侧空白处，我写道，“如果你们不同意我学医，我会做些轻松的工作，如缝纫、烹饪等等。”尽管我在信中重申一切取决于巴巴，我很快得知，我们对医学职业的想法有很大差异。

那年后来，9月份，我们家仍住村舍时，巴巴要前往苏拉特，我父亲要陪他去。阿迪那年近9岁，从浦那的学校放假回到美拉巴德，同时患了伤寒和肺炎。很快体温升至华氏105度，病情危急。尼鲁和邓肯医生，遵循巴巴指示，为他治疗。就像真正的大爹，巴巴过来看望阿迪，慈爱地拥抱他。然后他与两位医生，和我父母走到客厅，问我父亲是否仍愿意去苏拉特。

“是的，巴巴，”父亲说。

巴巴随后问妈咪，他能否带萨瓦克随行。妈咪赞成我父亲，说，“巴巴，必须发生的将会发生。您带萨瓦克旅行吧。”

此时，尼鲁医生插话说，“巴巴，阿迪快死了。您不觉得娜格丝需要旁人的精神支持？巴巴，我恳求您不要带萨瓦克旅行。”邓肯医生，像真正的英国人那样，缄口不语。但巴巴决定，不带我父亲旅行。巴巴改告诉他，火车在阿美纳伽和苏拉特之间会停靠的那些站名，命令他当阿迪去世时发一封电报，由火车将抵达的下个城镇的站长转交。巴巴随后率满德里启程赴苏拉特。

妈咪以为她唯一的儿子真会去世，就坐他身边，开始为他缝长衫用于葬礼。这件长衫必须由琐罗亚斯德教徒手工缝制，此人应在缝长衫和织圣带期间持续地祈祷。妈咪在缝制并向巴巴祈祷时，心情悲恸沉重，阿迪问她在做什么。她不想吐露心中想法，就告诉他，“我在为你的皈依礼缝长衫，因为你快满9岁了。巴巴从苏拉特回来，会主持你的皈依礼。”

听此，阿迪喜出望外，说，“妈咪，巴巴将主持我的皈依礼，我不是很幸运吗？”

亲爱的妈咪眼中含泪，却不能让阿迪看见，就说，“当然啦，你是巴巴钟爱的孩子，所以他会主持你的皈依礼。”她以为，巴巴给阿迪的拥抱，是给她挚爱的临终儿子的慈悲告别礼。

因当时没有治伤寒发烧的药，邓肯和尼鲁医生，专用青霉素针剂治阿迪的肺炎，用饮食疗法治伤寒。浦那刚开了一家青霉素厂，但只有医生才能取药，且必须冷藏保存。因为我们没有真冰箱，邓肯医生多次骑摩托车去浦那，在那里一次买两安瓿，马上带回村舍。行程需要数小时。他回来后，给阿迪注射一针，第二针保管在妈咪用陶罐做的临时“冰箱”内，直到需要时再用。

让妈咪——还有两位医生——惊讶和高兴的是，阿迪的胸腔病情改善了，体温降到101度。针对伤寒，给他服用掺有蛋清的果汁，每小时交替服用柠檬汁和牛奶。阿迪开始康复时，继续采用规定的膳食。亲爱的妈咪本可以当一名完美的护士，因为她恪守各项医嘱。

与此同时，巴巴在前往苏拉特的火车上，命令拜度在每站下车，查问站长是否收到给美赫巴巴的电报。拜度回来时，巴巴会说，“有电报通知我们阿迪去世吗？”每到一站，拜度一跑回火车，巴巴就复述同样的话。可怜的拜度精疲力尽，因为在有些站，火车停靠时间很短。

但巴巴的命令必须遵守，不管多么不便，于是拜度飞快跑去找站长，并返回进入人满为患的车厢，火车随后驶离车站。终于，让拜度释然，火车抵达苏拉特时，未接到萨瓦克的电报。

这是巴巴经常用来对付逆境的一种方式，即持续地念记，并且将他的甜美纳扎临在于陷入危险者的身上——同时始终为整个宇宙做他的工作。巴巴在火车上念记着阿迪，期间我弟弟在康复，热度消退。从苏拉特回美拉扎德后，巴巴再次探望阿迪。尼鲁医生把阿迪的痊愈归功于他的治疗，巴巴带着一贯的幽默感谢尼鲁，后者随即意识到其行为，自嘲一时忘了巴巴的纳扎和意愿的无限大能。巴巴拥抱阿迪时，阿迪问，“您啥时候主持我的皈依礼呀？”同女满德里磋商后，巴巴定于1948年6月1日为阿迪举行圣线仪式。

大概三天后，巴巴安排女子们去萨若希影院看电影，并且命妈咪参加。阿迪仍发低烧，她把他交给父亲照顾，去看电影。后来巴巴问她，“如果阿迪死了，你怎么办？”

妈咪说，“巴巴，我把世俗的一切臣服于您的那天，也就把三个孩子交给您。从那天起直到最终，由您决定随意处置他们。我只是他们的代管者。”巴巴对妈咪毫不犹豫的回答很满意。他始终欣赏她的绝对忠信。

在圣安妮学校的最后一年，我为巴巴创作了一首叫《万王之王》的歌，配以《重归苏莲托》的曲调。我寄给巴巴后，他修改了歌词的最后一行并且寄回，对我表示我们对他的渴望从不徒然，因为他是人身上帝。我的最后一行写道，“吟唱爱与痛之歌，渴望您却徒然。”巴巴把最后一行改为，“渴望您却不徒然。”我下回在巴巴身边时，他让我唱这首经他修改的歌，并且拥抱了我。

#### 《万王之王》

您是我的万王之王，

靠近您是我的渴望，

我的灵魂安然憩息，

贴近您的慈爱胸膛。

我夜以继日梦见您，

来吧来吧，我的主。

让我只为您活着，

这世界令人忧伤。

音乐于我毫无魅力，

我对生活无欲无求。

心灵只是乞求您，

叹息哭泣皆为您。

活在对您的忆念中，

我会在此耐心等待。

吟唱爱与痛之歌，

渴望您却不徒然。

我常在他的三摩地唱这首歌，它总让我忆起，当万王之王在世和我们一起时，我对他唱歌的情景。

就在12月即将参加高级剑桥考试之前，我突然病倒，体温骤升至华氏105度。修女们很难过，因为我是她们毕业班的最好学生之一。她们请来一位杰出的内科医师，但他发现病情难以确诊。不过他说，鉴于我的病情，不能让我参加考试，因为我太虚弱，可能会晕厥。

我请修女给巴巴拍电报，说我只按我大爹的决定去做。发了电报，很快接到复电：“娜玖必须参加考试。”又接到电报，电文是，“巴巴致以娜玖爱与祝福……别担心。一切会好的。”于是我告诉修女我要考试，不管我的病情如何。她们相当体贴，向监考官申请并且获得特许，让一个修女留在考场外，照顾我的治疗需要。她们让我裹上羊毛披巾，定时给我喝凉爽的甜橙汁，把一只冰袋放在我的额上，另一只放在颈背上，因为我的体温仍有103度。我参加了考试，而且说来奇怪，第二天我的体温下降，保持正常，显然至爱巴巴给我灌注了大量能量和心理承受能力，以成功地写完所有试卷。我也极为感激修女们，不辞辛苦地照顾我。

完成高级剑桥考试后，我和喜露返回村舍。她也从圣安妮学校毕业，就读浦那的耶稣和玛丽修道学校。我等待考试结果时，巴巴召见我，问我接下来想做什么。我回答，“巴巴，我想当医生。”巴巴打手势对我说，他的埃舍已有三位医生，尼鲁、邓肯和高荷医生。他说，“我希望你当护士。”我很失望，对巴巴说我不想当护士。我向他解释，护士职业没有威望且薪水很低，除此之外，我是个好学生，肯定能出色地完成大学学业。巴巴未予回答。我想，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与他争辩，而不是立即服从他。

最后的考试结果出来，我成绩优等。我必定自以为很聪明。我知道因为美姞是巴巴的至爱，她提出的任何请求，他总会答应，因为他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取悦她。美姞很喜爱我，我也爱她。于是我定了一个计划，以达到我的目的。我拿着成绩单去见美姞，求她叫巴巴送我上大学，攻读国际科学，以便考取医学院。美姞就去找巴巴，说，“巴巴，娜玖成绩优等。她是个聪明的学生，您为啥想送她学护理呢？巴巴，让她上大学读国际科学吧。”巴巴不想让美姞不快，就同意送我上浦那的瓦迪亚学院。

1947年12月28日，巴巴和女满德里来到美拉巴德，这是巴巴在世期间最后一次在此庆祝美姞的生日。我们的心满满的，因为长期未见到他们中的任何人，终于享受到他们的陪伴。庆祝活动于12月31日举行，在锡棚下举办卡瓦里节目。一面厚实的大帘幕隔开男女满德里，但所做的安排，让所有人都能看到，巴巴坐在长椅上，欣赏着动人的歌曲。对我们全体来说，这是一个格外重要的夜晚，因为它是巴巴最后一次在美拉巴德宿夜。

仅一个月后，1948年1月30日，印度的政治领袖圣雄甘地被刺杀。那个时代，对于一些印度人，甘地也是灵性领袖。在甘地被刺杀之际，巴巴问每个满德里，他们把巴巴视为何人。他问他们是否“困惑、崩溃或散乱”。每人必须书面答复。以下是我父亲的答复：

既然您（巴巴）说，神爱是被给予的，不是被制造的，我以同样的方式体验到神圣信心，它是凭藉您的恩赐的。那么，我为何要陷入困惑、崩溃或散乱呢？

我相信卡比尔的箴言：

头顶点点繁星，

月亮映射光辉；

灿烂太阳升起，

群星黯然隐匿。

我父亲的衷心答复，表明他深信并且确信大师的无限伟大。

1948年2月13日，巴巴生日在美拉扎德庆祝，召集上下美拉巴德及家属宿舍的全体女子过去。我们早晨5点离开美拉巴德，6点到阿美纳伽的萨若希影院，与美拉扎德来的巴巴和女子们观赏电影。那是欢庆的场合。美嬉让巴巴身穿粉色上衣，加上他面色红润，显得容光焕发。他步伐优雅如鹿，一尘不染的白袍在周围飘动。美嬉、玛妮和其他女子，穿上最好的衣服，我们也是如此。众人被款待茶点，当然，巴巴用优美的双手，给我们每人发一份甜食帕萨德，大家欢喜地庆祝神人的诞辰。

我喜爱为巴巴写诗歌，完成圣安妮学校的学业后，未上瓦迪亚学院期间我有闲暇作诗，因为到6月才开始上课。这是我写的，关于巴巴、美嬉和玛妮的一首诗：

《国王、王后与公主》

夜晚我做了美妙的梦，

我相信你们一定想知道。

那是关于我天堂的国王，

所有心灵都为他的爱发光！

我看见我的主和大师

走近我的身旁，

我一声未发，

因为好奇他的身份。

他头戴王冠，

在栗色的头发上闪耀，

唇间浮现最甜美的微笑，

他年轻又俊美。  
他说，“我是美赫巴巴，  
人间和天上的国王，”  
然后他拉起我的手，  
我轻声地叹息。  
他领我进入天庭，  
他天堂的王后居住那里。  
我仰慕地凝视着她  
因为如此的美丽我前所未见！  
她的身旁坐着他的妹妹  
微笑着，眼眸闪烁，  
吩咐我坐到她身旁，  
并且爱抚我，虽然我感到有点羞怯。  
他对我说，有一天他会接我  
到他的天庭居住，  
永远和他一起  
活在天堂的极乐与恩典中！

（1948年5月20日）

我在整理入读浦那的瓦迪亚学院期间的文件中，还发现如下的诗：

我沉沦于周围的摩耶  
遗忘了我联系的大师  
他依然爱我并且指引我，  
虽然我试图置之不理。  
他来了，可爱的脸庞令我哭泣  
因为我的爱似乎如此脆弱，他的爱却如此深沉；  
我祈求原谅，内心在流血，

因为我逃离了他，我的大师。

肉体软弱，而灵魂坚定，

我准备永远奉行您的旨意；

噢巴巴，现在来居住我心中，

亲爱的主，您切莫从那里离开。

让我莫误入歧途，庇护我，

我会把脑心献在您的足前；

做我的主，我的生命，我的光，我的爱吧，

巴巴亲爱的，请从您天上的王座祝福我。

在该诗脚注中，我写道，“至爱巴巴对我不悦，我深感受伤，故当晚写下此诗。”我努力回忆，是摩耶的什么事例使巴巴对我不悦，可我记不起来；它被抹去了。我发现这很奇怪，因为我拥有出色的记忆力。不过巴巴说过，一旦某人发自内心地忏悔，他会完全消融那些负面业相，我猜测此事是他这样做的一个例子。

1948年6月1日，女满德里为阿迪选的皈依礼之日，巴巴在锡棚下欢迎我们，我们聚集在那里。妈咪拿出一只托盘，装着阿迪的长衫，那是她在他的床边缝制，打算用于他的葬礼的，当时我们都以为他快死了。长衫代表盔甲，以免我们违背琐罗亚斯德的三大原则：善思、善言与善行。托盘上还放着圣腰带，要绕腰三圈系在长袍外，同样代表琐罗亚斯德教徒一生中要遵守的三大原则，从入教之日起，我们便受之约束。

巴巴给阿迪穿上长衫，然后用神圣的双手，把圣带绕他的腰间系好，此时的阿迪身穿新衣，为步入真正的琐罗亚斯德教徒生活，感到兴奋、自豪和快乐。观看巴巴主持皈依仪式很奇妙。也许他这样做，是使我们意识到仪式背后的真实意义，而许多人仅仅机械地遵循之。拥抱阿迪后，巴巴为美赫·德赛和建谷·伊朗尼举行了同样的仪式。之后，他坐在长椅上，我们在高之最高的牧师面前，唱起古吉拉特阿提。至爱巴巴看上去，就像他自己的首位阿瓦塔化身琐罗亚斯德那样，长发垂肩，英俊神圣。

对于阿迪乃至我们整个巴巴家庭，当天是重大日子。仪式后，我们都送礼物给阿迪，他喜笑颜开，因为他成了众人关注的焦点。我认为，巴巴为阿迪主持皈依礼这件事，对我弟弟终其一生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善思、善言和善行以及服从，都带来巨大影响。阿迪始终努力活出巴巴的话——“让工作中的原则、生活中的诚实得胜”——以取悦他的美赫主。

皈依礼后不久，有一天巴巴上美拉巴德山之前，停车莅临探访了家属宿舍的居民。他先走访了全体居民，问候他们的安康。至爱巴巴随后以神圣临在，惠顾了我家的小村舍。我们幸福无比，他一如既往，亲切拥抱我们每一个。当时我们这些孩子都放假了，他详细询问喜露和阿迪的学业进展。妈咪的心洋溢着对巴巴的爱，自从她加入埃舍的“初爱”，因为除了这次皈依礼，她一直长期未见到巴巴。妈咪说，“我们一直等待您，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只渴望瞥一眼您。”



巴巴应道，“等待我是你们的幸运，也是伟大苦行。你们很幸运，能那样等待宇宙之主。”

之后不到一年，当时阿迪和妈咪在一起，巴巴在外旅行，2月22日那天在奥兰加巴德。阿迪挺难过，假期中见不到至爱巴巴，不过他继续按往常那样，沿小径走到下美拉巴德问候帕椎叔叔，顺便找人玩。路过美拉巴德的水井时，他突然看到巴巴站在吉罗瑞·夏的墓前，该穆斯林圣人葬在从朝圣者中心通向上山的那条小路的旁边。阿迪知道巴巴在旅行，却清晰地看到身穿白袍的巴巴站在墓旁的楝树下。阿迪感到惊喜交加，跑回去对妈咪讲述了发生的事。妈咪对阿迪说，当天他很幸运得到巴巴施的达善，尽管巴巴在奥兰加巴德。有时，即使在千里之外，巴巴会采用这种方式给爱者达善，就为满足他们对他的渴望。

阿迪的皈依礼举办后，我准备启程去瓦迪亚学院，因为6月份开学。就在出发前一天，我因严重感染和高烧病倒。次日早晨我们要于6点去萨若希影院看电影，之后大阿迪送我去浦那入学。虽然我发高烧，妈咪送我到阿美纳伽，让我躺在美赫纳扎的大阿迪家。放电影时，巴巴问妈咪我在哪儿，她告诉他我生病了。我必须承认，妈咪和我父亲，对我跟巴巴的谈话，以及我说服美婣请求巴巴允许我去浦那上大学之事，都毫不知情。电影放完，巴巴到阿迪家看望我，我躺在床上。他问妈咪，我病成这样，要不要送我去浦那。妈咪说，由他决定。无论他有何意愿，她都服从。巴巴问了妈咪三次，妈咪都同样回答。巴巴随后决定，我应该携带全部行李去浦那，大阿迪则按计划送我。由于我感到很虚弱难受，巴巴吩咐我躺在轿车里。他慈爱地拥抱我，我们就出发了。

我躺在前座，头枕在阿迪叔叔的膝上，大概过了15分钟，我请他停车。我下车，到路边呕吐。之后，高烧退去，开始感觉好些，于是我坐起来。我们到浦那时，阿迪叔叔把我交给埃瑞奇的父亲，帕帕·杰萨瓦拉。阿迪告诉他，我从昨天起一直身体不适，但此话对帕帕不管用。他带我购买寄宿生所需的物品。我们走来走去，进入一家又一家商店，然后他带我去瓦迪亚学院，办入学手续。我领取了所有课本、笔记本和其他必需品。另外，巴巴慷慨地批准，给我每月50卢比的零花钱。之后9月，我接到巴巴让埃瑞奇寄给帕帕的信函的副本，涉及他对我的职责：

坪坡岗

1949年9月24日

亲爱的帕帕，

巴巴要求你注意，只要娜玖·考特沃在浦那上大学，只要你留在浦那，你应当照顾她的需要，常去大学探访，并支付日常的学费和伙食费。

你会收到拉姆玖寄的每月150卢比，已安排从1950年1月1日起，支付娜玖·考特沃的开销。

万一娜玖·考特沃生病，你必须通知萨瓦克·考特沃，并设法与学校当局接洽，作些必要安排……

奉巴巴之命

你亲爱的

埃瑞奇

没多久，我惊讶地发现，帕帕对我每天该花多少钱的看法，远少于巴巴的规定。帕帕正统老派，他认为如果女孩手头宽裕，会被宠坏，把钱花在看电影和其他不必要的事上。因此他没有给我平均每日1卢比，只给我半卢比或8安那，很吝啬的数额。而我弟弟阿迪也在浦那上学，常问我要半卢比，去看电影或买零食。结果呢，我每天只有4安那，因为我每周有几次会把剩余的钱给阿迪。我对帕帕处理此事的方式不悦，不过如今回顾他的做法，我认为他这样管我的零花钱是对的。如果给我更多钱，我可能会分心，想把钱用于娱乐和跟朋友外出游玩，学习会受影响。

不过，当时对我来说很困难。有个巴巴爱者的女儿知道我的窘境，会当别人的面奚落我，说，“娜玖只带4安那过来，只够她喝一杯茶的。”我感到伤心、孤独和羞愧，因为我不能招待朋友，所以通常跟我自己、书本和巴巴为伴。后来我完全停止去咖啡厅，只把钱给阿迪花。帕帕省下我的零花钱，每年交还巴巴，当着我的面说，“巴巴，如果您给女孩太多钱花，她们会被宠坏的。”听此，巴巴会报以调皮的窃笑，仅此而已。我从未对巴巴抱怨我的窘境，将之视为他的意愿。我确实有几个朋友，他们会借我的笔记去抄，男女生都有。可尽管他们要请客，我一概拒绝，因为巴巴不喜欢女孩子跟男孩混在一起。我保持独处，希望取悦巴巴。

自1949年6月22日起，巴巴在美拉扎德的蓝车内，闭关漫长孤独的40天——对我们来说孤独——因为期间我们甚至见不到他一眼。后来8月1日，喜露和我在假期，被要求跟父母一起，于早晨7点到美拉扎德。全体男女满德里保持沉默一个月，巴巴走出闭关时，念一段祷文后，他们通过说“阿门”，打破沉默。特别命令，抵达前谁都不得喝茶用早餐。巴巴走出蓝车时，他的大闭关结束了。本次闭关为他的新生活铺路，它将从1949年10月16日开始。不过当我们凝视着他时，未想到这些。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我们多么渴望见到他的俊美形体。他极为慈爱地拥抱了喜露和我，那一刻我们甚至忘了他是人身上帝，只是沐于喜悦中，他是我们唯一的大爹，俊美、光辉四射且完美！

然而，新生活将给考特沃一家带来改变。我们在家属宿舍居住6年多，而从10月16日起，巴巴命令我们在新生活期间，居住下美拉巴德的满德里大厅。我们得搬走所有的物品和家具，妈咪和帕椎叔叔共用厨房，他的房间挨着我们的房间。巴巴还通知妈咪，每当邓肯医生来美拉巴德，她要负责他的伙食。妈咪虔诚地执行巴巴的命令，不辞辛苦，为邓肯医生每餐做三道不同的菜。可让妈咪失望的是，他会把全部的菜拌到一只盘里，随后开始吃。那些时日，他脾气火爆，我特别记得，有一天妈咪给他送晚茶迟了5分钟。喜露和我端给他时，他拿起杯，看看手表，然后把茶、杯统统丢出门外。我们吓着了，跑去告诉妈咪发生的事。妈咪似乎不为所扰，只管开始再沏茶。10分钟后，邓肯医生来找妈咪，她平静地说，“邓肯，我重新给你沏了茶，请喝吧。”他开始坐下，随后爆发大笑，先拥抱妈咪，接着拥抱喜露和我，然后喝了茶，回他的小屋。对于一名曾居住白金汉宫附近的英国绅士，来到炎热的美拉巴德住着锡皮顶的小茅屋，用旧搪瓷杯喝茶，肯定是非常困难的。巴巴在新生活期间，把他留在那里，撰写《行道者》一书，并照看满德里和玛司特的医疗需求，有时他肯定灰心丧气，因为我们会听到他踹踢房门和家具。但邓肯置奢华于不顾，选择如今的不舒适生活，远道而来只为跟随至爱巴巴并且服务他。虽然邓肯有脾气，我们发现跟他谈话很愉快。他用餐时，喜露常坐他身边，专注地听他说话，因为他很智慧有趣，通常很风趣、爱笑和健谈，仿佛没什么事会烦扰他。

这段时期，父亲跟我们一起住满德里大厅，不过我们很少看到他，因为他一早离开，直到晚上8点左右才回来，只为及时用晚餐，做完带回家的办公事务，从满德里那里了解巴巴的消息，然后睡觉。1948年，巴巴让父亲辞去电影院的工作，命他接管阿美纳伽的萨若希汽修厂

的出纳工作，因为萨若希希望由巴巴家庭的人管钱。萨若希提供父亲一辆车并且支付油费，方便他在阿美纳伽和阿冉岗之间往返通勤。巴巴明确要父亲为萨若希工作，因为他在 1950 年寄的一封口授给玛妮的如下信件中指示：

**亲爱的萨瓦克，**

**我今天拥抱了你吗？如果有，就好。如果没有，就把此短笺当作我给你的特别拥抱。忠于萨若希，什么都不用担心。**

**把此短笺给萨若希看。**

**巴巴**

我父亲留任此职位，跟我们一起居住，直到 1952 年 9 月底。

我们居住村舍时，喜露和我渐渐喜欢上马萨吉。现居住满德里大厅，我们能更好地了解其他男满德里。我们愈发亲近依恋彭度叔叔和帕椎叔叔（两位“美拉巴德的支柱”），还有韦希奴和邓肯医生。尽管我们依然思念女子们，跟所有的阿姨都很亲近——尤其跟美媞和玛妮——有了我们的叔叔们和玛司特在身旁，我们得到了大量爱的关注与理解。

勇敢的帕椎叔叔负责美拉巴德的所有建筑工作，管道和工程，常修补工作需要的机器。但最重要的是，他负责管两位玛司特；深深尊敬并且悉心照顾他们。我们也逐渐很喜欢玛司特——穆罕默德（或称图克亚）和阿里·夏（或称巴普吉）——我们居住满德里大厅期间，他俩成了我们的玩伴与伙伴。即使他们忙碌时，我们不能跟他们说话，我们还是喜欢跟他们待在一起，他们肯定同样喜欢我们，因为从不打发我们走。

穆罕默德住在旧客栈，那里的一个角落房间是图书室，有纪实作品和小说，从幽默侦探小说到一些英文经典名著。喜露在图书室度过大量时间，因为她对穆罕默德很着迷，又喜爱读书。穆罕默德会整天踱达，从地上捡小石子，大多数时间弯着背。有时他会在客栈背后闲逛，用手指抠石子。当喜露问他在做什么，他会说“地喜-帕透”，意思是“找地喜”。其含义对我们仍是个谜。我们居住满德里大厅期间，喜露几乎读遍图书室的书，因为她读得快，大部分的书一两天就看完。早餐后，她通常去图书室。穆罕默德脾气火爆，每当有人走近他，他常常变得生气，会叫他们走开。喜露是他面带微笑欢迎的少数者之一。如果她站在门口，征求他允许进屋看书，他会邀请她进去。她拿起一本书，坐在他的凳上开始阅读，穆罕默德则走来走去，用手指抠石子，时而扭头看看她。他的眼睛像两块燃烧的煤，不时地炯炯发光。每当喜露发觉他望着自己，就释卷抬头，笑笑，又重新读下去。她会在那里坐几小时，直到妈咪叫她吃午饭。妈咪很惊讶，穆罕默德居然没有把喜露扔出来。相反，每当喜露早上到他的房间，他会亲切地用长衫擦擦凳子，然后叫她坐下。我父母都高兴，喜露跟穆罕默德一起度过很多时间，穆罕默德灵性上很高级，他们感到这种接触对她有益。

我们也常探访巴普吉，他住在满德里大厅和旧客栈之间，背后的拉乎里小屋。他很气派，举止高贵，像帝王一般。他常微笑，难得说话。每当喜露和我走过，他会挥手召我们进屋。一天，我们走入拉乎里小屋，巴普吉指指他的腿。我们震惊地看到，腿上有一大块溃疡在流血，于是我们跑回家，取来急救箱。清理包扎他的伤口后，打上绷带。然后我们去找邓肯医生，请他查看巴普吉的腿，我们认为情况严重。邓肯和我们一起到巴普吉的小屋，我们小心地解开绷带。看到他的腿，居然完好无损，喜露和我感到既愚蠢又惊讶。邓肯只对我们微笑，神

秘地说了句“我明白了”，就走了。喜露和我面面相觑，不知是怎么回事。我们确定，刚才所见并非想象。我们对父母讲述此事，父亲也微笑了。他告诉我们，巴普吉想给我们一个服务他的机会；故让我们看到他的腿溃烂，给它清洁、包扎并打上绷带，而实际上腿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得知这点，感觉好多了，并且继续探访巴普吉，他会静静坐着，朝我们慈祥地微笑。

一天，穆罕默德瞅见我们去拜访巴普吉；后来，当喜露去他房间时，穆罕默德对她很生气。他说，“阿塔-图加-巴普吉”，意思是“现在只有巴普吉是你的。”喜露很难过他这样说，她解释说，是巴普吉叫我们去他小屋的。她反问他，我们怎能不理这位年迈圣人，从他身边走开呢，并请求穆罕默德理解她的处境。他最后原谅了她，用长衫擦擦凳子，让她坐下。喜露一直深感荣幸，当时他就像一个好朋友，表现出这么惹人喜爱的举动。

1949年，我仍在攻读国际科学，喜露则从耶稣和玛丽修道学校毕业。巴巴要她当护士，可这次是妈咪反对。“最好别送她学护理，巴巴。喜露长得漂亮，会引起麻烦，因为信各种宗教的学生都去上医学课。”当然，妈咪设想喜露会嫁给帕西人，因为那个年代不同宗教的人通婚是极不寻常的，她认为让喜露结识其他信仰的男子并不明智。

巴巴回复，“是你更知道，还是我更知道什么对她好？”

妈咪请他原谅她的争辩和目光短浅之言。既然她已把三个孩子交给巴巴，他们就是他的。于是妈咪说，“是，巴巴，您认为怎么最好就怎么做吧。”

之后不久，喜露开始在孟买的一家妇产科医院，婕拜-瓦迪亚医院，接受培训做儿科护士。萨若希叔叔开车送她去孟买，把她介绍给该医院的负责人，他的好友，阿登瓦拉医生。在医院生活，对喜露是个大的改变，她尚未完全准备好必须学习的东西。第一次看到婴儿出生，她晕倒了，护士们不得不把她抬到床上，让她苏醒。她恢复知觉后，每个人，包括隔壁床上的产妇，都笑话她。不用说，她极为尴尬，后来很快克服了困难。

几年后，也许是给她机会实践技能，巴巴让喜露在医院为拉诺守夜，后者刚做完手术。那时拉诺更成熟了，而喜露不再是易受惊的孩童，已长大成人，变得很喜欢她。晚间，喜露看拉诺，照料她，安排她上床，确保她的舒适。喜露的床离拉诺的床有几英尺，她们睡下后，喜露关了灯，她听到窸窣声，就坐起来。她胆怯地问拉诺，是什么响声。拉诺赶紧说，“噢，喜露，回床睡吧——那只是鬼魂。”喜露立即一跃而起，把她的床尽可能拖近拉诺的床，吓得瑟瑟发抖。她躺下床，试着睡觉，却突然听到嘎吱一声，一个白影出现在门口。喜露尖叫起来。灯打开了，那是夜班护士，是个修女，诧异地望着她。她只是进来查房，拉诺大笑。“噢，喜露，”她说，“我说窸窣声是鬼魂时，并不是想吓你。那一定是老鼠。”喜露尖叫时，那修女吓了一跳，此时也大笑起来，摇摇头走了。

有一会儿，一切归于寂静，可后来门又诡异地突然开了，一个高大身影隐隐出现门口。喜露又尖叫着跳起来，把脸埋在拉诺床上悬挂的蚊帐里。灯又开了。这次她们看到邓肯医生，他前来探望。他当然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疑惑地瞪着喜露，最终大笑起来。此时喜露快崩溃了，拉诺给了她一杯水，让她把枕头拉到拉诺的枕头旁，以便她们尽量睡会儿觉。当夜过去，不再有事，大家如释重负。

次日上午，巴巴来访并且问拉诺，喜露是不是好护士，她头晚过得是否愉快。拉诺笑着描述了整个事件，告诉巴巴最终她是怎样不得不照顾喜露的。巴巴脸上带着淘气的神情，免去了

喜露的守夜职责。当然他知道，尽管他在欢庆山努力说服喜露不要怕鬼魂，夜间关灯后，她还是害怕。之后许多年，拉诺妙趣横生地对巴巴爱者讲述这个故事，笑着说她是怎样照顾起本该照顾她的喜露的。

喜露依然好奇，那晚拉诺的房间传出尖叫声时，护士和病人会怎么想。不过此事未妨碍她的护士生涯：她开始培训六个月后，被孟买的大型医院之一，爱德华国王纪念医院，接受担任见习护士，从事一般护理训练。孟买的社会精英，会把子女送到那里的一流医学院。在此喜露证明，她深受医生、护士和病人的欢迎。她聪明、友善、温柔，对人人轻声细语，对病人怀有极大的同情心。

喜露在孟买期间，我在浦那完成了瓦迪亚学院的国际科学学位。因为我反应快，学习又努力，我自信会考取高分，入读医学院。别的同学也都这么想，因为我常辅导他们。1950年5月，报纸上最终公布了医学院的录取总分数线。我震惊地发现，我的最后考分差了0.1%。我当医生的梦想破灭了。

我马上意识到，此事的发生是因为我违背了巴巴，并坚持满足一己之愿——甚至谋求纯真可爱的美媞的帮助，她是那么爱我，心灵纯净，从未怀疑我的狡猾。而且我就读国际科学学位的两年里，浪费了巴巴的钱。现在我不得不面对违背巴巴的后果，尽管两年来我自以为赢得了这场游戏。此次经历在服从的重要性上，是格外痛苦的教训。一旦巴巴下达命令，一个人必须执行之，不管如何，都要努力遵守他的话，把结果留给他。因为违背他的命令，我受了苦。我们所有蒙福伴随美赫主的亲身临在的人，有时会忘了他是人身上帝，因为他看起来就像我们一样。而且我们所有人无疑会跌倒多次，但他始终会伸出援助之手，将我们扶起，并且宽恕我们。

## 第六章 接受他的意愿

我接到考试失利的结果后，返回美拉巴德时，没有向妈咪敞开心扉。我不想让她因为我不开心，所以在她面前，我装得很勇敢。反而去找彭度叔叔，不停地哭。他如慈父一般，拥抱我设法安慰我。然后他用土豆洋葱，给我做了特别的热煎饼，因为他知道我特喜欢吃这个。他用一张报纸裹起煎饼，请我吃。

我没有马上吃煎饼，对彭度叔叔说，我要带到铁轨那里，喜露和我最喜欢坐着聊天的地方。（当年难得有火车驶过，因此是安全之地，根本不像如今这样。）我坐在铁轨上，又哭了一会儿，然后吃起我最喜爱的叔叔做的美味煎饼。吃完后，我开始用报纸擦手时，报纸角落的一则广告吸引了我的视线：

应孟买政府邀请，可申请入读德里大学的护理（荣誉）学士学位……高级剑桥成绩一等或国际科学成绩二等优秀者，方可申请。学生根据成绩，将被授予一笔免费奖学金，接通知后到孟买面试……

巴巴当时在旅行。美媞和玛妮在美拉扎德，我们不可以联系她们。我自己认定，修护理学位课程很不错，于是未跟任何人商量此事，就回去找彭度叔叔，向他要了一份国内邮政信笺，对他说我想写信给朋友。他给了我一份，我回到铁轨处，写了申请函。我急切地等待回复，七天后接到一封孟买政府护理部门寄来的信，通知我已被选拔录取，无需赴孟买面试，可直接前往新德里的护理学院，就读学士课程。来函注明了相关日期和我需要的物品清单。

就在这时，巴巴从旅行中返回。我见到他时，高兴地告诉他，我已被德里大学录取。巴巴笑容满面，拥抱了我，开始安排我需要的所有物品。巴巴用我在瓦迪亚学院期间，帕帕·杰萨瓦拉退还他的零用钱，给我买了一只优质的旅行箱，和一块很精致的瓦斯针瑞士医用手表，花费了250卢比，在1950年代可谓一大笔钱。他慈蔼地把表第一次戴在我的手腕上。我依然保留着两件礼物，经过漫长的50多年后，那块表继续运转良好，象征着巴巴的甜蜜之爱。

我7月准备启程去德里时，去找至爱巴巴向他道别。他出于无限幽默，说，“我叫你这样抓住左耳。（他用右手越过胸口抓住左耳来演示。）你却这样抓。”（他把右手放在颈后，够到左耳。）他接着大笑，我也笑了，不过懊悔自己的蠢笨与违抗。

我开始在德里上学时，喜露已在爱德华国王纪念医院工作。她的病人——通常是穷人，因为那是免费医院——都很喜欢她。莎瓦与喜露同在爱德华国王医院，她们俩跟孟买的巴巴社区交往更密了，休日常拜访阿娜瓦丝、她妹妹娜格丝和罗姐。她们也喜欢陪伴迪娜·塔拉提和她的孩子们。大家都和善亲切地对待两位年轻的护士。

喜露作为护士有个大缺点，就是对病人在感情上太过投入（就像我后来对病人那样），结果当她被调入儿科病房时，目睹小孩子受苦，让她感到极其难过，以致人垮掉生病了。为她治疗的医生说，她太易激动，做不了好护士。最终她休了病假，跟父母一起居住美拉巴德。不过在此之前，爱德华国王纪念疗养院的一位常驻医务官，德乌拉吉·塔沃医生，爱上了她。他的家人来自缅甸，在那里一直很富有。我妹妹始终认为，尽管巴巴送我们学护理是因为他将其视为最崇高的职业，同时这也是一种方式让她结识德乌拉吉，她命中注定要嫁给的人。实际上，巴巴在步入新生活前，曾发电报给莎瓦、喜露和我，涉及给我们三人的命令：

## 马哈巴里什沃

1950年10月5日

莎瓦、娜玖、喜露：

正如我一向告诉你们的，你们必须过纯洁的生活；我在旧生活中就此授予的所有先前指示，都永远有效。唯一例外是，无论何时，你们三个中任何人想结婚，都得到我衷心的许可。

巴巴

那个年代，所有的宗教都极为正统，琐罗亚斯德教徒、印度教徒、穆斯林和基督徒，跟异教者通婚，简直被认为渎神。德乌拉吉不是琐罗亚斯德教徒，而是印度教徒。当妈咪得知喜露和德乌拉吉的友谊时，巴巴处于新生活中，我们不可以与他通讯。妈咪最初很心烦，不管如何写了信给他。巴巴发电报回复妈咪，叫她不要担心，一切都会好的。德乌拉吉造访美拉巴德两次，一次是我们住满德里大厅期间，另一次在我们迁回阿冉岗附近的村舍后。他第一次来访时，邓肯医生在他抵达时到阿美纳伽接他，赴美拉巴德途中，两人在医学话题上聊得很愉快。妈咪和爹地一见到德乌拉吉，立刻喜欢上他，喜露当然很高兴。不过第一次拜访，标志着喜露和德乌拉吉漫长等待的开始，因为他父母相当担心他迎娶异教者，后来才同意婚事。

1950年巴巴去德里时，我父亲知道德乌拉吉当时在德里，就写信让他去见巴巴。德乌拉吉去了，等候良久，获召进屋见巴巴。巴巴未提婚事，只谈到其他事情。后来他把手放在德乌拉

吉头上，我们推测那是赞成或祝福的手势。德乌拉吉必定感到某种特别的东西，因为他再次去见了巴巴。这次巴巴给他一个拉都，通常在喜庆场合给的印度甜品，也许表示他接受德乌拉吉娶他的爱女喜露。后来回到孟买，德乌拉吉又去阿厦那达善巴巴，那是纳瑞曼和阿娜瓦丝·达达禅吉的家，在那里他不得不排很长的队，后来才进屋。临走时，巴巴召他回去，再次把手放在德乌拉吉的头上。我父亲后来致信在马哈巴里什沃的至爱巴巴，正式请求允许喜露嫁给德乌拉吉，他接到此番回复：

### 马哈巴里什沃

1951年8月1日

亲爱的萨瓦克，

- 1) 巴巴收到了你的信。
- 2) 他因阅读你的信违背了新生活要求，故让人拧了他的耳朵。
- 3) 巴巴已给予三个女孩结婚的自由，故无需再征求他许可。
- 4) 三个女孩可自主选择婚，必要时征求父母允许；因为根据我的理解，神始终赞成不带任何种姓或信条障碍的真爱。
- 5) 巴巴要求你读七遍《新生活之歌》。
- 6) 巴巴宽恕你，并致以他的爱。

奉巴巴之命

埃瑞奇

1950年10月16日，巴巴召集全体男门徒到马哈巴里什沃，从早上7点开始，举行4个小时的会议。我父亲跟随巴巴从美拉巴德前往，会见来自印度各地的男子。巴巴把每人召到跟前，慈爱地拥抱之。酒肆之门已敞开，历经漫长时间后，每一颗心都洋溢着见到巴巴的爱与喜悦，因为新生活期间谁都不得联系或拜见他。邓肯医生宣读《巴巴的训示》，巴巴给每个在场者发了文件。还接受了他们给玛司特和穷人工作的捐款，该工作将于1950年10月21日开始。活动最后，他为玛司特阿里·夏洗澡，多数爱者在场目睹。巴巴再次拥抱每人，爱者们充满了主本人赐予的神圣甘露，随后启程赴目的地。

五天后，巴巴命令妈咪搬回家属宿舍旁的村舍，在那里再居住近4年，在各方面帮助阿冉岗村民。我们住满德里大厅期间，帕椎叔叔教会妈咪顺势疗法，她开始为一些村民治病，尤其在帕椎叔叔跟随巴巴离开美拉巴德时。她从每月的养家费中，留足钱买药品，给需要的病人免费治病。到那时，她的多数衣服已穿得破旧，因此时常穿着父亲的，补过的旧衣衫和裤子。村民们叫她女士或夫人，通常对外国人的称呼。因为她穿裤子和衬衫，而且是他们的医生，他们也叫她医生女士或医生夫人。听到他们这样叫她，很有意思。

她擅长治疗烧伤和蝎子咬，有时村民半夜用牛车送病人过来。不管何时，妈咪都义无反顾，欣然为他们治病。就这样，她成为很受欢迎的医生，公认她手到病除。为了报答她，接受免费治疗的村民们，会带来自家种的蔬菜。不过只有在告诉她菜值多少钱后，妈咪才会接受，

因为她信奉的不是赚钱，而是服务穷人。她无所畏惧，在我们上学而父亲跟巴巴外出期间，她独自住村舍。那个年代盗匪很常见，不过当妈咪独自一人时，至爱巴巴的纳扎始终在她身上。

村民们传开了美赫巴巴埃舍医生的消息，很快周边地区的群众开始来看病。作为巴巴的忠实跟随者，妈咪总是告诉他们，必须先念美赫巴巴的名，然后服药。以这种方式，妈咪帮助传播至爱巴巴的名。越多民众来，她越欢喜，因为她知道他们会继续传播巴巴的名。

妈咪对底层民众的慈爱态度的另一个例子，是她给拉朱的帮助，这是她搬回村舍后遇到的，一个赤贫家庭中的男孩。拉朱是个放牛娃，把牛赶到有草的地方吃草，冒着酷暑干这种辛苦活儿，薪酬却很微薄。他每日只吃节俭的一餐，聊以维生。干完活，他常徘徊在我们院子的墙外，一天妈咪把他叫进来，问道，“你为啥不去上学？”

“阿姨，我没钱买书本、笔或校服，”他说，“可我很想上学。”

妈咪去找父亲，请他跟埃瑞奇的舅父纽瑟文·萨达谈谈。这位先生乐善好施，在阿美纳伽为穷孩子和孤儿开办一所免费学校。他是国会议员，而且最重要的，是美赫巴巴的坚定跟随者。父亲对纽瑟文谈了拉朱的事后，他答应收留男孩，寄宿上学。妈咪然后叫来拉朱的父母，他们对这个建议非常高兴。父亲依然每天开车去萨若希汽修厂，一天带上拉朱，把他送到学校。

6个月后，拉朱放假回到阿冉岗。他穿着漂亮的校服，高兴地来见妈咪。他坐到椅子上，兴奋地对她讲述他的校园生活，以及学习状况。妈咪第一次在他脸上看到由衷的喜悦。从那以后，每逢假期，拉朱就来见妈咪。他完成了学业，因受过教育，找到一份好工作。他努力工作多年，自食其力，赡养父母。妈咪始终追随巴巴的榜样帮助穷人，她相信如果每位受教育者都主动关心一名农村儿童，整个村庄会逐步提升。

1952年9月1日，我父亲陪巴巴行至萨奥内。他们从火车站去达善遮篷，宝·喀丘瑞和他妻子拉玛，第一次前来达善。宝出身王室家族，他和拉玛颇有教养，谈吐温和。他们一见到至爱巴巴，就爱上了他。宝内心对巴巴的渴望是那么强烈，巴巴给他一根香蕉作为帕萨德却没有看他一眼，宝顿时心烦意乱，便吃下整个香蕉，连皮带肉！他想跟巴巴谈谈，可有些满德里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找巴巴面谈是不可能的。不过我父亲主动帮助宝，建议他给阿美纳伽的大阿迪写信。父亲记得自己早年渴望跟随巴巴的情景，故完全理解宝内心洋溢的爱。他也知道，在很多场合，巴巴会通过忽视爱者来激发他们的爱，从而增强爱者对至爱的渴望。

几乎没人意识到，宝，这位温文尔雅的年轻人，有一天会撰写20卷的《美赫主》，我们至爱巴巴在人间生活的故事，使他的神圣生活之歌可以永远在我们心中吟唱——或者，他有一天会担任阿瓦塔美赫巴巴永久公共慈善信托的主席。尽管年龄差距很大，父亲从第一天起，内心就为这个年轻人留着一个特殊角落，宝成了他的亲密朋友。我们一家人，至今都一直跟宝很亲近。

那年11月4日至9日，300多名印度各地的男子，应巴巴邀请到美拉巴德，为公众达善活动，在他们的家乡分别举办聚会，制定计划。父亲与大约50名亲密爱徒一道，提早获召参加本次重要会议，后者于11月1日抵达，逗留15天。其中有11人，包括我父亲，被巴巴选定，从11月2日直到14日早晨，代表宇宙之主美赫巴巴念诵神名。念诵要在下美拉巴德的角卜地小屋进行，整个12天期间每天24小时不间断。我父亲被分配，从凌晨1点至凌晨3点念诵“呀-耶兹单”。



巴巴后来选了 25 个男子，伴随他旅行两个月，作为他燃烧自由生活的一部分。巴巴说，“无保留的服从是我的期望和要求，”并且分配职责。萨达希乌将安排他们的膳宿，我父亲任萨达希乌的助手。8 个男子，包括我父亲，将一直伴随巴巴，直到来年 4 月底。11 月 14 日，巴巴带着我父亲从美拉扎德来到美拉巴德，开始旅行。那些获选伴随巴巴者，被要求乘国营运输巴士，直接赴萨考利。本次重要旅行期间需遵守的全部指示，已一丝不苟地交代。

他们一到萨考利，巴巴一行就去了乌帕斯尼·马哈拉吉的三摩地，巴巴以前额触拜。巴巴随后指着自己的心窝，说，“马哈拉吉在这里，不在那里。”我父亲感觉，这是阿瓦塔对自己的古鲁所做的非常感人的评论。从萨考利，巴巴一行接着去舍地，在那里他们顶礼了赛巴巴的大理石墓，之后访问堪都巴庙，乌帕斯尼·马哈拉吉曾在此做了四年的严苛苦行，期间庙内到处是蛇蝎。虽然马哈拉吉赤裸地坐在庙内，蛇蝎的叮咬也不影响他的身体。他曾禁食一整年，只喝水，不过变得骨瘦如柴，后来赛巴巴命他打破禁食，先喝咖啡，再进食。

他们从此地旅行至浦那。那是凌晨 2 点。他们抵达巴巴简的陵墓时，是专门为巴巴和满德里开放的。巴巴把头放在墓上，接着命满德里照做。这些访问后的第二天，巴巴启动燃烧自由生活，前往孟买，在那里联系一批玛司特，之后在纳瑞曼和阿娜瓦丝的家阿厦那，给大概 500 人施达善。

11 月 16 日，巴巴和满德里先乘坐三等火车车厢赴坎普尔，然后穿越 60 英里的崎岖道路抵达哈默坡，从 11 月 18 日至 27 日，巴巴给公众施达善。普卡告诉我父亲，有一刻，他看到至爱巴巴就像罗摩一样，以相同的姿势在同个地点，这一幕令普卡狂喜不已。在美赫之居，克夏夫·尼伽姆念了他两年前创作的四十行诗《美赫恰里萨》，该诗描述了巴巴的品质，总结他的生活，歌颂他。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把它呈献给主。巴巴非常喜欢《美赫恰里萨》，让克夏夫又念一遍，说，“这些诗句深深打动我的心。”父亲一直记得，当克夏夫首次把诗献给巴巴时，字里行间牵动自己心弦的情形。

在德里上学，给我带来新的挑战。在修道学校以及埃舍，我一向过着远离尘嚣的生活，胆子很小。现在，即使我害怕孤身一人骑车外出，也需独自去访问分配给我的家庭，做公共健康工作。每当我去家访，总在途中反复念巴巴的名。另一个问题是，我在医院常被老师和修女责备，因为倘若我的病人病重或临终，我会坐在旁边，根据病人的信仰，持诵适当的阿瓦塔的名——罗摩、奎师那、耶稣等等。我曾经在埃舍听说，临终时持神名者，会获得解脱。因此我常常错过喝茶和午餐，以便陪伴病人持神名。我的老师们，对我耽误用餐很不高兴，总是批评我。“该护理你必须护理，但不要涉入病人的痛苦、临终或咽气这些事，”他们会嘱咐我。我的观点则不同，所以坚持做我认为对的事。不过，尽管提出责备和建议，他们很清楚我难改本性。

德里的巴巴大家庭大力相助，使我过得很愉快。杜恩和克基·德赛、他们的表兄弟布焦·盖对我特别好，每到长周末，我常和他们一起逗留旧德里。至爱巴巴旅行期间来德里时，他会带着两三个满德里，有时包括彭度叔叔，居住他们家。真正的大爹巴巴会召见我，布焦会来接我。我第一次在德里见巴巴时，他问我对护士课感觉如何。我告诉他，我会尽量喜欢它，不过有个不利因素：我作为见习护士，受不了目睹病人受苦。我请求他赐我力量面对这些情形。我多么幸运，尽管他工作繁重，还抽出少许时间给我。他如此慈悲，我很惊讶自己今生怎么可能值得他这样的爱，因为我始终觉得不配。当我在西姆拉附近，卡绍利的肺结核疗养院值班期间，接到埃瑞奇从穆索里寄来的一封亲笔信，表明巴巴对他的孩子的慈悲：

幸福谷

（北方邦）穆索里

1953年5月9日

亲爱的娜玖，

师利巴巴收到你充满爱的来信，以及你给美嫒和玛妮的信。

作为回复，巴巴让我通知你：巴巴、美嫒、玛妮和所有其他女子，都很高兴阅读你的信。

因美嫒玛妮遵令不可写信，巴巴说，虽然你不会收到她们的亲笔回复，也不应该难过。巴巴说，美嫒玛妮把她们的深爱给你。

巴巴也把他的爱给你，并希望你随遇而安待在卡绍利——尤其在夏季期间。巴巴希望你吃好，照顾好健康，时间允许就多休息。你什么都不要担心。巴巴的纳扎在你身上。巴巴要求你只为他的爱烦恼，只操心持续地念记他。其余之事留给他，尽管放心，其余之事惟有藉着他的恩典和旨意才会达成。

巴巴对你的学业进步感到高兴和满意。尽你最大努力，把结果交给巴巴。

现在，巴巴要求你注意，他下令所有人从1953年5月15日至9月底停止通讯，因此要你停止写信给他。

巴巴要你知道并注意，他始终和那些爱他且持续念记他者在一起。距离与时间，对于他或者那些心灵纯洁且无私地爱他者，都不构成阻碍。

巴巴把他的爱与祝福给你。

奉巴巴之命

你挚爱的

埃瑞奇

又及：巴巴对你满意，要开心地知道他爱你。

奉巴巴之命

埃瑞奇

我的老师可能责备过我，不过显然他们欣赏我的护理素质。靠至爱巴巴的恩典，1954年我完成大学课程，获得护理（荣誉）学士学位。巴巴曾要求我当护士，最终我成了护士。他既满足了我接受大学教育的意愿，还以自己的方式教诲我服从他的重要性。我后来见到巴巴时，自豪地把学位证书给他看。我记得，就在我启程赴德里前，他对我讲的话：“我让你这样抓住耳朵（他右手越过胸口抓住左耳），你却这样抓住（手放到颈后，够到左耳）。”现在，他甜美地笑了，张开双臂，给了我慈爱的宽恕拥抱。

喜露从爱德华国王纪念医院休病假，回到美拉巴德时，又开始跟玛司特们，尤其穆罕默德，一起消磨时光。我完成德里的护理学位后，也回美拉巴德度假，因此我们有机会在一起度过漫长等待她的结婚日期确定的最后一段日子。就在这段时间，她开始被叫做喜拉，德乌拉吉对她的称呼，虽然对女满德里而言，她永远是那个“小喜露”。

穆罕默德经常戏弄喜拉（他叫她喜露拜），让她嫁给他而不是德乌拉吉，后者父母仍希望他不要娶异教者。喜拉有时问穆罕默德，她会不会结婚。他总是甜笑不语，因巴巴是决策者。不用说，喜拉对漫长等待变得焦躁不安，两次被巴巴责备。

首先她体重开始增加，巴巴注意到，叫她锻炼瘦身。她马上开始锻炼，不愿看到他眼中的失望。另外，这段时期，喜拉的校友特蜜，即大阿迪的侄女，和丈夫居住阿美纳伽的军营，她邀请喜拉去她家住几日。军人们喜欢社交，有派对和舞会。喜拉作为年轻女孩，享受跟旧友相处的时光。她受到军官们的注意，颇为得意。当然，她访友的消息传到巴巴那里，她回美拉巴德后，巴巴问她是否跳过舞。她对他承认，她跳了。他很不高兴，喜拉感到难过。巴巴的心情很快转变，因为他知道那只是无邪的乐趣，不过喜拉从此不再接受特蜜的邀请。她描述了自己对此事的感受：

巴巴拥有世间最美的眼睛。我无法凝视它们超过几秒，因为它们像闪电般耀眼。一个人不可能望着太阳，对吧？当巴巴满意高兴时，他的眼睛会闪烁，有一种闪光的顽皮神情，全世界都显得很美丽，太阳照耀每个人。可假如巴巴不高兴，你就宁愿大地裂开把你吞没，因为气氛完全变了，你会感到乌云雷电包围着你，世界仿佛充满昏暗，末日来临。你会祈求太阳重新照耀，立即忏悔自己的过错。

结果证明，喜拉对婚姻的漫长等待即将结束。一天她对穆罕默德问起她的婚事，他说会在雨季结婚。他是对的。日期很快定于1954年6月6日。举办婚礼前，父亲签署并寄出一封巴巴授予德乌拉吉的信（由埃瑞奇打字），清楚地表明巴巴作为我们的大爹对我们的关心程度。信中包含着美赫主的指导，适用一切跨种姓或跨信仰的婚姻：

**亲爱的儿子，**

现在是你意识到你将迈出的步伐的严肃性的时候了。此时你应该意识到，德乌拉吉·塔沃，你将有一位终身伴侣，她将作为你的合法妻子，仅仅伴随你一起生活，而她的社会与文化特征必定不同，你一定要凭藉对你的人生伴侣喜拉·考特沃的深爱，去适应这种不同。

这个种姓、信条和差异的问题，在未来婚姻的幸福生活中将永远是一根刺，直到当事人和双方亲属的观点得以改善，并稳定地建立于宽容大度原则的基础上。我相信，如果你对喜拉的爱像你表现出的一样真诚，就能顺利克服你的人生伴侣的所有缺点，我敢肯定，你的诚挚之爱，将使喜拉对你报以热烈的爱。为保持家庭的祥和与和谐，有赖于互相体谅，不被你和未来妻子周围的人所影响。你必须意识到，我的女儿喜拉在爱之祭坛上，为你做出的牺牲。你必须懂得，这种牺牲，除了我女儿对你的真爱，决不可能受任何理由激发。因为我知道，你们俩初次相遇情投意合，既没有金钱、彩礼问题，也没有家庭的干涉。你们俩相遇相爱、私定终身，除了作为夫妻一起幸福生活，没有其他动机。我希望，同样的认识会永远保持在你们俩的婚后生活中；如果不能，我敢保证，你和喜拉的婚姻生活不可能幸福，你和喜拉届时将不得不过一种束缚的生活。

喜拉的敏感性格，你所担心的这点，决不会容忍社会上任何被认为损害其尊严、文化与社会地位的评论。我很了解我的女儿。不过只要她嫁给你，虽两手空空，却会怀着一颗充满爱与荣誉感的心灵——那是再多财富也买不到的——带来优雅、尊严与文化，让满屋生辉。你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务必用你自己的尊严、文化与优雅，使她获得保障。如果她嫁给你后，你如获至宝般地善待她维护她，当然这是你应该做的，她会带着尊老爱幼的贤惠态度和行为，反过来回报这种善待。

喜拉的心灵如花一般温柔，她的爱如花一般芳香。如果你细致地善待此花，她将美化你的家庭并且传播芳香。不然，这朵花将由于忽视或错误对待而枯萎，届时其他人就有责任诘问你的那种态度。因此，我再次重申，你在决定于1954年6月迎娶喜拉之前，必须三思而行。

德乌拉吉和喜拉决定结婚。喜拉最后离开阿美纳伽赴孟买准备婚礼，她的火车要驶经美拉巴德，于是妈咪、父亲、帕椎叔叔和其他几人站在铁轨旁，向她挥手告别。而且太神奇了，她居然发现了穆罕默德，他也来到客栈前方，挥手告别。他从不到院子前面的，因此大家一定很惊讶。喜拉流泪了，为告别这位亲爱的朋友而难过。她在美拉巴德期间，逐渐跟他很亲近，每天享受他的陪伴，她知道自己有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他了。

婚礼如期举办，果然如穆罕默德的预言，就在轿车送婚礼嘉宾前往印度板球俱乐部参加仪式的过程中，季风雨突然来临。喜拉很高兴，确定天降大雨，用至爱巴巴的祝福赐予她和德乌拉吉。我们全家人都在场，阿娜瓦丝和纳瑞曼·达达禅吉也在。巴巴派韦希奴代表他，作为证婚人签署婚约。他还发电报道喜，“我的爱之祝福”，署名美赫巴巴。婚礼后，喜拉和德乌拉吉开始一起在孟买生活。

妈咪照常在村舍生活，继续给村民治病，可蓦然间，喜拉婚后才一个月，巴巴下达一则命令，让她不知所措。1954年7月4日，巴巴命她离开村舍和美拉巴德，返回孟买。妈咪将在那里定居，继续照顾我们这些孩子。妈咪被巴巴的命令惊呆了，但无保留的服从是他的全部要求。他是主人，因此她作为奴隶，怎能质问他呢？这就是，所有那些跟随巴巴生活的爱者的生活现实。圣人图克拉姆曾说，“大师的方式与世人的方式截然相反，”这是个完美的事例。但对于妈咪，不可能问原因——她的义务是服从巴巴的命令，她知道她必须义无反顾地踏上这把双刃剑。于是她默默无言，泪流满面，收拾完村舍的小家，那是她曾精心营造的。父亲遵命陪同妈咪，帮她在孟买，若情况允许，找个地方安顿下来。他跟她一起返回孟买，带着她所剩无几的世间家产：一只铁皮箱，一个小铺盖卷，一张钢丝床，她的缝纫机，不到100卢比的现金。她用在美拉巴德郊外的村舍，营造温馨小家的所有其余物品——橱柜、藤沙发、帘布——都留给了下一位居民。作为忠实的奴隶，她服从巴巴。和我父亲一起在阿美纳伽火车站候车前往孟买时，她潸然泪下，但她懂得惟有巴巴知晓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只是他的木偶，伴随他的神圣调子起舞。

在1940年，妈咪放弃她美丽的家以及所有的雅致家具时，已把全部财产交给巴巴，之后赴美拉巴德居住埃舍。如今14年后，她不得不在孟买重新开始她早已放弃的生活，要在此找到居所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找到，她也没有钱。父亲先找到两名琐罗亚斯德教徒巴巴爱者，他们家房子大。他解释说，该安排只是临时的，她随后会找到自己的住所，可两家人都说，他们不能接纳她。

父亲随后去找他的舅父和舅母，贝拉姆和朵西·巴如查。贝拉姆舅父在我奶奶去世后，曾照顾过我父亲一段时间。夫妻俩是班德拉区的一位穆斯林圣人毛拉那巴巴的忠实跟随者。多年

来，贝拉姆舅父白天上班工作，晚上为毛拉那巴巴守夜，直到他体弱无力胜任。他曾经很富有，经营装卸公司，但他的合伙人欺骗了他。贝拉姆舅父打赢了官司，但合伙人宣布自己破产，因此贝拉姆舅父永远损失了他的兴隆生意。他做点小工，养活自己家人和两个寡居姐妹的家人，总共 10 人。不过当父亲请求他们暂时收留妈咪时，贝拉姆舅父、朵西舅母和全家人，都爽快地欢迎她。他们家中简陋，妈咪只好在公用过道，凑合着添一张床，不过他们的爱与乐意收留她，弥补了她在 10 人同堂大家庭中生活必须面临的不便。

妈咪跟贝拉姆舅父和朵西舅母才住了两个月，就接到巴巴给她的来信：

**这是我对你的最后指示。我派遣你回孟买，有照顾你的孩子们的特定目的，因此不要到处走访串门……而要继续过从前的简单生活，持续念记我。你必须照顾好孩子，找到住房。这是我怀着爱给你的最后命令。**

从信寄到的那天，直到妈咪融入巴巴无限海洋之日，她一直恪守他的命令。她照顾我们即他的孩子们，过着简单的生活，持续念记巴巴。她从不看电影、演出或游玩，只去达善巴巴，继续为她的孩子们，后来也为孙儿和曾孙们，过着一种牺牲的爱的生活。

巴巴的一位富裕门徒，美赫吉·卡卡里亚，第一次到贝拉姆舅父和朵西舅母的公寓看望妈咪，对她生活在这样拥挤的条件下甚是担忧。他问妈咪可以付多少房租，她回答，“巴巴说不超过 40 卢比。”

美赫吉惊呆了。“坦白说，”他说，“我告诉你，用这点租金租不到公寓的，娜格丝。”

朵西舅母叫妈咪别灰心，于是她到处打听。9 月份，她还接到萨瓦克的电报：“巴巴从浦那来信，要娜格丝耐心等到 10 月，届时一切会好转。”最终妈咪听说，有个琐罗亚斯德教徒慈善家，正在马希姆区建一栋新楼，专门租给那些财务困难且流离失所的正派琐罗亚斯德教徒。她去找杰罕吉尔女士，她负责出租公寓。随着持续的跟进回访，以及巴巴的美妙纳扎在她身上，妈咪终于在马希姆租到一套小公寓，租金仅 34 卢比，恰好在巴巴给她的预算内。

1956 年 12 月，妈咪搬入这套新的小公寓，用微薄的积蓄买了最有限的几件家具。并发挥一贯的创意天赋，把这套小公寓营造成我们温馨漂亮的家，我们跟她一起居住时，住得很开心，因为她无保留地服从巴巴，巴巴已经为妈咪转了钥匙。

在美拉巴德度过毕业假期后，我返回德里再住两个月，在德里大学完成实习，然后定居孟买——离巴巴派遣妈咪迁居那里后不到一个月。因为喜拉也居住孟买，我们三人至少在同个城市，虽然不在一个住区。阿迪同年 6 月被浦那的瓦迪亚学院录取，到孟买度假。1940 年到美拉巴德的我们 6 人当中，只有父亲继续住在巴巴的埃舍。巴巴曾嘱咐妈咪照顾我们这些孩子，尽管我们现已成人，让她居住孟买这样做要容易得多。

在我接受孟买政府的奖学金赴德里就读护理学位时，签过正式协议，即读完学位后，我愿服务于孟买政府，无论安排何处，为期五年。那个年代，为政府服务的护士薪水很微薄，比其他职业低得多，即便有大学学位。一整年，我都处于职业生涯的低谷，被派到 J·J·医院当普通护士。我一接到任职书，就致信巴巴，承诺将毕生从事护理工作。

J·J·医院护士宿舍

拜库拉，孟买

1955年12月15日

至爱巴巴，

我写信告诉您，藉着您的恩典，我从今天起担任护士了。现在是5点钟。我刚接到任职信，于是在告知别人之前，先写信给您。工资标准是，125卢比基本工资，加上津贴共约160卢比。

亲爱的巴巴，从今天起，我向您承诺我会当一名好护士，把此生用于服务。请帮助我好好服务您，好好服从您，过纯洁的生活。您知道，我们作为人类易受诱惑，而您是仁慈的，亲爱的巴巴，因此请帮助我好好生活，为您服务。宽恕我的所有缺点，把我领向彼岸，亲爱的主，因为您是我的唯一向导和保护者。

我再次恳请您，帮助我过一种服务和思、言、行纯洁的生活。您理解我，亲爱的巴巴，因此我对您敞开心扉。我知道自己多么软弱，您多么强大，所以请永远引领我，让您的纳扎持续临在我身上。

向您致以深爱与亲吻。

您亲爱的孩子

娜玖

又及：我接下来会写信给我爹。

不久，我晋升为妇产科医院的夜班主管，接着担任病房主管护士一小段时间，有几个月在外科病房做临床指导。我的工作艰苦，不过我感激在德里度过四年后，离家人更近了。

1954年那几个月，发生诸多变故——我的毕业，喜拉结婚，妈咪迁居孟买，以及阿迪上大学。我们的小阿迪，儿时一度体弱，现在成了强壮的青年。他在达斯托学校那几年，曾积极参加童子军和国民学兵团。像父亲一样，他是运动健将，连续三年获得校际曲棍球和排球赛的双项冠军。他擅长拳击，在瓦迪亚学院，进入了校际的拳击锦标赛。参赛选手名单发布在浦那报纸上，一名浦那的巴巴爱者看到报道，注意到阿迪的对手——一个经验丰富的拳击手，因擅长在第一轮击倒并重伤对方而闻名——就通过前往美拉巴德的人带讯给巴巴。巴巴立即发命令给阿迪取消参赛。阿迪颇为尴尬，因公告已发布，但他知道必须服从巴巴的命令。我毫不怀疑，巴巴救了阿迪免遭严重的脑损伤，他的对手常给别人造成这种重伤。

至爱巴巴时不时会来孟买，我们能够见到他。喜拉婚后第一次见他，是一年多后，她怀孕了。巴巴似乎关切她的健康，但对她说不要担心，他有纳扎在她身上。妈咪、喜拉和我都到火车站为巴巴送行，那是喜拉对他最生动的记忆之一。她这样描述，“他站在车厢门口，再次看着我，叫我不要担心，不要怕生孩子，因为他的纳扎在我身上。时至今日，他在车厢门口的形象仍在我的脑海中，因为他一直打手势说这些话，直到我看不见他为止。他俊美的眼眸流露出一位母亲的关爱，因为他对我们来说，既是父亲也是母亲。”1956年8月7日，穆罕默德曾预言的，喜拉和德乌拉吉的儿子出生了。他们给他取名迪帕克，意思是“光”，他过去乃至现在都是他父母的欢乐之光。

## 第七章 守夜—父亲的不可能任务

我开始护士生涯的那几年，喜拉开始了初为人妻和母亲的新生活，阿迪在瓦迪亚学院上学，父亲跟随巴巴在美拉扎德，陪伴他旅行。1953年至1958年是艰苦的六年，巴巴命令他守夜。每天夜晚，父亲先把头放在至爱巴巴的莲足上，说三遍“您是仁慈之洋”，然后开始守夜。时间安排根据他们的居住地而异。在马哈巴里什沃，父亲的值班时间短，只有5小时，从夜晚9点到凌晨2点。在萨塔拉，通常7小时，从晚上7点到凌晨2点，不过有时巴巴提早召他，他会下午3点开始，值班11小时。在古鲁帕萨德，一直是11小时，下午3点到凌晨2点，而在美拉扎德，连续两年半，他值班7小时，夜间11点到早晨6点。父亲第一年守夜期间，总被安置在巴巴的房间外。

守夜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藉着巴巴的慈悲才可能，因为他想给爱者机会去服务他。最微弱的响声，比如吞咽、咳嗽或打喷嚏——甚至守夜人略微挪动位置——都会打扰巴巴。尽管如此，履行该职责被认为是极大荣幸，因为获许与神圣至爱持续接触，只有少数被选者获准守夜。我认为一定是巴巴赐予父亲的多世祝福，才让他得到这么多年的无价荣幸。可以想象，主在夜间做他的宇宙工作时，给一个花费大量时间亲近他者带来的益处。该荣幸也赐予了宝，在履行此职的满德里中，他做了最多年，有时一次12小时。巴巴曾对宝说，“要记住，我不像普通人那样睡觉。我始终清醒。我始终有意识，在做我的宇宙工作。”父亲说，在守夜期间，他一直记着巴巴对宝说的话，以便让大师舒适。

巴巴就寝前，会要求我父亲给他读报纸上的最近重大新闻，包括本地或世界各地的，任何不寻常的事件。父亲会为该时段做精心准备。他不值班时，就从报纸上摘写他认为值得报告的所有条目，尤其跟战争和自然灾害有关的。读完新闻，父亲总会把一块特定的白手帕铺在巴巴的床上，用右脚站在手帕上。然后，宇宙之主会用他的神圣前额，顶拜其受造物的脚一百遍。作为大师的奴仆，父亲从未问巴巴为何这么做。最初他感到尴尬，但随着时间推移，它成了服从主的意愿的无需置疑惯例。父亲遗留了一张用古吉拉特语写的字条，提到那块手帕，该手帕由我保存至今。其英语译文是：

**小心保存此物。我一直小心保存这块手帕。**

**萨瓦克·考特沃**

这是我保存的一块特殊手帕。师利巴巴睡觉前，会让我把右脚放在他的床上。为避免他的床单被我的脚弄脏，我把这块手帕铺在他的床上。师利巴巴每天会用额头顶礼我的脚一百遍。我不知道他在顶礼谁。惟独巴巴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不知道他的这个神圣行为涉及什么灵性工作。

再照顾巴巴的一些需要后，我父亲会确保他的舒适。巴巴然后用被单从头到脚覆盖全身，以免人看见他的任何身体部位。巴巴房间的所有门窗必须关紧，天花板的风扇必须关掉。即使在夜间，天气也往往十分炎热，父亲通常穿一件薄细布背心或长衫和短裤。

也许相比别的，最能表明我父亲对主的绝对服从的一件事，发生在1954年2月，科弗尔的戈达瓦里河上。巴巴在马哈巴里什沃会合我父亲和另几个浦那弟子，他们一起前往科弗尔，那里为他们安排住宿在三艘游艇。巴巴的游艇是三艘中最好的，有供电，其下锚位置听不到科弗尔城区或另两艘游艇的喧闹声。所有这些设施由一个叫考杜瑞·克里希那·劳的人提供，

尽管他其实并不知道巴巴是神人，仍提供了这一切，让巴巴、满德里和其他随行者住得很舒适。我父亲负责分食物的工作。

他们到达后的那天早晨，一条小船把装着茶和南印度美食的盒子运来，作为早餐。我父亲以为也已经给巴巴的游艇送去早餐，就把食物分给一起的两艘游艇上的人们。人人享用了丰盛早餐。餐后，两艘游艇上的人被送到巴巴的游艇下锚处。巴巴显得很不安，和几个满德里走在岸边。巴巴不耐烦地说，“时间不早了。我们还没吃早餐，我的爱者在等我。”

就在此时，考杜瑞·克里希那·劳到了，以确认巴巴对安排和食物供应满意。巴巴神态严肃地问候他，打手势，“你为何不早些给我们送早餐？”

考杜瑞·克里希那·劳回答送了。巴巴随后叫来我父亲。他问，“你和两条游艇上的人用过早餐了？”

父亲答道，“是，巴巴，我们吃饱了。量很慷慨。”

巴巴严厉地说，“你和两条游艇上的全体吃饱喝足了，可我的游艇什么都没有送。你知道吗？”

我父亲震惊又后悔，央求巴巴宽恕，巴巴随即召来克里希那·劳，说明情况。然后他说，“如果我要你做件事，你会服从吗？”

克里希那·劳说，“会，巴巴。”

巴巴打手势，“找一条结实的绳子和一块大石头。把绳子套在萨瓦克的脖子上，把他扔入河中央。”说完便走开。

见克里希那·劳对服从巴巴犹豫不决，我父亲恳请他，“快执行他的命令吧。”克里希那·劳惊呆了，此人担心死亡，反而劝他服从巴巴的话。他以前从未遇到一个人为了执行大师的命令而甘愿去死。这种服从对他来说深不可测——虽然他犹豫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周围没有大石块。

克里希那·劳战战兢兢地走近巴巴，表示他未能服从命令，因为附近没有足够大的石块，并问他怎样办到巴巴叫他做的事。巴巴叫他别担心，接着召来父亲，说已经宽恕他的疏忽。克里希那·劳目睹我父亲竟甘愿为犯的错误去死，对巴巴的爱顿时穿透了他的心，立刻认识到巴巴就是神本人。

多年后，克里希那·劳请巴巴允许，让他在戈达瓦里河畔创建的巴巴中心（美赫斯坦），竖立一尊巴巴的青铜和石质像。“塑像会发挥媒介作用，使您驻留我心间，”他对巴巴说。“此外，不只为我个人。对其他人，它也会成为对您的纪念。从中我们会受鼓舞，越来越爱您。”

巴巴回应，“若你怀着这种思想竖立塑像，我并不反对，不过你们应在心中找到我。我将寓居其中，但如果你们的心灵并不渴望在那里寻找我，塑像将只是一尊石头或金属像。”

1954年9月，在美拉巴德举办一场16岁以上男性巴巴爱者的聚会，后被称为“不可思议的三周”。让帕椎叔叔主管印度和巴基斯坦来的900个东方人，彭度叔叔照管他们在下美拉巴德的住宿。20名西方男子居住美赫静修所，由萨若希和妻子纬露负责。巴巴命令我父亲在整



个聚会期间居住山上，照顾西方爱者的舒适。邓肯医生负责照看他们的健康需要。纬露从家中给他们带食物，我父亲负责招待用餐。

巴巴对全体撒晤斯者指示，以便他们百分百地享受他的神圣陪伴，有如下几点：

1. 照顾好你们的健康。
2. 只想着我。
3. 感觉在家一般自在。
4. 忘掉一切——亲人、家乡、工作、身份——尽可能多地伴随我。
5. 彻底忘掉所有的困难和烦恼。
6. 当你们在这里时，不要想自己的家。

9月18日到25日，上午9点至9点半，西方人被要求坐在自选的场地，闭上眼，努力观想巴巴的形象。我父亲的职责是，确保这半小时内，这些男子不受打扰。

9月12日，在阿美纳伽的瓦迪亚公园举行公众达善活动。用两部旅行车把西方人送到公园，他们在那里加入参加公众达善的10万人。巴巴双手发帕萨德。萨若希先宣读《美赫巴巴的呼召》，然后是一则阐释巴巴沉默的讯息，最后是《怎样爱神》。

活动如火如荼，数千信徒排队达善巴巴，另数千人坐在遮蓬下，瞻仰他的焕发容颜，因心中洋溢着对神人的爱，毫不害羞地流泪。后来埃瑞奇突然用麦克风宣布，“巴巴要萨瓦克·考特沃上台来。”听此，正观看活动，站在偏僻角落饮用至爱美酒的父亲，就跑到台上。巴巴命令我父亲跳舞，他毫不犹豫跳起舞，浑然不觉成千上万的东西方爱者正看着他。有些朝圣者，一开始显然被这样的服从惊呆了，慢慢地似乎开始懂得服从大师的真意。巴巴的“服从比爱更伟大”这句话，在此通过我父亲当众的举动体现出来。

巴巴分发帕萨德，直到下午6点。此时，人数剧增，变得难控，于是巴巴触摸了剩余的帕萨德，向公众致意，然后攀到大阿迪的雪弗莱轿车顶上。警察和满德里在车周围拦成警戒带，巴巴合十答谢民众的爱，轿车缓缓驶离瓦迪亚公园。这是巴巴在阿美纳伽施的唯一一次公众达善。参加本次难忘场面的千万民众，所流露的对巴巴的爱与崇敬表达，给西方人留下极深刻印象。

巴巴还率西方人游览美拉巴德山，让他们参观陵墓和他的锡屋，跟他们一起步行，讲述往事。在下美拉巴德，他让他们参观角卜地小屋、桌屋和度内坑。在美拉扎德，他们参观了蓝车、新生活篷车和末那乃息小屋，女子那边的花园和巴巴楼上的房间。后来巴巴带他们攀登闭关山。他们也看到缀满补丁的卡姆里棉衣，还被送去幸福谷。最后一天，大家离开前，巴巴让人用多种语言宣读了他的《最后宣言》。众人流泪不止，准备离去——除了达文·肖和我父亲，他们两个起初太激动，甚至无法挪动一步。之后人人在哀思的沉默中离去，因为如卡比尔所言，“当爱使心灵陶醉，何须言辞？”

巴巴对他的西方爱者说，“我要求你们尽快直接回家，以便能带着你们接受的爱，分享给家人和朋友。”全体于9月30日离开，按巴巴的意愿，每人带着他的爱返回西方的家，其量取

决于各自在永远流淌的神爱源泉前所举酒杯的大小。我父亲后来收到一封西方人亚历山大·马基的优美信件，他这样描述其经历：“我在埃舍难忘的三天，使我希望能在整个三周中跟你在一起。你、亲爱的萨若希夫妇（萨若希和纬露）和邓肯，把埃舍转化成全印度最亲切的寓所。我会怀着感激永远铭记。”

西方人一启程，巴巴就命令满德里收拾一切，以便他们于10月5日前往萨塔拉。在萨塔拉，巴巴和女子们住格拉夫顿屋，10月7日下午2点，他去距离不远的花梨木屋看望男子。他开始转动那块硬纸板做的字母板——有时他就会那样做——并且说，字母板上的零字，部分脱离却仍挂着，如果其四分之三脱离字母板，对世界将再好不过。巴巴飞快地旋转字母板，然后突然把它扔向父亲。他这样做时，这片零的四分之三脱落了。“惟独神知晓这个零的价值，以及它代表什么，”巴巴补充说，把那块碎片递给我父亲，说，“千万小心保管此物，直到你最后一息。”随后巴巴把字母板交给埃瑞奇。

后来，大约在5点半，巴巴问我父亲把那块零放在何处，父亲说放在他的行李箱里。

“换作我，”巴巴说，“我会挖掉身上一块肉，把纸片保管在那儿！你真想要它？那块零将制造大浩劫。”

我父亲很害怕，立即归还那块零，巴巴把它交给埃瑞奇，说要把它同字母板放在一起。

6点钟，巴巴命令在场的20名满德里去洗手。他们洗完回来后，关闭花梨木屋的门窗，警卫在外面站岗，防止人进来打扰。巴巴说，“我今天必须弃用字母板。但在此之前，我要向五位赛古鲁致敬。”

6点半，敬拜仪式开始。巴巴前一天已授述要诵读的祷文。埃瑞奇用英语宣读，宝译成印地语。在地上铺了一块白床单，上放一只凳子。巴巴指示20人，一个接一个站到凳子上。他对男子们说，“当我的额触你们的脚时，你们说，‘赛巴巴，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巴巴简，塔俱丁巴巴，纳拉延·马哈拉吉啊！巴巴在向你们最后致敬。’”他吩咐他们，完全按他给的顺序说这些名字。

全体做完后，巴巴单独顶礼自己，向自己致敬——用手触额，再触脚。然后巴巴再次顶礼每个满德里，这次吩咐他们，在他触他们的脚时，他们要念诵“帕若卜拉玛，帕若玛特玛，呀-耶兹单，阿乎若玛兹达，安拉-呼-阿克巴”。巴巴随后洗手，洒水四遍。我父亲说，巴巴的脸上有神圣光辉，眼中有奇光。用印地语和英语念诵祷文时，巴巴合掌站着。

下午7点整，巴巴把字母板连同那块零放在凳上，然后把它递给埃瑞奇，将这些和仪式期间用的白床单一起，交给美拉巴德的帕椎保管。巴巴静坐了几分钟，然后打手势说，“我真高兴！”之后他听了巴赞和卡瓦里唱片，直到深夜11点半。

11点45分，用英语和印地语念诵《大师祷文》。午夜祈祷结束，全体满德里陪同巴巴走回格拉夫顿屋。从那天起，巴巴用不同的方法传达他的思想和指示。最初他双手裹上手帕，以免打手势。过些时日，他让一个满德里念英文字母表，巴巴指示他需要的字母。有时他用手指在空中写。但这些方法都不太成功，过了几个月，他开始用手指做符号，从而开始一套用手势构成的新手语。

巴巴的 61 岁生日，按琐罗亚斯德教历于 1955 年 2 月 11 日在萨塔拉私下庆祝，又于 2 月 25 日庆祝。他们逗留萨塔拉期间，满德里不可离开花梨木屋。只准我父亲和宝去邮局收发邮件，韦希奴去采购食品。巴巴一度放宽此令，称他们傍晚都可以外出散步，但后来这个特别待遇也取消了。接下来的几个月期间，我父亲陪同巴巴多次外出短途旅行。在马哈巴里什沃，他们住的地方只有三张床：一张给巴巴，第二张给埃瑞奇，第三张由宝和我父亲共用，因为他们分担守夜。与巴巴一起生活，涉及不断地适应被安排的环境，所有情形都必须愉快接受。

巴巴让我父亲 3 月 13 日陪他去孟买，也许为了视察妈咪在那里的生活状况。3 月 18 日，返回萨塔拉，巴巴开始为 500 本左右的《神曰》扉页签名，神本人撰写的这本书，即将在美国出版。在耶稣受难日，男女满德里遵守部分禁食。第二天巴巴亲自做丹沙克，米饭豆糊和蔬菜。父亲说，那是他此生吃过的最美味丹沙克。次日，我父亲陪巴巴去了浦那的伽内喜金德，3 月 20 日巴赞活动在浦那中心举办。

3 月 21 日，巴巴庆祝琐罗亚斯德教的新年“嘉姆希德-埃-诺鲁兹”，波斯人的春节。那天的习俗是，做一种叫发露达的粉色甜饮料，用牛奶和玫瑰水制成。巴巴从格拉夫顿屋来到花梨木屋，与满德里一起饮用发露达，观察了宝对他的服从，就该主题授予一段优美的语录。巴巴对满德里说，“**要学会像石头般生活！人们践踏石头，又把它当作偶像来膜拜，石头因此受影响吗？一点也不。无论被脚踢，被唾弃，或被膜拜，它都保持无动于衷。你们都要有意识地像石头那样。你们若变得石头一般，就会实现生命目标。**”巴巴给满德里这样的箴言，给他们注入勇气去服从他。

他们仍在萨塔拉期间，埃瑞奇宣读了从 1955 年 5 月 1 日到 7 月 31 日三个月给每个人的一般命令，以及给伴随巴巴居住的满德里，在该时期安排的具体职责。我父亲从晚上 8 点半至早晨 5 点半，守夜 9 小时。巴巴给男子们每人 30 卢比月薪，让他们自行安排伙食，不过后来拜度接管了做饭的任务，被免除守夜职责。

就在此时，巴巴也决定了满德里去世后如何处理遗体。巴巴给出名单，用数字表示各个满德里，并且说，“若相关者未表达特别愿望，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首选遗体处理方式是”：

- A) 1 号—在阿美纳伽静塔（天葬）
- B) 2-6 号—在美拉巴德火葬
- C) 7-14 号—在美拉巴德土葬

我父亲的数字是 12 号，指定他在美拉巴德土葬。

1955 年的最后一个月，巴巴在美拉巴德举办一系列撒晤斯活动，每场活动针对一种具体的语言组：古吉拉特语，泰卢固语，印地语和马拉地语。

来自印度各地还有巴基斯坦的爱者们，大约 900 人参加。巴巴爱者总是盼望着撒晤斯，与神在一起，因为那意味着亲身接近巴巴。这些时刻，他会拥抱在场的每人，神给人的拥抱，让所有人享受这种亲密。对参加撒晤斯者，那是享有巴巴陪伴的奇妙时光。但对巴巴来说，持续不断地会见人们，是相当劳累的。用他满溢的爱泉，巴巴亲自承担起所有接近他者的业相。因此，这样的活动给他造成巨大的痛苦。我父亲当时在守夜，他告诉我们，在撒晤斯的夜间，

巴巴总是因剧烈痛苦而不得安宁。只有亲近者知晓这点。当他出现在爱者面前时，显得容光焕发，优美快活。这种长期的撒晤斯是神爱人类的实例。

泰卢固语撒晤斯期间，巴巴一度向大家介绍各位满德里。关于我父亲，巴巴说，“萨瓦克·考特沃：自 1940 年，他和家人把一切献给我。他们都爱我。萨瓦克绝对服从我。他还做我的守夜人。”

没多久，巴巴率女满德里和一些男子，从美拉扎德前往萨塔拉。我父亲和其余男满德里随行，从美拉巴德出发。那年巴巴宣布，从此他的生日只在 2 月 25 日庆祝，不再按琐罗亚斯德教历，以免未来的爱者混淆。在萨塔拉，他为下次闭关做准备，给满德里分派职责。我父亲一如既往守夜，直到巴巴于 1956 年 7 月启程，去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旅行。8 月一回到孟买，巴巴立刻返回萨塔拉，继续闭关工作。

因为巴巴在两次汽车事故中受伤——第一次 1952 年 5 月，在俄克拉荷马州的布雷格附近，第二次 1956 年 12 月在萨塔拉附近——夜间巴巴腿部开始出现严重痉挛。第二次事故后，他让守夜人待在屋内他的身边。我父亲会尽量把椅子移近巴巴的床，以便他能按摩巴巴的腿，改善血液循环，防止痉挛。他不可以停顿哪怕一秒，因为如果他停下，巴巴会击掌，问为何停下。目睹巴巴这样受苦，让守夜者心碎不已，不过巴巴有一次谈到受苦，**“没有人白白地受苦，因为真正的自由是灵性的自由，受苦乃是通向它的梯子。人无意地为了成神而受苦，神有意地为了人类而受苦。”**巴巴对跟随者明确表示，这两次“事故”都是他所操控的，以便承担起世界的苦难。

守夜人受令，未经巴巴允许，不得离开房间。父亲说，即使他要小解，也不得不憋着，直到发觉巴巴在被单下有动静。那时他才会征求允许离开房间。有一次巴巴在旅行，他们住宿茂密森林边的一个驿站，父亲需要排尿，他急迫地望着巴巴的被单。他一看到巴巴在动，就请求允许去小解。巴巴推迟不让父亲离开房间，但父亲没问原因。终于他叫父亲去，却说，“要小心。仔细观察四周。赶快小便，就回来。”父亲必须服从，遂匆匆离屋，就在他再进屋前，他看到远处林间有一只目光炯炯的老虎。他很感激，巴巴推迟他离开安全的房间，直到老虎逐渐走远。

父亲常听到巴巴睡觉的房间外传来奇怪的响声——叫喊、哀哭、尖叫或呻吟声。有些时候，他感觉听到石头滚下山、家具移动、门窗嘎吱响或物品坠落碎裂声。但不管发生什么，父亲被命令，未经巴巴允许，决不开门。要不惜一切代价遵守此令。后来，我父亲明白了原因。每当神人忙碌做灵性工作，那些自杀的魂灵会试图吸引仁慈之主的注意力，接触或呼求他本人，以便获得人身，不再作为魂灵长年游荡，直到前世的正常寿命结束。不过，如果有一个人在神人身边，即使在他的房间外，这些魂灵就不能自由接近巴巴。守夜人必须自始至终保持清醒，以防这些魂灵占便宜。有时巴巴会释放魂灵，赐予他们人身，并告诉守夜人他这样做了。父亲认定，巴巴让守夜人不停按摩他的腿的一个原因，是防止他们打盹，因为如果父亲迷糊睡着停止按摩，巴巴会立刻知道。如果父亲听到他打鼾，即便停顿片刻，巴巴会击掌引起我父亲注意。所以说他总让人在夜间服侍他，即使他难得睡上片刻，因为他始终在做宇宙工作。

1957 年 2 月 25 日，各地欢庆巴巴的 63 岁生日。两天前，巴巴往世界各地拍电报，“把我的爱传达给所有爱者。”因至爱巴巴是早晨 5 点出生的，在那之前让他穿上新衣，5 点整，全体男女分别在美拉扎德的两边，热忱念颂 7 遍神名。我父亲按惯例念诵“耶兹单”，因为那

是他最喜爱的神名。（也是神人的父亲希瑞亚喜爱的。）巴巴随后召集男满德里进入他的房间。那年至爱美嬉选了浅蓝色上衣给他穿，他坐在床上，靠着背垫，颈绕花环，像帝王一般。父亲说，巴巴的脸如旭日一般，熠熠生辉。他亲切地伸出手让每人亲吻。父亲后来对我们说，“这确实是罕见荣幸和我们的好运，此时我们的心拜在他的足前。”

3月4日，巴巴开始步行，逐渐坚持做从去年12月的事以来的康复锻炼。他不顾明显的疼痛，不断增加活动，尽管医生建议他不要急于进行。巴巴锻炼走路，每天增加距离，才到第四天，步幅就又大又快。

4月18日，巴巴率女性和四个男满德里，埃瑞奇、邓肯医生、宝和我父亲，去浦那的伽内喜金德，住在达迪·科罗瓦拉家。一天，巴巴同男子们在玩跳棋，一名重要的政府官员来见。不过，巴巴继续玩游戏。那官员显得困惑，因为他看不出巴巴周围有表明任何“灵性举动”的东西，当然他不理解巴巴的行为。巴巴随后说，“**当我是奎师那时，就玩这种游戏。虽然对你而言，我似乎沉迷于游戏，你却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宇宙工作。我的宇宙工作时刻不停——在我吃、喝、睡、玩时——持续进行。**”那官员未经提问，就得到巴巴的回答，继续看游戏。有时巴巴伸手拍拍他。后来那官员对在场的男子透露，巴巴每次拍他，他都会得到对心中刚浮现的某个疑问的回答。他对他们说，“这是我此生最难忘的经验。”

巴巴在找个宽敞的房子，以便他在浦那居住消暑，一位浦那爱者伽德卡，找到珊塔迪薇王妃的夏宫，古鲁帕萨德。伽德卡6年前，曾安排巴巴短期用过古鲁帕萨德，而本次逗留，从4月18日到6月1日，是第一个连续夏季，王妃提供宫殿给巴巴使用。在此期间，守夜职责分开，让宝从下午3点至晚上11点值班，我父亲则从夜晚11点守夜到早晨6点。一天晚上，宝弄出轻微响声，巴巴对他很生气。巴巴后来慈爱地拥抱他，并抚摩他的脸，说，“因为我深爱你，才骚扰你。这个骚扰是我给你的帕萨德。”

他们逗留浦那期间，我父亲获得一个教训：莫以他人为代价来自娱。他与阿娄巴一起，怂恿普卡吃了太多芒果、普瑞（油炸小饼）和其他美食。普卡出现严重消化不良，整晚难受。巴巴得知后，召见我父亲和阿娄巴，批评他们利用普卡爱美食的弱点。作为惩罚，巴巴让他们步行至汽车站再返回，帮助普卡消化晚餐。

1957年10月，巴巴赴孟买接受治疗时，我父亲随行，但巴巴遣他跟妈咪一起住，因为父亲身体不太好。12月20日，巴巴再次来孟买，这次带着女满德里。埃瑞奇、拜度、宝和我父亲乘另一辆车来。巴巴和女性们，同阿娜瓦丝和纳瑞曼一起居住阿厦那，男性们住另一个巴巴爱者家。12月22日，一场达善活动在桑德拉拜礼堂举行。礼堂容纳了1000多人，男女分别排队一一经过巴巴，其余人站在外面。活动结束后，唱古吉拉特语阿提和印地语阿提，紧跟着衷心地高呼“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3000多人欢喜地达善了巴巴。巴巴和满德里在阿厦那过完圣诞节后，于12月26日返回美拉扎德。

这段时期，父亲的健康迅速衰退。他变得越来越虚弱、摇晃不稳，而且发现守夜期间越来越难保持清醒。为了做到这点，有一年半时间，他一直每天服用兴奋剂药片。不睡觉使他的健康付出沉重的代价。不仅是守夜让他疲惫。白天他必须读报并做笔记，以便晚上向巴巴报告。他还得去邮局收发邮件，巴巴在美拉扎德时，我父亲睡在蓝车里。车内酷热，没有风扇或适当的通风设备，还有来自满德里的持续噪音，他们忙碌日常活动，互相交谈。一些领薪工人的嗓门很响，让父亲烦躁。另外他在这些条件下仅有的一点睡眠，也不得不中断，以便吃午饭。到1957年底，他变得神经紧张。

尽管如此，第二年夏季，他陪同巴巴去了马哈巴里什沃避暑。为巴巴和女满德里租了沙普庄园，群山之巅的别墅。随行男满德里有埃瑞奇、宝和我父亲。他们住那里时，巴巴有时会带女子或男子开车兜风。他总是分开带他们。4月4日，巴巴与男子们访问了乌达拉，他第二次事故的地点。考伊亚·萨塔拉瓦拉开车，埃瑞奇、宝、我父亲和巴巴的弟弟佳尔坐车里。巴巴指示考伊亚，把车停在不到事故地点几英尺处，然后吩咐大家下车。巴巴蹒跚前行，来回穿越公路三次，仿佛在画一条边界虚线，随后返回马哈巴里什沃。

马哈巴里什沃的本地居民去找考伊亚，代表他们恳请巴巴给他们施达善。于是在他逗留当地的最后一天，4月29日，巴巴在沙普庄园施达善。大约300人参加，包括伯尔的王公和几位王妃，他们正访问马哈巴里什沃。4月30日，巴巴乘车前往浦那，在古鲁帕萨德居住两周，5月4日在门廊施达善。这次，古鲁帕萨德的主人，巴罗达的珊塔迪薇王妃，第一次达善巴巴。她对巴巴印象深刻，从那以后表现得对他忠心耿耿，一直准备服务他。达善活动期间，她总是坐在巴巴脚边。

1958年5月，巴巴率几名男满德里启程，访问美国和澳大利亚近一个月。我父亲被派遣于5月15日赴孟买，在那里住到巴巴返回。因为他要在孟买市呆近一个月，就带上钢制行李箱和铺盖——他唯一的财产。巴巴6月回国后，住在阿厦那，6月7日他召我父亲去那里。他问我父亲，是否打算回美拉扎德继续守夜。父亲坦承他健康不佳。他身体虚弱，感觉不再能履职。他说，“如果您，巴巴，让我继续跟妻子和孩子一起住孟买，我会照办。”

至爱巴巴，父亲的仁慈之洋，对他的实言相告很满意。巴巴慈悲地说，“如果有人问你，你为什么继续居住孟买，就说，‘巴巴，我的大师让我离职，所以我在这里。’”他进一步说明，“永远记住，萨瓦克，你没有力量离开我，除非我有意如此。”巴巴给了我父亲一个灿烂的笑容和温暖的拥抱。

父亲回家时，心灵和思想相冲突，因为他感觉到，当巴巴让他服务时，他没有能力服务大师。他对妈咪解释了发生的事，她惊呆了。她说，“你，献出我们的一切找到神，怎么能离开他呢，尤其在你已经知道巴巴就是神人时。”父亲突然记起，1954年3月28日，巴巴口述让他记录并签名的一份协议。我父亲不懂巴巴话中的意思，不过他从不问巴巴；这是满德里的生活方式。因此父亲只是照巴巴说的做。以下是父亲签字的协议：

本人特此确认——

如果娜玖和喜露不听从我，如果她们对我无礼，如果她们一分钱都不给我，我依然要保持开心，因为她们在经营自己的生活。

萨瓦克·D·考特沃

54年3月28日

父亲给妈咪看了巴巴让他签字的草稿，对她说就在那天，巴巴已经规划他的命运——离开美拉巴德——因为只要父亲住在埃舍，就不会有需要儿女经济援助的问题。父亲相信，巴巴已给他奖励，让他多服务了四年。这是必然发生的事，必须面对和默默承受的事，因为此乃神人的旨意。妈咪深感痛苦，不过她理解，因为巴巴总是说，“一切皆按我的意愿发生。”这件事再次向我们大家表明，就像巴巴遣妈咪回孟买居住那样，世界确实是个舞台，我们渺小的人类只是上帝的演员，遵照各自的能力和他的旨意，努力去爱他服务他。

从他返回孟买起，直到去世，父亲很少谈起他跟随至爱的生活。有一次我问他，为何我从未在浦那或美拉扎德拍的巴巴电影中见到他，他淡然地说，拍电影时，他在尽量睡觉。对他更重要的是，尽最大能力为巴巴守夜，而不是醒着被拍入电影，却因夜间打盹让大师不快。如果有家人让父亲谈谈跟随巴巴的经历，他会说，“如果我们不能按他要求的那样爱他，最好不要对世人谈论他。”我不知道这句话是巴巴的还是他自己的，不过一定跟父亲因不能继续守夜而感到痛苦有关。我们能感到，他看见自己的失败多么令他伤心，但他从未对我们表达那种痛苦，因为是巴巴的旨意让他离职的。尽管如此，他自感不配巴巴的爱，因为他不像其他满德里，不能服务巴巴直到生命结束。尽管他不跟我们谈巴巴，可当喜拉请求父亲录制他的故事时，他同意了。

父亲持续不断地念诵“耶兹单”，并忆念他的美赫主。他早晨的第一件事和临睡前的时刻，都在忆念巴巴。中午 12 点和下午 5 点，不管当时置身何处，他都大声呼唤巴巴，“巴巴-帕瓦蒂伽”。父亲告诉我们，巴巴说过，“如果你忆念我这四遍，我将始终与你同在，你将感到我的陪伴。每天只要这样做四秒钟；那么你虽然在世间，巴巴将始终与你同在。”

我父亲是极为幸运的人。虽然他不能给我们提供世间舒适和富足生活，这对我们家意味着诸多挣扎，我们所接受的，却远比我们必须放弃的，更为宝贵。我们有神人做大爹。父母能给孩子的，还有比这个更大的礼物吗？当我们想到拥有巴巴神圣慈悲的爱指导我们一生时，世间的所有金银财宝犹如粪土。

## 第八章 我的西方巴巴家庭

虽然对我父亲来说，回孟买很艰难，但也有些美好时刻。巴巴赴美国和澳大利亚旅行期间，那个月父亲回来住，带着钢制行李箱，妈咪帮他打开，把衣物放入柜子。他们打开箱子后发现，最上面有一张巴巴与美婣的漂亮黑白照，镶着 4X3 英寸的钢相框，萨瓦克的神人与女神看上去年轻迷人。是谁把相片放箱里的，至今仍是谜，不过每次我把它从柜子里拿出来，都能闻到玫瑰香。我有种感觉，如此细腻举动，只可能出自女子。所以也许是代表巴巴和美婣，我们可爱的玛妮，把相片放入父亲的行李箱——或者是，知道考特沃一家深爱巴巴和美婣，或许玛妮自己把它放进去的。甚至有可能，巴巴从西方返回时，向她暗示他即将让萨瓦克离职，因此引起这个可爱的想法。我们从未试图解开这个谜。我们把相片放在父亲的床对面的书柜上。

结果证明，1958 年 5 月，是考特沃家发生诸多重大变动的月份。喜拉的丈夫德乌拉吉，一年前离开印度，赴伦敦进修麻醉学，如今迪帕克快两岁了，喜拉急于去丈夫那里。出发前，她给巴巴寄去一封充满爱的信：

孟买

1958 年 5 月 14 日

最亲爱的巴巴，

相信我，我非常渴望达善您后再赴英国，于是提前离开德里。可我赶到这里时，就在当天您已经去了坪坡岗。

多么遗憾，我的迪帕克未能得到第一次达善，我自己也极度失望。可不管怎样，“愿您的旨意成全。”

我的小家伙太淘气了，以致我担心独自在船上怎么可能管住他，因为他一分钟都坐不住。

我迫切想让他拜见您，因为我感觉，他接触您的神圣临在后，也许会变得安静点。迪帕克和我寄了一份小礼物给您，希望您能接受，作为我们爱的表示。我多希望能多给您些，可遗憾的是我手中空空。我很难过，您为我做了那么多，我却无以回报，但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也能做我想做的。

我总在清晨一开始和夜晚最后一刻念记您，白天每当我有闲暇，就低声念您甜美的名。我知道我会毕生一直爱您，并且希望临终一息念着您的名。

请您的纳扎持续临在于我们，巴巴亲爱的。

我的爱给亲爱的美婣、玛妮及所有人。

向您致以合十礼和深爱。

永远爱您的孩子



喜拉

又及：迪帕克也致以合十礼、爱与吻。

喜拉和迪帕克乘船赴英国后，不久父亲写信给她，当巴巴听说她打算带迪帕克去英国时，显得十分担心。尽管此后全家团圆，在英国生活，喜拉却一直不适应当地气候。她赴英国不到两年，就患了哮喘，随着年龄增长愈加严重。她还要跟重度支气管炎和各种过敏症作斗争。全知的巴巴预见到即将发生的事。长达数年，喜拉感到与至爱巴巴和我们家人的离别之痛。对她来说，迪帕克接触巴巴变得越来越重要，但历经数年，她才能重返印度。

喜拉前往英国时，我也已经离开孟买，因为孟买政府把我的职务借调到古吉拉特邦政府，总部在拉杰果德，我要在那里待三年。妈咪体贴地陪我去拉杰果德，帮我安顿下来。当时古吉拉特邦在护理方面极为落后，因此我被专门调去，监督改善医院的护理服务，同时帮助建立公共医疗服务。我由于奖学金，仍在政府的合约期内，所以别无选择，只能在那里工作，直到五年培训期结束。工作特别辛苦，因为我不得不赴各地出差。不过，主任们很棒，并且赞赏我的服务，为此我感谢巴巴，虽然我依然觉得护理这个职业很艰苦。

有段时间，似乎妈咪会再次独自生活，孩子们分散各地。但就在喜拉赴伦敦之前，阿迪在浦那读完了理学士学位，回孟买同妈咪居住。而当时父亲，虽然不知会永久住下，在喜拉出国后就回家了，因此妈咪的小公寓相当挤。阿迪曾打算在部队服役，因为他已加入国民学兵团，被提升为分队长，分管另5个小伙子。不过我们仁慈的主，再次转了钥匙，任命阿迪的长官被调换。新任长官更改了前人的决定，让某个有权势者的儿子取代阿迪上任。阿迪一向对不公很敏感，忿忿不平，从国民学兵团辞职。结果证明，中印战争期间，该小分队被派往边防哨所，1962年在战役中，6人全被击毙。我始终觉得，至爱巴巴再次救了阿迪，因为妈咪曾带着不渝的信心服务过他。

由于我远在拉杰果德，常辗转于一个又一个村庄，过了很久，才得知阿迪和父亲都在孟买。初闻父亲请求巴巴让他离开埃舍，我很震惊，不过现在我理解，这个决定是巴巴在1954年3月就拟定的，父亲提出请求，则由他的神圣意愿与意志所掌控。此事也让我想起，1940年父亲辞职时，妈咪拍电报给巴巴，他的复电是“如果没辞职，就不要辞。”巴巴一定希望当时我父亲消耗完他家庭生活的业相，再加入埃舍，可太晚了，因为没让巴巴代他决定，父亲就已辞职。

在此之前，巴巴一直会寄少量的钱，支付妈咪的生活费和阿迪的教育费。不过，阿迪上完大学，巴巴就停止寄钱供他花销，并命令我从微薄的薪水中，往家里寄他曾给妈咪的那笔生活费。从那时起，我遵照巴巴的指示，每月寄一笔钱，仍不知阿迪和父亲两人跟妈咪一块生活。那点钱简直不够买食物的，巴巴此时则在严格闭关，下令谁都不得同他通讯。

尽管情况日益绝望，我父亲却感到，这是他和妈咪必须勇敢且耐心经历的最后考验，对我或喜拉只字不提，因为他在遵巴巴之命签署的那份协议中说，即使我们不给他寄钱，他也会保持愉快，因为我们要应付自己的开销。我依然不理解，为何父亲把协议诠释成，他甚至不能对喜拉和我讲他们的困难。倘若我们知晓，父母的生活如此拮据，都会心甘情愿地寄去他们需要的一切。可不知怎的，父亲一定误解了巴巴的话，以为他甚至不能要我们提供财务援助。我们父母也没向任何一方的亲眷伸手借钱，因为所有亲戚只会说，美赫巴巴辜负了妈咪和父亲。我们父母最不愿听到的，就是对至爱巴巴的抨击。

这期间，阿迪努力找工作，由于缺乏有影响的关系，很难找到。父亲也在找，却因年迈，找不到。妈咪的生活费，甚至不够支付三个月的房租、煤气、电费和食物。这段时间，妈咪每天给阿迪做节俭的两顿饭，她和我父亲吃的，仅够糊口维生。因为他们跟阿迪分开时间吃饭，阿迪甚至未发觉他们做出的牺牲。这种生活持续了六个月，期间父母变得非常瘦弱，几乎濒临饿死。我父亲百分百确信，至爱巴巴会帮他们脱离危难，但妈咪在绝望之下，竟提出跟父亲协定自杀的想法。这部分故事也令我困惑，因为这样的想法完全不符合妈咪的性格，她曾那般全心全意地把生命献给巴巴。那不是她的个性所为。我认为，一定是极度饥饿使她思维紊乱了。她对我父亲说，因为巴巴在严格闭关，写信给他意味着违令，由于父亲不能问我或喜拉寻求帮助，也不可能去求亲戚，她认为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她对父亲保证，如果阿迪独自一人，能够用我寄的钱支付饭费和房租，直到他找到工作。于是在一个周日她提议，父亲与她于拂晓时分一起去珠湖海滨。他可以带她游到深水区，他们就可以溺死自己。由于我父亲是游泳能手，所有人甚至阿迪、喜拉和我，都会认为他是试图救她时淹死的。

父亲只为安抚她，以免她更加激动，就佯装同意她的计划，她把日子定在下个周四。然而我父亲绝对确定，全知的至爱巴巴，决不会任由他们执行这个计划。他记得新生活期间，当拉诺无法忍受离开巴巴时，巴巴对拉诺说的话：“把你的处境当作救生圈，紧紧抓住，我不会让你沉没。”他还记得，当查干想自杀时，巴巴对他说的话：“你哪有权利夺走你的生命？你不是把它献给我了吗？”可尽管父亲反复给妈咪讲拉诺和查干的事，她仍然坚持。她不想看到唯一的儿子因为他们受苦。于是父亲假装顺从她，醒着每时每刻甚至到深夜，都不断地祈祷巴巴干预。

父亲对大师的完全信心被听到，呈现为他的衷心祈祷巴巴带来对困难的解决。不到三日，接到大阿迪的来信，询问他们的安康。我父亲如释重负，因为他的祈祷已被听见。妈咪呢，确定大阿迪是应巴巴之命来信后，就写了满满两页纸，倾诉他们正经历的一切，却因巴巴闭关，一直未能传达给他。一五一十细述他们的财务危机后，接着提到她在绝望之下计划的自杀协定。她说，自己边写边哭，问道，“父亲想要寻神，为何孩子要因此受苦？”

回复寄到一份电汇单，肯定是在至爱巴巴的指示下寄来的，因为它带来巴巴的好运祝福。到11月，阿迪成为印度斯坦利华公司的销售代表，这份工作让他跑遍古吉拉特邦，后来连父亲也找到了工作。父母俩，神人的奴仆，从未对阿迪、喜拉或者我透露这些事。直到在妈咪晚年，保·纳图来信让我写关于自杀协定的事，我才弄清情况。喜拉和我一无所知，于是我们问妈咪，保的话是什么意思，那时她才告诉我们，我们俩不禁潸然泪下。我们一向钦佩父母如此完全地服从巴巴，巴巴说过，“服从比爱更伟大，”因为他们确实尽自己的理解与能力服从他。

早年间，谈起巴巴时，妈咪常说，“主就像真正的铁匠，考验爱者的胆魄以确保好好地塑造他们。巴巴这样对待爱者，使他们感到自己被淹没，可一旦水满到鼻子时，他会及时拽住其头发，把他们拉上来。”当然这就是发生在妈咪和父亲身上的事。无疑，妈咪动摇了，不过她从未向任何人，除了大阿迪，提过她的自杀计划。巴巴说，“正是出于我的爱，我打碎家庭幸福，把爱者拉向我。倘若我剥夺你的一切，你仍继续爱我，那将是巴巴的真奇迹。”

我在古吉拉特邦的期间，自始至终努力工作，尽量改善当地提供的护理服务品质，尽管按古吉拉特邦的规定，我的月薪被削减了40卢比。我刚到后，就写信对巴巴倾吐自己满心的挫折感。玛妮回信说，“你的信给巴巴读了——他希望你不要感到沮丧，要更有耐心……”附有一则甜蜜的生日贺词。我颇为尴尬，回信道歉：

至爱巴巴，

我希望您原谅我上封信中的糟糕语气。请您原谅，亲爱的巴巴，虽然我受多年教育，却如此粗鲁。我甚至失礼地未问候您的健康，反而大肆倾吐我的苦衷。您真是太好了，都没提及这些……

反正，亲爱的巴巴，不用担心，因为我不会过于烦恼，我只会用这个想法鼓起勇气，即按您所说的，发生的一切都是最好的，有您的祝福陪伴我，我不需要别的了……

埃瑞奇回复了如下的信：

……巴巴希望你不要感到沮丧。倘若你 100%确信巴巴是神，没有他的意愿，一片树叶都不会动，就没有担心的余地。你爱巴巴，始终想寻求他的意愿。不是吗，娜玫？那么无论发生什么，都是遵照他的意愿。因此，渴望拥护他意愿的你，**无权**感到烦恼陷入沮丧！！

巴巴说世间的苦恼朝你皱眉……因为你并不想松手放开它们。这些苦恼是大无的产物，因此它们什么都不是。然而它们令你愁眉苦脸，只是因为你想要它们，当你弯腰挖掘其中掩埋的快乐时，愈发想要它们。当一个人跨越苦乐两者的障碍时，便拥有真喜乐。这点要通过对神的强烈之爱才能做到。

现在神采用人身，来适应跟你相处，你应当认识到自己多有福：这个认识——倘若很明确——就足以淹没你的苦恼以及消沉。

巴巴要你勇敢地活在他的爱里；并为你获得的各种独特机会屡次得到他的有福联系，而愈加爱你的至爱巴巴。

巴巴把他的爱送给你。所有女孩致以她们温暖的爱与深切思念。巴巴希望你更好地照顾健康，作为拥有至爱之大爱支柱的你，要带着力量面对一切境况。

那三年期间，支撑我的是，有几次我能够跟巴巴在一起。有件事特别让我感动。那是在美拉扎德的庆祝日。我不再记得具体场合，不过当时至爱巴巴仍承受着第二次事故带来的伤痛。要把他从房间抬到满德里大厅，我是被玛妮选中的，为他抬椅者之一。先把巴巴从房间的椅子移到那张有四条长柄的抬椅上，这张抬椅现今还在满德里大厅。我们四个女子握住抬柄，我握着巴巴右侧的前柄。我心里十分紧张，因为自己不是很强壮，而那张木椅即便没有坐者的重量，也相当沉重。我怀疑自己能否稳当地抬他，就鼓起勇气，持着他的名，跟另三人一起抬起他，穿过花园，进入满德里大厅。我们到了，这个经历让我震惊，因为我既没感到椅子重，也没感到巴巴的重量。仿佛我们抬着一个小孩！我随即意识到，巴巴出于慈悲，让椅子和他的神圣身体变轻，以便我和其他人，在万分激动中，能够轻松安稳地把他抬到目的地。我确信，这是为提供我们这个宝贵机会施的奇迹，最近拜访美拉扎德让我愈发深信这点，我试着抬起一只椅柄，发现空椅都极为沉重。

我将永远记得的另一次拜访，是在 1959 年我的一个月休假期间。巴巴问我，我为何看起来那么消瘦且疲惫，我对他说，“巴巴，我不适合当护士。我做护士，纯粹是为履行您的命令。”接着告诉他，我在医院会为病人哭泣，有人临终时我拒绝去用餐或休息。在公共健康工作中，我不忍看到我的工作对象，那些村民的贫困，会跟他们一起流泪。我说，“巴巴，请使我心肠变硬。”

巴巴转向埃瑞奇，说，“埃瑞奇，告诉我，既然她说自己不适合当护士，我们该对她怎么做？我们应该使她更棒吗？”

埃瑞奇说，“是，巴巴，让我们使她更棒吧。”巴巴、埃瑞奇和我都大笑起来。我回到古吉拉特的岗位，没有多想巴巴问埃瑞奇的话，直到几周后，印度政府的护理服务主任 T·K·阿德尔瓦拉女士，赴古吉拉特邦访问。

我被要求向阿德尔瓦拉女士展示，整个古吉拉特邦在医院和公共健康护理服务方面的改善，因此我陪她密集旅行，带她参观所有的医院和若干村庄。她对我完成的工作印象很深，返回德里后，给我寄了一份申请表，是印度政府提供的，在美国就读公共健康硕士研究生的奖学金。我开始填申请表，那时才记起我同巴巴和埃瑞奇的对话。我于 1958 年 4 月 28 日写给美媞和玛妮的一封信中，提到希望我能获得奖学金，赴加拿大或美国攻读硕士学位。我补充说，“我似乎太雄心勃勃了，不是吗？但不管怎样，生活快速前进，我们必须与时俱进，你们知道的。”同时，我开始以迥然不同的观点看待我的工作：“你们不会相信，可我现在发现，我的工作极有意思。这太奇妙了，因为有一段时间我讨厌这一切。一个人怎么会喜欢上从前不喜欢的事物，着实令人惊奇……”同一封信中，我调皮地抱怨，她们的来信不够频繁，一个月后，我收到玛妮的一封愉快健谈的信，令人惊喜，因为她通常不处理印度通信，只处理西方通讯。她描述了巴巴从西方之行回国后怎样神采奕奕，还有巴巴出国期间，她、美媞和高荷是怎样消磨时光的，赶着缝制衣物，夏天如何炎热等等：

*……今年的雨季推迟，你可以想象可怜的（阿美）纳伽人的时运多不济。无情的云朵飘过，不顾连绵数英里的荒芜田野，对报雨鸟的呼唤置若罔闻……天热时，我会嫉妒彼得（巴巴的长耳猎犬），它只要乐意就常常跳进鸭池——可我不乐意，这下意味着要把它擦干，以免它身上滚得都是泥；不过每次当它从池中浮上来，看见它狼狈却快乐的模样，我不禁大笑……*

*要记得，娜玖，不要觉得你去那种荒僻地方是浪费时间；光是你获得的经验就很值得。要记得，我们只能看到眼前，巴巴他却看到无穷远乃至超越的……*

我寄出赴美深造的奖学金申请后，另有一次机会和巴巴在一起。我告诉他，我提交了申请，不过工作上也快晋升了，就问我该怎么办。他说，“选择你认为对将来最好的情形。”他问我想上哪所大学，我说，“巴巴，只要离吉蒂和伊丽莎白近的大学就行。”几天后，我收到了申请的复函。我是那年印度唯一被提供奖学金，赴美攻读公共健康硕士的护士。等待上哪所学校的消息的同时，我接到美媞和玛妮发来的电报，“巴巴致以爱的祝福。”之后玛妮来信，让我放心，巴巴说不管政府对我作何安排，我完成学位后，都会返回马哈拉施特拉邦。在 1960 年 7 月 24 日的另一封信中，玛妮推测我会被送到哪里上学，希望我一获悉就尽快通知她，以便她联系美国的人士协调我过去的事。她致信吉蒂谈过我的奖学金，不过如玛妮说的，“默土海滨相当偏远，我不认为你会去那里。”

终于，离出发前仅剩两周，我接到通知，被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当时公认最佳的公共健康专业录取，该校离默土海滨中心相当近！至爱巴巴，在他的爱与慈悲中，转了钥匙“使我更棒”。

我立即写信给巴巴，汇报我的行程细节。我将从德里出发，到华盛顿特区，参加一周的外国留学生培训，之后再前往教堂山。此前曾接到玛妮充满爱的信，介绍我可以接受美国的巴巴

爱者的好客款待、膳食和聚会，但除了用于教育的材料，不要接受任何现金或其他物品。后来，就在我出国前几天，我接到她于8月5日写的另一封信：

*亲爱的娜玖，*

*我们收到你本月1日的来信，你几天内就要去美国了！这些人，就像贝蒂·戴维斯的歌中所述“不是太慢就是太快……”我们注意到你的行程表，相信藉着巴巴的慈爱恩典，你现已拿到护照或很快将拿到。我知道你在联系吉蒂（她也在最近给我的信中提到你），一切都会顺利的；另外，美国人总体上都很热心友好，因此你在那里，任何时候都不会感觉像陌生人……*

*我把这封信寄到孟买，因为我不知道你前往德里的确切日期（还考虑到我没有你的德里地址）。妈咪好吗，给她很多爱，并转告她，这个永恒的调侃者说：现在她是“有两个女儿在西方的母亲了”（用古吉拉特语写），一个女儿在英国，一个在美国。告诉她不要为你担心，你的大爹将照看一切。也把我们的亲切问候给你的小爹，你写信时同样问候阿迪。*

*这里有一份特别的爱给你，跟你的食量及目前体重相称，不管怎样是相当大的一份，来自美媞和我俩人。*

*玛妮*

玛妮又给我寄了一封信到孟买，我错过了，于是妈咪给我转寄到教堂山。信中附有美国巴巴爱者们的地址。

1960年8月15日，我乘坐环球航空公司的707喷气式飞机赴美，作为头等舱乘客。简直是皇室待遇！但我不是宇宙之主的儿女吗？飞机在华盛顿特区着陆，我下了飞机，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我祈祷“至爱巴巴，永远与我同在！”我对将来的生活感到忧虑紧张，独自生活，身边没有巴巴、美媞、玛妮，也不能去找妈咪。我被建议穿纱丽，于是给玛妮写信说过，我会第一次重新穿上我拥抱巴巴时穿过的纱丽。

我走向航站楼，门会自动开启，我感觉很有意思。往前走了几步，看到一位高大、白皙英俊的中年绅士在张望。他走到我跟前，问，“你是娜玖？”我对他说是，他说，“捷巴巴！”并张开双臂，我自发地拥抱了他，仿佛刚找到失散多年的兄长。这是多么亲切的欢迎。通常我相当害羞沉静，可听到“捷巴巴”的问候，使我感到像在家一样，这次虽在西方，这里却有人关心我，因为他也爱巴巴。我无法充分表达我的感受，只能说我非常高兴。

这位先生还没来得及告诉我他是谁，一名大学代表就走过来，问我是不是娜玖。此人告诉我，他们已经为外国学生安排了在华盛顿特区一周的膳宿。那位温和的巴巴爱者简要地说，我会跟他和他妻子一起居住，并询问了我要报到参加培训的地址和时间。他随后告诉我，他叫奈德·富特，他妻子叫多萝西亚，他们是苏非教徒。我毫不犹豫地跟他走。他把车开来，我坐上车，感觉像爱丽丝梦游仙境。他摁个按钮，车门就锁了。再摁个按钮，车窗就升起来。后来我们到了他家。那是怎样的漂亮宅邸呀，有两层楼，很多房间。一侧是可爱的小山丘，使房子隐蔽，隔离外面的公路。还有个游泳池，有着漂亮的清澈湛蓝池水。后来我发现，奈德拥有赛马。

多萝西亚到门口迎接我，然后带我上楼去我的卧室，以便我更衣梳洗。我随后意识到，至爱巴巴为何把喜拉和我送入那所时髦的欧洲寄宿学校，因为现在我的举止，必须像修女们训练我们那样。我跳上床，床很软富有弹性，让我感觉像个公主。接着我坐起，梳洗更衣，去吃午餐。

我走进餐厅，看到一张漂亮的抛光餐桌和若干椅子。多萝西亚和我坐在一端，奈德坐另一端。餐桌大概 15 英尺长，我对他们的座位安排感到有趣。一个女仆进来给我们上第一道菜，稍后下一道菜到了。接着多萝西亚问我，哪道菜想再来一份，少顷女仆突然来到，带着我想要的那道菜。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会见奈德和多萝西亚，没有多问，不过我好奇了，到了第三天，更熟悉她后，就问多萝西亚，女仆如何精确知道要给哪个菜加第二份的。她大笑，告诉我，她座位的地毯底下有个铃，根据她要的菜，会踩一次、两次或三次，女仆在厨房就会听见铃声。

奈德和多萝西亚有很多女仆，她们做不同类型的工作，全都穿着制服。看到这一切，我开始想到，人们是怎样因为爱，毫无怨言地彻底改变其生活方式的。我们最亲爱的伊丽莎白、娜丁、诺芮娜、吉蒂、玛格丽特、拉诺和其他西方女子，因为对巴巴强烈的爱，片刻都不曾期望她们往昔习惯的生活。惟有对神的爱，才能让她们过着埃舍的生活，只有一张床，一个铺盖卷和一只手提箱，牺牲物质舒适，只为取悦至爱。从那以后，我愈发敬爱西方的女满德里，因为她们作出巨大牺牲。

虽然我一直感到像爱丽丝梦游仙境，我认为我在这套精致的家庭生活中表现得相当不错，奉行我跟修女们学到的所有餐桌礼仪。奈德和多萝西亚的家，会举办巴巴爱者聚会，我结识了苏非教团体的其他成员，包括佩吉和安迪·缪尔。就像我的男女主人，他们是深爱巴巴的爱者。

我的培训结束后，华盛顿特区的美好时光也告终了，便前往纽约，那里我跟弗雷德和艾拉·温特非特一起住，他们后来为我安排了赴教堂山的车辆。艾拉带我参观纽约，我非常喜欢。我们的至爱爹爹像一位真正的父亲，已提前通过玛妮，通知了所有这些巴巴爱者：一个来自埃舍的孩子娜玖，将要来深造学习，并要求他们照顾她。

在教堂山，我居住校园的女生宿舍。我的奖学金让我每天有 5 美元的餐费和零用钱，津贴很少，不过这是印度政府对奖学金做的限定。不知怎么，巴巴总会帮我排忧解难。我在校园餐厅吃饭，每餐做预算，留足钱付下一餐。最初我乘出租车去公共健康学校，因为它离宿舍有些远，不过我认识了路，就步行。

到学校后一周左右，我突然极度想家，希望联系吉蒂和伊丽莎白，却没有她们的电话号码。我还发现，教堂山其实离默土海滨相当远，而我没钱买汽车票，甚为郁闷。一天下午，我去校园的郊外散步，尽量让自己振作起来。4 点左右，我看到一家小咖啡馆，觉得很渴，想喝茶。我发现一杯茶要 1 美元。虽然我的预算只允许花 50 美分，依然坐下，要了杯茶。我喝着茶，一直想着巴巴、吉蒂和伊丽莎白，此时我注意到一个矮个子先生双臂拄拐走入咖啡馆。他直接朝我走来，问道，“我能坐你这桌吗，年轻女士？”看到他是残疾人，我说，“当然可以。”

“你好像闷闷不乐，”他说，“你有啥烦心事？”我告诉他，我是最近到教堂山的印度留学生，很想去拜访两位居住默土海滨的朋友。可我不知道她们的电话号码，也担心乘灰狗巴士

去那里要花不少钱。“我叫克劳德·敦纳甘，”他说，“你看，我双腿失去了功能，所以开特制的轿车出门。”他笑着问，“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伊丽莎白·帕特森女士和吉蒂·戴维小姐。”我告诉他。

“我想是神派我来帮你的，”他说。并告诉我，他知道伊丽莎白在默土海滨的家，幽畔沙丘的地址。“我住教堂山，不过每到周末就去默土海滨出差。所以神解决了你的问题。你不需要坐灰狗巴士了。任何时候你想去那里，就给我电话，我会来接你，送你到幽畔沙丘下车。它在我去默土海滨办事的途中。”

听他说这些，我知道至爱巴巴又转了钥匙，派克劳德来帮我。他查了电话号码簿，把伊丽莎白的号码给我。我满怀欣喜。“你确实是神派来的，”我对他说，“我信奉一位叫美赫巴巴的人，他是我的神，住在印度。”

后来我打电话给伊丽莎白和吉蒂，告诉她们我有一个周末长假，有位先生会带我去她们家。伊丽莎白认识克劳德，因此不反对我跟他旅行。

抵达幽畔沙丘时，伊丽莎白让我住一楼，一个漂亮僻静的房间。吉蒂做的安排，让我感到很舒适。房间朝着大海，我学习时，可惬意地眺望海浪拍打岸边。我对课程很认真，总带着课本去默土海滨，常学习至深夜。我必须在一年内完成两年的课程，因为我的奖学金只有一年时间。

与伊丽莎白同住的吉蒂，就像她在巴巴埃舍一样，富有服务与自我牺牲精神。我记得第一天早晨，她7点半敲我的房门，端着我的早茶进来。让她服侍我，令我既震惊又尴尬。我对她说我会去餐厅的，她却坚持说，“不，你必须待在房间，我给你送早餐，你得坐着学习到10点半。”她对我说，到时我应当准备好，跟伊丽莎白去美赫灵性中心（巴巴在西方的家）巡视，因为她要监督建设工作，清理道路，移植树木，以便腾出空间建造小屋。这是我在那里的第一次外出。伊丽莎白照管建设的一丝不苟态度非常棒，就像帕椎叔叔在美拉巴德所做的。巴巴精选宝石来建设他的家。

我们小时候在埃舍，这些亲爱的“阿姨们”就一直对喜拉、阿迪和我很好，如今继续像对自己孩子一样对待我。我逗留那儿的第二天，中午到访的是玛格丽特·克拉思科，她是芭蕾舞者和教师，也在度假，访问那里。玛格丽特问我从印度带了什么毛料衣物，我对她说一件长袖厚运动衫和一件短上衣，她很吃惊。“你想在冬天冻僵吗？”她问，“傍晚准备好，我会带你去查宾百货商店买些羊毛衣物，还有一些合适的鞋。”

“可玛格丽特，”我对她说，“巴巴说过，除了做客和教育用品，我不可接受西方任何人的礼物。”

玛格丽特对我很不快。“娜玖，”她说，“你怎么敢认为我是‘任何人’。从埃舍起，我就像你的姨母，莫再认为你违反巴巴命令！”当晚她带我购物，出钱给我买了一些保暖的长裤、衬衫、雪地靴、羊毛衣和一件羊毛长外套，就像我依然是至爱巴巴埃舍里的孩子一样对待我。

我成了伊丽莎白家的常客，每当有周末长假，我会打电话克劳德，他会让我搭车去默土海滨。巴巴曾说，“谁给我的爱者哪怕一杯水，我将百倍回报他。”所以我确信，巴巴在无限仁慈

中，一定回报了亲爱的克劳德对我的善举，让我免费搭乘他的特制轿车去默土海滨。如果我乘巴士回教堂山，伊丽莎白总为我买票。

11月，玛妮给我写了一封亲切的信，表示很高兴我去过默土海滨，并见到中心和所有的旧友。她鼓励我，要吃好睡好，“并保持足够强壮，才抗得住（每个人给你的）超大码的抚拍”。

“另如果你有时感到孤独，盼望这里的来信，”她写道，“只管记得接通巴巴-电话，以捕捉我们爱的念头……”

圣诞节来临之际，能成为伊丽莎白的家庭成员而不是客人真是太美妙了，因为我把自己视为西方巴巴家庭的一员。很多客人在那里吃圣诞晚餐，我欣喜地看到，大火鸡和其他美食一起摆在桌上，还有照片里的至爱巴巴望着我们。餐后，我们唱圣诞颂歌。我住到过完新年后，才返回大学。

我发现，我遇到的所有美国人都对我很好，他们的友善有助于我不会太想念我的家和亲人。另外，亲爱的玛妮非常关爱体贴，定期写信，给我的生活增添喜悦，常给我有关至爱巴巴和美媞的消息。正如玛妮在给我的一份生日贺卡中所述，当时巴巴在闭关，她不能把我的信念给他听，不过“他总在爱者的心灵门前‘偷听’，并聆听你的每个感受。当然，因为他是至古者，听力不太好，因而肤浅喊叫不会抵达他耳边，但即使低声细语，只要发自心底，都会被听见。”

我在美国的光阴飞逝如箭。1961年6月5日，我作为公共健康专业硕士毕业了，是获得此学位的第一个琐罗亚斯德教徒和第二个印度女子。我把毕业典礼请柬寄给巴巴，玛妮回信如下：

古鲁帕萨德，浦那

1961年6月6日

喂，亲爱的娜玖！3158 呼叫—3158 呼叫（顺便说下，这是古鲁帕萨德的电话号码）。你的请柬寄到时，昨日至爱巴巴和他的朝廷在古鲁帕萨德召集聚会，你亲爱的妈妈（还有后来你的父亲）在这里，一起分享了它……

你给至爱巴巴的亲切来信念给他听了，让他非常高兴。要始终感到他的爱，因为他始终和你在一起。我们的美好祝愿和思念，也和你娜玖在一起；我真高兴，你拥有这一改变与经历，更别说你藉着努力工作和他的恩典获得的专业文凭了，它像星星般闪耀——或者我应该说“彗星”，因为现在你的名字后面拖着一长串闪亮的尾巴！我们也深感骄傲，亲爱的娜玖，并且分享你的快乐与福祉……伦敦团体似乎已获悉你要过去——有一张唱片（我指留声机唱片）需要你去他们那里取，小心带给我们——一张巴巴喜爱的唱片，如今买不到，却碰巧被福瑞德·马克斯找到。还有一张唱片，是玛格丽特·克拉思科将在纽约给你，送给巴巴的——还有一些东西，艾拉将会交给你，请给我们带来。这样看来，娜玖，好像你被派担任我们的皇家邮差了——切莫花钱为我们买东西，你作为邮差将要做宝贵的工作……

很多的爱，

玛妮



我回程期间中途停留伦敦，同喜拉和德乌拉吉一起居住一周，喜拉带我游览全城。除了福瑞德·马克斯，玛妮还让我联系巴巴的“大天使”，威尔和玛丽·白克特。难以用言语形容他们。他们邀请了喜拉、我和喜拉的儿子迪帕克喝茶，他们无比欢喜地会见我们。我们肯定同样很高兴。他们确实像两位小天使，温和、语调轻柔、慈爱且脆弱。见到他们的每个人都感到他们深邃的灵性。

玛妮信中提到的那张唱片，是巴巴喜爱的歌《跳起比根舞》的原唱片。福瑞德曾奔赴英国各地的很多古董店搜寻，他对巴巴的爱之劳作获得回报，历时良久，找到一张保存完好的原唱片。他很幸运，因为至爱巴巴曾给门徒永久指令，一旦他离开肉身，应当将遗体安置墓穴中，并在三摩地播放七遍这张特别的唱片。我充分意识到该唱片的价值，带着它从伦敦到德里然后到孟买，全程放在膝上，须臾不离，因为我深感荣幸能发挥作用，把它带给巴巴。我于8月15日回到印度，一年前的同一天我出国的。

很快接到伊丽莎白的信，是对我抵达孟买后，寄给她的一封信和生日贺卡的回复。谈到中心的生活和为她举办的小型聚会之后，她优美地写到我在那里的一年：

*……要知道你，亲爱的娜玖，曾是东西方的真正链接。巴巴是我们所有人的宇宙磁体，也许必须有些“链接”处在我们这样的日常生活的较低层面上。吉蒂和我以及其他西方人，曾赴印度生活在巴巴的人中间；而你是跟我们这些人一起居住的第一个东方女子——除了那批伴随巴巴首次访美之行的女子之外。因此我很高兴，你并未发现美国像有时被描写的那么糟，能够在中心这里和他让你在美驻留的地方，感受到巴巴的氛围……*

*让我们期待很快重逢——谁知道在印度还是哪里——不过它将是巴巴把我们再次拉到一起的某个地点，那是肯定的。代我问候你的妹妹，我记得她，还有你的父母，我不会忘记他们。*

*爱你的，*

*伊丽莎白*

1961年8月17日，一年多后，我终于能第一次见到巴巴。在我看来他身体虚弱，但我的内心因为看见他、美嬉和玛妮而欣喜雀跃。不管我在西方被照顾得多好，都向往着和他们在一起，并且渴望巴巴的拥抱。他看上去依然愉快，如太阳般灿烂，微笑一如既往富有磁力。我急于想感谢他：把我的赴美事宜通知西方爱者，帮助让我有一种宾至如归之感。可巴巴一招呼我过去，给我温暖的拥抱，随后就打手势，给我这些指示，“现在，你要彻底忘掉关于你访问西方的一切，关于你遇到的任何人，你做过的一切和你拜访过的任何地方。你只管回去从事你的工作，继续一直念记我。”

我一度像只气球，充满对过去一年和爱我并照顾我的人们的良好回忆，而且兴奋不已，想对美嬉和玛妮讲述我的所有经历。但由于至爱巴巴的命令，我的气球爆裂了，再次面对现实。我猜巴巴给我这道命令，是为了使我不迷恋美好、先进、物质主义的西方，或者对回到简朴节俭的世界而烦恼。当然，他的话让我吃惊，但巴巴的命令必须服从，因此我后来没有受太大影响。令人惊讶的是，一旦你想服从巴巴，他会帮助你这么做。这是我跟随神人的毕生体

会。另外，我发现并未把我调驻到马哈拉施特拉邦，而是回到艾哈迈德巴德，担任古吉拉特邦的州立公共健康护理主管。

一位西方的女性巴巴跟随者，让我给美娒带一枚漂亮的四周镶着珍珠的紫水晶戒指。我把戒指连同她的口信交给巴巴。一周后，有人见过巴巴后回孟买，把那枚戒指带回给我。玛妮顺带捎讯说，巴巴希望我保存这枚戒指，当作他的礼物。我很高兴接受巴巴的这份礼物，因为紫水晶是我的诞生石。这枚戒指是自我大爹的最宝贵家产。

我离开孟买前，索要过一个巴巴触过的吊坠盒。玛妮把吊坠寄到妈咪的地址转交给我，可邮件寄到前我已离开，10月她写信给在艾哈迈德巴德的我，问起：“内有一张纸条，我曾要你务必写一封确认函……因为这个宝贵的吊坠是巴巴在闭关时特别为你触过的。”她还询问了我的工作情况，并且用一种甚为轻松的方式问道，“事情啥时候会如愿以偿——或许我该说，人们啥时候会欣然接纳现实？我不认为这听起来是直言相告，但我觉得你会明白的，你是聪明女孩。”信末这样签名，“爱你的大爹和美拉扎德的闺蜜们。”

我的反应肯定是不轻松的，因为我不理解巴巴为何要承诺我，我从美国回来后，会让我在马哈拉施特拉邦，而不是在古吉拉特邦工作。我很快接到玛妮10月16日寄的一封信：

……现在，谈谈困扰你的个人烦恼——首先，我感谢你对我像亲姐妹般的信任。谢谢你娜玖，因此作为姐姐我要说，我内心牢记你的福祉，诚实地予以回答。

关于他的“承诺”（我记得很清楚），你首先表示惊讶，且不确定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你自问（这本身就是怀疑）“他会违背承诺吗？”——就在下一页你写道“我依然有信心。”看到没，亲爱的，那是前后矛盾的？你不可能一边着眼于怀疑，一边着眼于信任——你必须闭上双眼，满怀信心和信任，或者丝毫不信任。没有妥协余地。哪怕有一丁点怀疑，不管你怎样往它上面涂抹一层厚厚的信任，都不可能掩饰之。要么你信任，别无它念，要么你不信任。就这么简单（又困难）。对信心不能分门别类，没有条件。

他告诉我们，他从不违背诺言——你这样想，纯粹是由于我们自己缺乏对它的理解。他说，“我的荣耀一直到永远——让我看看你们能看到我的荣耀有多远。”他知道自己的事，知道我们的事——我们则缺乏远见。我们聚焦于希望他予以满足的小小心愿，却错过从他流淌的祝福溪流。且看他没有对你许过承诺，却给你的无数赏赐吧——你在国外的每一步，引导你克服出现的每一个障碍，聆听你内心发出的每次祈祷，这些他从未承诺过！你说你不能理解——那正是你不该做的。他说，“我永远不可理解——只是爱我。”而且倘若，我们在获得一丁点的理解时，却丧失了哪怕少量的爱，我们的损失都会是多么巨大！因此数算你的蒙福，把你的小小“承诺”交到他的足前——他会履行诺言，精确的年月日则由他决定，他最知道，自始至终关照着你的最佳利益。让他操心他做的那部分，让我们只操心自己作为巴巴爱者的部分，并且确保永不辜负。这些，亲爱的娜玖，就是你姐姐坦率诚恳的观点和建议。当我们必须向他提要求时，就只要求爱吧——他使我们这样靠近他，其他没什么值得我们接受的……

好了，亲爱的娜玖……我确实希望这封信会帮助你——它来自心灵，带着对你的深爱。你也许会认可这点，虽然今后我只偶尔写信问候——但我会常常在思想里这样说，因为你常常在我的思想中，我们的谈话中也不少提起你。几封美国的来信说，她们想念你并且希望某天你能回去——我并不惊讶。再次致以我的爱，巴巴的爱永远与你同在。

## 玛妮

玛妮的信对我影响深远，同时接下来几年，我会在巴巴的允许下，尝试在马哈拉施特拉邦找工作。我也懂得时间并非由我决定，把它交到至爱巴巴的手中，我知道他会继续照看我的每个需要。

## 第九章 惟有您是我的神

60年代初，巴巴定期去古鲁帕萨德，这座浦那的优美度假宅邸，是珊塔迪薇王妃专供他在3至6月间度夏消暑的。庭院宽敞，有鲜花、喷泉和雕塑。大理石扶栏环绕古鲁帕萨德，8英尺宽的阳台铺有大理石地板，四周有更多雕塑。拾阶而上，进入至爱巴巴施达善的大厅，我感觉极为宽敞，具皇家气派；更重要的是，我始终感到一股灵性能量。

在古鲁帕萨德屋后的庭院，巴巴举办了1962年11月的公众达善活动“东西大会聚”。第一天早晨，7000名东方爱者在大门外排队，上午9时开门。妈咪、卡曼玛西和我来得很早；我们很久没见到巴巴了，希望尽可能靠近他坐的主席台，因为我们心中满溢着爱，眼睛渴望看到他。那时我们经济拮据，妈咪和我只住得起便宜旅馆，离古鲁帕萨德相当远。我们必须天亮前起床，才有机会坐到遮棚下离巴巴近的位置，因仅有800个座位。

开门时间到了，一个缺乏经验的老巴巴跟随者来让我们进去，他命令仆人只开双扇门中的一扇。妈咪、卡曼玛西和我排在队首，等候在依旧关闭的那扇门前。背后的人群不知道实际情况，人人冲向大门，差点导致踩踏。后来得知，巴巴一直对埃瑞奇重复说，“我希望让几个年轻人去大门处控制人群，不能让爱者在前来达善我的过程中受伤。”我刚好在卡曼玛西背后，就用胳膊搂着她，抓住仍关闭的大门栅栏，保护她免受压伤，因为她身体重、年衰乏力。妈咪也抓紧栅栏，以免被挤伤。我们不停地呼喊，“巴巴，巴巴，巴巴，救救我们！”因为巴巴说过，如果我们遇到危难，应该大声念三遍他的名，他会帮助我们。他听到我们的呼喊。几个年轻人匆匆跑来，命令我们背后的人群莫往前挤，接着他们打开大门。幸亏巴巴的纳扎救了我們，才免遭严重踩踏事故，否则很可能会出人命。

到第二扇门打开后，我们赶到遮棚下太晚了，只能坐在第十三排，远在西方人后方，他们占了前面的六七排。我非常难过，因为我们起得那么早，本该坐到前排，现在却远远坐在后面，看不清巴巴，愿望落空。我深感受挫，哭了起来，说，“我们离得太远，至爱巴巴看不到我们。”妈咪说，“娜玖，巴巴是神。你怎能说这种傻话？”我啜泣不止。

后来我请一位坐前排的朋友完整描述了至爱巴巴进来上主席台的过程。她对我说，巴巴在两名门徒的帮助下，走过来坐到台上。埃瑞奇为他脱掉凉鞋，巴巴把圣足放在垫上，以便爱者达善顶礼。这部分我看不到，但即便从第十三排望去，场面也绝对令人惊叹。巴巴容光焕发。他颈间戴着一只红玫瑰密织的花环。花环显得很重，埃瑞奇贴心地摆好，让它的重量落在肩头。巴巴身穿薄棉布长衫，领口敞开，白色棉布裤很宽松。他胳膊搭在两侧的栗色垫子上。稀疏的头发编成辫，无疑出自美媞可爱的手。左侧角落有一台落地扇，使台上保持吹风流通。巴巴右侧的脚边，坐着瑜伽士修达南德·巴拉提，左侧坐着珊塔迪薇王妃，她毫不在意世俗地位。马杜苏丹用充满爱的优美嗓音，唱起他多年来为巴巴写的诸多歌曲之一，描述至爱品质的杰作，《美赫-埃库姆》（唯一者美赫）。每当在巴巴跟前聆听此歌，我总会汗毛直竖。现场氛围充满神性。

群众排队依次达善巴巴，他幽默地问候熟人，令他们愈发喜悦。他询问他们的妻子、儿女、工作、健康——就像家庭成员的做法——触动每一颗心灵。有些人微笑，另一些人，就像我，则喜极而泣，因为很久之后终于再见到他。人们挪动着经过巴巴，埃瑞奇轻轻揩拭他脸上的汗水。旁人能感到，埃瑞奇跟巴巴是多么亲近——对埃瑞奇这样的人我们还会有别的期望吗？巴巴说过他扮演的是彼得为耶稣扮演的角色。

巴巴尤其关注西方人，他们肯定获准比我们先到。他向他们倾注爱，因他们不远万里来伴随他，出席这个特殊场合。巴巴时不时对西方人打手势，提示天气多么闷热。他多次表示，“也许会下雨，”虽然看似不像，因为现在不是一年中的雨季，上午阳光明媚。

我们继续望着巴巴，爱者们快速经过他，顶礼他的足。他双手合十，对他们俯首致意，然后志愿者发帕萨德，他的光辉似乎渗透了每一位。一些安得拉爱者开始达善时，我内心很渴望巴巴瞥我一眼。我近一年未见他了。只见这时，有个穷人上前，拿着一只近1英尺长的粉白丝线花环。他把花环恭敬地摆在巴巴膝上，领了帕萨德，然后走开。巴巴从膝上拿起花环，开始用右手往左手食指上缠绕双股，同时朝下一个走过的爱者合掌致意，直到把花环缠成大约一英寸直径的球。接着他眺望人群，抛出球——恰好落到我的膝上！我喜出望外，抓着球站起，合掌说，“谢谢您，巴巴。”并给他一个飞吻。巴巴举起双手打手势，仿佛在说，“现在你满意了？”我的高兴让妈咪欣慰，但她对我说，“现在你意识到巴巴是神而且知道你的一切渴望了？”

我为自己的暂时遗忘感到愧疚——这确实很傻。但我们怎可能真正测量他的慈爱？毕竟我们只是凡人，而他是神人。妈咪和我继续入迷地望着巴巴，直到中午时分才发觉，天空开始变暗。突降倾盆大雨，像雨季那样。人们坐在遮棚下，未挪半步。我们已被巴巴的无限爱洋浸透，尽管遮阳用的衣服被雨水淋湿，无人为之烦恼。我们东方人平素习惯在雨季被淋，淋湿对我们影响不大。不过巴巴很快对精心打扮的西方女子打手势，把她们全召到带蓬罩的台上，然后指示玛妮安排她们更衣，以免感冒。爱者们来访时，巴巴总是最关心她们的健康。

全体西方女子随玛妮走入古鲁帕萨德的女满德住所，各自翻看提供的衣服，找合身的穿。多数女子选了朴素的纱丽和衬衫。西方人，我们知道她们很注重外表，旅行时总带着多套衣服和其他物品，此时却很高兴。她们似乎并不在意穿啥衣服，连一向最讲究公众形象的诺芮娜王妃也是如此。

大家都选了合适的衣服，只剩下伊丽莎白·帕特森，找不到合适她的。不过，早年她曾赠送拉诺一件新的栗色日本丝质和服。拉诺突然想起，她碰巧带来的，就拿给伊丽莎白穿。伊丽莎白欣然接过，当她从台上走向座位时，巴巴叫住她，让她坐珊塔迪薇王妃的位置，开始下雨后王妃就离开了。我永志难忘，之后巴巴通过埃瑞奇公开宣布的话。他指着伊丽莎白说，“这是我的西方瑜伽士，伊丽莎白，”然后，指着瑜伽士修达南德·巴拉提说，“他是我的东方瑜伽士。”这对伊丽莎白是多么荣幸——同时多么真实。她本可以过奢华生活，可她最珍惜的是对美赫巴巴的爱，生活目的就是服务他——服务宇宙者。于是她把世间财富献到巴巴的圣足前，对他的服务成为她的真正瑜伽。默土海滨中心，至今代表着真正灵性之爱的榜样，伊丽莎白将激励未来世世代代的人。

后来我们得知，女满德里来古鲁帕萨德参加东西大会聚之前，巴巴曾指示她们，收拾衣物时，应带上所有最好的衣服，尽量多带。巴巴没对她们解释理由，女子们断言她们不可能用这么多套衣服，尤其纱丽和衬衫，因为她们只是短期居住古鲁帕萨德。但是巴巴，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通晓者，已经为下雨在做准备。

每当巴巴在古鲁帕萨德，我都尽量请假到浦那伴随他，因为我在古吉拉特邦的工作持续影响我的健康，情况仍不如意。1963年6月，我征求巴巴允许我申请一所孟买大学的讲师职位。美妮拍电报告知我，巴巴不反对我申请，但7月份获悉，我的申请未被审议。另一封电报寄到，是巴巴的来电，电文是，“顺从我的意愿，别担心。适时会有好结果。”1964年6月，

在巴巴和美媞的鼓励下，我再次尝试。美媞写道，“刚读完你的急信，我一有机会就询问巴巴的建议，关于你申请调到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事。是，巴巴希望你尝试，那就继续提交申请吧。双手交叉握拢，祈祷，‘巴巴，巴巴，愿神保佑它实现。’”玛妮一个月后写信，“你好，亲爱的夜莺，久违之后终于听到你的甜美‘叭啾’声……我祈祷一个月内你会重新成为孟买姑娘……在你和古吉拉特邦的合约期终止之际，我与你同唱“嗨-嗨-万岁”——至爱巴巴教诲你忍耐的甜蜜果实！”不过申请再次被拒。我绝望地离开古吉拉特邦，到古鲁帕萨德拜访巴巴成为我的救生索。

有一回，我独自去浦那。安顿下来后，打电话给美媞，请她征得巴巴允许我去古鲁帕萨德。巴巴同意了，我立即过去。我先请求美媞，因为我买了两张巴巴穿白袍的照片，一张给喜拉一张给自己，我想让巴巴触一下相片。美媞带相片进巴巴房间，我透过开着的门缝看到，巴巴温柔地触了相片。美媞把它们还给我后，我鼓起勇气偷看，以便巴巴能看到我。我打手势问能否进房间，巴巴微笑同意。我问他，能否用头顶礼他的足，巴巴允许我这么做了。当我重新抬头时，感受到光——仿佛清理了所有的不洁与弱点。这种感受难以言喻；那是必须亲身体验的东西，把自己浸入海洋的那种净化感。

另一次拜访则向我表明，保持专注巴巴的重要性。再次经美媞允许，我来到古鲁帕萨德大门前，保·纳图和纳纳·科尔任警卫。我问保，巴巴在哪儿，他指着一个房间，巴巴和男满德里在屋里玩牌。我轻轻推门，遇到至爱巴巴的目光。他一见我，示意我可以进去，然后指着远处角落，我走去坐下，很高兴和他在一起。我只望着他。我甚至没注意哪些人与他坐一起，因为我关注的不是他们——所以巴巴允许我进屋和男子们在一起。

过一会儿，玩牌结束，多数满德里走出房间。一些孟买来的女士在外面等候要见巴巴。有几个人身穿纱丽，其他人穿着裙子和衬衫。一名女子穿着紧身短裙，坐在地板上很不舒服，因为短裙总向上滑，露出膝盖，令她非常尴尬。至爱巴巴当然注意到了，马上打手势让她找条围巾。那女士出去借了围巾，盖在膝上。对我们坐在他面前的着装，至爱巴巴非常讲究。他不希望女子穿任何一种可能令男子们的注意力从他身上移开的衣服。每当我来达善他，总是穿衬衫，最好是长袖的，还有纱丽，以便自在地坐地板上。在神人跟前是罕有机会，不应分心。因为巴巴说过，“惟独我存在。”

妈咪也一有机会就去古鲁帕萨德伴随巴巴。从埃舍迁离，并未削弱她和巴巴或女满德里的亲密关系。实际上，它继续增进。自从巴巴去古鲁帕萨德，妈咪就可以花更多时间同他和女子们在一起。我们的巴巴珍宝当中，包括巴巴、美媞和玛妮发来的许多电报，其中有对紧急电报的复电，或纯粹是给我们中某人的生日贺电。1962年末，我收到玛妮的一封信中提及诸多话题，从表示关切妈咪的眼疾（她最后不得不做白内障手术）以及为喜拉的消息欣喜，到关于我们寄去的一些果酱的讨论：

至于果酱，让我们每天早晨都咂嘴享用，你问哪种更美味——嗯，我们都认为“笔者博士”的优先……我们会欣然寄回空果酱瓶（但愿这不是“诡计”，为了查明我们的果酱供应不足，以便寄更多过来！我不禁怀疑这点，因为知道你心中装着的东西就像瓶中的果酱一样甜——只是你的心有巴巴的恩典，永远是满的）……

妈咪一直住便宜旅馆，因为她只能负担如此，却从不抱怨。每当她在浦那，美媞让她每天上午到古鲁帕萨德。美媞和玛妮把她们的衣服给她缝补或修改，她也会缝制新衣。妈咪做衣服

很快，以至美媞会惊讶地对她说，“娜格丝，你手上通了电。”妈咪最爱的缝纫工作是为巴巴做长衫，每当美媞给她布料做，她总是很开心。

一次妈咪为美媞做了一个塑料挂衣柜存放衣服。美媞很高兴，让巴巴观看，只要她高兴，巴巴总是很开心。他极为欣赏妈咪的天分，常邀请妈咪和我进入女子们住的里屋。我们坐着享受至爱巴巴的陪伴时，妈咪则缝纫衣服。她不喜欢像我这样，坐那里望着巴巴。她总想为他和他的亲近者做些服务。一天吃午饭时，娜佳问妈咪在孟买家中做些什么。妈咪说，“我有很多事要做。”

巴巴则说，“娜格丝从不闲坐着，她有很多事要做，虽然居住一室一厨房的公寓。”

午后做完阿提，妈咪总请求巴巴让她外出用午餐。巴巴知道她负担不起去浦那市区吃饭，会说，“不，你别出去。你很幸运，我邀请你留下和我一起吃饭。莫犹豫，留下吧。”美媞会为妈咪把饭菜盛到盘中，然后巴巴让妈咪坐他身边。美媞给巴巴芒果时，他会从自己盘中抓两把，放入妈咪盘中，知道优质芒果是妈咪消费不起的美食。有时巴巴会从自己盘中取一半食物，放入妈咪盘中。正如妈咪说的，“在古鲁帕萨德，巴巴对我倾注大量的爱。他总像母亲喂孩子一般地喂养我。那些记忆铭刻我的心间。”

这段时期，阿迪仍在古吉拉特邦的印度利华公司就职。他在工作上，跟别人打交道，都极度诚实。相形之下，更世俗的同事飞黄腾达，因为他们毫无顾虑不择手段赚钱，阿迪却尽量节俭省钱。他坚决遵守巴巴的教导，忠诚地服务他，默默地忍受，遭到公司同事的不公对待也不抱怨。不过6年后，阿迪依旧未升职，在巴巴的允许下，他应聘了伯马壳牌公司的区域销售代表职位。1964年2月底埃瑞奇来信提到，阿迪要参加1964年3月7日的笔试，还有5月26日的一封信，是对阿迪成功获得该工作的消息的回信。阿迪5月从印度利华公司辞职，立即赴伯马壳牌公司（现称巴拉特石油公司）上班。埃瑞奇的第三封信，于那年12月底寄到，是对阿迪在新工作中遇到一些困难的回复：“……至爱巴巴希望你注意，他的纳扎在你身上，并希望你切莫担心。他希望你尽心尽责，使老板认为值得聘你工作。巴巴希望你尽最大努力，把其余留给他的神圣意志。”

后来，阿迪由于毫不妥协的诚实，在工作上再遭不公待遇，向妈咪和我吐露。我们都致信巴巴，因阿迪不肯写信，并且说，“他是神，知晓一切。”埃瑞奇给我回信，确认了阿迪的话：“巴巴希望你**知道，他的阿迪对巴巴是人身上帝且知晓一切这点上的见解和建议是对的。巴巴说他为阿迪骄傲，并对阿迪致以他的爱与祝福。**”1966年11月4日写的另一封信，则回复了妈咪的信：“巴巴希望你们全体，尤其阿迪，**要注意神是仁慈之洋。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因此无须担忧，巴巴的纳扎在阿迪身上，并会永远保持。**”阿迪把所有麻烦都交给巴巴，知道只要巴巴愿意，就会转动钥匙。果然如此。埃瑞奇在那年12月18日的信中提到，巴巴欣然听到“他亲爱的阿迪在事业前程上的愉快事件转机。”

阿迪的惊人幽默感伴随他进入成年，他一直把学笑话当作特殊任务，以便能取悦巴巴，使幽默大师及陪伴他者开心。因职务在身，阿迪离美拉巴德太远，尤其第一份工作，日程安排要求他大量旅行，故在巴巴召唤爱者伴随他的特殊场合，阿迪通常不可能来达善。巴巴体贴地授予长期命令，阿迪只要能成行，甚至巴巴在闭关时，都可随时来访。每当阿迪去达善巴巴，一进满德里大厅的门，巴巴快速拥抱他后，就让他开始讲一个个笑话。不仅巴巴，还有所有男满德里，很快被逗得哈哈大笑。我记得玛妮多年后告诉我，“娜玖，每当我听到美拉扎德的满德里大厅传来阵阵笑声，就是阿迪来见巴巴的信号。”

另一方面，喜拉则经历着与巴巴本人的长期分离。儿子迪帕克出生以及启程赴英国后一直未能见他，随着岁月流逝，她的渴望加深了。她尤其难过的是，迪帕克尚未见过巴巴。另外她思念亲人，可她写信给父亲说想回国时，父亲回信说巴巴在闭关，因此不可能见他，虽然他答应想办法向巴巴传达她的请求。最后 1965 年，迪帕克 9 岁时，喜拉写信给父母说，她准备带儿子回孟买探亲。

我当时也在孟买，因为 1965 年 4 月 30 日，我在古吉拉特邦的公共健康主管的履职期终于结束，能够回家了。我重新申请孟买护理学院的教师工作，就在面试之前，美婣给我写了一封亲切的鼓励信：“我希望你在临近的面试中有上佳表现，如愿以偿在大学获得永久讲师职位。我对巴巴提到此事，他的纳扎在你身上，所以别紧张，尽最大努力，凯旋而归……”这次我成功了，接下来四年，我被聘为孟买护理学院的政府特派官和公共健康讲师。

喜拉把计划告诉父亲后不久，收到高荷医生的亲切来信，说美婣想让她带一个吹风机，为巴巴吹发。喜拉一读到这个请求，激动不已，希望她的梦想成真，迪帕克终于能见到至爱巴巴了。抵达孟买后，她和父亲拍电报给巴巴，告知她、阿迪和迪帕克准备去美拉扎德。一路上，她祈祷巴巴满足她的愿望——也是迪帕克的愿望，因为小家伙很渴望见巴巴，盼着能当面拜见神的时刻。

那天清早，他们抵达阿美纳伽火车站，一位男子走向我妹妹，问她是不是喜拉·塔沃。喜拉点头，他说巴巴派他的车来接他们去美拉扎德。喜拉激动得哽咽，一路念着巴巴的名前往美拉扎德，好奇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她攥着阿迪和迪帕克的手，安慰自己说接着发生的不只是一个会突然惊醒的美梦。

他们终于到达美拉扎德，全体男满德里亲切欢迎他们，笑容满面。之后高荷医生过来，拥抱他们三人。喜拉把吹风机交给她，它像心爱的宝物，她从英国带来，为至爱巴巴吹发用的。高荷医生叫他们三人在满德里大厅等候，巴巴将在那里给他们施达善。喜拉的心狂跳不已，三人充满期待，同男满德里一起坐在大厅。随后喜拉看到巴巴坐在抬椅里，由几个男子抬过来。她对这一幕毫无准备，因为 9 年前向巴巴告别时，他一直身强力壮。她从未想到，他竟如此虚弱，不得不让人抬着。他的脸非常优美，但上面写满苦难。一向同情他人痛苦的喜拉，再也抑制不住地哭起来。后来，她细述了那个场面：

我想起在海得拉巴的下午时光，那时他常叫我们午睡，我会躺在美茹身边的垫子上，然后偷看他。他的脸就像太阳，显得如此有力，来回踱步时非常强健，长发飘逸。他会逮住我在偷看，过来叫我重新合上眼睛。但我深深着迷于他的临在所散发的能量、他面容的美以及浑身的力量。可如今，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重新见到他，依然令我欣喜若狂。这么多年未见他，让我多么饥渴，多么渴望达善他。我过去恨自己，离开了印度尤其是远离至爱巴巴。我深深羡慕所有能定期到古鲁帕萨德达善他的巴巴爱者，自己却做不到。我感到长年被冷落在异国他乡，远离他身边。即便此刻，我都怀着这份痛苦——我错过了所有那些美好的达善、顶礼他的美丽莲足和凝视我深深渴望见到的神圣形体与容颜的机会。我知道我们必须让自己顺从他的意愿，惟独他知晓，为何我必须离开他远渡重洋赴英国。

此刻我再度凝视他的优美容颜，情绪激动，虽努力克制，也再也止不住泪水。至爱巴巴坐在椅上，随即问满德里为何让我坐地板上，于是有人为我搬来凳子，我坐凳上感到十分尴尬和不自在，因为其他人都坐地板上。他随后叫迪帕克过去，给他一个温暖拥抱。巴巴目光闪烁，



叫迪帕克坐到他脚旁的凳子上。迪帕克被巴巴和他的美所征服，抬头望着巴巴，敬畏地说，“难怪他们叫您神，因为您这么美。”一个9岁孩子的话中道出的真理。

巴巴一次次拥抱他。我将毕生铭记那个场面，因为让迪帕克达善至爱巴巴，对我来说极为重要。我最珍惜的梦想终于成真。巴巴随后叫我过去，也给我一个温暖拥抱，这一刻我盼望了十年之久。我被爱与喜悦压倒，流泪不止，悲喜交集……至今眼前仍能看见那张优美、温和仁慈的脸庞，充满爱与慈悲。接着巴巴拥抱了亲爱的阿迪，他也满脸喜悦。他也有很长时间未见到至爱巴巴……

巴巴看着我，打手势，“这么多年后我接见了你，你要做的只是哭吗？对我讲讲你的情况。”我依然哽咽。面前至爱巴巴的光辉形象，他的目光充满爱与慈悲，这么多年后重新来到他跟前的奇迹，令我感慨万千，一时语塞。我这人情绪易激动；笑与泪来得容易，能做的全部就是用面前的美好景象充满我的眼瞳和心灵，我继续轻声抽泣，止不住地哭。

最终我振作精神，对他讲述我的生活，还有难题。他慈爱体谅地看着我，叫我别担心，因为那些难题不会再侵扰我。至爱巴巴总是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自从我们父母向他臣服之际，他就告诉他们，从那以后我们就是他的孩子，他会照看我们的最微小需要直到永远。他始终恪守诺言。

巴巴接着叫喜拉和迪帕克去看望美婣、玛妮和女满德里，因为他想同阿迪谈谈。迪帕克和喜拉高兴地小跑过去，会见所有的亲爱者们。喜拉感到重新回家，欣喜若狂。美婣、玛妮、美茹和其他“阿姨们”见到母子俩都非常高兴，难以置信她们一直惦念的“小喜露”如今居然有了一个迪帕克这样健壮魁梧的儿子。不过美茹说她依然很孩子气，只有主知道她会不会长大。她们都边笑边聊，直到至爱巴巴被抬回他的房间。

巴巴接着召见迪帕克和喜拉，两人进入他房间，巴巴在房间又多次拥抱迪帕克。每当迪帕克回抱巴巴，喜拉叫他轻点，不要压着巴巴。巴巴叫迪帕克莫担心，不过旁观的喜拉很紧张，希望迪帕克不要抱得太紧伤着巴巴。迪帕克很喜欢马斯坦，这只漂亮的狗卧在巴巴的床边，巴巴目光闪烁，望着他们玩耍。他随后让喜拉和迪帕克同他和女子们共进午餐。巴巴用胳膊搂着迪帕克，要求倚靠他支撑，两人走向餐厅。他们走到桌前，巴巴坐到椅子上，让迪帕克坐他左边，喜拉坐儿子旁。美婣在巴巴右边，巴巴叫她给他们盛饭。喜拉重见巴巴激动万分，根本不饿，惊慌地望着美婣往他们盘中盛满食物。当年我们住埃舍，妈咪总吩咐我们吃完盘中的每一粒粮食，所以喜拉担心吃不完。迪帕克当然乐滋滋的，狼吞虎咽起来。喜拉吃了些，盘中仍剩大半食物，准备埋头奋战，此时巴巴说，“别担心吃不完。留在盘里吧。”喜拉感激不尽。用餐期间，至爱巴巴从自己盘中取些食物，放入迪帕克的盘中，就像我们小时候，他为我们所做的。这个动作让喜拉喜出望外，迪帕克吃得精光，巴巴疼爱地看着他。巴巴告诉女子们，迪帕克是他的自己人。接着望向喜拉，说，“你们知道，她非常爱我。”喜拉心中满溢对他的爱，再次泪如泉涌。

“求您了，巴巴，”她说，“我有个请求。您能使我心硬起来吗？我心肠太软，很容易被践踏，深深受伤。”美茹责备说她真是蠢姑娘，竟提这样的请求，这个世上有太多硬心肠的人，心肠软是个祝福。巴巴慈爱地微笑，说，“你要保持本色。不要改。”他转向女子们，说，“她的内心同外表一样美。”喜拉再次止不住地流泪，崇拜地凝视他。巴巴随后嘱咐她，不要责骂迪帕克吃得过多（她这样做过），因为他肯定超重了，不过又对迪帕克说，饮食要节

制，少吃甜食和巧克力。迪帕克爽快答应，让喜拉惊讶的是，此后很长时间他一直很小心对待甜食。

巴巴极为关心喜拉的健康。由于严重哮喘，她服了近八年的可的松，巴巴认为不妥。高荷医生说，一种叫色苷酸钠的新药刚上市，于是巴巴让她服新药，逐渐停用可的松。他嘱咐喜拉，她回到孟买时，赴新德里探访姻亲后，以及回到英国后，都要写信汇报她的健康状况。他多次捎讯问候她的健康。她一回英国，医生就开了色苷酸钠，停用可的松。

喜拉尤其高兴，迪帕克可以拥抱美婣，因为他只有9岁。玛妮常常逗他，同他说笑，娜佳和美茹也是如此。其中有人说，“想象一下，就在不久前，喜露还是个埃舍的小孩，像迪帕克那样。想到她结婚生子，简直难以置信。在我们眼里，她永远是小喜露。”

她们离开美拉扎德前，巴巴送给迪帕克和喜拉，几张可爱的巴巴照片和一本日记本，如今这些成了她的最宝贵家产。他慈爱地拥抱她们，并问迪帕克在学校的表现。迪帕克说他不喜欢数学，巴巴说，“我算术也不好。”虽然喜拉不知，这是她最后一次面见至爱巴巴的肉身，最后拥抱他时，她又哭起来。如她所述，“他望着我们，优美的眼眸流溢着神圣之爱，我但愿自己化作巴巴花园中的一棵树，能永远留在那里，每天他从我身边经过，都能看到。我痛恨自己离开他，然而很感激他尽管在闭关，仍允许我们拜见……我非常高兴，迪帕克终于见到了至爱巴巴，而且接受他大量的爱与温暖拥抱。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喜拉、阿迪和迪帕克离开去火车站，携带特殊之物——至爱巴巴流溢的爱，足够延续至他们的余生。喜拉一直铭记，全能的神本人向他们挥手告别的美好场面。轿车驶离美拉扎德时，她一直扭头回望，一路哭到火车站，把心留在至爱身边。如她所述，“那些伴随巴巴的最后时刻，在我心中留下永久印象，每当我想让自己沉浸于对他的思念，就合上眼睛，回到美拉扎德他的身边。重温那些美妙喜悦的珍贵时刻，他的神圣之爱裹拥着我，所有忧虑暂时消逝，我重新感到完整。”

喜拉拜访后写了信，美婣给她回复如下的信：

刚收到你写给巴巴的信，字里行间充满爱——让至爱巴巴很开心。巴巴很高兴得知，迪帕克常思念他。巴巴把他的爱送给他。

我们都很开心与你重聚，见到迪帕克。这孩子很可爱，却很腼腆。你在英国的经历非常有趣好玩，我耳边依然回荡着你的欢笑声，因为你与至爱巴巴在一起那么开心。

亲爱的喜露，要记得巴巴给你的健康指示，并且别担心，因为一切皆在他掌握中。带着巴巴，因为他与你同在……巴巴的爱送给你、迪帕克，还有娜格丝、阿迪和娜玖。

常提醒迪帕克，至爱巴巴爱他，而被巴巴这样的人爱，实属大事。这会使他内心感到快乐。

后来美婣在另一封信中写道，“迪帕克是很可爱的孩子，巴巴非常爱他。时不时提醒他少吃巧克力等等，巴巴嘱咐过他的。这总是对他有益的。”

回到英国，迪帕克告诉校友们，他曾经和神共进午餐。他们永远不知道这句话是多么真实——或者迪帕克是多么幸运。

访问一年后，喜拉写了这封信给妈咪、父亲、阿迪和我：

伦敦

1967年12月21日

亲爱的 M. D. N. A. (妈-爸-娜玖-阿迪)：

谢谢你们的爱笺。迪帕克和我都参加了伯爵宫的巴巴聚会。他们放映了至爱巴巴的电影，像往常一样，整场电影我自始至终在哭。我真不知自己为何这么容易激动，尤其与他有关的地方。也许是因为我深深爱他，童年伴随他的记忆依然栩栩如生。我始终跟他如此亲近——这无法解释，尽管我远在他乡。我舍不得电影播放结束。想让它一直继续播映，想坐在那里永远观看。我感觉就像在美拉扎德看见他的时候；不想从他跟前离开。噢爸爸！我全心全意地感谢您把我们带向巴巴。若没有他，我无法想象这一生将是多么徒劳。写到这里，我又哭了。我为何感受如此强烈，惟有他知晓；我无法解释。

迪帕克在学校的学习成绩很差。他漫不经心，毫无兴趣。不要紧，我会每天坐在他身边，确保他用心学习。他不是笨孩子，只是贪玩。但我相信，有亲爱巴巴的纳扎，他会改进的。我一直向巴巴祈祷。迪帕克说，“妈咪，我一直为成绩不好的事祈祷巴巴，可他没听到。”

我希望你们都安康快乐。我希望您感觉好些，亲爱的妈咪。爱并且吻你们全体，愿巴巴祝福，新年快乐。

你们挚爱的喜拉

我们被喜拉的信深深感动，把信寄到美拉扎德，让巴巴、美媞和玛妮能读到。美媞回信表示感谢，说她对巴巴的爱让他们非常高兴，并要求迪帕克努力学习，考取好成绩。

我们的生活依然忙碌——喜拉在英国，阿迪在古吉拉特邦，我在孟买。我很高兴回来，亲近父母，终于更了解父亲。我们童年的大多时光都在外地上学，他则离开家庭同满德里一起生活，所以我们这些孩子同他相处的时间都不多。

由于父亲一直接受巴巴的训练，对所做的每件事都一丝不苟。常对我们说，“一切东西各有其位，各得其所。”他极其讲究洁净，不管去哪里都衣着整洁，虽然衣服并不贵。他像钟表般准时，对诚实近乎狂热。他回孟买后养成一个有趣习惯，即几乎天天去我家附近的银行，只需一丁点借口。我推测拜访银行让他忆起早年的生活。不过他对加入巴巴埃舍后，自己抛在身后的生活也颇为超然。他从年轻时一直保持联系的唯一亲眷，就是他舅舅贝拉姆吉·巴如查一家，在妈咪初回孟买时收留了她。有一次在孟买路上，有人对他说，“你好，萨瓦克夏，还记得我吗？”（人名加后缀‘夏’表示尊敬。）父亲不记得，那人说，“我是你的同父异母兄弟呀。”即使在埃舍，父亲的朋友也不多，不过他特别喜欢彭度、帕椎、韦希奴、尼鲁医生和宝吉。

父亲的另一项活动是寻找孟买的玛司特。他会喂他们吃东西，然后要他们持美赫巴巴的名。如果见到挨饿者，他会把食物分给他们。如果身边没带吃的，他会进餐馆买。但他从不给钱，因为钱可能用于不妥目的，那样将不得不分担乱花钱者的业相。

他对我们一向和蔼，话语温和。有时会带我们其中一个去看电影。他相当敏感，如果电影中的角色受苦，他会哭。虽然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他有时会给我们讲笑话，但回到孟买后就极少这样做了。

尽管跟随巴巴生活只有最基本必需品，父亲仍会享受少许生活乐趣。因为他的心脏状况，医生建议他晚饭前小酌威士忌，父亲会拿酒坐到餐厅里的巴巴照片前，向巴巴举杯敬酒，说，“巴巴，为我的健康和幸福干杯。”

妈咪听到，会责备他说，“你太自私，一直光说‘我的’。”

父亲会慈蔼地对她说，“娜格丝，你不懂。只有我的妻子儿女健康幸福，我才会健康幸福。这是我的简略说法。”父亲爱妈咪，他的娜格丝。甚至把她叫做他的莱拉，意指马依和莱拉的著名波斯爱情故事。她会报以佯嗔，叫他别再多愁善感地胡扯。我发现这些小小的拌嘴特别逗。

妈咪急于再看到她的外孙，并且需要去看病治疗，是赴英国探访喜拉、德乌拉吉和迪帕克的第二个家人，于1968年9月启程。美媞写信给她，提到临近的访问：

美拉扎德

1968年8月14日

亲爱的娜格丝，

至爱巴巴和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你即将去英国。亲爱的姊妹，你要接受适当的治疗，健康地回到我们这里。亲爱的喜露和迪帕克会很高兴见到你。对迪帕克解释，要专心学习……而且经过努力他应该能通过所有考试，因为这样会取悦至爱巴巴，巴巴会为他感到骄傲。

亲爱的娜格丝，一定要带足保暖衣物，因为从孟买起飞后，飞机会快速升至高空，你会感到很冷。带一条暖和的围巾裹头。上方有通风设备，离它远点，关掉。要当心这个，否则冷气流会围绕你的头。里面你会拿到毯子、枕头和袜子。现在正是访问英国的季节。在那里观光你一定要去杜莎夫人蜡像馆。

亲爱的娜格丝，你缝制的裙子和外套太好了，为此请接受我爱的感谢。至今你已经为我做了很多衣服。

亲爱的喜露送给我们一个吹风机，我们会给至爱巴巴用，在浦那也会用。对亲爱的喜露和迪帕克送去我们的爱。把爱给亲爱的娜玖和你本人，一路平安。至爱巴巴的爱给你们，他亲爱的家人。

爱你的

美媞

12月，巴巴邀请几位被选爱者参加美媞生日，以及巴巴弟弟阿迪之子达拉和阿姆芮特的婚礼，新娘是德拉敦的亲密巴巴爱者，施特鲁甘·库玛的女儿。生日庆祝定于12月21日，婚礼于

翌日举行。我接到请柬写着，“谨邀请你代表目前在英国的母亲娜格丝。”我喜出望外，能代表亲爱的母亲享受这个特权，由于巴巴持续不断的闭关，我已很久没见过他。

我前往阿美纳伽，12月21日，我们来参加庆祝的爱者前往美拉扎德。进入女满德里的住区时，我看到美媞的门廊附近为女士们摆了椅子。男子座位在远处。至爱巴巴在门廊上，坐在铺了布的抬椅上。目睹他显得如此脆弱，更像羔羊而非狮子，我的心在流血。他的样子令我震惊，因为在以往的公共达善活动中，巴巴总显得神采奕奕，自然散发着神性。而这一小群亲密爱者，被允许目睹他虚弱的体况。

巴巴对我们打手势，“**你们都很幸运今天能达善我。不再有同样的机会了。**”我们无人理解此话的深义——未察觉他的言下之意。我们随后遵旨排队，女士优先，可把花环或鲜花放在他的足前。我们不可碰触巴巴，也许因为他的健康太弱。轮到我时，我把花环献在他足前，然后双手合十抬头看他。令我沮丧的是，他望着别人，同他交谈。我的时间过了，不得不向前走。就像过去许多次那样，我感到巴巴忽视了我。我很难过，关于自己缺点的各种想法开始折磨我。我走回座位，眼泪流了下来。

我肯定不希望别人看到我哭，就用手遮挡自己，不让邻座的老朋友们看到我。我一直苦苦思索，寻找自己今天为之付出代价的弱点。我思绪如麻，觉得刚才的情况肯定是自己应得的。最后用纱丽末端裹头，以免别人看到我的脸。

我见男子们开始排队达善。弥漫着忧郁情绪，因为大家一定想到，至爱巴巴由于我们所有人的弱点，为了净化我们，主动让自己承担的大苦大难。我像往常那样一直注视他，看到罗姐·米斯特里的丈夫吉姆，把鲜花献在他的足前，并合十致意。巴巴不仅看着吉姆；还从椅子往前倾身，伸出右手给吉姆亲吻。这一幕是给我的最痛心打击，开始抽噎。巴巴连看都不看我，现在却伸出神圣的手让人亲吻。自憎的念头一直啮咬我至少10分钟，接着我突然听到玛妮宣布，“巴巴希望有娱乐，谁愿提供娱乐？”

我不由自主地举手，然后起立，让玛妮注意到我。至爱巴巴看到我，亲切地打手势，让我走上门廊。那一刻我从绝望被带至狂喜，脑际闪过我为巴巴改编的一首优美格扎尔：

《我的神》

我面前的这位是我的神！

在他的莲足前，我虔诚地敬拜——

我面前的这位是在世的安拉·巴希尔！

对于大众，他是美赫巴巴。

实际上他乃是神人！

只要您愿意，请把我杀死，

只要您愿意，请将我活葬——

这是我的净化，

惟有您是我的神！

宣告美赫巴巴为神！

美赫巴巴是神！

而从美赫巴巴的神性方面

我们从未分离。

我合掌站在他面前，闭着双眼，用全部心灵向他歌唱。唱毕，我睁开眼，看见了什么？慈悲之主伸出虚弱的右手给我。我丢下眼镜，轻轻握住他的手，让它触我的眼睛，然后亲吻之。

“谢谢您，巴巴，”我说完，心中带着狂喜，走下门廊，微笑着归座。

邻座的年长琐罗亚斯德教女士——她们都是多年的巴巴爱者——责备我说，“今天可是庆祝日，能唱那样的格扎尔吗？我们看着巴巴，都被你唱哭了。我们感到心如刀绞。”我当时不理解她们的悲伤感受，但后来意识到她们一定是有所察觉即将发生的事。而至于我，满心都是巴巴的无限爱、慈悲以及对我弱点的宽恕。

后来我意识到，至爱巴巴赐我灵感，为人身上帝唱这首特别的格扎尔的原因。当我凝望他的神圣容颜时，并不知道那会成为我此生这样做的最后机会。我想起在埃舍里的傻气小女孩，一次写信给巴巴说，她首先把他当大爹来爱，其次是当神来爱。这一次，我用几分钟唱歌并且当众宣告巴巴首先是神人。但我一刻都不曾忘记，他也是我的大爹。

## 第十章 神永不死

在美拉扎德伴随巴巴后，我刚回孟买，立即接到阿迪从古吉拉特邦的巴夫纳加（他最近被调到那里）寄给父亲和我的一封信。他写了类似的信给伦敦的妈咪、喜拉和拉吉，说他在巴夫纳加俱乐部遇到一个好姑娘，芙芮妮·赛斯纳，她很聪慧、言谈温和、长相漂亮。尽管她出身有教养的琐罗亚斯德教家庭，家人却不是巴巴爱者，不过阿迪告诉我们，若她父母同意婚事，他想向芙芮妮求婚。

看过阿迪的信，父亲和我马上把它寄给巴巴，妈咪她们在伦敦一接到信，也转寄给了他。我们有任何提议，未经巴巴同意或等到他祝福，我们谁都不会采取重大步骤。之后接到埃瑞奇于1969年1月21日阿迪的生日寄来的回信：

亲爱的娜玖，

谨此祝愿我们亲爱的阿迪生日快乐……我读了你69年1月19日的来信，欣然获悉阿迪向芙芮妮·赛斯纳提婚的喜讯。愿至爱巴巴对阿迪的爱，帮助阿迪促成这桩婚事，喜结良缘！愿至爱巴巴的旨意实现！！

按附寄的通告，至爱巴巴已停止处理任何私人性质的通讯。而且他的健康不佳，这个阶段不宜打扰他。你们都很清楚，他的爱与祝福持续不断地流向他的所有爱者。因此亲爱的娜玖，不要感到灰心。要明白你至爱的大爹对他如此疼爱的阿迪了如指掌。他也知道对于阿迪何为正确的选择，因此要臣服于他的旨意，全心全意地念记他。要像你亲爱的弟弟阿迪那样，他对至爱巴巴有着磐石般的信心和深爱，非常清楚他的至爱巴巴知晓一切！他有福且幸运！

至爱巴巴也清楚地了解亲爱的拉吉和他的考试状况。你们必须保持镇静开心，见证所发生的一切——这将最终有益于全体相关者。

谨此（提前近一个月）祝你2月16日生日快乐……愿至爱巴巴的美好祝福赐予你，亲爱的娜玖。你在美拉扎德的演唱极好，打动了许多爱者的心，我确信这点！

请把我的心转达给你亲爱的父亲。希望你和父亲安康……

爱你们的

埃瑞奇

我一收到埃瑞奇的信，就寄一份副本给阿迪，另一份副本给妈咪和喜拉。父亲和我都感到满意，知道不管结果如何，都会是巴巴的旨意。

信中还提到德乌拉吉参加的考试。他刚第二次参加麻醉学的高级学位考试，因为首次考试未成功，因此他和喜拉在焦急等待1月29日将公布的考试结果。当日妈咪全天禁食，只饮水，

听候他是否通过的消息。拉吉自感在考试中发挥不太满意，但藉着巴巴的恩典，1月29日他获悉其实成功了。喜拉兴高采烈。至爱巴巴再次履行他的诺言，照看我们的最微小需要。至此，全家有两大理由可庆贺：拉吉通过了考试，阿迪结识了他想娶的姑娘。

两天后，1月31日，我们的幸福被粉碎了。我们都知道巴巴很虚弱，但始料未及的是，父亲和我在孟买，妈咪和喜拉在伦敦，都接到这个如雷轰顶的消息：**至爱巴巴离开了肉身。**

巴巴的小弟阿迪和妻子芙芮妮居住伦敦，打电话通知妈咪和喜拉。妈咪惊愕不已，最初不肯相信这个消息，说一定是反对巴巴者散播谣言。但她焦急万分，要喜拉和拉吉送她去小阿迪和芙芮妮的家。到达时，获悉小阿迪已打电话给大阿迪，后者确认这个消息。之后接到芙芮妮的母亲从阿美纳伽发来的电报，说美拉巴德一夜之间成了朝圣地，印度各地的爱者都赶来达善巴巴，已决定两天后安葬巴巴遗体。后来萨若希发来的另一条消息是，接到美国、欧洲和澳洲爱者的电报，请求在他们抵达前不要举行葬礼，因此他做了安排，用冰块裹着巴巴的身体。

妈咪和喜拉止不住地哭，妈咪反复说，“我失去了母亲。他就像我的母亲。”直到13岁的迪帕克叫她们别再哭泣，因为他说，“**神永不死。**”他话中的真理，让喜拉和妈咪感到惭愧。但一想到再也见不到至爱巴巴的肉身，令她们心弦欲断。妈咪心都碎了，为她的损失同时也为美媞的损失而哭泣，不知美媞如何能承受与至爱的分离，就乞求巴巴赐她勇气。她很想在美媞身旁安慰她，可离印度太远。

她们接到小阿迪和芙芮妮电话的三天前，喜拉梦见了至爱巴巴去世，遗体安置在圣陵，鲜花环绕周围。她说，他的面容看上去，就像我们后来见到的三摩地拍摄的遗体照。喜拉在睡梦中抽噎，德乌拉吉叫醒她，问她何故。她讲述了噩梦后，他让她继续睡觉，说那只是恶梦而已。但第二天早上，当喜拉把她的梦告诉妈咪时，妈咪说几天来她一直感到毫无缘由的失落，纳闷会不会是巴巴的某位亲近弟子即将去世。喜拉后来告诉我，不知何故她总认为在她的一生中，巴巴肉身都会在世。她从未想过，他不可能活那么久。这听来奇怪，我们居然丧失逻辑，可事实就是如此。我相信巴巴托梦给喜拉，是帮助她和妈咪对这个消息有所准备，减轻打击。

当然，父亲和我能去美拉扎德，和那里所有亲爱的人在一起，期间我见证到，我父亲践行了1955年的一天晚上他对巴巴说过的话，当时巴巴突然问他，“萨瓦克，如果我死了，你会哭吗？”父亲对巴巴一向完全诚实，尽管听到这个问题大为震惊，但他坚信巴巴是神，就毫不犹豫地回答，“不，巴巴，我不会哭。您不生不死。您是永恒的，这一切都是您的神圣游戏，所以巴巴，我为啥要哭？”听到这些自发勇敢的话，巴巴很满意，亲切地拍拍父亲。

至爱巴巴的神圣遗体被安置于三摩地墓穴，从1月31日直到2月7日，他的安葬日。我父亲站在三摩地附近，望着我像其他爱者那样哭泣，他没有掉泪。对于我父亲，巴巴是永生的神。可我失去了我的大爹，他慈爱地培养了喜拉、阿迪和我，我们是在他的神圣羽翼保护下长大的。这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我毫无顾忌地哭了，至今每当我忆起那个悲伤的场合也会哭。

几天过去了，至爱巴巴依然光彩照人，脸上带着温和微笑，仿佛在长眠。但最终在2月7日，按他的琐罗亚斯德教生日，美媞用一块粉色布单盖上神人的优美身体。埃瑞奇用美媞给的一块帕子盖在巴巴脸部，男满德里提起棺盖，覆盖至爱肉身，此时三摩地周围的朝圣者们高呼，



“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并且给在场的所有人分了拉瓦甜食（麦面粥），作为帕萨德。父亲和我在那里度过一整周，心碎的7天，可目睹巴巴的荣光，我们的心也有感到喜悦的时刻。

我写了一封航空长信给珍妮和马文·坎彭，我在纽约见过他们。这是我第一次从美拉巴德山写信给美国爱者。我知道他们急于听到巴巴的情况，因为他的离世一定对他们带来巨大打击，就像对我们的影响一样。

亲爱的珍妮和马文，

我在巴巴的爱里给你们写这封信，给你们讲讲关于大师的点滴细节，惟有他知晓他在做什么……我知道你们一定急于了解大师的事，因此你们是我率先写信的人，甚至早于给我母亲和弟弟写信……

巴巴在美拉扎德有一块裱框的哈菲兹格言……就在31日前几天，他让满德里把它拿到他的卧室，一直让他们读这句格言：

适合于一个幸运的奴隶，

去执行大师的每一个命令

不问为何与什么之问题。

对于大师对你说的话

切莫说不对，因为，亲爱的，

错就错在你缺少理解他的能力。

我是把我从无知中解脱的

大师的奴隶。无论我的大师做什么

都是为了所有相关者的最高利益。

所以你们看，亲爱的，他时不时给出这些暗示，但我们领悟不了他，他的话我们就是无从解释。现在正如至爱要求的和所说的，我们把他的神圣身体安置在他为自己建造的墓内。就在第一天，我观察他的脸……面色显得苍白，可从那以后，随着一天天过去，他变得那么美好、鲜活且光彩照人，就像淡粉色的玫瑰。他的脸庞一如既往，同样闪烁着光彩……表情十分安详，仿佛只是在深眠……

……我感到，我损失了无比亲爱的东西，永不可能用任何人代替，因为他是至亲的大爹，我过去一向忧虑的所有琐碎麻烦，对我来说显得重要，对他而言却微不足道。这是我生命中的巨大打击、巨大失落，可别无选择，只能勇敢面对一切！我希望你们能看到他！他看上去多么鲜活美好！要是他能起身回来拥抱我们多好！

……另外在最近的一份通告中，他说过，“下次达善将是我沉默中的最后一次。”于是我们以4月的达善之后他将开言，但惟有巴巴知道他在说什么。他试着用诸多方式告诉我们，但

我们并不理解他。既然他是神，我们是凡人，我们怎么可能！这是我们“缺少理解他的能力”，如哈菲兹诗中写的。

我用红墨水写信，以表示巴巴虽然不在肉身，却和我们一起在我们心中，因此我们要庆祝今后将是他的荣耀之时，以便世人将会知道他。所有喜讯我们都用红墨水书写，所以我也这样做。

好了，亲爱的，就此搁笔。你们若可以，就来信吧。巴巴，我们的伟大链接，虽已不在肉身，但他的大灵永远在那里——与我们同在——因此让我们越来越爱他……

约2个月后，坎彭夫妇寄给我这封信的副本，以纪念那段甜蜜而痛苦的时光。

我还给妈咪、喜拉、德乌拉吉和迪帕克，写信讲述这7天期间的细节，部分内容如下：

……现在讲讲我们至爱的大爹，他合上了那可爱闪烁的眼眸，在施达善。31日那天，满德里们获悉，至爱巴巴于下午12点15分离开肉身。

那天上午，巴巴对邓肯医生说，“今天是我的十字架受难日。”你们看，至爱巴巴时不时给男满德里暗示他即将去世，却不暗示女满德里，我猜因为那样会影响美婣。

早在12月22日，即美婣生日，我们全体200人聚集在场，巴巴对我们说，“……你们都很幸运能这样见我，这么靠近我，能这样跟我谈话，看见你们面前的我。我的下次达善将有大批人群；你们将不可能对我说话。你们只能顶礼并向前走。”听到这些，我们都想到4月的达善，以为那时将有大批群众，我们将不能对巴巴说话。

12月22日后的一天，几个满德里成员问巴巴他会怎样施达善，当时他显得相当虚弱。巴巴就问埃瑞奇。他说，“人们会介意我躺着施达善吗？”埃瑞奇说，“没问题，巴巴，我们会照做。”然后巴巴问弗朗西斯·布拉巴赞，“西方爱者会介意我躺着施达善吗？”弗朗西斯说，“巴巴，我们会把您的头部抬高6英寸……便于大家能适当地看到您的脸。”至爱巴巴说，“这是个好主意，我们就那样做。”

所以你们看，这次他就躺着施达善，头部被抬高6英寸。几乎没人理解巴巴话中的意思……

1月31日，帕椎叔叔被巴巴召去。当天希度，他常照顾穆罕默德玛司特，来到穆罕默德身边时，被问道，“那个眼镜大大在哪里？”那是穆罕默德给帕椎取的昵称。希度说，“他去见巴巴了。”穆罕默德说，“对，就像古斯塔吉被带到这里，同样他去把巴巴带到这里。现在巴巴要来这里了。”（古斯塔吉去世后，被运到美拉巴德安葬。）

……31日我们接到消息——这个可怕消息。父亲在家获悉，就赶到大学通知我。他告诉我巴巴的事，我惊恐万分……就像一场噩梦。父亲和我收拾行李，前往阿美纳伽和美拉巴德。我们一直住那里，父亲住山下，我住山上。

成千上万人从印度各地涌来。邓·斯蒂文斯、迪莉娅、小阿迪和另4人，从伦敦赶来。从美国来了包括哈利·肯莫尔的12人……从31日下午4点起，全天24小时的达善活动持续进行。

巴巴的遗体从美拉扎德运到美拉巴德，安置墓内。2月1日中午，按医生建议，应盖棺安葬巴巴的遗体。但我们的勇士萨若希·K·伊朗尼不同意。他说，各地来的巴巴爱者希望看到巴巴，不能这样做。他负责让巴巴的遗体保持新鲜，把冰块放在墓内巴巴遗体的两侧。

你们很难相信……巴巴的面色曾经苍白，到2月4日竟变得红润，看上去就像在沉睡。整个陵墓的空气中弥漫着可爱的玫瑰香气，即使门一直敞开着，直到现在至爱巴巴的肉身仍像初绽的粉色玫瑰一样新鲜……

可谓至爱巴巴的安排，第7天我们可以走下台阶，触摸他的足。这是凌晨5点左右，给少数亲近者包括我的殊荣。我惦记着你们，亲爱的妈咪、喜拉和她家人，还有阿迪，未能来参加……于是随身带上三块新帕子，铺在他的足上放一放。那是给我们家三个孩子的传世宝物。

……下午12点15分，清扫陵墓，之后下午1时，美嫒进入陵墓，为巴巴献花环。接着她把一块粉色布单盖住巴巴的遗体直至颈部，保持他的脸部可供瞻仰。然后她们把一块织花单子盖在上面。

之后，男满德里和巴巴的男性亲属，抬木棺盖进入陵墓，盖上至爱巴巴的肉身。他们出来后，美嫒进去。她撒了第一捧土，我们其余人随后，最后的仪式就此结束。后来我们领了拉瓦帕萨德，因为按帕西日历，7日恰巧是巴巴生日。那天，全体女子穿着彩纱丽，而非白纱丽，因为巴巴是永恒者，况且那天是至爱的生日，葬礼日就此结束……

现在，亲爱的，讲讲至爱美嫒。我们谁都没有料到巴巴会离去，留下美嫒在我们中间。看着她，是令人心碎的场景。每隔一会儿，她会哭着说，“噢巴巴，您为何离我而去？您为何不告诉我您要离去？”她边说，边流泪不止。她不停地抽泣，见她这样受苦让我们心碎，她是巴巴的至爱。不管到哪里，她都随身带着巴巴的小相框，时常抚摸它，边怀念他，边哭泣。

女子们围着她，安慰她说，“美嫒，巴巴如今在你内里。他没离开你。”她们这样说时，她哭着说，“为何我看不见他？”她的思念如此悲恸，我们的心不禁为她潸然泪下。她曾被神爱深深包裹，以致现在难以承受与至爱身体的分离。即使在她房间，她总捧着巴巴的长衫或上衣坐在那里，这就是她的处境。我不知她怎样才能活下去……

至爱美嫒给我一些触过巴巴足的玫瑰花瓣，分给你们每位。她虽心痛欲绝，依然惦记你们，喜露和妈咪，她叫我给你们捎讯。她说，写信告诉她们，“巴巴是永恒的。巴巴只会和我们同在。巴巴在我们心中，现在我们必须努力在内里找到他。我们切莫为此思虑或烦恼。至爱巴巴的羸弱身体为了我们的利益受尽苦难。我们现在应该感到高兴，至爱巴巴不必再为我们受苦了。巴巴现在永远与我们同在……”

我问美嫒可否拥抱她，她说“好”，于是我拥抱她，并说，“美嫒，从现在起我们会看到巴巴，我们的巴巴，在你里面……”

亲爱的玛妮和美茹坐在她身边，她们对美嫒说，“是的美嫒，现在我们看到巴巴在你里面。巴巴有意为我们留下你，美嫒，因为现在你必须传播至爱巴巴的讯息，因此我们时刻感到他在你周围，和你在一起。这就是至爱巴巴为我们留下你的原因，亲爱的美嫒。”

听到这些话，美媞说，“阿门。”然后说，“至爱巴巴，给我力量吧，以便我可能按照您的意愿服务您。”

上述对话结束后，美媞让我唱些奉爱歌曲，于是我为她唱了。她不再难过抑郁。她十分平静沉着，仿佛至爱巴巴来隐藏在她内里，把爱与和平赐予美媞，使我们意识到他现在在美媞内里。

真是如此，少顷，一个安得拉信徒靠近我，问，“那位模样像巴巴的女子是谁？”我说，“美媞。”他从远处向她鞠躬，对其他安得拉爱者说，“那里是巴巴的神圣力量所在。”并指着我们的美媞……

亲爱的，要记住美媞的讯息，在他的爱与关照中保持快乐。

在他的足前，

永远爱您的女儿

娜玖

备注：现已决定，美媞将和其他女满德里继续居住美拉扎德。她渴望去陵墓时才会过去。美媞说，“巴巴是为众生的。”

回孟买后不久，我听说美媞对失去至爱极度悲恸，以致晚上无法入眠，宁愿坐在巴巴的房间，不得不哄她才肯进食。这些消息让我很难过，便写了一封亲切的信给美媞，说至爱巴巴为我们和世人留下她，作为他的代表继续从事他的工作。巴巴离开肉身后，我们都指望她。

她尽管极度悲伤，却像至爱一样慈悲仁爱，寄来甜美的回信：

**捷巴巴**

**美拉扎德**

**最亲爱的娜玖，**

我收到你的亲切来信，被信中的爱打动。

美拉扎德充满我们至爱巴巴的甜蜜回忆，虽然我无法用肉眼看见他，因此怀念他的肉身临在，但我知道他就在我身边，感到至爱的临在就在近旁。他那么爱我们，把他自己献给人类。现在该由我们去做他要求的事并且遵从他的意愿了。我们必须按照他应该被爱的那样，越来越爱他。我顶礼并祈祷至爱巴巴，让我配得上他的深爱。

亲爱的娜玖，我不想要你为我担心。巴巴是我们的至爱上帝，他照看一切，照管我们所有人。在他的爱里保重，履行日常职责。你和亲爱的娜格丝怀着深爱为我做了很多。即便她患眼疾不适，仍为我缝衣，这些我将永远铭记……

## 在至爱巴巴里送去爱

美媞

喜拉也从英国写信给美媞和玛妮：

最亲爱的美媞、玛妮，

最近 8 天来的每天早晨，我都打开这封航空信给你们写信，却无以言表，于是又合上信纸。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我的文笔也很拙劣，而在这样的时刻，我感觉比往常愈发无从下笔。仅靠言语无法安慰一直和至爱如此亲近的你们两位。实际上，世间没有任何人或任何事，能在这样的时刻给你们带来安慰，除非至爱本人赐予你们力量，以某种方式来承受它。

我们接到消息，都感到如雷轰顶、难以置信。它令人崩溃，其影响仍在。整个人感觉像机器人那样，做着日常杂务。生活的欢乐不翼而飞。连我们这些爱者都有这种感觉，我可以想象，你们，至爱的至爱，正经历着怎样的情景……

最初 4 天难以忍受，后来不知何故我感到平和，感到至爱巴巴比以前更近地安住我的心中，并将永远留在那里。我对他的爱，将日益成长，直到最终。我多么幸运，从童年就认识至爱巴巴，在埃舍与他一起度过那些美好的岁月，使我的眼眸充满他那优美面容的奇妙场景，那么多次光荣的时刻被他拥抱，与他一起欢笑，一起玩耍，伏在他肩头哭泣，这些回忆在我脑海中无数次地重演。而你们，至爱最爱的人，拥有更多的回忆让你们获得一些安慰……因为惟有他能用自己的神圣方式安慰你们——围绕至爱构建你们的整个世界，只为他活着的你们。当我流泪痛哭时，试着从迪帕克对我说的这句话中得到安慰。“妈妈，如果你真相信巴巴是神，神怎么会死？”……

我把美媞给我的玫瑰花瓣，连同三摩地的一些泥土和我在至爱巴巴足上放过的手帕，寄给喜拉。喜拉写信感谢我，说手帕仍带着新鲜的玫瑰香。

在美拉扎德的前些年，至爱巴巴有一次召见玛妮，问她，“你会照我说的做吗？”她说，“是，巴巴，我很乐意。”巴巴说，“若发生什么事，我离开了肉身，我希望你照顾美媞。”玛妮惊呆了。她说，“巴巴，您的吩咐我都会照做，但不要对我提这个。我怎么可能做到？”巴巴笑笑，说，“好吧，忘了此事。”接着换了话题。但就像玛妮晚年告诉我的，“巴巴放弃他宝贵肉身的那天，我突然忆起他很久以前对我说的这些话。因此，从那一刻起，直至美媞离开身体那天，我都竭尽全力地照顾她。”在这个卡利时代，真实无私的爱与支持都很罕见，而玛妮美好忠诚地扮演了她支持美媞的角色。

巴巴遗体安置于三摩地的那一周，阿迪不得不留守古吉拉特邦的朱纳加德。他去请假，办公室却不批准，因为之前在那里工作的人，正把他管的事移交给阿迪。尽管阿迪渴望和我们一起在美拉巴德，但他懂得巴巴一贯期望我们先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就像我们的父亲，阿迪一向服从巴巴。为平息流血的心，他去了附近的德瓦卡，主奎师那离开肉身之地。当地海边建有一座美丽的寺庙。

2月11日阿迪写信给我们说，他坐在那里，缅怀我们跟随至爱巴巴的生活。日落时分，他平抑了最后瞥一眼墓中美赫主的渴望，才离去：

亲爱的父亲，娜玖：

希望你们身体安康。我对师利巴巴去世的感受难以言表。对我来说，师利巴巴永远在。即使今天我也向他祈祷，就像所有这些年来我所做的那样，他将永远是我毕生的启示与力量的源泉。即使他去世后，仍向他祈祷并且受他启示，这是那些毕生爱巴巴并且理解他和他逗留尘世时所持立场的人才能理解的。对我而言，别无想法，因为不管我此生在何方，快乐还是烦恼，他都将永远在那里。流泪将是一大错误，但哪怕微小程度上遵循他的教诲，都会照顾到我们。时至今日，巴巴依然与我们同在，和他在世间时一样。知道他在人身中并且爱他是重要的，而现在真正重要的是按他的意愿去行动，我敢肯定我们中只有百分之一的人能够做到！巴巴说过，他空前绝后，独一无二；我们必须努力使我们的灵魂融入他，以便实现终极幸福与救赎。

要开心并且更加爱巴巴……巴巴在无限爱与极乐中祝福你们所有人。

你们的

阿迪

我也接到了珍妮和马文·坎彭给我的亲切回信：

最亲爱的娜玖：

你的信非常美好且重要，马文拷了副本寄给弗雷德和艾拉，安迪和佩吉。还给旧金山的杜思夫人寄了副本，并请她分享给多萝西亚和奈德，因为他们住在旧金山……我们从心底里感谢你，亲爱的娜玖，因为在你的深刻经历对心灵造成全面冲击依然那么强烈的期间，就这么快给我们写信。它填补了我们心中悬而未答的种种思绪，而与美拉扎德的通讯不可能用电报等等予以答复……

（2月1日）周六晚上，杜思夫人从旧金山打电话来，告诉我们邓·斯蒂文斯从伦敦打来电话……消息让我们惊呆了，当晚辗转难眠。次日早晨，我感觉仿佛大病初愈。我感到虚弱无力，如巴巴曾说的，似乎饱经折磨。我们住处的街对面有一座美丽教堂，那天上午我们去了教堂，依旧麻木且试图理解巴巴的旨意和意愿，告诉自己巴巴在我们心中。我们心情沉重，不仅为我们自己，同样为美拉扎德的所有亲近者，他们一直和巴巴如此亲近，会殷切思念他在世的肉身。我们的安慰在于相信巴巴是掌管者，这是他的旨意……

巴巴的东西方爱者们，发现他们惟有指望至爱的安慰。

妈咪从伦敦回来后，让阿迪开车送她去美拉巴德和美拉扎德，我陪伴他们。路上妈咪情绪很低落，在三摩地恸哭不止。阿迪和我留在外面，让她在她的主与大师跟前宣泄情感。她的心痛似乎无法抑制。

达善巴巴后，我们前往美拉扎德。抵达前，妈咪说，“我们亲爱的美婳肯定悲恸欲绝，我们必须抑制自己的悲伤，让她释放失去至爱的心痛。”我们到达后，被允许从入口进女子宿舍。

看到妈咪下了车，美婳从巴巴住屋的台阶走下来。她扑入妈咪的臂弯，伏在她的肩上抽泣，说，“没有巴巴我怎么活？没有他我做什么？”

妈咪起初让她尽情地哭，一直拥抱着她。最后妈咪说，“你知道，美婳，巴巴让你为我们活着，以便你可以继续他的使命，在他的东西方爱者中间传播对神的爱。”美婳逐渐平静下来。她握着妈咪的手走上门廊台阶，喝茶时，她让妈咪坐她身边，问起伦敦的情况和妈咪在那里的见闻。

巴巴放弃肉身之前 2 个月，曾发布两则通告，涉及后来众所周知的“最后达善”。1968 年 11 月 1 日，发布第 70 号《生活通告》。其中巴巴授述如下：

**我希望立即满足爱者们的渴望。**

**我决定只对我的爱者而不对普通大众施达善。**

1969 年 1 月 15 日，第 71 号《生活通告》由阿迪·K·伊朗尼发布：

**三年的高强度工作已损坏他的健康。尽管如此，他仍邀请世界各地的爱者……因为是他们来接受他的爱的时候了。然而，在至爱巴巴目前的健康状况下，他将以什么方式施达善尚未确定，但会举行。**

**他会施达善。**

**巴巴说，“此次达善将是沉默中给予的最后一次。”**

因此，各地巴巴小组领导已按提供的清单做好准备，包括各组前来的不同场地、日期和时间。一些西方跟随者为参加古鲁帕萨德的达善包租了飞机。

最初的震惊巨浪席卷全世界的巴巴社区之后，他的爱者们通过满德里确认，达善依然会举行，从东西方汇聚前来，荣幸地受邀参加大师在“沉默中给予”的最后达善。许多爱者能从《生活通告》的字里行阅读懂：巴巴是永恒的。1969 年 1 月 30 日的最后夜晚，他清楚地告知值班守夜的宝吉三遍，“我不是这个身体。”所有能成行的爱者都从远近赶来，他们心中悲喜交集，知道他会在场。

鉴于西方人旅途漫长，可在逗留浦那的一周内达善四次，而东方人在逗留的三天内只达善一次。古鲁帕萨德的大厅一次只能容纳 500 个爱者，于是做了相应安排。东西大会聚时用的同一张座椅，像之前那样盖上布，上面摆置一副优美的巴巴相框，表示活动期间他像荣耀的帝王一样坐在那里。整个大厅充满他的神圣临在。每个参加者顶礼巴巴，如同他坐在那把椅子上，而他确实在那里，因为我们都感到他的临在。有人尊敬地顶礼，一些人因思念他的人身而抽泣，另一些人则一边达善他，一边默默流下喜悦之泪，好多人是第一次达善。就这样，沉默中的最后达善如期举行，这是我们此生最后的重大活动。当代阿瓦塔履行了承诺，我们都感激这次机会。

参加最后达善的西方人中，有珍妮和马文·坎彭，我见到他们，而奈德和多萝西亚·富特，不知何故被我错过了。多萝西亚 5 月寄来一封信，其描述的体验，对许多在浦那参加本次奇妙达善者来说，是真实写照：

……奔赴古鲁帕萨德有一点令人不安，知道我们不会在那里见到他，接受他那奇妙的全知全解的警视。但巴巴在那里，我知道，即使我看不见他，我们许多人都以不同的方式感受到他。很多年轻的新人禁不住地流泪，明显感到某种很感人、亲切慈爱的在。我自己只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即一切如故——那把空椅是个幻相，巴巴的临在依然把他的带电魔力施予万人万物。目前我意识到，自己接受这点的证据——我所有的身体健康问题暂且消失了，仿佛从未存在过——就像 1962 年那次。

活动期间，满德里安排了巴巴爱者提供娱乐节目，就像他在世时那样。我特地为这次最后的达善创作了七首歌：《巴巴阿瓦塔》，《巴巴我的大爹》，《我爱您巴巴》，《抓紧他的衣边》，《古鲁帕萨德的帕萨德》，《朝圣美拉巴德-美拉扎德》，以及告别曲《让我们把巴巴的爱带回家》。我征得美媞和玛妮允许，在西方爱者的协助下演唱这些歌，因我们一起练习以娱乐宇宙之主。下面的这首告别曲，是我们达善结束告别他时，我发自心底演唱的。我特意为巴巴爱者创作此歌，以便他们离印时把他的爱带回家。歌词的配乐是《指示我回家的路》。

#### 《让我们把巴巴的爱带回家》

让我们把巴巴的爱带回家，

这是我们都拥有的；

不管我们贫富，有色或白肤，

在他眼里一视同仁；

让我们把巴巴的爱带回家，

穿越天空、海洋或风暴

无论我们流浪何方，亲爱的，

让我们把巴巴的爱带回家。

让我们把巴巴的爱带回家，

这对我们都很珍贵；

它会让使我们勇往直前

历经春夏秋冬。

让我们把巴巴的爱带回家，

我们都丰沛享有；

他选择活在我们心中，亲爱的，



让我们把巴巴的爱带回家。  
让我们把巴巴的爱带回家，  
在这充满强权和冲突的世界，  
内心持续将他念记，  
在日常生活中遵循他的教导。  
让我们传播他的爱讯  
唤醒他人的思想心灵  
认出本时代的唯一阿瓦塔，  
美赫巴巴，我们的神圣上帝！

最后的达善后不久，阿迪受邀赴孟买的巴巴中心演讲。这次演讲，我有他的手稿，谈到对他来说巴巴是谁。其中他述及，巴巴爱者们带着人类的种种局限，试图描述巴巴的诸多方式——就像 12 个从未目睹大象的盲人被要求描述大象，每人只能谈及他触摸到的那部分。阿迪演讲的某些段落特别出色：

倘若一个人真正想理解巴巴，他应该像个小孩子，因为小孩会不加疑问地接受母亲给予的一切。我们也应该……这样接受巴巴，内心不带任何疑问或怀疑；只有这样，经过一段时期，我们对巴巴的认知与理解才会持续不断地增长。如巴巴所述，我们的态度应当是，以百分之百的信心“抓紧他的衣边”。只有当我们对自己想认识，或者想理解、体验或获得的对象毫不理解就开始质疑时，才会辜负巴巴。一个人应该敞开心灵，合理协调脑心活动，才能全身心地爱上巴巴，从巴巴那里获益。巴巴并不是一套带给你种种繁荣成功或改善你人生的财务状况的速成公式……

我们时常感到挫败失意，因为无法解决生活中的某个具体问题，而且感到巴巴并未帮助我们，最后却发现，多谢巴巴，未能做到我们想做的，否则我们会陷入更糟糕的境地。因此巴巴不仅帮助我们获得成功，而且把我们的失败化为成功。如今我回顾他为我们做的一切，自感惭愧地说，巴巴对我付出的爱多于我对他的爱……巴巴不止是沉默伴侣，而是我生命中的启明星，……而且他做这些事，从不声张或要求回报。我给他的唯一东西就是我的爱与忠诚，那也仅仅以非常有限的方式。我始终想知道，能否使自己的爱与忠诚臻至他把我带向的更高顶峰，但我是无助的，他完全理解我的局限。如前所述，需要由我们来接受巴巴，是我们的局限方式阻碍了我们从他的爱洋中解渴。

这个看法，“巴巴对我们付出的爱多于我们对他的爱”，是我经常想起的，不断地提醒我请求他帮助我越来越爱他。

妈咪、父亲和我期盼着阿迪的婚礼，它将于 1969 年 11 月 23 日，在新娘芙芮妮的家乡巴夫纳加举行。我们要在 11 月 22 日一早飞到当地。前一天早晨，我看到妈咪在祈祷，就独自去吃早餐，因为我饿了。后来我去找妈咪，让她吃点东西。令我惊讶的是，眼泪滚落她的脸颊。

“妈咪，”我对她说，“在这样喜庆的日子，你不该哭。”

她开始抽泣。“如果巴巴我的母亲在世，他会祝贺我的阿迪的婚礼。在这么重要的日子，我非常想念他，因为在我的生命中没有人像他那样爱我。他本会送来他的祝福！”听到这些，想起巴巴对我们的爱，我也哭了。

之后中午时分，一个邻居来祝贺妈咪，因为按琐罗亚斯德教历，第二天是吉日，我们要很早启程赶飞机。琐罗亚斯德教徒有个传统，在这种场合祝贺亲友时，用一种叫“库姆-库姆”的红粉抹在对方的脚与前额上。最后我们会赠送一份同样抹上红粉的礼物。那位邻居是当天第一个来的，做完仪式后离去。

不一会儿，她9岁的儿子过来，他非常喜欢妈咪。小男孩看到妈咪右脚上的红粉，妈咪的脚搁在她坐着的长沙发上，他激动地尖叫起来。“阿姨，看！美赫巴巴的脸在你的右脚上！”

我在厨房为父亲盛饭，跑出去看。让我惊喜的是，确实是巴巴可爱脸庞的清晰轮廓，呈现在红粉上。父亲跟在我身后，也很激动开心。妈咪极为兴奋，在阿迪婚礼之际，至爱巴巴第一个来祝福问候她、阿迪及家人。我冲到一个摄影师那里，把他带到家，拍了妈咪右脚的照片，因为这是一个值得永远铭记的时刻，巴巴以如此幽默的方式祝福阿迪婚礼的标记。

满德里于10月底接到婚礼请柬后，埃瑞奇曾致信阿迪，“我们全体祝愿，至爱巴巴的爱与祝福永远在亲爱的阿迪和芙芮妮身上，愿他们幸福、长久与健康的婚姻生活把喜悦带给所有认识他们的人！请把我们的深爱传达给亲爱的阿迪和芙芮妮，美拉扎德的所有叔叔阿姨们向他们致以美好祝福，顺祝‘万事如意’！”我们启程参加婚礼前，妈咪和父亲也接到电报，“我们祝愿至爱阿瓦塔美赫巴巴的大爱祝福赐予亲爱的阿迪和芙芮妮的婚礼日，祝他们的婚姻生活在忠诚忆念至爱巴巴对你们全体的爱中永远幸福。（签名）美婍，玛妮，美拉扎德满德里。”妈咪为电报欣喜，不过她后来回忆阿迪婚礼时，首先想到的总是巴巴的脸出现在她右脚红粉上的场面。

## 第十一章 美媞与至爱团聚

阿迪与芙芮妮的婚礼后不久，我去了一趟美拉巴德达善巴巴。我还没放下手提包，一位西方居民海瑟·纳德尔就对我说，穆罕默德禁食多日，米水未进，非常虚弱。我走入满德里大厅，他躺在床上。他甚至坐不起来，瘦得腹部凹陷。见他这种状况，让我震惊。海瑟说，每当帕椎叔叔试着给他水喝，他都转过脸去。他们把一杯甜柠檬汁放在他旁边，希望他打破禁食，可他拒绝这么做。

因为穆罕默德是我儿时的朋友，我希望他会回应我的恳求。海瑟把那杯甜柠檬汁和茶匙递给我，我坐到他的床边，持着至爱巴巴的名。我试着逗他，用乌尔都语反复哼唱，“巴巴的孩子，穆罕默德；巴巴爱穆罕默德”，像哄娃娃一样哄着他，重复哼着这句话不止半小时。

后来，让我惊喜的是，他微微张嘴，我把一匙果汁喂入他嘴里。海瑟和我也很高兴。她跑去告诉帕椎叔叔，穆罕默德打破了禁食，我们都齐呼“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不过我们仍然担心，第二天我经帕椎叔叔允许，给穆罕默德擦澡，说这过程中我丝毫不会让他裸露。我父亲，早期在埃舍照料玛司特，曾经嘱咐我们，当我们为玛司特做事时，比如洗澡或喂饭，都要心无杂念，只念记巴巴的名。他说如果我们有其他杂念，这些灵性高级灵魂会不快，因为消除这些念头制造的业相意味着增添他们的工作。我记着父亲的话，每当为穆罕默德擦身或喂饭，都念着“巴巴的孩子穆罕默德；巴巴爱穆罕默德”，不想别的。

穆罕默德非常合作。他不像过去对其他人那样把我赶走。每当能够提供这类服务，我就感激至爱巴巴让我当护士。照顾穆罕默德是极大祝福。我那趟去美拉巴德，好像就是因为他。

几个月后，妈咪、父亲、阿迪和我去了美拉巴德，在巴巴三摩地达善，然后去美拉扎德。妈咪和我，同美媞和女子们一起坐在门廊上，父亲则站在门廊下，双手合十向美媞说“捷巴巴”。一见到他，美媞就站起来，极为欣赏地对我父亲说“捷巴巴”，让妈咪和我深受感动。她告诉门廊上的其他人，“这是萨瓦克，娜玖的父亲。萨瓦克曾全心全意服务巴巴。他独自为巴巴长时间守夜，有时甚至连续 11 小时。他之后，巴巴给三名男满德里和一名女子拉诺分派了同样的职责，他们分四班轮流守夜。”这些是从 1959 年 8 月开始的，美媞却依然记得。她是我父亲眼里的女神，他总是那样崇敬地谈起她。

1971 年 2 月，全家震惊地接到喜拉的消息，年仅 21 岁的迪帕克突发心脏病。玛妮写信说，她和美媞已致信喜拉，美媞寄给迪帕克一张慰问卡和一幅巴巴照片。玛妮说，“至爱巴巴已将大事化小，藉着他的恩典及时发现了病症——这更容易控制治愈，而且靠至爱巴巴的恩典，你最后会比过去更强壮。”

妈咪立刻写信给喜拉，让她寄一笔捐款，我们可以请普卡（巴巴称为他的哈奴曼），在他居住的汉默坡安排一场给贫穷儿童施食的活动。妈咪感觉，这样会帮助迪帕克康复。喜拉寄来捐款，我们转寄给普卡，活动在 8 月 21 日举行。协助普卡举办活动的古拉卜达斯·帕查，写信给我父亲，普卡则写信给我。两人都描述了那天的奇事。除了受邀的孩子们，还来了许多大人，希望领些特别的食物吃。起初看似食物不足，分发时却似乎成倍增多，直到大约 1000 个穷孩子及其家人吃饱。大家都为迪帕克的健康向巴巴祈祷。古拉卜达斯说，活动重新唤起了汉默坡民众对巴巴的兴趣。后来迪帕克复查时，心电图显示毫无心脏患病受损的痕迹。

阿迪和芙芮妮顺利地步入婚姻生活，因为两人分享很多兴趣，尤其阅读和音乐，不过芙芮妮起初没有同享阿迪对巴巴的爱。弟弟知道我近乎狂热地爱我们的至爱，婚后他坚定地警告我，不应把巴巴强加于芙芮妮。他对我说，如果她的业相是属灵的，会自动被巴巴吸引，即使他已不在肉身。阿迪在这方面很明智，妈咪与我尽量不直接对芙芮妮谈巴巴——虽然我们常在她面前互相讨论巴巴，因为他融入我们的每滴血液。我们也无法抗拒，与来访的巴巴爱者谈起他。当然我们希望并祈祷，芙芮妮最终也会爱上他。

阿迪和芙芮妮居住古吉拉特邦的曼马德时，我拜访他们家，看到阿迪多么像妈咪，亏待自己帮助穷人。芙芮妮向我抱怨，她不能遣阿迪去市场买蔬果，因为他往往空手而归，但我以为她夸大其词了。后来有一天，阿迪决定去市场，我搭他的摩托车同行。我们刚到，一个患病的老人就走近阿迪，说他需要5卢比去看医生，10卢比买药。作为护士，我观察到那人确实病重。阿迪把手伸进口袋，给了那人15卢比。芙芮妮共给他20卢比，所以现在他只剩5卢比。阿迪买了市场最便宜的蔬菜，一只笋瓜，正好5卢比。我们走近摩托车时，他办公室的服务生迎上来，对阿迪说他家人当天就要断食了，因为本月最后两天他已身无分文。阿迪从购物袋拿出笋瓜递给服务生，我们空手回家——还少了20卢比。我被阿迪的做法震惊了。我们回家后，芙芮妮听到摩托车驶近，来到家门口，发现阿迪两手空空。她并不惊讶。

阿迪大笑。“亲爱的，”他说，“我相信如果你跟我一起去，你也会叫我帮助一个病重的老人，用15卢比让他求医买药的。我用剩下的5卢比买了只笋瓜，不过把它给了我的服务生，因为这个月底他家人没东西吃了。芙芮妮，我们储存了豆和米，可以吃那些。”芙芮妮厨艺那么棒，阿迪知道她有办法用手头的食材做出美味佳肴。他说，“另外，巴巴对我们的慷慨会感到高兴。你不也这么想吗？”阿迪拥抱了芙芮妮，她只笑笑。她知道自己丈夫永远不会富有，但他有一颗纯金般的心，芙芮妮同样有这种品质。

尽管他们一起生活很开心，阿迪和芙芮妮都想要个孩子。芙芮妮几次怀孕，但至今未能养胎足月。当时她和阿迪仍住古吉拉特邦，她有孕在身，用阅读充实时光。一天她让阿迪推荐一本巴巴的书。阿迪给了她一本，依我看来，对于新来者最难懂的书：《神曰》。芙芮妮一字不落地读完全书，就像她在研课题的教材。正是《神曰》，最终把她引向巴巴。

接下来，芙芮妮随阿迪去孟买，让他带她去巴巴的孟买中心，我陪同他们。后来她叫阿迪带她去巴巴三摩地。她说美拉巴德对她有种安抚的作用，她坐在三摩地时，感到彻底放松，世界变得安详。到美拉扎德后，她立刻感到爱上了美媞和玛妮。婚后不久，1970年她首次拜访美拉扎德，美媞讲了跟随巴巴生活的故事，她的脱俗之美，轻柔嗓音，孩子般的咯咯笑声，还有端庄的举止，都给芙芮妮留下深刻印象。我仍记得，美媞当时怎样亲切地拥抱她，说道，“欢迎你，我们亲爱阿迪的漂亮妻子，”并称赞她穿的旁遮普服装，上面缀有银星。玛妮后来写信给我说，“巴巴为他亲爱的阿迪挑选了多可爱的姑娘啊！”这次拜访，芙芮妮，就像众多西方年轻爱者那样，开始通过美媞的圣洁眼眸和玛妮的洋溢个性，看到巴巴。许多爱者虽然从未见过巴巴的肉身，却通过他的这两枚爱之磁石被拉向他，她俩的一言一行无不示现着巴巴。

喜拉接下来从伦敦回国，我们谈起在美赫静修所，同巴巴和亲爱的伙伴穆罕默德与巴普吉一起度过的美好童年。这时芙芮妮加入谈话，给我们解释如何识别不同类型的玛司特。她讲得头头是道，像个学者，我们则感到无知，缺乏对该主题的理论认识。芙芮妮对玛司特的知识来自头脑，而对于喜拉和我，它来自于心灵。芙芮妮告诉我们，“你们不知道，每次和他们相处几小时，你们在灵性上多么受益。”她还对我们谈到转世和其他灵性概念，而喜拉和我

对这些不太感兴趣。我们知道的全部，就是巴巴是我们的大爹，我们爱他，并尽量通过善思、善言及善行服从并取悦他。

在埃舍跟随巴巴生活的年间，我父亲从未陪伴他出国旅行。父亲一直想出国，而1973年8月，巴巴让他如愿以偿。父亲需要动手术，喜拉和德乌拉吉给他寄了往返伦敦的机票，去做手术。之后康复期间，他居住他们在肯特的家。这次探亲，给了喜拉和家人一个机会更多地了解父亲，尤其喜拉，她第一次享受到和父亲的亲密关系。用她的话说，“我真正懂得他是一个温柔慈爱的父亲……我连童年时都没享受过的，他性格的另一面。”她说，他们看电视时，父亲会对孩子被忽视的画面流泪，也许是因为他在寻求神的过程中，曾无意中忽视了自己的孩子。另外，尽管当初他一直缄默不谈他跟随巴巴的岁月，可居住肯特期间，他给喜拉、德乌拉吉和迪帕克讲了他在埃舍生活的许多故事，总给他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即在他服务至爱的所有年间，纯粹因为巴巴的爱、鼓励和宽容，他才能履行这种服务。

父亲还获得拉吉和喜拉的朋友们的喜爱，其中几人说，他让他们想起前任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有一回，在举办皈依礼后的宴会上，他被拉上舞池跳起舞，让喜拉十分惊讶。他自己乘巴士去观光，且作为老人，可以去免费看电影，他常去当地剧院看日场电影。喜拉认为，这一定让他想起，他在阿冉岗影院服务巴巴的日子。不过他此行的高潮是，在伦敦的巴巴中心发表谈话，讲他是怎样走向巴巴的。在场者都深表感激。离开伦敦时，他衷心地感谢巴巴让他的梦想成真。

结婚几年后，阿迪和芙芮妮仍没有孩子，最后我决定向美娒谈谈芙芮妮的困境。当时阿迪被派驻坎德拉，医疗条件欠缺的落后地区。美娒指示我，芙芮妮下次拜访我们时，带她去看孟买最好的妇科医生，对怀孕初期应给予怎样的医疗护理，接受书面的常规指导。芙芮妮再次到孟买时，我履行了美娒的指示。

那次来访后不久，芙芮妮决定参加永恒日，并上场表演舞蹈。她和阿迪居住艾哈迈达巴德时，她实现了一个童年梦想，跟一位伟大的印度古典舞者学习。芙芮妮是天生的舞者，让老师惊奇的是，尽管她年龄大而且之前没训练过，却学会了困难的动作。她根据巴巴《大师祷文》主题录制的音乐，精心编排了一组喀奇普蒂舞蹈。1980年1月31日，芙芮妮在巴巴三摩地正对面萨巴-曼达普的舞台上演出。她对《大师祷文》的演绎，是她在美拉巴德的最难忘表演。大家都静静地观赏，气氛充满巴巴的爱与临在，芙芮妮赤足在粗糙的石砌地面上跳着，为主的爱而起舞。她的舞蹈令众人目不暇接，大声鼓掌喝彩。

美娒按惯常的慈爱方式，招手让芙芮妮走下舞台，她坐在第一排，邻近萨巴-曼达普旁的小屋。美娒给芙芮妮一个温暖拥抱，转身以便能看到三摩地。她仍紧拥着芙芮妮，闭眼向巴巴祈祷，然后松开她，给她一个巴巴吊坠。

永恒日后，芙芮妮回到坎德拉，那是在古吉拉特邦的喀奇地区，巴巴父亲希瑞亚吉流浪寻神时到过的荒漠地带。她在那里怀孕了，如美娒祈祷的，这个胎儿她会足月妊娠。美娒对这次怀孕颇感兴趣，寄来孕期指导，让芙芮妮遵循。1981年的永恒日刚结束，芙芮妮写了一封信，表示她很遗憾不能随阿迪去美拉巴德，不过最主要是让美娒放心，一切顺利：

……我尽量有规律地遵从指导，我相信如果至爱巴巴愿意并且我得到他的祝福，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一切都会顺利。

我现在好多了，在屋子里稍许走动，休息充足，每天服药。目前我算不上有并发症，但感到有点虚弱，做不了家务活。我亲爱的父母和我住一起，照顾我，打理房子，虽然他们自己身体也不大好，真可怜……

孟买的妇科专家曾指示，整个孕期芙芮妮绝不能做重活，最好应当卧床。最初三个月，阿迪在她父母的帮助下照顾她。接下来三个月，我特地从单位请假，陪伴芙芮妮并料理家务。高荷医生指示我写信告知芙芮妮怀孕状况的每个细节，我照做了。后来5月，我们正准备前往孟买，高荷医生代美婳写信，表示她担心我们去得太早：

**美拉扎德**

1981年5月13日

**捷美赫巴巴**

亲爱的娜玖，

美婳刚收到你5月6日的来信，她希望我在邮递员走之前回信。美婳说你一定要特别仔细地照顾芙芮妮和快出生的宝宝。要非常小心。最好让芙芮妮怀孕至少七个月零两三周后，再去孟买……不过如果你们的产科医生认为这样太晚，雨季会给她带来麻烦，就按医生说的做……美婳已祈求至爱巴巴，让他的可爱纳扎临在于芙芮妮，给她一个足月的漂亮宝宝。阿门！美婳说不要给她吃木瓜。给她充足的休息。嘱咐芙芮妮不断地念巴巴亲爱的名。美婳把她的爱送给你和亲爱的芙芮妮。

在巴巴的爱里

**高荷**

6月，按医生的建议，我们乘飞机到孟买，由妈咪照顾芙芮妮的日常需要，直到宝宝出生。我们一回来，我就短期旅行去达善巴巴，然后去美拉扎德，告知美婳和女子们关于芙芮妮状况的最新消息。6月22日，芙芮妮本人写信给美婳：

……藉着至爱巴巴的恩典，我保持着良好健康，安然无恙。如您从娜玖信中得知的，我从喀奇舒适安全地抵达孟买，这些全凭您的祈祷和对我们的善意，我确实非常感激您……

我很渴望拜访美拉巴德，达善我们的巴巴，但只有在我分娩后才能成行。您收到这封信时，请代我亲吻您房间里巴巴照片上的脚。把我的深爱转达给玛妮、高荷医生、美茹和所有美拉扎德家人。

非常感谢您，通过亲爱的娜玖捎来的帕萨德。我十分欢喜地吃了。到时候，我们一定会按照您的指示分发潘达（一种甜食），并在至爱巴巴的三摩地献花环。我热切期盼着，有一天我们的小家伙将会用小脑袋顶拜至爱巴巴的三摩地，并拜见您和亲爱的巴巴家人……

在7月31日的信中，我通知美婳，芙芮妮已进入第九月，现在被告知需要走动走动，因为医生确定她一切正常。我说，小默文或小美婳一出生，我就会通知她们，并且感谢美婳，确信芙芮妮能走到这一步，都归因于美婳向至爱巴巴的祈祷。

芙芮妮一开始产前阵痛，就被送往孟买最好的医院之一，圣伊丽莎白护理院。她的产科医生信奉自然分娩，可芙芮妮的分娩似乎毫无进展。我在产房陪着她，两人都精疲力尽。最后我大声呼唤巴巴三声。（幸运的是身边没有护理人员。）我立即看到胎儿被缠住的内视，便跑去找医生。“我请您做剖腹产，”我对她说，“因为我有胎儿被缠住的内视。”靠巴巴的恩典，她同意马上做剖腹产。1981年8月17日，阿迪和芙芮妮的唯一儿子出生了。令她惊讶的是，宝宝有三圈粗脐带绕颈。医生说她很高兴相信我，否则孩子会死掉。

临产前接到高荷医生的来信，传达美媞的意愿，如果是男孩，可取名默文。芙芮妮喜欢美赫文这个名字，但我也想尊重美媞的意愿。于是两个名字，默文和美赫文，都写在他的出生证上——奇妙的是，美媞的贺信也用了两个名字：

……我们都很高兴接到小默文出生的喜讯——巴巴给阿迪和芙芮妮的特别礼物。至爱巴巴公开地向你们示现，通过他的爱与恩典，美赫文得以安全分娩。巴巴已把他的爱倾注给你们所有人。

我们希望亲爱的芙芮妮和小默文都好。愿这位珍贵的巴巴宝宝健康茁壮成长——成为一名服务巴巴的漂亮爱者，把喜乐带给所有认识他的人。

你们的美拉扎德家人，把特别的爱给亲爱的芙芮妮——很多的爱给你们全体亲人和喜露……

玛妮和高荷寄来可爱的贺卡，上面是一匹小马拉着三位女子坐着的雪橇。在画周围，玛妮写道，“隆重欢迎巴巴宝宝美赫文，至爱给阿迪-芙芮妮·考特沃的礼物。”里面是给新生儿的三个祝愿：“永远聪明，健康；远更重要的，至爱巴巴的爱，即最大财富！”

我们一开始都感觉到，美赫文是个特别的孩子。他第一口尝的不是母亲的奶或水，而是巴巴的帕萨德。曼萨丽给了我几颗橘味小糖果，触过巴巴三摩地的，我带口袋里，以便在芙芮妮临产分娩期间，我口渴时，可含嘴里生津。医生和护士做完剖腹产时，她们把美赫文放在产房的保育箱里。我从口袋拿出一颗橘糖，打开保育箱的盖子，拿着它让美赫文吮尝。我意识到自己确实狂热，但很高兴能这样做。

五天后，芙芮妮从护理院出院。我们直接驱车到阿瓦塔美赫巴巴孟买中心，把巴巴给我们的这份特别礼物献在他足前。我们的中心有一张优美的巴巴照片，他威仪不凡，像王中王。妈咪、芙芮妮、阿迪和我念了《大师祷文》、《忏悔祷文》和《至爱上帝祷文》，然后唱了《古吉拉特阿提》。我们让美赫文的额头触拜了巴巴的足，然后带他回家。

美赫文六个月时，我们带他去美拉巴德，第一次达善至爱巴巴的三摩地。美赫文笑逐颜开，仿佛来到他真正的家。那次拜谒后过了几个月，1982年9月阿迪被调到孟买，最终成为高级经理。妈咪、父亲和我都很激动，有他们和我们住一起，这样我们可以见证美赫文成长。

在他的第一个生日，美媞和玛妮发来电报：“心爱的美赫文是至爱美赫巴巴给他父母和你们的礼物，美拉扎德的全体男女满德里祝愿美赫文一周岁生日快乐，福寿双全。”我写信给美媞，描述了我们为他举办的生日聚会——还画了一个方形蛋糕，中央有心形，写着，“巴巴祝福亲爱的默文。”

美赫文一岁九个月时，我写信给美娒谈到，他给我们全家带来无尽的欢乐，又多么淘气难管。他认识字母表 A 到 Z，能从 1 数到 10，喜欢唱歌，尤其巴巴歌曲。

……另一件非常可爱的事是，我们家附近有个清真寺，牧师会召唤祈祷……有一次妈咪告诉默文，牧师在持巴巴的名，于是每次听他召唤时，默文就冲到妈咪身边说，“他在念‘巴巴’”，然后不管正在吃饭或玩耍，都会跑到巴巴照片前；俯首拜地，并且说，“巴巴帕瓦蒂伽”，然后双手合十站起，闭着眼，用手触额三四次，模仿我父亲或喜拉，因为他们也是那样做的。

我还告诉美娒，他认得她的照片，能说出她的名字。之后过了三个月，玛妮寄来卡片，回复我的另一封信，“我刚才读了你 14 日的来信，对小默文的展露身手，在巴巴中心的大批听众面前如此自信地演唱巴巴的巴赞，我喜不自胜，笑得合不拢嘴。我们大家齐声鼓掌。”

阿迪、芙芮妮和我又带美赫文去美拉巴德，这次也去了美拉扎德，当时他两岁半。美赫文和我走上门廊，美娒在那里对一些女子讲话，芙芮妮和阿迪则先去巴巴房间。美娒把美赫文抱在膝上，慈爱地搂着他，然后放他下来。“我来给你们讲个美好的巴巴故事，”她对坐在门廊上的大家说：“当你想跟巴巴要什么时，你必须提醒他。我来告诉你们，这个小美赫文是怎么出生的。1980 年的永恒日上，他母亲登台表演了亲自编排的美丽舞蹈。舞蹈结束后，我招呼她从舞台下来，面朝巴巴的三摩地，给她一个拥抱。我接着说，‘巴巴亲爱的，我们的娜格丝一年四季在美赫静修所为我们做面饼，即使夏天，她也坐在柴火或煤火旁，为所有女子们烤面饼，从无怨言。至爱巴巴，请把娜格丝无私服务的果实，赐给这个姑娘芙芮妮吧。’就这样，美赫文的妈妈芙芮妮后来怀孕了，她住在希瑞亚吉曾流浪寻神的古吉拉特邦沙漠地区。这个小男孩美赫文，就是这样出生的。”接着美娒转向我说，“娜玖，美赫文是巴巴的一名亲近者。要用大量的爱与关怀来照顾他。”

“是，美娒，”我回答，并认为这个讯息是给他父母的，就去告诉他们美娒说的话。芙芮妮和阿迪非常高兴。

那次拜访后不久，我们把美赫文送进托儿所。因为学校离我们家有些远，我们用婴儿车推着他，这样我们或他不会太累。一天我送他时，路过一栋在施工的楼房。他说，“这是美赫文的房子。巴巴把它给美赫文的。”并指着第一层公寓。我们申请过更宽敞的公寓，好让阿迪、芙芮妮和默文与我们同住，我请求换一套那栋楼的公寓，但面谈的对方告诉我，那些公寓都分配掉了。几天后，我们去托儿所的路上，美赫文指着同一层公寓，又说那是他家。我说，“不，美赫文，这些公寓已经全分掉了，”他开始大哭，“不，这是美赫文的家，巴巴把它给美赫文的。”令我惊讶的是，那天我们回家后，发现一封信，写着分配给我们的正是那套公寓！

美赫文 3 岁时，对我们讲述，他对巴巴的另一次体验。一天早上，他正看着墙上悬挂的照片，突然巴巴从照片中下来，慈爱地捏捏他的脸蛋。美赫文再次朝相框看时，巴巴不在了；它是空的。他告诉我们，巴巴含笑站在他身边，他感到非常快乐。这时仆人来扫地，他把注意力转向她片刻，然后扭头去看巴巴。可他消失了。美赫文抬头看相框时，他又在里面了。照片下方是巴巴的话：“真正的幸福在于使他人幸福。”美赫文说，“巴巴从相框下来，使我很幸福。”

我们的家不大，但美赫文在爱的氛围中长大，有宠爱他的姨母、祖父母还有父母。阿迪很喜爱他儿子，即使手头拮据，也会尽量满足美赫文，他要什么买什么。如果美赫文走累了，阿



迪会让他骑肩上或背着他。芙芮妮施展艺术天份，给美赫文制作精彩的戏装，从主奎师那到蜘蛛侠无所不包。芙芮妮多才多艺，我们屋子的一扇窗户上，有她绘制的她家和巴巴的画，她还为喜拉和我制作可爱的巴巴蜡染。

美媞和玛妮写给我们家人的信，永远是欢乐的源泉。1982年，妈咪第二次旅行去英国陪伴喜拉，当时德乌拉吉要做搭桥手术，就在术前玛妮给他写信：

亲爱的拉吉兄弟，

现在我（终于）相遇你本人了，给你写信令我倍感高兴。这封信的缘起是你即将做心脏搭桥手术的消息。在此向你致以全体美拉扎德家人的问候与祝愿。藉着至爱巴巴的恩典，手术会获得成功的，之后你会感到比以前更健康强壮！

只要保持念记巴巴，把你自己交给他，他全然慈悲，将完美地照顾你。最能干的外科医生会出色地完成手术，但你知道的，病人的彻底信心与保持愉快起着最主要作用。至爱巴巴将和你在一起，更重要的是——他从不绕开那颗呼唤他的心！我们全体在至爱巴巴的爱中，再次衷心地祝愿与问候——我们的爱送给亲爱的喜露和亲爱的娜格丝。

你的姐妹，

玛妮·S·伊朗尼

玛妮的聪慧诚恳之言被证实，手术很成功，虽然拉吉康复过程很不容易，妈咪在英国最后住了一整年，帮助喜拉。

几年后，当时妈咪摔倒，导致股骨骨折，我立刻写信美媞和玛妮，告诉她们妈咪摔伤并且安排了手术。妈咪术后受了不少苦；因为她患有严重的骨质疏松症，骨头难固定。然而她很勇敢，说道，“神人巴巴受了那么多苦，难道他无权让亲近者分担一点点痛苦？”

美媞给我的甜蜜回信，让妈咪和我们都感到振奋：

……我们带着极大关切与深深同情，获悉亲爱的娜格丝摔倒骨折的消息。由于她身体虚弱和年龄关系，我们知道她一定承受了诸多磨难与痛苦，可怜的人儿。告诉亲爱的娜格丝，她一定要勇敢振作，除康复之外，莫担心任何事。她应该时刻忆念至爱巴巴，念着他亲爱的名，要知道至爱巴巴与她同在，看顾着她。

5月7日手术那天，我们不知此事，但访问了美拉巴德，在至爱巴巴的三摩地达善并献花。

我们祈祷手术成功，亲爱的娜格丝消除疼痛，现在较为舒适。藉着至爱巴巴的恩典，但愿骨头固定良好，娜格丝将会站起来，能够重新自如走动……

另外，我们意识到，亲爱的娜玖，你付出那么多——为了全家无私地奉献自己。愿巴巴常赐予你力量去服务他人。

在巴巴恩典下，妈咪术后康复良好。一年后，我担任公共健康教授已达 15 年，准备退休，并决定把余生用于服务至爱巴巴。同妈咪、阿迪和芙芮妮商量后，1985 年 10 月我开始同玛妮和信托成员通讯，愿为当时在建的美拉巴德医院提供志愿服务。我在第一封信中提到，正是巴巴于 1947 年为我选择了护士职业。

1985 年 11 月，阿瓦塔美赫巴巴信托成员的董事会上，通过决议：“全体一致决定，娜玖·萨瓦克·考特沃女士在退休自由后，将为在建的下美拉巴德医院提供志愿服务。”之后，1986 年 6 月 16 日，我被玛妮任命为该医院“驻孟买从事调查和咨询医疗及相关设备的信托代表”。并进一步表示，会把美拉巴德旧员工宿舍的一个房间供我使用。医院的建筑师，泰德·加德森（他也设计了美拉巴德朝圣中心），找我咨询了医疗设备的某些技术问题。医院要在 1987 年 1 月前准备完毕。

后来让我负责医院的实际装备与布置。完成采购后，我将一卡车的医院设备和日用被服，连同阿迪和芙芮妮捐给病人使用的不锈钢盘，发往美拉巴德。我在美赫医院等候，所有东西运到后，把我在孟买家中的日用品搬到了美拉巴德。我感到很开心，至爱巴巴最终恩准了我一生的渴望，在他足前服务。我的童年梦想似乎实现了。

我在美拉巴德准备新工作的期间，喜拉的儿子迪帕克与阿麦娣订婚了，她是孟买著名的病理学家费罗兹·安迪亚医生和妻子艾米的女儿。巴巴衷心赞成喜拉嫁给印度教徒德乌拉吉，如今迪帕克作为印度教徒（因儿子皈依父亲的宗教）娶了帕西教徒。婚礼于 1988 年 2 月 18 日举行。在北孟买的玛丽公主体育馆办婚宴，有近 800 位宾客，相当隆重，充满巴巴遍在的欢乐气氛。一只银盘上，摆着芙芮妮用金带装饰的椰子，还有巴巴和美娣的相框，即父亲返回孟买时他行李箱里的那幅。

宝发来贺电：“愿至爱巴巴在亲爱的迪帕克和阿麦娣婚礼之际，用他的爱触动他们的心灵，愿他们被他的爱灯祝福，使他们能在过婚姻生活时，朝目的地前进。将全部的爱和捷巴巴送给你们，亲爱的喜拉、德乌拉吉、萨瓦克、娜格丝、娜玖、阿迪和所有亲人们。宝。”玛妮写信说，美拉扎德的每个人都极其高兴地听到宴会的盛况，尤其对食物的介绍。3 月 1 日，新郎新娘达善了巴巴三摩地，之后得到美娣和玛妮的亲切关爱，接受祝福。

多年来，12 月庆祝美娣的生日，都要在三摩地下面的露天舞台上表演节目。1988 年，举办演出那天发生一些事，被许多人认为是美娣在世时日不多的迹象。首先，晨间阿提做完不久，剧场搭设的电线短路起火，点燃了舞台幕布，以及观众席区域的遮篷。多亏巴巴恩典，当时没有人在场，因此无人受伤，但基本烧光了遮篷和幕布，只剩几块烧毁的布料。同天上午在浦那，巴巴房间平常燃着的一盏油灯，从托架跌落熄灭。用临时遮篷和幕布举办演出后，玛妮对坐身边的人说，将来美娣的生日不再公开庆祝。

1989 年 4 月，美娣、玛妮、高荷和美茹去浦那度年假。三周后她们返回时，美娣讲话出现困难，经常遗忘熟悉物品的名称，协调能力变差。她的情况明显加重时，高荷医生和玛妮叫我去美拉扎德，帮助照顾美娣。我去那里不久，5 月 1 日阿迪从孟买打来电话，告诉我父亲中风，影响了右半身。我想对美娣隐瞒这个消息，但由于她直接问我，是谁的电话和为何来电，我只好告诉她实情。美娣立刻令我前往孟买陪伴父亲，说，“萨瓦克曾全心服务巴巴，你必须去照顾他。”带着沉重的心情，我离开她，前往孟买。

一到家，我发现父亲的右半身完全瘫痪。我在家庭医生的指导下，在家护理他，直到 5 月 15 日，我接到电话说，最亲爱的美娣病情危急。头天在浦那做了 CT 扫描，发现一个无法做手术

的脑瘤。我告诉了父亲，他对至爱美媞的忠诚，最显著地流露在对他病危的反应中。此时他说话困难，却边打手势，边说，“马上去。娜格丝会照料我。巴巴的美媞更珍贵，因为她是全世界的，而我只对我们家重要。”他又说，“美媞舍弃肉身后，我也得走了，去尽我的义务。”妈咪帮我收拾衣物时，我们都纳闷父亲是什么意思。

那5天时间，我有幸护理美媞。前几年照顾穆罕默德时，我很高兴成为一名护士，可现在我意识到，我其实多么幸运地成为护士而不是医生，因为护理使我和病人的关系有着那么多的爱与亲密。照顾美媞，是我通过接受巴巴的意愿从事该职业的100%奖励。

5月20日，挚爱美媞离开肉身。她看上去年轻美丽，像沉睡的公主。5月21日，是我永远难忘的日子，她下葬安息在至爱主的陵墓右侧，玛妮先在美媞的墓上献花，之后当其他人继续沉浸于献花时，我看到她悄悄离开，走向巴巴三摩地。我受驱使随她进去，只有我们俩在那里，和巴巴在一起。我站在玛妮身后，她用古吉拉特语说，“**巴巴，从您舍弃肉身那天起，我就记着您曾让我肩负的宝贵任务——若您离开肉身，要照顾美媞。从那天起，我就尽最大努力照顾美媞。至爱巴巴，倘若我曾有失职或过错，请您原谅。今天我把您让我全心照顾的珍宝还给您。美媞现已永远幸福地融入您的无限爱洋。捷巴巴。**”

保·纳图说得好，“当爱注满心灵，从眼中溢出。”我一听到玛妮的话，眼泪便流下脸颊。我顶礼巴巴，为亲爱美媞的幸福而感到喜乐，因为她多年来，通过对门廊上的听众讲巴巴故事来传播他的爱，现在终于与她的主团聚。尽管她忍受着与他分离的折磨，依然履行了作为至爱之至爱的角色。整个期间，玛妮是她的力量支柱，鼓励她勇敢地度过了20年漫长孤独生涯。

美媞与至爱团聚后的那几天，当我想到她时，不由忆起她在1970年1月第一届永恒日期间对我讲的话。巴巴离开肉身后的那几年，由七人奔跑接力，夜间从美拉扎德的巴巴房间出发传送火把，在1月31日早晨7时点燃度内火。目睹最后一位奔跑者手举火把，沿路向美拉巴德奔来，总是令我感动，仿佛巴巴亲自坐车从美拉扎德来到美拉巴德。

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我与美媞、玛妮和女子们一起走下山，等待火炬手到来。美媞用火把点燃度内火，阿提结束后，女子们返回山上，我碰巧走在美媞身边。走到邮局旧址，早期美拉巴德她和其他女子住过的地方，她停下来对我说，有一次清晨5点左右，她听到巴巴在唱歌。她不想被看见，透过墙缝窥望，看到巴巴欣喜地起舞，以极大感情唱着一首弥媞献给主奎师那的巴赞《我已成为吾主之奴》的首句。

“你知道这首歌的，娜玖，”美媞说，“我想让你唱给我听。”我们和玛妮上山到东屋，我对着一只秋千唱起巴赞，美媞曾把一幅剪裁的巴巴照片斜倚秋千上。虽然译文无法捕捉印地语原文的优美，但能让读者对这首歌的力量有所了解：

我已成为吾主之忠奴！

成为他的奴仆，舍弃一切！

在森林里徜徉，

在人群中寻觅，

通过清真寺与庙宇寻找，

遍游全世界找寻他。

我在心灵深处找到他……

在您的爱中，我衣着简陋，

舍弃世间荣华富贵。

无论什么取悦您，我的至爱，

都会是我的快乐，我的主。

对我来说，这些话将永远提醒我，美嫒对至爱的纯洁无私之爱。我珍藏着对多年前那个永恒日早晨的回忆。

我是家中唯一参加美嫒葬礼的人，因为妈咪在照顾我父亲，芙芮妮去照顾她刚动完手术的母亲。芙芮妮很难过不能过来，但给我寄来长信：

……获悉我们美丽的美嫒永远融入至爱巴巴，真让人难过。我懂得，她与主团圆应该是非常幸福的，可我感到非常难过、心碎与失落……这是巴巴的意愿，可美拉扎德缺少美嫒将会不同，我会永远想念她……

我真感激你，亲爱的娜玖，给我写了那么多细节，并且感到心安，至少你代我们献了一朵纪念的花，而你做了一生最伟大的工作：在美嫒临终的时刻护理照顾她……我们在曼马德的时候，你经常说，你未能在巴巴在世时服务他本人，未能运用你的护理知识；现在你通过照顾美嫒——真正意义上，从未与巴巴分离的她——实现了愿望……我希望她的最后微笑使你们所有人感到安详……

美嫒的葬礼一结束，我就去孟买继续护理父亲，他看上去对他的女神离世很难过。6月7日，仅在美嫒融入巴巴的海洋17天后，我照常给父亲擦完澡，妈咪和我念诵《大师祷文》、《忏悔祷文》和《至爱上帝祷文》，父亲默默地参与了。然后，纯粹出于直觉，我用了一点巴巴曾洗过脚的水，抹在父亲的前额和右半身，把少许度内灰放入他的嘴里。并且纯粹为取悦他，我唱了他喜爱的，他为巴巴唱过的英文歌。最后，妈咪和我唱了巴巴的《古吉拉特阿提》。自始至终父亲都很专注，尽管无法清晰说话，却喜欢这一切。

上午10点半，父亲呼吸困难，需要吸氧。我对他说，“您在心里念‘巴巴’，我把导管放进去，好吗？”他点头。我把导管放入他的鼻孔，口念“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父亲深吸一口气，接着浅浅的一下。之后他带着微笑，显得年轻鲜活，脱离了肉体痛苦，仿佛滑入海洋的平静波浪。至爱巴巴在我父亲臣服于他的那天，曾对父亲说，“**对你，我将给予海洋**”，现在萨瓦克这个泡沫已融入其中。

父亲从未对我们家任何人提及，他是巴巴在1955年列出的，指定男满德里遗体安葬场地的名单上的第十二人。也许因为他未能按照自认为应该的那样毕生服务大师，自感不配葬在美拉巴德。因为我们对名单一无所知，便安排了传统的琐罗亚斯德教仪式。巴巴说过，他门徒的遗体下葬美拉巴德要依照“环境允许”，而当时情况下，即使我们知道，环境也不允许。我们居住的那栋楼房，是由忠实的琐罗亚斯德教徒资助建造的，他们希望我们遵循宗教传统，所以当时的情况确实是巴巴的意愿。

在琐罗亚斯德教的静塔，聚集了许多社区的巴巴爱者，来参加我父亲的最后仪式。我们唱了《古吉拉特阿提》，念诵《大师祷文》和《忏悔祷文》。琐罗亚斯德教牧师在他的遗体前唱诵他们的祷文，不过我们知道他的灵魂已和美赫主同在。然后抬棺人抬起父亲的遗体，沿着铺白花的小路前行。

他们开始走时，一只孔雀突然出现他们身后。它展开绚丽的翅膀，跳起轻盈的舞蹈，一直沿着小路跟随父亲的遗体。抬棺人抵达静塔门口时，孔雀以优雅的姿态站在一旁，尾羽仍像扇子一般展开，让父亲的遗体过去；然后又跟随着，一路跳舞，直到不再被我们看见。所有在场者都很惊奇，这样的事非常罕见。我们确信，巴巴送来了孔雀——它被视为皇家之鸟，生活在皇宫中或者为神舍弃一切的苦行僧附近——来欢迎父亲进入他的天国。因此父亲，宇宙之主的一名苦行僧，藉着他多年来的忠诚服务，当之无愧地领受了他的最后仪式。

一次在美拉扎德的满德里大厅，巴巴表达了他对每个男满德里的欣赏。对我父亲，巴巴说，“**萨瓦克·考特沃把他的一生献给了我。他的瑟瓦（服务）是巨大的。什么瑜伽、专注或禅那（静心）能比得上这种伟大服务？**”仁慈之洋用这些鼓励与慈悲的话，帮助我父亲接纳了自己无力为继服务大师。

我写信给高荷，通知满德里我父亲已回归巴巴，信中摘抄了他喜爱的一篇祷文，是基督徒圣依纳爵写的。父亲曾每日诵读。

主啊，请拿去收下

我所有的自由、记忆，

理解和意志，

我拥有的一切。

主啊，您给了我一切；

我现在还给您。

一切都是您的——

听凭您的旨意处置。

请给我您的爱与恩典

使我真正富有

别无他求。

美拉扎德-美拉巴德的家人们一接到消息，很快给予爱的回应。玛妮的信给了我们忍受分离的力量：

……我亲自写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你给高荷的，关于亲爱的萨瓦克的信——她跟我分享了。你不知道，你信中的内容怎样触动了我们的心！每一件事都反映了萨瓦克和亲爱

的娜格丝对至爱巴巴的爱，还有巴巴对他们及其子女的爱！你们真是特别有福的家庭，他亲爱的考特沃家人。亲爱的萨瓦克对巴巴的祈祷确实是一首阿提——我尤其喜爱最后一段……

我仍记得你描述的，至爱为萨瓦克安排的最后旅程，让那只孔雀跳舞欢迎——可从中管窥巴巴恩典之赏赐。我们充分意识到娜格丝与多年挚爱伴侣离别的痛苦，不过我们也知道她多么勇敢地接受巴巴的意愿，为萨瓦克幸福地与巴巴同在而高兴……

埃瑞奇代表所有男女满德里发来电报：“美拉巴德-美拉扎德的男女满德里，分享了亲爱的萨瓦克，和他曾全心爱且服务的至爱之主阿瓦塔美赫巴巴同在的喜乐。萨瓦克的回归永恒至爱，是他的收获和我们的损失……”

数名东西方常驻居民也写信来，在我们遭遇丧亲之痛时，给我们动荡的心带来安宁。

尽管父亲很少跟我们谈巴巴，却录制了他的很多故事，并用古吉拉特语大量撰写了他寻找神以及跟随巴巴在美拉巴德的生活。他说过，不管他的种种人性弱点，巴巴始终慈爱待他，每当他失足，就给予他保护。在回忆录末尾，父亲用卡比尔的这些诗句，向他的主衷心致敬：

即使我以大地当纸，

林木为笔，海水当墨，

难颂至爱上帝功德！

## 第十二章 内在力量之礼物

1989年11月，美赫文8岁时，我们寄出他的皈依礼请柬。美赫文填写了第一份请柬给美赫巴巴和美婣，并附上他本人的回复卡。我把请柬带到巴巴三摩地，放置墓碑上。在卡片顶部，他写着“捷-美婣-巴巴”，因为未来世人会以印度的格调宣告这点。就像我们说“捷-拉姐-奎师那”和“捷-悉塔-罗摩”，同理我们会说“捷-美婣-巴巴。”

皈依礼于1990年1月5日举行。当天我们先唱《古吉拉特阿提》，然后把那幅珍贵的巴巴与美婣照片摆在放置仪式用品的盘中。在火庙，美赫文优美铿锵地念了祷文，用阿维斯陀语背诵。我们用《大师祷文》结束仪式。当晚，250位客人到教堂门的西端酒店，参加晚宴。入席前，所有客人经过舞台，我们在台上摆置了大幅巴巴照片，底部写着“‘真正的幸福在于使他人幸福’——阿瓦塔美赫巴巴”，以便人人能看到至爱的容颜和名字。孟买中心巴赞团唱了优美的巴巴爱歌，屋内充满了他的全能临在。

几个月后，阿迪、芙芮妮、美赫文和我，都前往美拉巴德，参加美婣回归巴巴的首届周年庆。在路上我们停下买花环，美赫文挑了最好的，还说，“美婣阿姨的陵墓有我的花环会很可爱。”芙芮妮和阿迪买了一件银星闪烁的可爱纱丽，令人忆起芙芮妮首次见美婣时穿的那件，铺在她的陵墓上。喜拉未能和我们同行，但第二年去参加了永恒日，被要求在美婣陵墓站岗，确保人们按秩序达善。多年来，喜拉在永恒日期间服务，和一组女子围在美婣身边确保她不被男子碰触（美婣将她们称为她的保镖），再度在美婣旁边值班的机会，有助于喜拉克服她的悲伤。

1990年1月17日，我从孟买回美赫医院工作，发现穆罕默德病得厉害。他无法进食，已给他打静脉滴注。我们一批人轮班照顾他，两人一组，根据我们的其他工作情况，夜以继日地换班。目睹曾像老虎一般的穆罕默德瘦骨嶙峋，蜷缩着躺在床上，令我心痛。他的情况持续恶化，直到医务人员不再抱有希望。从阿美纳伽订制棺材，在下美拉巴德为他挖了墓穴。结果棺材太窄，因穆罕默德的驼背高高隆起。然而，棺材一运到，令我们大为释然与惊奇的是，穆罕默德开始康复。输液停止，他慢慢开始饮流汁，直到又能吃固体食物。我不知，至爱巴巴是否给了我们大家一点点服务礼物。那些帮忙照顾穆罕默德者，极幸运能够服务这样一位伟大灵魂。至于棺材太小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但墓穴被重新填上，而且我很欣慰地说，穆罕默德继续活了很多年，过着大师赋予他的生活。

妈咪、父亲和我们都去探访过喜拉，阿迪喜欢旅行，却没去过。终于，1991年5月，阿迪、芙芮妮和美赫文赴英国度假三周，来到肯特的喜拉和德乌拉吉的雅致家中。喜拉家有个美丽的花园，芙芮妮特别喜欢。阿迪一直对伦敦感兴趣，熟知他想去参观的各个胜地，他们也喜欢去超市购物和逛古董店。阿迪和芙芮妮去欧洲各地旅游时，美赫文则留在肯特，与德乌拉吉和喜拉在一起，加深多年来的亲情。喜拉常为他们一起在英国度过的美好时光，为她能在他们回孟买前为他们做些事让他们开心，感谢至爱巴巴。

期间我在美赫医院做管理工作，以为会在此服务，度过余生。然而，我很快发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对巴巴旨意的服从，即将经历一场真正考验，那是1991年10月末，阿迪打电话给在美拉巴德的我，让我回孟买照顾患病的妈咪，期间他、芙芮妮和美赫文要赴美拉巴德朝圣达善巴巴。

11月2日早晨，他们三人对妈咪和我道完“捷巴巴”，就启程去美拉巴德。当晚9点，我们接到警方通知：下午12点半，在浦那和阿美纳伽之间的锡克拉普尔，他们的轿车被一辆载着甘蔗的卡车迎面撞上。美赫文被抛出汽车，幸免于难，阿迪和芙芮妮都当场死亡。

三人都被送到浦那政府医院。我惊呆了，马上致电阿美纳伽的佳尔和朵丽·达斯托，因为他们比我们更接近浦那，接着同两个邻居和阿迪的一个朋友（他主动开车送我们去医院），一起出发。佳尔打电话给阿文德·乔普拉医生（巴巴的侄女谷娜与丈夫杰罕吉·苏卡德瓦拉的女婿），通知他事故后，便启程赴浦那。消息像野火般传开，罗珊·科罗瓦拉也知道了。佳尔抵达后，她、阿文德和佳尔一起，进入政府医院查找美赫文，可没人知道他在哪个病房，甚至还在不在。三人怀着极大悲恸，从一间病房走到另一间，直到罗珊精疲力尽，在台阶上休息片刻。佳尔和阿文德站在她身边，此时一个村民走下楼，注意到他们的焦急神色，便询问出了何事。他们告诉他后，他说曾看见有个昏迷的孩子躺在一间病房，身边无人。他马上带他们过去。他们发现美赫文无人照顾；在那里9个小时一直未得到治疗。

阿文德医生极为难受，孩子尚未做CT扫描。佳尔十分愤慨，去找主管部门，签了“违反医嘱出院表”。他们把美赫文送往K.E.M.疗养院，立刻做CT扫描，开始给他治疗。感谢至爱巴巴的恩典和三位巴巴爱者的帮助，美赫文的命保住了。他上眼眶骨折，同时左小腿复合骨折，做了石膏固定。他的颅腔有积液，脸、手和腿都有严重瘀伤。

我们赶往浦那的途中，当年美妮在美拉扎德门廊上对我说过的话，重现脑际。我意识到她的那句讯息——“美赫文是巴巴的一名亲近者。要用大量的爱与关怀来照顾他。”——更是对我，而不是对他父母说的。我们赶到医院时，首先任务是确认阿迪和芙芮妮的遗体 and 遗物。近凌晨3点时，我赶往美赫文那里。见他受重伤，令我极为心痛，感谢佳尔在场给我勇气，因为我知道我将会长期逗留浦那，照顾美赫文。

次日，埃瑞奇发来电报，由杰罕吉·苏卡德瓦拉转交给我：

**请告知娜玖·考特沃，亲爱的阿迪-芙芮妮在车祸中去世的消息，令我们美拉扎德和美拉巴德的所有人感到震惊。此时此刻，我们的抚慰之言无法给亲爱的娜玖和娜格丝任何力量。惟有她们的深刻信心和至爱巴巴的爱，是她们的力量与安慰。至爱巴巴将把勇气赐给我们亲爱的娜玖和亲爱的娜格丝承受这个打击，藉着他的恩典，全然顺从于他的神圣旨意。我们祈祷并衷心祝愿亲爱的小美赫文安康。捷美赫巴巴。**

——埃瑞奇代表美拉扎德男女满德里

车祸的消息让喜拉极度震惊，她不顾一切地想来我们身边。可就在前一天，她刚从医院把做完重大脊椎手术的德乌拉吉接回家休养（不手术的话，他得强忍疼痛生活）。由于他之前的心脏搭桥手术，这次手术有风险，他需要细致的术后护理。喜拉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撇下德乌拉吉，不过至爱巴巴，在他的无限慈悲中，确实照顾着我们。迪帕克的岳父母，安迪亚医生和夫人，恰好赴英国度假探望阿麦提，他们带着行李箱，立即赶到喜拉家，告诉她他们可以照顾德乌拉吉，这样她能够乘飞机回国。他们还提出，他们回程时，一起带他到孟买。他们牺牲了大部分假期来帮助我们家，因为迪帕克和阿麦提的住所离喜拉家有20英里，他们将不可能经常看到女儿。喜拉深深感激，给航空公司打电话，获悉翌日航班有个空位，遂准备出发。



约一个月前，喜拉在家中花园的一棵针叶树上，发现了至爱巴巴的笑脸，她一天天看着它，不知他为何望着她。噩耗传来的前一晚，她梦见巴巴躺在三摩地，就像他放弃肉身后的样子。成千人在三摩地外排队，她含泪排队，等待轮到她最后致敬，认为至爱巴巴离世不是真的。他肯定会向她显示，他还活着。她进入圣陵，走上左侧台阶，然后绕过他的头走到右侧，一直凝视着他。他突然坐起，把右手放在她右手上，慈爱地注视她的眼睛。喜拉狂喜地握着他的手，知道他活着。之后她醒过来，但这个梦如此生动，以至她依然感到手里握着他的手，并知道他与她同在，且将永远如此。她懂得他在告诉她：要紧紧抓住他，不管生活带来什么。获悉车祸的那一刻，她走到壁炉台前，那里放着一幅巴巴照片，她紧紧握住它。她对他的信心从未动摇。

喜拉对回国飞机上的记忆不多，只记得因为哭得厉害，再三向邻座的英国女孩道歉。她解释自己哭泣的原因后，那女孩试着分散她的注意力，可喜拉处于震惊状态，继续抽泣，把巴巴吊坠攥在胸前。在孟买机场，她打出租车回家，奔上楼，心碎地啜泣。她对妈咪的反应毫无准备：

母亲没有流泪，把我搂进怀里，温和地说，“喜拉，亲爱的女儿，你可意识到你哭成这样是在侮辱巴巴？不管发生什么，都是他的神圣旨意，你必须接受现实。”我被亲爱的母亲的话震惊，看到她坚强挺拔地站着，我为自己流泪羞愧，可仍止不住……我是个易动感情的人，而且与我弟弟、弟媳和他们可爱的儿子美赫文那么亲，发现很难抑制自己。我不是暗示亲爱的母亲爱他们较少，因为我知道她疼爱唯一的儿子……他性格温和高尚，人见人爱……让我心碎的是，我深深关爱的两个人永远走了，被留下的幼子尚未脱离危险。我对至爱巴巴的信心依然坚定，但对发生的事感到生气，也对母亲坦言。我母亲再次很温和地说，“亲爱的喜拉，冷静下来，要感激至爱巴巴，让你拥有亲爱的弟弟 54 年，因为若不是因为他的神圣仁慈，阿迪小时候就会死掉。巴巴多次救过他的命。你希望他继续救阿迪多少次？阿迪和芙芮妮现在与至爱巴巴在一起，比过去在世时要幸福得多，所以为了他们请尽量不要太难过，亲爱的。相反，要为你和他们度过的那些可爱岁月感激巴巴。而且要记住，至爱巴巴看到你哭成这样，会不悦的。”

喜拉和我都未能出席阿迪和芙芮妮的葬礼，我在浦那美赫文的病床边，她还没从英国赶到，因此妈咪独自去的。我们后来听参加者说，他们对她的镇静与尊严印象深刻，惊讶于她虽然心痛，却在他们面前表现得很勇敢。我们亲爱的妈咪身高仅 5 英尺，83 岁的她身体虚弱，但她散发的内在力量使身边的人显得弱小。

妈咪后来告诉喜拉和我，巴拉特石油公司的董事长苏克迪乌辛格吉，曾双手合十向她致意，说，“母亲，今天您失去了亲爱的儿子，而对于我们，我们公司失去了笑声，因为阿迪是幽默的化身。”妈咪说他眼中含泪。一些人对妈咪讲起，阿迪曾对他们多么友善慷慨。我们不知道阿迪帮过多少人。因为他从不说别人的坏话，尽最大努力遵从巴巴的教导，深受同事的信任，他们会轻松地和他商量问题。

虽然妈咪选了静塔的一间大屋履行最后仪式，但人群庞大，许多阿迪的职场同事，挤满了屋子。她告诉我们这些时，我想起有一次，阿迪被要求在公司活动中唱歌。大家都知道他有着绝妙幽默感，当他唱起一首马杜苏丹为巴巴创作的优美巴赞时，他们不由惊呆了，因为以前从未看到阿迪的这一面。妈咪对我们说，“尽管那是痛苦的一天，可我为儿子深感自豪，因为即便他并不富裕，却广施善行，离世时赢得给予伟人的尊敬。”妈咪的话令人忆起卡比尔之言，“你离世的场面，应是世人哭泣，你快乐地前往目的地，因为你已对同胞广施善行。”

阿迪最后一次拜访美拉扎德时，和大家合唱了一首歌，开头是，“我的朋友，往日时光，我们以为永远不会结束……”但至爱巴巴的旨意如此，让阿迪和芙芮妮结束尘世生涯，因为他在别处为他们工作过。车祸后第二天，阿迪同事在他桌上发现，他亲笔写的钟爱诗歌《天堂之路》。

喜拉在孟买度过一周后，妈咪坚持让她去浦那帮我照顾美赫文，孩子已脱离昏迷，但说话困难。妈咪希望喜拉能让他振作起来，而她自己若有需要，邻居会帮忙。喜拉第一眼看到美赫文时，面露震惊，因为他浑身处处淤青，闭着眼睛。她亲吻他，对他说话，这时他睁开眼说“喜拉姨妈”，微笑了。她带来一些棋盘游戏，我们赶紧跟他玩起了掷骰子。这下看来让他高兴了。我很欣慰，美赫文开始说笑，但大多数时间，仍因骨折头痛而合着眼。我看得出喜拉强忍着眼泪，但她决心为了我们深爱的孩子做到勇敢。他还不知道失去了父母。

若没有巴巴爱者、满德里和阿迪朋友们的精神支持，喜拉和我会彻底崩溃。最亲爱的玛妮请求谷娜·苏卡德瓦拉或她丈夫杰罕吉，每天来探望美赫文，然后打电话给美拉扎德的玛妮，传达他的最新健康状况。浦那的老朋友和巴巴爱者来探望我们，他们的在场对我们的动荡思绪和心灵，就像一剂抚慰香膏。阿迪的朋友们送来一台录像机，放在疗养院病房，以便美赫文可以观赏动画片。美茹的弟弟贝拉姆，是阿迪儿时直到大学的好友，每天给美赫文送来饼干。孟买的巴巴爱者也给了我们美好的支持，还有芙芮妮在浦那的亲戚。由于这么多人的善意，至爱巴巴帮助我们还算顺利地克服这场噩梦。

我们一起在浦那的头几天，美茹给喜拉和我寄来一封亲切的信：

我们何以言表——我们何以安慰亲爱的你们和娜格丝于悲恸？一听到消息，我们彻底惊呆了，心忖，“噢不，这不是真的——我们听错了。一定是弄错了。”我们已经想到你们，你们肯定会经历的处境，尤其是小美赫文，他的损失最大。

心际浮现这样的画面——年轻、幸福快乐的阿迪和芙芮妮活在巴巴的爱里——他们超越了痛苦，被拥入至爱巴巴的慈爱怀抱。他们完全处于巴巴的照顾下，要这样记着他们。要想他们的获得而非你们的损失。

我们是周日早上接到消息的，当时刚做完晨间阿提，我们正计划当天去美拉巴德达善。在至爱巴巴三摩地和亲爱的美娣陵墓，代表阿迪、芙芮妮和你们全体亲人献了花环。你们都被深情地惦记。你们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地在我们中间……

亲爱的娜玖，你必须在精神上坚强，不只是现在，而且为今后你必须扮演且一向扮演的，帮助家人尤其是小美赫文的角色。我们心中对他充满同情。记住，每时每刻，道路每一步，至爱巴巴都与你们全体同在——没有他，无人能存在……

随后的日子，其他信件纷纷寄到，我尤其被玛妮的信感动：

**我最亲爱的娜玖和喜拉，**

你们会惊讶收到我的信——我也惊讶自己竟拿起笔，表达难以言传的深层思想与感情。但在这个宁静的周五早晨，它们从我心底浮现出来——我只能祈祷，藉着巴巴的恩典，我的文字能把我希望表达的东西带给你们。

首先，重复我在电话中说的话，我们感同身受你们的巨大痛苦，甚至我不敢决定，要早点跟你谈谈，还是尽快写信。为了你们的亲人，你们不得不面对的悲剧震撼着我们的心灵内核：噢巴巴，巴巴，她们如何承受这晴天霹雳般的灾难；小美赫文如何挺过这可怕的经历而不崩溃？他给我内心的回答是：“该发生的，必须发生。不要为我所爱的人来我这里而悲伤——他们的收获与喜悦不可测量。因无知忍受分离之痛的爱者，被赋予我对他们的大爱力量，他们对我的深刻信心支撑着他们。我将重拾他们支离破碎的生活，帮助他们在顺服我的旨意的祭坛上重建之。不是绝对必要的事，我不会让它发生。即使他们从你们的视线中‘逝世’，我仍亲自照顾他们，并且握着你们的手，与你们同行，经历这段终将逝去的可怕痛苦。我把我的孩子默文搂在怀中，我的大爱之光将会治愈他。”

我非常理解你们当前的悲痛，以及你们的亲人经受着什么！令我感动落泪的是，你们反映出他的大爱力量，深深感动每位见证者的勇气。首先，看看最亲爱的娜格丝——我们向她对巴巴的坚定信心与信任致敬，向她对他的爱之力量致敬，这些也拥护和支持了亲爱的你们。就像一枚真银币，总是掷地有声，我们的娜格丝是纯银币。有多少回，当至爱美媞和我谈起娜格丝——我们埃舍岁月里的挚爱姊妹时，美媞曾对巴巴说，“娜格丝很好地服务了您，巴巴，多年来哪怕在炎炎夏日，她也在炉火前做面饼。”娜格丝在孟买的新家摔断腿后，美媞在巴巴照片前重复这些话。巴巴知道，巴巴比我们任何人都更知道——而且给予我们谁都无法给予的东西。

我不会责怪你们会想，巴巴用剑杀了基本全家人。但即便如此，要记得他是被给予权利这样做的，如果他愿意的话——萨瓦克和娜格丝早年臣服于他的时候给予的权利。而且要记住，他是真正慈悲的，比你们更深深地感受到痛苦，却做他（全知者）知道的最佳之事。一刻都不要怀疑，至爱巴巴将会疗愈，将会帮助——他已经这样做了。

至于他亲爱的小默文，他一向是很特别的孩子，似乎颇为勉强地选择经由芙芮妮-阿迪出生。由于美媞的祈祷，巴巴把这个很特别的孩子赐给该家庭……对于巴巴在时间中的爱与工作，他有着极重要的地位——事实证明他是一位宝贵的“战士”，必须承受如此深重的痛苦。但至爱巴巴将把许多珍贵礼物赐给他的孩子，藉着他的爱，一切都会好起来。

拥抱你们各位，亲吻默文，并附寄少许度内灰，是至爱巴巴用他优美的手特别触摸祝福过的。

读着玛妮的信，我很感激这件事没发生在美媞在世时，因为她那么深爱美赫文。

美赫文最初问起他的父母时，我们告诉他，他们住孟买的医院，因为医生嘱咐我们，在他的颅伤愈合之前，不要告诉他这个悲剧。近一个月，这个负担沉重地压在我们心头，虽然我们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和美赫文嬉笑打趣，佯装一切都好，同时我们心如刀绞。实在痛苦难忍时，我们轮换去病房外哭泣，然后擦干泪回来，笑着面对他。我们害怕他的反应，不知怎样才能把他失去双亲的消息告诉这可爱的孩子，他是那么爱他们。

阿迪和芙芮妮过去是很棒的父母。美赫文开始上学后，假期芙芮妮会带他探访她父母，阿迪总是思儿心切。他对妈咪、喜拉和我说，他一退休，会全力投入美赫文的教育和未来。芙芮妮一向很注意，帮助他学习，陪他玩游戏。有时在清晨，她会去花园跟他打乒乓球，直到校车抵达。一次我建议，美赫文可以同别的孩子玩耍，她却说，“你知道吗，娜玖，不知为何我感到自己不会活很久，所以只要能够，我希望多陪陪儿子，这样他会很高兴，妈妈抽时间跟他一起玩。”有时她对妈咪说，“妈妈，您知道我不会活太久，可我并不担心，因为如果

我走了，我的美赫文还有三位妈妈爱他照顾他——就是妈妈您、娜玖和喜拉。”我们当时不理解她为何这样说，不过她一定有某种强烈的预感。

最后，喜拉决定，我们应该把美赫文转到孟买的兴都加医院，对他的腿部骨折做良好的整形手术，予以适当固定，以免留下跛足的后遗症。现在可安全接他回家，但医生建议我们在出院前，把他父母的事告诉他。出院前一天，喜拉和我向巴巴祈祷指引和力量后，告诉美赫文他的双亲已经去至爱巴巴那里。我们俩永远忘不了，他的可爱小脸上浮现出难以置信的表情。“他们俩？”他问，之后牙咬床单，埋首枕头里，无声地呜咽。喜拉和我坐在他的两边，拥抱他，我们都难抑泪水。在数周的吞声忍泪后，我们终于能与美赫文一起痛哭，时刻持着巴巴的名，祈求赐他力量承受这可怕的打击。

我们把美赫文接回家不久，阿麦提的父母带德乌拉吉从伦敦回国，对于我们所有人，他是情感力量的巨大源泉。美赫文很喜欢他的德乌姨夫，有个男人一起谈谈，对他很重要。我们继续获得来自玛妮的美好支持，她用爱、安慰和鼓励之语，写信和打电话来。她打电话时，我们感到仿佛至爱巴巴在对我们说话。阿娜瓦丝也会打电话，跟我们亲切交谈。美赫文接到巴巴爱者、学校朋友和老师寄来的大量慰问卡及礼物。副校长乔·瓦兹神父，基本每天来探望，给美赫文带来小礼物，以及甜美的安慰话语。阿迪的老板、同事和朋友都对我们极好，我们感谢他们所有人。有很长一段时间，美赫文入睡困难，一直醒到凌晨2点，心神不宁，时常哭泣。在那些艰难日子里，妈咪是力量的支柱。她是他最爱的人，她会跟他聊上几小时，让他的心思被占据。

随着圣诞节临近，玛妮、高荷和美茹寄来一张有漂亮白马画面的贺卡，并告诉我们，是她们从美茹的遗物中发现的。寄给我们全体时，她们的大部分祝词，都是给美赫文的：谨此祝你们全体圣诞快乐，充满巴巴新年快乐。美赫文，你相比其他人，将在美拉扎德的圣诞节最受怀念，因为你曾为美茹、我们全体、特别是至爱巴巴，唱过可爱的圣诞颂歌。我们都祈祷，至爱巴巴赐予你们全体安康与力量，勇敢愉快地面对未来。”

平安夜是最糟的时刻。那晚美赫文苦苦思念父母；一直看见他们无处不在，说他们站在那里那里，他哭到很晚。我们都分担他的悲伤，为他难过，殷切希望用大量的礼物和满满的爱，让他的圣诞节愉快些。后来，经过头晚的一场无法抑制的痛哭后，圣诞节早晨美赫文醒来说，从此以后他会很勇敢，不再哭泣。也许是满德里贺卡的帮助，也许是巴巴听到我们的祈祷，在那天早上促成改变，反正他信守了诺言。有几次他泪水涌眶，却强忍不落泪；使自己镇静下来，表现出强大的性格力量，尤其对一个10岁男孩而言。他身上有我们亲爱妈咪的诸多品质，他对巴巴的爱令人赞叹。

我们都渴望去美拉巴德，2月底，终于能带美赫文去参加巴巴的生日庆祝。当他在下美拉巴德的大剧院，在包括全体满德里的大批听众跟前唱起《数算主恩》时，人们无不掉泪，给他热烈鼓掌。俯首顶拜至爱巴巴的三摩地后，我们都感到坚强许多。每人都有爱、温暖与疗愈的美好体验，并感到内在力量之礼物，帮助我们度过巨大的哀伤。我们感到顺服于他的神圣意志，决定不管前方道路有多少荆棘，都要抓紧他的衣边。

阿迪和芙芮妮因车祸丧生的消息，在巴巴社区，同样在整个琐罗亚斯德教社区，像地震般引发轩然大波。我们很难受地听到有人问，巴巴怎么能在阿迪和芙芮妮去他圣陵的路上允许这种事发生。有些人谴责巴巴，来吊唁慰问母亲时，做出不敬的评论。“你不停地持巴巴的名，你丈夫是巴巴的亲近者之一。现在你的美赫巴巴都做了啥？”一个人说道。

虽然妈咪处于震惊状态，当场镇定自如地应对说，“人们去迦尸和贝纳勒斯朝圣，被淹死——或者在麦加或麦地那被踩踏身亡。类似事件发生在各大宗教的信徒身上。我儿子和他妻子在朝圣途中。旅程中，他们想着美赫巴巴，因此直接奔向神的敞开臂弯，在那里永享极乐。他们是幸运的，因为他们已离开这个动荡和苦难的世界，而活着的我们仍在为朝圣而挣扎。”

来自巴巴社区之外人士的评论不足为奇，但几个巴巴爱者的反应让人震惊，他们开始怀疑其信仰。妈咪说，“这是巴巴筛选坚贞爱者的方式，弱者半途而废。”但她痛心获悉，巴巴社区的一些新来者情绪混乱，不知如何看待此事。我带美赫文回孟买后，她让我下周日去孟买巴巴中心，在聚会上讲话。她希望用她的话——要我传达给人们——使他们确信巴巴的爱与仁慈。

她说，“我慈悲的美赫巴巴，自阿迪出生之日起，六次救过他的命。巴巴让阿迪活了54年。对我示现的仁慈难道还不够？”她随后列出巴巴每次救阿迪的情形：出生时，他存活希望渺茫；幼时在孟买病重，巴巴指示打针；他在瑞希克什梦游时，走过有蛇出没的地带，临近悬崖边；在美拉巴德曾患伤寒和肺炎，妈咪为他的葬礼缝制了殓衣，后来他穿着举行皈依礼；大学时期的一次拳击锦标赛，巴巴令他不要参赛和一个危险的对手格斗；他失去小分队的指挥权，并且从国民学兵团辞职，后来才得知，整个小分队都在中印战争中被杀死。

“而且，”妈咪补充说，“那场车祸那么严重，我们的阿迪和芙芮妮本来可能会终生瘫痪或甚至成为植物人。我的丈夫萨瓦克，开始守夜前每天会顶礼巴巴，说三遍，‘您是仁慈之洋。’至爱巴巴，仁慈之洋，带走了阿迪和芙芮妮，但留下美赫文来歌颂他。”

那批孟买爱者听到她热情洋溢的话，许多曾感到迷惑的人，能够看到至爱巴巴的慈悲，重拾对巴巴的信心，离开聚会。如他曾言，“**如果你们中有人，能在面临任何逆境时保持不受影响与镇静，并继续宣讲我的爱，毫不在意令人不安的消息，那么许许多多的人将会开始爱巴巴。让你的生活本身成为我给他人的爱讯。一个真诚爱者能制造成千上万的爱者。**”他还说过，“**我最爱那些心被我刺伤，心虽受伤，却不畏艰难紧紧跟随我的人。**”

于此期间，埃瑞奇写信，“我们为亲爱的娜格丝感到骄傲。毫无疑问，至爱巴巴在赋予你们勇气，怀着对他的大无畏信爱，勇敢地活下去。”宝也给我们写道：“母亲是怎样的楷模！她对至爱巴巴的信心坚若磐石。”她确实坚强，不过，我知道妈咪不可能独自承担抚养美赫文，于是征得玛妮的许可后，我回到妈咪的孟买公寓，照看他。我决心继续在美赫医院为某些项目工作，可我需要支持妈咪，并帮助美赫文适应没有双亲的生活——并依靠满德里的一贯支持。

一向善待孩子的玛妮，对我们特别好。1993年5月，她给美赫文寄来一本托尔金的书《霍比特人》，并写信说：“这是玛妮阿姨在至爱巴巴的爱中，寄给你的一份特别问候。我很高兴收到你的信，我们都欣赏你的书法。我刚和娜玖姨母通了电话，很高兴得知你非常喜欢《霍比特人》。我给巴巴读过这本书，他很喜欢小霍比特人。”另一张明信片，是在办公室电话出故障时寄来的，玛妮“认为老牛车（指明信片）肯定会更快。”她又说，“当然最快的是巴巴电话，将沉默的心灵讯息带给你们，我知道的。”

过了段时间，喜拉返回英国，她每天花4、5小时在美丽的花园劳作，不断地持巴巴的名。她总说，是至爱巴巴和她对园艺的热爱，帮她克服悲伤。我们的生活最终步入正轨，偶尔有些惊喜。1993年7月13日，我们高兴地得知，妈咪蒙福，得到不止一个而是两个曾孙。迪帕克和阿麦提生了双胞胎，戴尼希和赛勒斯，妈咪盼着有一天能见到孙儿本人。

1994年，我更多参与阿瓦塔美赫巴巴孟买中心，帮忙举办大型游行，庆祝至爱巴巴的百岁诞辰。结果那年，喜拉和我都特别忙。我们不仅同庆巴巴的百岁生日，而且在7月，荣幸地受邀，访问洛杉矶的南加州阿瓦塔美赫巴巴中心，参加20周年的沉默日撒晤斯。在朝圣者松林营地举行撒晤斯，在这可爱的地方，我们讲述了跟随我们的“大爹”一起生活的故事，唱了为他唱过的歌。撒晤斯结束后，喜拉直接回英国，我旅行去北加州、教堂山及默土海滨，见了更多的西方爱者，复述撒晤斯期间讲过的故事。我在美赫灵性中心度过沉默日，住女子客房，被分给美媞的房间。我的印度思维立刻开始作怪。我怎么能睡在，被至爱之至爱圣化的那张床？我决定睡地板，但直到凌晨2点都无法入眠，我只好走到巴巴的照片前，请他宽恕，然后睡到美媞的床上，直到7点。西方人也许会认为我疯狂，但我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事物的。这就是生活！

赴加利福尼亚参加撒晤斯之前，我离开孟买去伦敦与喜拉会合，此前玛妮寄来一张可爱的卡片，有两只小鸟栖息树上的画。小鸟上方，她贴了巴巴照片。卡片上写道，“祝我们亲爱的巴巴小鸡——娜玖和喜拉——旅途愉快，和他一起飞越大洋，与西方爱者中的他同在。”玛妮在里面附上，“这是引自亲爱的美媞喜爱的一首老歌（改编）的两行歌词……因它们表达了你们美拉扎德家人的情感：‘无论你去哪儿，无论你做什么，巴巴希望你永远与他同在。’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不管你们去哪儿，至爱巴巴的爱，将怎样在众多等待其恩典雨露的心中开花。”她附寄了两副巴巴吊坠，我们在西方一直戴着。

玛妮持续寄来亲切的讯息，时不时打电话，每当我们去美拉扎德，都给我们爱的关注。一天，她依然健康活泼，我拥抱她说，“玛妮，亲爱的，每天我都祈祷巴巴：为了爱你的我们所有人，尤其是妈咪和我们考特沃全家，特别是我，让您保持健康长寿。”

玛妮对我说，“娜玖，你不能那样祈祷。你得向巴巴祈祷说，‘巴巴，若您想把我们带入您的神圣海洋，请同时一起带走我们吧。’那会很棒。你不觉得吗？”这真是个可爱的想法，因为如果那样发生，对我们所有人将没有分离之痛。玛妮拥有的最好品质，是她允许我们所有巴巴爱者对她倾诉喜悦与悲伤，她就像我们所有人的姐姐，让我们大家感到：我们跟她很亲，我们在她的心中占据一席特殊之地。她的责任是引导所有心灵朝向巴巴，尽管作为巴巴信托的主席她有诸多职责，却总会设法为每个人抽出时间。

每当喜拉到美拉巴德，会拜访美赫纳扎的玛妮办公室。玛妮与她交谈，逗她，仿佛她仍是埃舍的小喜露。一次拜访中，她被召到美赫纳扎，与玛妮和在那里工作的姑娘们共进午餐。就像巴巴会把食物盛到我们的盘里，玛妮把她盘中的食物盛到喜拉盘中。之后与喜拉度过一小时，问询家庭近况，看了双胞胎孙子的照片，玛妮称他们是“巴巴口袋给的特别帕萨德。”喜拉后来写信给我们：

我很高兴最后一天与她一起吃午饭……玛妮太棒了……她有说有笑，唱歌，表演哑剧，有个女孩用手风琴伴奏音乐。我将永远记得那一天。玛妮充满活力地讲述，她跟随至爱巴巴的生活，以及她与其他女子在他跟前表演的小品和音乐会。之后玛妮给每个在场者发帕萨德，在我的膝上简直堆满了巧克力，是给你们大家和我此地的家人，尤其她深爱的那对双胞胎的。

1996年，我们都震惊得知，玛妮病重。她对于我们，尤其对妈咪，一直是力量的源泉。晚年妈咪每次生病，玛妮都给她打电话，设法为她打气，为了美赫文活下去。玛妮会同妈咪及我们其余人开玩笑，令我们幸福之至，以至我们会焦急地等着她的电话。喜拉和我们在一起时，清晰地忆述她们的最后通话：

我最后一次和她说话……她生病了，承受着极大痛苦，因为我能从她的亲切嗓音中听出来。她说，“你知道，喜露，至爱巴巴在世时，我们会按他的调子起舞……我受着头痛的折磨，但这全是他的意愿。他在肉身中也承受了大苦大难，他给我们权利分担他的苦难。”听到她声音中的痛苦，我感到非常难过，因为我那么爱她。过一会儿，她又打电话，说，“喜露，我亲爱的，别为我担忧。我其实很好，不该说我处于疼痛中，因为我现在好些了。”对我听到她受苦会多么难过，她是多么敏感，尽量让我放心她没事了。

我们亲爱的玛妮在浦那住院期间，我决定过去。如果不让我见她，我会失望而归，但若允许我探望，我会不胜欣喜。值得碰碰运气。我暗中偷看她的病房时，她看见了我，尽管实际上她病情很重，却招呼我进去。高荷医生和美茹，叫我讲一些伴随至爱巴巴生活的愉快故事，让她高兴高兴。我开始讲述，玛妮和妈咪曾在巴巴面前表演的种种滑稽小品，他是怎样笑得满脸涨红、肚子震动的，然后用我为巴巴唱过的几首歌取悦她，希望带给她少许快乐，哪怕只有她给我们全家带来的快乐的千分之一。看着玛妮，我深深感动，因为她一向愉快、活泼且幽默。那天她显得纤弱无助，却勇敢地忍受病痛，视为巴巴的礼物。我永远忘不了她躺在病床上的情景——至今仍令我泪水盈眶。我居然曾想，玛妮会活上一百岁。但此时目睹她的病苦，我意识到自己曾多么傻气。

玛妮意识到她时日不多后，惦念的不是自己，而是那些爱她的人。她在帮助下，列了一份她去世后，应立刻通知的那些家庭成员的名单和电话。1996年8月3日，我接到高荷的来信，对妈咪最近因肺炎住院治疗表示关心，并告诉我们：玛妮的病情在恶化。喜拉，一生中常做美好的巴巴梦，就在玛妮回归至爱前，做了一个有关她的梦。巴巴、美茹、玛妮和美茹被粉色的云朵环绕，幸福地微笑着，显得年轻美丽。有一张床，美茹叫喜拉帮她，给它铺上柔软的床单，不像世间常见的那种。然后玛妮蹦跳地走向她们，边笑边舞。喜拉醒来感到，她瞥见了天堂。

1996年8月19日，我接到消息，我们亲爱的玛妮已回归巴巴，她的葬礼当晚举行。我呜咽着，告诉妈咪这个消息，并祈祷巴巴帮助我前往美拉巴德。一个小时后，一名孟买爱者主动开车送我去。我们下午3点半到的，与众多爱者一起在萨巴-曼达坡排队，躺着的玛妮身穿粉紫色衣服，头裹粉色围巾。前额上的闪亮朱砂痣，使她看上去像一位沉睡的公主，她身上铺满了人们敬献的鲜花。5点半，轿车将她送往朝圣者中心附近的火葬柴堆，我们把檀香木条放在遗体周围，之后她的亲属们点燃柴堆。火焰燃起，我们高呼“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烟逐渐升高，有两个苦行僧路过看见，走近埃瑞奇。“火葬的这位圣人是谁？”一人问。当埃瑞奇告诉他们，那是美赫巴巴的妹妹时，他们明白了。他们说，多数人火葬的烟基本是黑色的，但圣人火葬的烟是青灰色的。苦行僧向柴堆顶礼后离去。火葬大多会在24小时内结束，玛妮的柴堆却燃烧了三天。音乐持续到深夜，常住的爱者们日夜守护柴堆旁。

三天后，我返回孟买，照顾妈咪和美赫文。我对他们讲述了那三天的细节，三人都心情沉重，不过妈咪提醒说，我们应该为玛妮与她神兄的团聚而高兴。我想起玛妮写的一首歌《开门》，是她最后患病的几年前写的。巴巴最终为他的忠诚妹妹开了门。9月8日，玛妮的骨灰被葬在美拉巴德山上，至爱巴巴陵墓的左侧。

在悲伤中，我写信给埃瑞奇和美拉扎德家人。埃瑞奇回信写道：“亲爱的玛妮的音容笑貌让我们大家深深怀念，但我们遵从他的希望，服从他的旨意。至爱巴巴曾再三告诉我们，演出必须继续……因此，亲爱的娜玖，你是个老兵，就像我们，你必须只管继续尽力，依靠他给你安慰与支撑，让演出继续下去，直到他让帷幕落下的时刻！”

几个月后，我又回想起埃瑞奇的话，那时我在美拉巴德见到曼萨丽，我们早年在埃舍时曾让喜拉很害怕的那位瘦小坚强的女子，变得那么孱弱。我请曼萨丽让我晚上与她同住，但她很固执，起初拒绝我的提议，尽管她明显需要帮助。后来她让步了，我在她隔壁房间住了几晚。我回孟买后，几位居民和朝圣者接手，夜晚与她作伴。当时喜拉回印度探亲，在曼萨丽辞世融入至爱前的那天下午，与她在一起。1997年1月12日上午，曼萨丽走完了她的尘世旅程，那天是1941年巴巴要求从那以后每月12日点燃度内火的周年纪念日。当晚，曼萨丽的火葬柴堆，与度内火同时点燃。三天后，她的骨灰被收集，后来葬在巴巴三摩地和他的小屋之间。

妈咪继续住孟买的小公寓，美赫文和我依然住那里，直到她活到89岁，不过在某些方面她一向显得更年轻。纯粹是至爱巴巴对我父亲和对我们的仁慈，才使她活了这么长寿，因为阿迪出生时，她差点死掉。我们甜美的妈咪喜爱她所有的孩子、孙子和曾孙——曾孙俩拜访孟买时，她终于见到他们。她喜欢教他们巴巴的事。这对双胞胎6岁时，一看到巴巴严肃的照片，会问妈咪，“为啥巴巴这么严肃呀，曾祖母？”她会说，“一定是因为你们淘气了。”然后给他们看一张巴巴的愉快照片，说，“瞧，现在巴巴高兴了。”他们会笑着拥抱她。在家人的亲切陪伴中，她活到很老。不过，在我们所有人中，她最爱美赫文——美茹曾称这个孩子是“娜格丝无私服务巴巴的果实”——她享受了17年的回报，守望着他在我们的照顾下成长。

1998年，她的健康迅速衰退。她对我们说了她的最后愿望，就是在她被纳入巴巴的无限海洋之际，她希望最亲近的家人——喜拉、德乌拉吉、美赫文和我——跟她在一起。至爱巴巴在他的慈悲中，实现了她的愿望。2月23日，我们四人都在她身边，她突然清晰地说，“美赫文，我的美赫文在哪儿？快来拥抱我……我们的巴巴在等着我！”听此，美赫文冲过去。她拥抱了他，然后静静地松开，我们四人默默看着。最后那一刻，她一定见到了巴巴，我想象他牵着她的手，把她领向他的天国，终于获得幸福，解脱在世期间承受的身心痛苦。她的美好面容显示出真正的喜乐与和平，尽管我们为她感到高兴，心中的大部分却已随她而去。

美茹说过，娜格丝“很好地服务了巴巴”；玛妮曾称她是“纯银币”；埃瑞奇讲过，她对巴巴“大无畏的信爱”；父亲称她是“我的莱拉”；巴巴说过，她的心是“纯金”，他会赐她莫克提。对喜拉、阿迪和我，她只是世上最好的妈咪，我们爱戴她。对美赫文，妈咪是他的一切。他的损失最大，有很长一段时间难以安慰他。就像过去常有的，我们在满德里的美好话语中找到力量与慰藉，比如美茹的这些话：

**对亲爱的娜格丝的去逝，我们从美拉扎德向你们和巴巴的默文的损失，致以最温暖的爱和最深的同情。她是勇敢的灵魂，真正意义上的战士，拥有内在勇气和对至爱上帝巴巴的深爱，不为任何事物所动摇。事实上，她所经历的痛苦折磨，只是增强了她的爱，并使巴巴更接近她和你们全体。不管她在无私生活中给予你们任何别的，她和萨瓦克对巴巴不可动摇之爱的榜样，已成为给你们亲人的最大礼物。跟随她的榜样，在渴望取悦巴巴中，过着勇敢坚强的生活，将是最让她欣慰的。**

**我知道对于娜格丝，获得解脱乃是祝福，因为她从不希望苟延残喘。所以你们切莫为她的离世而悲伤，而要为她去至爱那里而高兴。**

埃瑞奇写了鼓舞人心的信，“愿他的爱永远祝福她的灵魂，愿你们亲人通过自己对至爱的主阿瓦塔美赫巴巴的不渝信爱，保持对她的鲜活回忆。无疑，她的生命将继续激励你们全体，以及那些熟识亲爱的娜格丝的人，要怀着勇气……永远顺服于至爱的旨意。”埃瑞奇特地为美赫文写了一段话：



亲爱的美赫文，我们，你的美拉扎德叔叔阿姨们，知道此时此刻，对你这样的勇者来说是多么煎熬；然而要为你亲爱的祖母的解脱而欣喜，因为她在她至爱的主跟前——他是且永远是你唯一的真父真母——体验着不可测量的喜悦。把失去亲爱的祖母的这个悲伤经历，转化为一个愈加爱主的机会，并且信任：当你倚靠他并使他成为你的力量支柱时，他对你——亲爱的美赫文·考特沃的爱，会维系并支持你。他永不辜负你。

这些来自至爱巴巴亲近者的信，帮助我们更容易承受损失。妈咪回归巴巴后，过了整整一个月，美赫文、喜拉和我坐在卧室回忆起，妈咪说巴巴在等她并且要最后拥抱美赫文的情景。美赫文去客厅取东西，只见妈咪穿着白衣，向他微笑。之后她走向前门，消失了。他冲过来告诉我们刚才发生的事，喜拉和我跑到客厅。我们只发现，房间溢满茉莉香。

我们过了两年多的孤独时间，才习惯少了我们甜美的、富于牺牲精神的妈咪和祖母的生活。我一遍遍回忆起在班加罗尔，我们把孟买的生活抛在身后，第一次会见巴巴的场景——妈咪身体虽弱，精神却强大，不仅把她的物质财富，传家珠宝，而且把珍贵的孩子们的生命交给巴巴，信任巴巴超过她曾信任的任何人。我感谢巴巴，给了我们这枚最珍贵的宝石。

巴巴最伟大和最亲近门徒的时代行将结束。我荣幸地见证了这场“人间最伟大的演出”，其中的主角们是不可替代的。但演出必须继续进行，直到他“让帷幕落下”。我对这场演出所能说的，就是感谢美赫文-巴巴，给我和考特沃家的所有其他成员赐予的角色。我祈祷，我们能像亲爱的父母亲所做的，继续忠诚地爱与服务巴巴，抓紧他的衣边，直到他最终把我们带离岸边带走。

## 后记 毕生的撒晤斯

妈咪回归至爱巴巴后的6年里，他的多名最亲近者也离开我们融入巴巴。第一位在1998年7月，是纳纳·科尔，他为人亲切、谈吐温和，多年守夜看护巴巴的三摩地，拥抱来访者，道声“欢迎回家”，并给他们帕萨德。

接下来令人痛心的损失，在2001年8月1日，是埃瑞奇，巴巴的忠诚与服从奴仆，翻译巴巴手势并担任他的“喉舌”者。所有曾坐在美拉扎德的满德里大厅，听过他跟随至爱生活的故事的人，都怀念他的音容，因为对于所有巴巴爱者，无论老少、东西方，他都是一位真正的朋友。巴巴这样说他不足为奇，“如果真要说我喜欢谁的陪伴，那就是埃瑞奇。”在他的遗体被运去，葬在其他男门徒墓边之前，我有幸能赶到美拉巴德。埃瑞奇脸上的表情十分安详。葬礼上，我唱了一首我写的歌：“我把世界遗弃在他的圣足前；我把心献在他的圣足前……”

一年后，2002年8月，轮到阿娄巴回归至爱。这位热烈忠诚的波斯弟子自幼跟随巴巴，是修爱院时期留下来的少数人之一。凡拜访过美拉扎德的人，都永志难忘他对巴巴爱者的热情洋溢问候，或者到离开的时间，他催促朝圣者登上巴士的口哨和指挥声。2003年，另两位亲人离开了我们，穆罕默德玛司特，喜拉和我少女时代在美拉巴德的亲近朋友；4个月后，是沉静谦逊的保·纳图，他写了多本有关巴巴的书，激励着爱者。我遗憾未能参加穆罕默德的葬

礼，但用我们最后会面的回忆聊以自慰。我也无法到场参加保的火葬，但后来我把他的少许骨灰撒到锡棚入口的凤凰树周围，年初的永恒日期间，我们曾一起坐在那里，啜饮至爱圣酒。

2004年6月，高荷医生，我的医学职业偶像，被纳入主的守候怀抱，她毕生长年服务他：新生活中，跟随他旅行，行医照料他的健康；创建运营美赫免费诊所，附近的村民在此接受免费且出色的医疗护理。她在美拉巴德火葬，骨灰葬在山上，巴巴三摩地的旁边。巴巴的所有亲密圈子成员将很快离世。我们将怀念他们的音容笑貌、故事和鼓舞人心的陪伴，但他们离世之际，提醒了尚在世者，我们必须依靠的惟有巴巴。

至于考特沃家人，喜拉和德乌拉吉继续在英国生活，但在肯特居住28年后，他们搬到伦敦的一间公寓。她很心疼放弃她可爱的家，宝、恺娣和美茹多次赴西方旅行期间曾到访过，还有她精致的花园，她会把园中的大丽花鳞茎寄到美拉扎德花园，因为喜拉说，“也得服务服务摩耶。”自从阿迪和芙芮妮的事故后，喜拉和拉吉每年到印度住几个月，陪陪美赫文，帮助抚养他。他们还多次带他去伦敦过暑假，他在附近的伯克郡，与迪帕克、阿麦提、双胞胎戴尼希和赛勒斯以及弟弟基兰，一起度过很多周末。迪帕克现任一家公司主管，一直像哥哥一样对待美赫文。喜拉，在1969年之前跟巴巴漫长分离期间，一直被巴巴的梦所支持，继续有规律地梦见他。

美赫文和我，仍居住孟买那间妈咪的小公寓。美赫文不再是孩子，而是长成英俊聪慧的青年。他的身体创伤早已痊愈，如今他把喜拉家人、满德里、许多美拉巴德居民以及孟买巴巴中心的成员，都珍视为自己家人。他的学业上一直受到高荷医生和其他人的来信鼓励，读完大学本科以及工商管理硕士。目前他对工作满意，在孟买一家领先的证券经纪公司做股票研究分析师。他的卧室有一副半完成的巴巴肖像，是他母亲画的。几年前我要他写写，巴巴对于他意味着什么；这是他写的内容：

**我一直相信有股强大力量，不为肉眼所见，但其存在无法否认。自然界有着不可思议的和谐，事物似乎总遵循着特定的模式。对于这种对生命有着显著影响的力量，很难构建心理图像。需要给这种力量赋予一种物质的或者说更切实可触的形体，一个人才能描述它。**

**我的全家人都相信，这个形体就是美赫巴巴，我接受他的形体正是这股强大力量。**

**不知何时开始，事情似乎总是顺理成章；巧合发生得太频繁，以致不能视为巧合。事件的发生，使你尊重那种绝佳微妙的方式，该力量在其中运作。最重要的是，这股强大力量让我意识到：我并不孤单，有人始终看顾着我——这就是我所知道的美赫巴巴的力量。**

在巴巴恩典下，我能继续参与美拉巴德的白内障治疗营，每年数次让24个低收入病人在那里接受白内障手术。我作为医院管理者在那里生活时，仍住旧员工宿舍，分配给我的房间。我唯一错过的时期是1999年初，当时我摔倒髋部骨折。这是首次，我不仅错过几次白内障治疗营，还有永恒日。接到满德里为我鼓劲打气的美好来信，减轻了我的失望，我恢复得很好，虽然如今靠拐杖走路。

最近刚发生的两件事，让我明白了过去跟巴巴有关的一些时刻。第一件事是在2003年永恒日期间。我过去始终纳闷，父亲在第一届永恒日说的话，当时我们正跨过铁轨。他告诉我，“至爱巴巴说，将来有一天，将从山顶到山下排成蜿蜒长队，人们要花几天才能抵达他的陵墓。一些信众将从铁轨这里顶礼三摩地。”我始终纳闷，父亲是不是误解了巴巴的手势，直到那天我因工作走入信托办公室，在那里看到一个模型，即在当前的三摩地上方，可能建造一座

超大建筑。也许我不会活着见到那座超大建筑，但我内心感到欣喜，巴巴的名将继续传遍世界，直到美拉巴德成为家喻户晓的重大朝圣地。

就在两个月后，在白内障治疗营期间发生的另一件事，阐明了巴巴曾告诉美媞的事。当初我小时候住在美赫静修所，妈咪和我谈起：美媞深爱美丽的大自然，她曾经问巴巴，为何多数阿瓦塔选择这种贫瘠荒凉之地生活工作。她希望巴巴答应，下次他来时，会选择更美的地点。巴巴告诉她，将来有一天，美拉巴德、阿冉岗及周围的郊野会郁郁葱葱，有丰沛的水、树木和鸟儿。我朝山上走去，因工作疲惫不堪，此时一位美拉巴德居民让我搭乘他的摩托车。我感激地接受，我们开始上路。遗憾的是，我们抵达阿冉岗的铁道口时（上山的所有车辆必须由此穿过），一列火车将至，闸栏落下。我们没有停下，走了不为我所知的另一条路线，我们穿过了一片沙地河床，此前我没见过。随后得知，它叫牧羊女河。也许下一代巴巴爱者将看到它奔流不息，整个美拉巴德将绿树成荫，为前来朝圣者遮阳。

至今，我基本每月都从孟买到美拉巴德旅行，先乘火车，然后州际巴士，再乘三轮车，旅程令人疲惫。可一到美拉巴德，我的疲惫就消逝于巴巴的神圣氛围。我祈祷他恩准我继续这样旅行，直至我的日子结束。当我回顾我们跟随至爱巴巴的生活，尤为珍视考特沃家人与至爱巴巴、美媞、玛妮和所有满德里的交往。巴巴转化我们的生活，时常充实之，灌注他的神爱，就像给予我们陪伴他的毕生撒晤斯。言语不足以歌颂他，但每个巴巴爱者都会尝试，因为每一位爱者都有巴巴的爱之故事可讲。藉着他的恩典，这是我们的故事。

捷美赫巴巴！

娜玖·考特沃

2005年11月9日

译自娜玖·考特沃著：《他给予海洋——萨瓦克·考特沃一家跟美赫巴巴一起生活的故事》

(He Gives the Ocean—stories of the Savak Kotwal family's life with Meher Baba, by Najoo Savak Kotwal)